



我和漂亮

WODEPIAOL
IANGNSSHANGIS

[女上司]

隔壁老王 著

①

目錄

第一章 初次的邂逅.....	3
第二章 孤獨的月臺.....	355
第三章 不容樂觀.....	648

第一章 初次的邂逅

美麗的邊境城市丹東，鴨綠江遊輪甲板上。

對面的陌生美女怒視著我，氣得渾身發顫，突然沖過來奪我手裡的相機。

我早有防備，身體一閃，美女剎不住腳，帶著慣性徑直向江裡去.....

「啊.....」美女發出尖叫。

我眼疾手快，一把伸出胳膊，攔胸就將她撈了回來。

美女臉色慘白，驚魂未定地靠住我的身體。

突然感覺手心熱乎乎的，定睛一看，自己的手正好緊緊捂在了美女胸部。

我的心猛跳，這是我成人以來摸過的第二個女人的胸，第一個是女友冬兒的。

緊貼美女的身體下部立刻有了反應。

美女感覺到了上下雙管齊下的刺激，驚叫一聲，猛地脫離，不假思索抬手沖我就是一巴掌，又響又脆。

我被這一巴掌打懵了，低吼一聲：「你神經病啊，幹嘛打我？」

「你、你才是神經病，不要臉，你幹嘛摸.....摸我.....」美女的聲音裡帶著惱羞，臉漲紅了，說不出下面的話。

眼前的這女人太美了，美得幾乎無可挑剔，優美的身段，白色連衣裙下白皙的小腿，都算是極品美女具備的物件。

我緩過神，看著羞怒的美女，想起剛才的感覺，心不由又跳了幾下，強自鎮靜地說：「我是好心救你，我要是不把你撈回來，你現在已經掉進江裡喂魚了，你不但感激我，還打我，豈有此理！」

「你.....要不是你故意躲閃，我怎麼會差點掉進江

裡？」美女氣憤地說。

「我為什麼躲閃？誰讓你奪我相機的？」

「誰讓你偷拍我的？」美女毫不示弱。

「嘿，你還有理了，是你主動走進我取景框的，我那是偷拍？」

我說的是實話，剛才我正在相機裡鬱鬱看著對岸那個國家的蕭敗景象，不經意間，美女走進了我的取景框，我不由就欣賞起了這絕色美女。在美女發現後怒氣衝衝向我走來的時候，我一慌，手指不由一動，按下了快門.....

這能算是偷拍嗎？我不由就很委屈，喃喃地說：「真是太不講道理了，怪我摸你，我又不是有意的，已經摸了，那怎麼辦？要不.....你再摸回來？」

「你.....流氓.....無賴.....」美女愈發惱羞，瞪了我一眼，轉身就往客艙疾走，誰知腳下一滑，「撲通」摔倒了，仰面朝天躺在甲板上。

立刻，我看到了她裙子裡面的動人風景.....

我有些眩暈，兩眼死死盯住那部位。

看到我此刻的樣子，美女被羞辱到了極致，迅速爬起來，惡狠狠地怒視著我，眼圈倏地紅了，一扭身，一瘸一拐狼狽地進了客艙。

我回過神，摸著火辣辣的臉頰，覺得玩地有些過了，擺弄了下手裡的相機，將照片刪除了.....

陌生美女氣呼呼地走了，我重新陷入到痛苦和抑鬱中。

我的女朋友冬兒答應將自己的身體在今天當做生日禮物交給我的，我也準備好在今天將剛買的房子作為意外驚喜送給冬兒。這一天終於到了，可是，房子車子公司統統沒有了，連同自己夢寐以求的女人，我只好四處流浪。

我至今都沒有想明白公司是為何突然破產的，也想

不通冬兒為何在這個時候突然就消失地無影無蹤，更不會想到這二者有什麼關聯。

丹東之行結束後，我繼續流浪，到了北方濱海城市星海。這時，身上的錢已經所剩無幾，我開始考慮一個現實的問題.....生存。

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發行公司做發行人員。填表的時候，我隱瞞了自己大學畢業的事實，在學歷那一欄寫了高中。

一個俊秀的女孩笑吟吟走過來：「你好，易克，我叫雲朵，市中發行站的站長，從明天起，你就到我們站裡工作。」

「雲站長好！」

雲朵笑得更好看了：「別叫我站長，叫名字好了，或者叫我小雲！」

我咧了咧嘴。

雲朵把一個袋子遞給我：「這裡是你的工作服，明早5點準時上班。」

我接過袋子，裡面有一件紅馬甲，還有一頂紅色太陽帽。

我隨手戴上太陽帽，沖雲朵點了點頭，轉身正要走，一輛黑色的轎車在門口停住，一個穿白色職業套裙黑色絲襪的女人下了車。

我定睛一看，額滴神，這不是在鴨綠江遊船上被自己非禮的那位

神仙美女嗎？

這時，背後傳來雲朵的聲音：「秋總來了。」

我聞聽渾身一震，震得有些蛋疼，腦子亂糟糟地冒出一句：「什麼秋總？」

「就是我們公司的老總：」雲朵在我身後小聲說：「秋總叫秋桐，原來是集團人力資源部副主任，剛被集團派

到我們公司任老大 1 個月。」

原來她叫秋桐，秋天的梧桐，多好聽的名字，我一下子想起一句古詩：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一個月前我遭難，卻正是她春風得意時。

我靠，人生何處不相逢，要是她看到我，一定會毫不客氣敲了我剛剛到手還沒開始賺銀子的飯碗。這年頭，找一份適合自己快速賺錢的工作並不是很容易的事。

我將帽檐使勁往下一拉，低頭就往外走，在門口處和秋桐擦肩而過，身後傳來雲朵的聲音：「報告秋總，我們站剛招聘了一名新人，就是剛從你身邊過去的那個帥哥.....哎，易克，你等下。」

聽到這裡，我頭也不回，走得更快了，出門直奔公交候車點。

正是下班高峰期，公車上很擁擠，幾乎連放腳的空都沒有。

媽的，這事怎麼這麼巧，自己怎麼這麼倒楣，下一步該怎麼辦？站在公車上，我很懊喪。

到站下車後，我做出了決定：不走，但要避免秋桐發現自己。

我自我安慰著：秋桐是老總，我是發行員，不說中間還有副總，起碼還隔著站長這一層，打不了直接交道，她是發現不了的。

想到這裡，我心裡輕鬆了一些，往宿舍走去。

我租住的宿舍在一所大學附近，一個宿舍樓的單元房，不到 100 平方的空間被房東用密度板分割成了 6 個小房間，房間裡除了一張單人床，就只能放得下一張電腦桌。

不過我的隨身東西也很簡單，除了幾件衣服幾本書，就是一個筆記型電腦，房間小倒也無所謂，反正只要有張床能棲身就行。

走了一會兒，我隨手一摸口袋，糟了，手機不見了。

這部手機是冬兒在今年情人節的時候送給我的，價值不菲。漂泊期間，我一直隨身帶著它，雖然手機卡在一個月前就已經欠費停機了，但每每看到這手機，總能勾起一陣暖暖的回憶。

我心裡大痛，冬兒消失了，手機也不見了，自己到哪裡去找尋過去？還有，手機裡存貯著他所有朋友的聯繫電話，手機丟了，我將徹底和以前的圈子裡的人失去聯繫。

急忙沿著來時的路往回找，一直找到下公車的地方，都沒有發現。

或許在公車上被小偷摸走了，我擦擦額頭的汗滴，懊惱不已。

幹發行員沒有手機是不行的，我摸了摸口袋裡僅存的 800 元，走進一家手機店，買了一部黑白屏的諾基亞

手機和一個電話卡。買完這些，身上還剩下 400 了，這 400，要支撐自己一個月的生活。

最艱難的時刻來到了。

在附近的沙縣小吃要了一碗混沌，喝了一瓶二鍋頭，吃喝完畢，沿著馬路隨意溜達起來。

帶著醉意經過林蔭廣場的時候，看看四周無人，突然來了活動筋骨的興致，不由就在空地上虎虎生風打了一陣醉拳。

我自幼習武，在浙江大學讀書的時候還是校武術隊隊長，主攻散打，得過全國大學生武術大賽散打亞軍。

練了半天，搖搖晃晃走到五星級洲際大酒店門口的時候，突然來了尿意，徑直就疾步進去，急急直奔衛生間，突然和一個人撞了個滿懷，一腳踩在那人的鞋上，自己也一個踉蹌滑倒了。

「我擦，鄉巴佬，瞎眼了！」那人接著怒叫起來。

抬頭一看，一個 30 歲左右的高瘦的男子，衣著名牌，頭髮梳地油光發亮，正帶著鄙視和傲慢的神情俯視著我。

我忙站起來：「對不起，我沒看見！」

「沒看見就行了？操——給我擦乾淨！」說著，那男人掏出一個白色手絹扔到地上。

我頓時感到一陣屈辱，不由自主握緊了拳頭。

「怎麼了？」這時一個女人的聲音傳過來。我抬頭一看，一個穿藍色連衣裙的女人正從後面過來。

暈，秋桐！

秋桐此時也看到了我，身體一顫，愣住了。

我心裡連叫倒楣，對我恨之入骨的秋桐肯定會讓這個男人痛打我一頓，出出遊船上被羞辱的那口惡氣。

雖然我覺得真打起來這男的肯定不是對手，但我不想惹事。

「這鄉巴佬走路不長眼，專往我腳上踩！」那男的和秋桐說話，卻還是盯住我，臉上帶著惡作劇般的壞笑：「窮鬼，快點給我擦，不然，給我舔也行——」

我咬緊牙根沒有動。

秋桐回過神，用厭惡加憐憫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對那男的說：「李順，算了，他也未必就是故意的，得饒人處且饒人吧。」

那男的不滿地瞪了秋桐一眼：「胳膊肘子往外拐，幫這個窮鬼說話，你到底和誰是一家人？給我一邊去，這裡沒你說話的份！」

秋桐臉色一紅，又一白，咬了咬嘴唇，徑直就往外走。

李順看秋桐走了，也拔腳就走，邊沖著門口的保安叫著：「你們都是幹鳥的？怎麼把鄉巴佬放進這裡來，這是這種人進來的地方嗎？操——」

看到保安走過來，我意識到了自己的身份，忙轉身走出酒店，帶著滿腔屈辱，在酒店一側沒有燈光的樹林裡，撒完了這泡尿。

回去的路上，越想越屈辱，瑪律戈壁，囊中羞澀，低人一等！

秋桐今晚沒借這個機會報仇，還勸李順罷手，倒讓我多少生出一些感激。

想到秋桐剛才在李順面前一副小婆子的樣子，我不由有些失望，秋桐怎麼會和這種男人混在一起？不知道秋桐和這個牛逼哄哄的李順到底是什麼關係，夫妻？情人？

腦子裡閃出一個念頭：秋桐一定是個有故事的人。

我在小賣店買了一箱康師傅扛到宿舍，然後打開筆記型電腦上網。房東在房子裡安了一個無線路由器，可以上網。

周圍靜悄悄的，租房的學生上晚自習都還沒有回來。

我突然感到異常孤獨，決定申請一個 QQ 號。我給自己起了一個網名：亦客。

一來這是我名字的諧音，二來取獨在異鄉為異客「異客」的諧音。

登陸 QQ 之後，我看著空蕩蕩的「我的好友」一欄，抬眼看看窗外夜幕下燈火闌珊的繁華都市，在這個城市裡，又有多少和我一樣孤獨寂寞的異客呢？

想到這裡，我輸入網名開始搜尋，竟然真的找到了一個在星海的亦客。

看了下資料，女，29 歲，星海。

比我大一歲。

我決定加這個女亦客為好友。

但對方需要驗證問題：請說出加我的理由。

我暈，這不明擺著是難為人嗎？

我突然來了倔脾氣，你為難人，我還非得加你不可。

略加思索之後，我下意識打出一句話：獨在異鄉為異客。然後點確定。

沒想到，竟然通過了。我覺得不可思議，難道自己和這個人真的有猿糞？

加完等了半天卻沒有反應。

命裡有時終需有，命裡無時莫強求。我安慰了下自己，摸出一本書看起來。

半天，下晚自習的學生們回來了，男女聲音嬉笑著摻雜在一起，很快都進了各自的小窩。我覺得有些困倦，合起書本，拉燈睡覺。

剛迷迷糊糊要睡著，卻被一陣異樣的聲音弄醒了，來自左邊的隔壁。床痛苦的搖晃聲，男生粗重的喘息聲，女生唧唧呀呀的叫喚聲，伴隨著身體劈劈啪啪的撞擊

聲。

原來是他們在做那事。

很快，右邊的隔壁也響起了這樣的聲音，接著，周圍的幾個房間都加入了合唱。

同學們都開始做功課了，除了我這個落魄浪子。

聽著周圍此起彼伏的誘人聲音，我不由渾身燥熱，又感到了巨大的空虛。

好不容易等同學們陸續搞完，我收回自己的思緒，在麻木的孤獨和悲愴的回憶以及迷惘的未知中睡去。

第二天早上 4 點，起床，按照雲朵給他的地址，我穿著紅色馬甲戴著紅色的太陽帽，在紅彤彤的太陽還沒有出來之前到了發行站。

發行站是臨街門面房，進門是一間大屋，擺著兩張工作臺，裡面有一間小屋，站長辦公室。

雲朵正在裡面打掃衛生，邊幹活邊打了個招呼：「易

克，早——」

「雲站長早——」

雲朵直起身：「昨天不是和你說了，不用叫我雲站長，叫我雲朵或者小雲就好了。」

我正色道：「那不可以，你是領導，我得尊重你！」

雲朵「撲哧」笑了：「你可真逗，秋總才是領導呢，我不過是幹活的而已。對了，昨天秋總來的時候我叫你，你怎麼悶聲不響就走了呢，走的可真快！」

我嘴角動了下，算是無言的微笑，然後打量著牆上掛的投遞區域劃分圖和報刊征訂零售進度表。

雲朵指了指一個地方：「這一片就是你負責的投遞段，我會帶你先熟悉 3 天。」

「雲站長，訂報紙賺錢多不多？」我提出自己當下最關心的問題。

「這就看各人的能耐了：」雲朵笑著：「征訂一份全

年晚報提成 36，不受投遞段的局限，公司財務按月結算，和工資一起發。」

聽雲朵這麼一說，我暗自尋思起來。

雲朵看我眼珠子不停地轉，腦袋一歪：「你是不是在想怎麼樣賺錢啊？」

我點點頭：「是的，光靠投遞那點工資，溫飽都不能保證。」

雲朵笑起來：「看來你真的挺適合做這項工作的，馬上就到大征訂季節了，到時候，有的是你賺錢的機會。有什麼需要儘管說，我的職責就是給大家搞好服務，秋總那天開會還說了，領導就是服務。」

聽雲朵提到秋桐，我心裡一動，裝作漫不經心的樣子：「秋總年齡不大吧？」

「秋總剛來公司不久，她的情況我也不熟悉，不過，她可是咱們集團第一大美女才女，可惜，昨天你走地太

急，沒有仔細看。」

我心裡又是一動，美女加才女，才貌雙全。

雲朵才帶了一天，我就把區域內投遞路線和訂戶位置都記住了，提出不讓她帶了。

雲朵對我的腦瓜子之好用讚歎了一番。

和雲朵攀談得知，原來她老家在內蒙古科爾沁大草原上。家裡經濟困難，雲朵沒有上完高中就出來打工了，先是做發行員，靠著自己的努力打拼，逐步提升為站長。

我還從雲朵口裡瞭解到，星海傳媒集團屬於市委直屬事業單位，其人員分為三種，一種是正式在編的事業單位人員；另一種是招聘制人員；第三種，就是臨時工。

無疑，我屬於第三種人。

我問雲朵屬於哪一種，雲朵眨巴眨巴眼睛自豪地說：「我以前是第三種，做了站長之後，屬於第二種了，工資長了 1000 多呢。」

看著雲朵可愛的神態，我不由笑了起來：「你真棒！」

雲朵捂嘴吃吃笑起來，臉上浮起兩朵紅雲，小酒窩很是逗人。

然後，雲朵又打量著我，冒出一句：「易克，我總覺得你好像不是我們這個圈子的人，具體哪裡不像，我說不出來。」

我笑笑：「那你看我像什麼人？」

雲朵想了想：「看你的氣質，倒是像個做老闆的。」

我被雲朵的話觸到了痛處，眼神黯淡下來。

雲朵忙說：「對不起，我不是在嘲笑你，我真的沒那意思。」

我看著雲朵，努力笑了一下。

雲朵看我不開心的樣子又說：「易克，別這樣啊，我是說了玩的，對不起，我叫你大哥好不好，易克大哥……」

我看著雲朵純真善良的眼睛，伸手拍了拍她的肩

膀。

雲朵又安慰我：「易克大哥，360 行行行出狀元，我剛幹發行員的時候，工資每個月只能勉強維持溫飽，也不敢買新衣服，可是現在，我每個月工資 2000 多，都能往家裡匯錢，也能到夜市買新衣服了。你要是好好幹，一定會幹的比我好。」

我由衷地說了一句：「你是個好女孩！」

「真的嗎？」雲朵眼睛裡帶著一絲害羞。

「真的！」我誠懇地點點頭。

雲朵開心地笑了，看著我的眼神有些閃爍.....

下午，我呆在宿舍裡，開始從網上搜集有關報紙行銷的資料，惡補這方面的知識，直到晚上 9 點多才吃了個大碗面。

剛吃完，學生們嘻嘻哈哈下晚自習回來了，我知道，很快這些不知疲倦的傢伙又要進行床上運動。

我不想受那刺激，於是關了電腦出去散步，一小時後回來，很安靜，孩子們忙完都睡了。

呆在安靜的房間裡，又感到了深深的孤獨，於是又打開電腦，登陸 QQ，發現那個女亦客通過我為好友了。

看了下女亦客的 QQ 簽名：人生如霧亦如夢。

我心中一動，隨即寫上了自己的簽名：緣生緣滅還自在。

剛寫完，對方先發過來一句話：「誰？」

夠利索的，我直接回復過去：「我！」

「你不認識我？」

「之前不認識，現在剛開始。」

「那你怎麼知道我的驗證答案的？」

「猜的，蒙對了！」

「原來如此，不可思議。你怎麼也叫亦客？」

「我的驗證答案就是回答，獨在異鄉為異客，你呢？」

「我大概也是取自這句話。」

「大概是什麼意思？」

「大概就是也許的意思。你這人怎麼喜歡摳字眼啊.....」

「这不叫摳字眼，這叫觀察問題仔細。」

「呵呵.....」對方先笑起來：「你這人說話挺有意思。」

「呵呵.....」我也笑起來：「彼此彼此，你說話也挺有趣兒！」

「你還挺厲害，能回答出我的驗證問題！」

「厲害談不上，憑感覺猜的而已。」

「感覺.....你的感覺倒是很准。」

「我的感覺向來很准！」我心裡不禁有些得意。

對方：「你很自信！」

我遲疑了一下：「曾經很自信！」

「曾經？怎麼？現在不自信了？」

「不知道。」

「遇到什麼挫折了吧？」對方的感覺似乎很敏銳。

我的心一顫，接著轉移話題：「人生如霧亦如夢，你的簽名很有意思。」

「你的簽名也很有意思，緣生緣滅還自在，正好對上了。」

我說：「或許只有真正經歷過體驗過生活，才能領悟這兩句話的真實含義，你是有感而發吧？」

「嗯.....你也應該是有經歷的人吧！」

「呵呵.....」我不由乾笑了下，然後又轉移話題：「茫茫人海，我們能因為同一個網名而認識，也算是猿糞了！」

「嗯，是.....」

「既如此，做個朋友吧！」

她發過來一個瞪眼的表情：「做什麼朋友？」

我從心裡哼笑了一下，決定先解除對方的防備心理：

「網路認識，自然就是網路朋友了，虛擬世界的朋友，不見面不視頻不通話不發短信不看照片的朋友！」

「不見面不視頻不通話不發短信不看照片.....好，那就做這樣的朋友。」

我接著問她：「能告訴我你做什麼職業嗎？」

「當然可以，我在一家經營單位做管理，你呢？」

我的虛榮心湧上來：「我也是做企業管理的。」

「原來是同行，你做哪方面的管理呢？」

我猶豫了一下：「行銷管理！」

「新手？」

「好幾年了。」

「老手，太好了！我是新手，正想找個師傅學習，沒想到在這裡遇到你。你一定很有經驗，今後望不吝賜教！」

「賜教不敢當，師傅不敢當，互相交流！」

「你還挺謙虛的，以後我會經常麻煩你，別嫌煩。」

「既然是朋友，就應該互相幫助。」

「嗯.....朋友。」

停了下，我問她：「本地人？」

「不，老家在丹東鴨綠江邊。你呢？」

我心中一動，不由想起了那次在鴨綠江遊船上和秋桐的邂逅，片刻回復：「我浙江寧州人，剛來這裡幾天。」

「浙商啊，久仰，佩服。」

我一陣汗顏，自己這個曾經的浙商現在不過是個贗品。

她又說：「兩個亦客在對話視窗裡，看花眼了。」

「那我改個名字好了！」

「別，你是新亦客，老亦客不能欺負新亦客啊，那還是我改個名字好了。」

看起來，這個女亦客的心情這會挺好。

我說：「你倒是挺仗義！」

「必須的，我想想，改個什麼新名字好呢？幫我參謀下好不好？」

我看著對話視窗她的簽名，不假思索冒出一句話：「浮生若夢！」

「為何叫這個名字？」

「人生虛浮如夢，算算能有多少歡樂的時光呢？何為人生？不過一場大夢。你無法控制夢的開始與結束，只能被動的參與其中，處萬物之逆旅，為百代之過客。而碌碌世人，所為者何？唯有歡樂。天地光陰，皆無可左右，夢中軌跡，卻是自己走過。」

對方發過來一個大拇指表情：「說得好，挺有文才的，看來你是個儒商哦，好，就採納你的提議。」

接著，對方真的就改了，女亦客成了浮生若夢。

浮生若夢：「好了，謝謝亦客老師給俺取的新名字！」

我笑了：「別叫我老師，咱們是互相學習！」

浮生若夢：「嘻嘻……」

我又說：「看你挺開心的，你的性格挺活潑吧？」

「哦……今晚我開心了嗎？我自己都還沒有覺察到，許久沒有這樣了，我的性格小時候確實是挺活潑的，唉……」

我仿佛聽見了浮生若夢一聲輕輕的歎息，感覺到對方的話裡包含著一絲憂鬱，他沒有再說話。

初次相識，我對浮生若夢感覺挺好，而且，直覺浮生若夢對自己感覺也應該不壞。

隨後幾天，我投遞完報紙後並不急著回宿舍，而是結合在網上搜尋的有關資料，向雲朵討教報紙行銷的問題。雲朵雖然理論不多，但是實戰的東西卻委實不少，對我的提問盡其所能給予了詳盡的回答。

這幾天，我沒有見到秋桐來站裡視察工作，聽雲朵

無意中說起，她到外地考察去了。

我放心了，不管她去哪裡，只要不讓我們碰面就行，我希望在自己賺到錢走人之前不要見到她。

這幾天晚上我上網時，沒有見到浮生若夢線上，正好我也利用這個時間研讀相關報紙行銷的資料。

一周過後，我的腦子裡基本有了成型的思路，準備搗鼓點事。

在我沒有開始搗鼓之前，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這天中午，投遞完報紙，我直接去了站上，準備找雲朵要訂報收據。

走進站裡，外間的大屋沒有人，裡面辦公室虛掩著門，隱隱約約傳來談話聲。我沒有出動靜，坐在門口不遠的地方隨手摸起一張報紙。

這時，屋裡的談話傳進我的耳朵。

「雲朵，作為分管發行的老總，公司這麼多站長，

我最器重的就是你.....」一個中年男人的聲音。

原來是公司分管發行的副總來了。

「謝謝趙總厚愛。」

「不要客氣，做發行，還是需要懂行的，外行做只能讓內行人恥笑。我看咱們公司目前就有門外漢，不懂裝懂.....上面派下來的又怎麼樣？集團領導也是有眼無珠，弄個不懂經營的娘們來發行公司折騰，女人當家，牆倒屋塌。」趙總憤憤的聲音。

我心裡一動，趙總這不是在說秋桐嗎？

「趙總，您。」雲朵一時說不出話來。

「哼，我早就對她不滿了，我說了又怎麼樣？雲朵，你該不會去打我的小報告吧？」

「趙總，你剛才說的話，我什麼都沒聽見！」雲朵很聰明。

「這就對了，到底你是我最中意的人。她做老大又

怎麼樣，公司的發行業務是我分管，把我惹煩了，我讓她成孤家寡人！」

「趙總，您今天是怎麼了？這麼大的火氣？是不是喝酒多了？」雲朵說。

「我是喝酒了，不過沒醉，媽的，今天在經理辦公會上，這個黃毛丫頭對我亂髮威，拐彎抹角說我的觀念跟不上新形勢下的發行形勢。靠，老子這麼多年的老發行了，還需要她來教訓？」趙總又氣憤地說。

雲朵沒有說話。

「雲朵，你說，我對你好不好？」沉默了一會兒，趙總說。

「好！感謝領導一直以來的關心和照顧！」雲朵小心翼翼的聲音。

「感謝？你打算怎麼感謝我呢？」趙總的聲音突然有些曖昧：「雲朵，自打你進公司那天起，我就喜歡上你

了，你真可愛，水靈靈的，真惹人疼。」

「趙總，您不要這麼說，我一直拿你當領導對待的。」

雲朵的聲音有些慌張。

我覺得不大妙。

「雲朵，以後只有我們一起的時候，叫哥就好：「趙總的聲音愈發曖昧：「今後，你就聽哥的，跟著哥，哥保證讓你舒舒服服，來，讓哥抱一下。」

接著，屋裡傳來一陣響動，傳來雲朵驚慌的聲音：「趙總，你要幹嘛？別這樣！」

「聽話，過來，小乖乖。」趙總色狼的聲音暴露無遺。

我站起來猛地推開門，直挺挺站在門口。

屋裡一股酒氣，雲朵被趙總摠在沙發上正在惶急掙扎，趙總的嘴巴正要往雲朵的臉上拱。

聽見聲音，趙總嚇了一跳，放開雲朵，轉過身來。

此人大約 40 歲左右的樣子，身材中等，很乾瘦。

雲朵頭髮凌亂滿臉驚惶地跑到門口，站在我身後。

趙總看到我身著發行員馬甲，放心下來，咳嗽一聲，用威嚴的口氣說：「你——叫什麼名字？」

「易克！」我沉穩地說，同時握緊了拳頭，準備一拳將他擊倒。

雲朵緊緊抓住了我的手腕，不讓我動。

我突然意識到，如果痛打趙總一頓，對自己來說倒無所謂，大不了走人。但是，對雲朵可是很不利，她畢竟還要在這裡長期幹下去。

想到這裡，我慢慢鬆開了拳頭。

趙總用蔑視的目光看著我，傲慢地說：「混帳，不懂規矩，我和你們站長談工作，誰讓你進來的？報紙都送完了嗎？來這裡幹什麼？」

「送完了，來找站長請示工作！」我不卑不亢地看

著趙總。

「哼——」趙總從鼻腔裡重重地哼了一聲，突然吼了一聲：「不識好歹的東西，給老子閃開——」

雲朵忙從背後拉我的胳膊，我猶豫了下，往後退了一步。

趙總昂首挺胸走了出去。

趙總走後，雲朵趴在桌上嚶嚶地哭了起來，哭聲裡飽含著羞辱無助和無奈。

我看著她淚眼漣漣的樣子，油然生出一種同情疼憐的感覺，不由撫摸著她的肩膀和頭髮安慰著她。

等雲朵情緒穩定了，告訴了我一些關於趙總的情況。他叫趙大健，現擔任分管發行的副總經理，括弧正科級。秋桐之前的公司總經理性格比較懦弱，公司大權一直在他手裡掌控著。

趙大健呼風喚雨習慣了，原總經理調走，他本以為

自己能當上名副其實的一把手，沒想到來了秋桐，讓他的如意算盤落空，也讓他對秋桐極為不滿，經常在公開場合發牢騷。

同時，這個趙大健還很花，今天喝了酒，跑到站上來發洩對秋桐的不滿，還趁機想占雲朵的便宜，幸虧我來了。

我聽完歎了口氣，這個社會，仗勢欺人的事情哪裡都會發生。公司裡有這麼一個又臭又硬的石頭，秋桐的工作開展肯定不會那麼順暢。

「對了，你這會兒來站上有事嗎？」雲朵問我。

「我想要十本訂報收據！」

雲朵嚇了一跳，伸出手摸摸我的額頭：「大哥，你沒發燒吧？一本收據最少可以征訂 50 份報紙，10 本至少就是 500 份，你要那麼多幹嘛？」

「訂報紙啊！」

雲朵用不可思議的眼神看著我：「你難道想一下子訂500份報紙？你有這麼大的訂戶？」

我搖搖頭：「暫時還沒有！」

雲朵抿嘴笑了下：「我猜也沒有，你一個初來乍到的外地人.....這樣，我先給你一本，用完了再給你，行不？」

我不再堅持，點點頭。

雲朵拿出一本收據登記完遞給我：「大哥，你剛來，現在還沒有給你下任務，訂不到也不要緊，不要有壓力。」

我點點頭：「好！」

「那好，你去吧，我下午去公司開會，秋總昨晚昨晚出差回來了。」雲朵邊說邊收拾東西。

我一聽秋桐出差回來了，沒有再說話，接著就出去了。

我直接去了城郊一家樓盤的售樓處，我觀察這裡一周了，知道他們銷售很不景氣。

我直接去了銷售部經理辦公室，經理是一個 30 左右的平頭小夥，正在無聊地看報紙。

我自報家門：「我是星海晚報的發行員，一個親戚想買這裡的房子，委託我來諮詢一下。」

經理一聽，忙熱情地給我倒了一杯水，然後把樓盤的相關資料遞給他。

看了一會兒，我對經理說：「你們的樓盤從設計到外觀，從戶型到價格，都挺不錯，怪不得我那親戚想買你們的房子呢？不過，經理，怎麼售樓處人不多？」

經理歎了口氣：「老弟，實不相瞞，我們的樓盤確實做的不錯，但酒香也怕巷子深，目前我們的資金緊張，做不起廣告，自然銷售也就不景氣了。不瞞你說，我正為這事發愁，再賣不動樓盤，老闆就要炒我魷魚了。」

「也就是說，宣傳力度不夠，市民來這裡看房的人少，是目前銷售不景氣的主要原因？」

經理點點頭。

「那麼，你們何不弄一些優惠措施來吸引市民看房呢，比如看房送禮品之類的。」

經理苦笑：「試過了，買了一些價值百元之內的實物做贈品，但是效果不好。」

「這些肯定不行了，但凡能買起房子的人，都是不缺物質上的東西的，百兒八十的東西，不會放在眼裡。」

「你說的有道理，但貴的我們買不起！」

我微微一笑：「這些人百兒八十的實物他們不會在乎，但和這相同價值甚至還要低廉的文化消費品，说不定會勾起他們的興趣。」

經理用專注的目光看著他：「說下去！」

「就拿我每天投遞的星海晚報舉個例子吧，這份報紙在星海深受市民喜愛，如果你們發佈一個簡短的公告，凡是在規定時間內前來看房的市民均贈送一份全年星海

晚報，你想想，大家會不會感興趣呢？」

經理眼前一亮，思索起來。

我不慌不忙地端起水杯。

「你不是來替你親戚看房子的，是來推銷報紙的。」

經理突然冒出一句。

我不慌不忙：「是的，我不說來替親戚看房子，你就不會接待我，我們之間也就沒有這些談話。但我也不是單純為了來推銷報紙，我是從雙方互惠互利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

這樣做，既發行了我們的報紙，又能為你們樓盤的銷售帶來人氣，也為你這個經理走出困境提供了良機，大家的利益是相互的。我剛才說的如果你覺得沒道理，那我現在就告辭。」

說著我站起身來。

「等等——」經理沖我說：「晚報全年多少錢？」

「180。」我又坐下。

「有點貴，如果量大，我們出不起這個錢，老闆現在可是精打細算很摳的。」經理有些愁眉苦展。

「那可以贈送半年的，90，不貴吧，」我說：「客戶每天只要一看到報紙，首先就會想到這是你們，你想想，他們對你們的好感會不會與日俱增？你們的知名度會不會急速上升？社會效應有了，經濟效應自然就會。還有，你這個經理會不會更能得到老闆的賞識，老闆會誇你足智多謀呢。」

經理聽得兩眼直發光，舔了舔嘴唇，說：「你等下，我這就上樓去給老闆彙報。」

經理就出去了，我摸過桌子上的香煙，抽出一顆，悠然抽起來。

10 分鐘後經理回來了，搓著雙手：「老弟，成了，老闆痛快答應了，我們搞一個月的活動，從明天就開始，

贈送半年的。」

我心裡一陣狂喜，但是面不改色，說：「那好，我先給你一本收據，用完了你和我聯繫，這是我的名片。」

事情就這麼談成了，從售樓處出來，我看著正午火熱的太陽，狠狠地在空中揮舞了一下手臂。

媽的，一個人，如果不逼自己一把，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優秀。晚上，我犒勞了下自己，買了兩瓶星海啤酒半斤牛肉，在宿舍美

美打了一次牙祭。

酒足飯飽，打開電腦，帶上耳機，在 QQ 音樂裡聽著憂鬱的《阿根廷別為我哭泣》，開始上網。

我之所以戴耳機是為了避免聽到那幫學生回來後例行床上活動的動靜，長期這麼騷擾，荷爾蒙分泌會失調的。

浮生若夢線上。

我主動給她發過去一個握手的表情，她隨即回復了一個微笑。

「好幾天沒見你了！」我說。

浮生若夢：「有事出去了，今天剛回來！」

「哦……」

「看到你在聽《阿根廷別為我哭泣》，喜歡這首歌嗎？」

「是的，其實我喜歡它，是因為這首歌的憂鬱。」

「此刻，你的心情是憂鬱的嗎？」

「或許，可能，差不多，不過，在憂鬱的日子裡，偶爾也還能尋找到一絲光亮。」

「呵呵，這麼說，你今天是找到了一絲光亮了？」

「白天剛談成了一筆生意，多少心裡感到一些安慰。」

「祝賀你，你一定是一個優秀的企業管理者，這一點，我要向你學習。」

我心裡一陣慚愧，不錯，曾經自己是一個自信而小

有成就的企業主，但現在卻什麼都不是。

我說：「不敢當，我其實是一個很垃圾的企業管理者。」

「別這麼作踐自己，過度的謙虛就是驕傲.....怎麼樣，這幾天忙不？」

「一般，你呢？」

「忙啊，剛接手新工作，很多東西需要熟悉，有壓力，也有動力，阻力也不小。」

「有信心嗎？」

「必須有！辦法總比困難多嘛.....人生就是奮鬥，我可以接受失敗，但是不能接受未曾奮鬥過的自己。」

我心裡一震，曾經的自己也是這樣，為了理想、事業和愛情而充滿高昂的鬥志，只是經歷了雙重打擊的他現在變得心灰意冷。雖然自己現在也在做事，但是心中沒有了曾經的豪情壯志，現在的努力只不過是為了度過眼前的危機混口飯吃而已。

其時，我帶有一種自虐傾向，不想讓自己有思想。

我：「你的心態很好，一定會成功的！」

浮生若夢：「呵呵.....謝謝你的鼓勵，我相信一句話：一個人的生命中有很多事情足以把你打倒，但真正能把你打倒的是自己的心態，所以，我覺得心態很重要。」

我心中一動。

浮生若夢：「你的憂鬱是來自於煩惱嗎？」

「不知道，唉.....」

「幹嘛歎氣.....不要這樣呢，我覺得，或許你應該是一個很執著的人。」

「何以見得？」

「因為，人的一切煩惱來自於執著。」

「哦.....」

「其實，生活中，我們執著什麼，就會被什麼所累。我們執著誰，就會被誰所傷害。所以我們要學會放下，

凡事看淡，不牽掛，不計較，是是非非無所謂。無論失去什麼，都不要失去好心情。心是工畫師，把握住自己的心，讓心境清淨，潔白，安靜。」

我心裡又是一動，半晌沒有說話。

「呵呵，我在安慰你，殊不知我自己有時候也走不出煩惱的怪圈，人啊，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人最難的就是戰勝自己。」

「其實，我應該謝謝你給我的安慰，或許，我太沉湎於過去了。」

「哦，我不知道你過去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你現在如何，或許，這就是網路的奇妙之處。不過，我想說，別活在過去，那會令你失去眼前許多美好的事情。換句話說，沒有人可以回到過去重新開始，但誰都可以從今日開始，書寫一個全然不同的結局。」

我反復看著這兩句話，心緒難平，一會兒對她說：「謝

謝你.....」

「不要這麼客氣，大家是朋友，互相關心是應該的，再說，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也未必就正確。」

「你雖然只比我大一歲，但你比我有思想，似乎覺得你是一個頗具人生閱歷的人。」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經歷決定閱歷，閱歷成就思想。」我說。

看到我這句話，浮生若夢沉默了一會兒：「這句話總結地好。我雖然比你大一歲，但有不如你的地方，比如，我需要向你拜師學習行銷管理的知識。」

「我說過了，不要叫我老師，大家互相交流，或許行銷方面我比你懂得多一點，但是，其他方面，你也有很多比我強的地方，我也應該向你學習。」

「看呵，我們在互相吹捧。你這人還挺謙虛的，好作風，看來，你平時做人做事都很低調。」

我心裡一陣苦笑，曾經的自己，在春風得意的時候，做人做事並不是那麼低調，但是，經歷了這次巨大的挫折，我不由自主就低調了，現在，甚至想無限低調。

我說：「不管什麼時候，做人，還是低調一點的好！你說呢？」

「對，是這樣，這也是我一貫做人做事的原則，看不出，我們倆的觀點還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點呢。」

「這就叫臭味相投吧？」

「噴——什麼臭味相投啊，我才不呢，這叫香味相投。」

我忍不住笑了：「呵呵……」

浮生若夢：「看，你笑了，這會兒開心了。」

我忍不住又笑起來。

「既然你情緒這會好了，那俺想諮詢你關於行銷的問題。」

我隨後回答了她提出的幾個問題，她不時發過來大
拇指表情，顯然很滿意。

我然後問她：「你們行銷的商品是什麼？」

「這個.....是一種文化產品。」

「太籠統，不願意說那就算了！」

「你猜猜？」

我今天剛推銷完自己的文化產品，於是下意識打出
兩個字：「報紙！」

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呆呆的表情：「啊——恭喜你，
答對了。」

我一楞，這個浮生若夢的原來行銷的是報紙，那自
然就是和我同行，不同的是她是高高的管理者，我是
低低的推銷員。

我不由問：「你哪家報社的？」

星海有大大小小十幾家報紙，競爭相當激烈，每年

都有發行大戰。

「對不起，暫時保密好嗎？要是告訴你了，你就能知道我是誰了，那這網路就木有神秘感了。別忘了我們做網路朋友的初衷。」

我明白她的意思，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媽的，這浮生若夢該不會是秋桐吧？雲朵早上無意中說過一句話，秋桐出去考察剛回來而這個浮生若夢也是出去剛回來。

一想到這裡，我又開始了劇烈的蛋疼，操——難道世界真的這麼小，現實中避不開秋桐，在虛擬的網路世界裡難道也無法擺脫她？

既然她不願意說，我決定在不詢問她底細的情況下試探一下她的真實身份。

從談報紙行銷入手。

我：「對於報紙行銷，也就是發行這一塊，我不大瞭

解，但是，有一點，報紙既然是商品，那麼，也就應該和其他商品一樣，在行銷方面有著共同的商品屬性，而且，發行的目的就是廣告。」

浮生若夢：「對，說下去。」

「套用我做其他商品的經驗，打個比喻：這好比一棵大樹，辦報是大樹的根基，發行是大樹的主幹，廣告呢，自然就是樹上的果實了，根基越結實，樹幹就越粗壯，樹幹越粗壯，結的果實自然就越多越大.....對不對？」

「這個比喻很恰當，我現在就是整天琢磨如何使這顆大樹的樹幹如何更粗壯的問題。有沒有什麼好辦法，指教指教。」

「我剛才說了，我是外行，宏觀的發行策略我是弄不來的，不過，微觀的一些東西，倒可以給你提供一下思路，比如，比較實用見效快的行銷實戰策略。」

我在慢慢轉著圈子釣魚，慢慢讓魚兒咬鉤。

對方果然很感興趣：「快說。」

「比如，可以搞報商合作，發揮你們報紙的優勢，借助商家推廣產品的需求，大家優勢互補。商家既獲得社會效應，還推廣了產品，報紙呢，既提高了社會知名度，還擴大了發行量。」

我故意不說的太具體，想試試她的領悟能力。

對方沉默了一會兒，接著回復：「亦客，你說的對我的思路很有啟發。報商聯盟，不錯，極具可操作性，我會認真考慮你的建議。」

魚兒上鉤了，我靜觀魚兒咬鉤後的表現，我就看星海哪家報社會在最近推出這個舉措來。哪家搞這個，浮生若夢就是哪家報社發行的掌門人。

我暗暗祈禱浮生若夢千萬不要是秋桐，卻又覺得自己有些心不由衷。

人在很多時候都是自相矛盾的，我此刻也不例外。

更新點

之後連續兩天，投遞完報紙，我就在站裡幫雲朵幹活，同時想等著驗證自己那晚實施的計畫。我似乎有一絲不詳的徵兆，覺得那浮生若夢弄不好就是讓我膽戰心驚的秋桐。

這天等到下午 4 點多，什麼跡象都沒等到，倒是等來了房產公司那銷售部經理的電話。

現在，該給這經理一個名字了：張小天。

張小天在電話上很興奮，說我的辦法效果很好，這兩天湧上門來的客戶比以前 1 個月加起來還多，還有 5 個當場就決定買房子.....訂報收據太少，要到站上來取收據。

放下電話，我和雲朵說了下，雲朵快樂地跳起來：「易克大哥，你真棒，一出手就拿下了一個大單子。真看不出，你竟然能耐這麼大！」

我不動聲色地說：「不是我有能耐，趕巧了，我去人家門上訂報紙，正好那銷售部經理有這個行銷策劃計畫，見我來了，就順水推舟讓我做了。」

我感覺出那張小天是個好大喜功之人，也就乾脆順水推舟送個人情。同時我不想木秀于林以免引起秋桐的注意，也不想招來同行的猜疑和嫉妒。

雲朵欣喜的目光裡閃過一絲遺憾：「哦.....那銷售部經理真是牛，你可真夠幸運的。」

一會兒張小天來了，我介紹雲朵和張小天認識，雲朵和他握手：「張經理，感謝你對我們站工作的支援，剛才聽我大哥說了，這個行銷策劃出自你之手，你可真有水準，以後還要多多指導。」雲朵用敬佩的口氣對張小天說。

「哦.....」張小天拖著長長的尾音，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接著打了個哈哈：「這個，小意思，吃這碗飯，

就得幹這事，本職工作而已。」

說完，張小天又贊許地看了我一眼，隨即又看著雲朵，眼神有些閃爍。

雲朵給張小天拿了 10 本收據，張小天看看表：「到下班時間了，不知道雲站長能否賞光共進晚餐呢，我請二位一起吃個便飯。」

張小天很聰明，知道初次見面單獨邀請雲朵未必能成，就把我拉上了。

雲朵看著我：「易克大哥，你有空嗎？」

我正好想借這個機會開開葷打打牙祭，點點頭：「有空！」

於是，大家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餐館。

吃飯時，張小天興致很高，毫無愧色地給雲朵大談行銷的技巧和經驗，顯得很是深暗此道。看得出，這傢伙初次見面就對雲朵很有好感。

雲朵看張小天的目光更加敬佩了。

酒足飯飽，張小天主動提出要送雲朵回家，雲朵有些遲疑，看著我，我沖張小天說：「我喝多了，那就有勞張經理了。」

雲朵眼裡閃過一絲失落，張嘴要說什麼，又沒說出來。

我揮揮手，轉身逕自離去。

回到宿舍，登陸扣扣，浮生若夢線上。

打完招呼，浮生若夢說：「亦客啊，我這兩天一直在琢磨你上次和我說的事，打算在 10 月份大征訂開始前成立大客戶開發服務部，採取包括報商聯盟等多種方式，搞集團作戰，向規模要效益。」

我眼前一亮，浮生若夢的視界很開闊，我一點撥，她竟然就能把一片綠葉變成一個春天。

又一想，她要在 10 月份大征訂開始前成立這個大

客戶開發服務部，那就是說短期內無法驗證這個浮生若夢的真實身份了。

不由有些遺憾。

浮生若夢又說：「認識你很榮幸，到底是浙商，肚子裡就是有貨。」

我心裡發出一陣慘笑，我是一個失敗的浙商，輸地一塌糊塗，事業和女人都沒了。最可悲的是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公司破產和冬兒突然離去的真正原因。

一時沒有說話，心裡隱隱作痛。

浮生若夢：「你在想什麼？」

我歎了口氣：「浮生若夢，我問你，你相不相信人生會有如果，相不相信過去的事情會再回來？」

浮生若夢：「我覺得，人生沒有如果，只有後果和結果。過去的不會再回來，即使回來也不再完美。」

我沉默了，眼前浮現出冬兒的影子，還有那往日的

歡笑和甜蜜。

浮生若夢繼續說：「有時候，人還是簡單了好。對於過去，不可忘記，但要放下。生活簡單就迷人，人心簡單就幸福，學會簡單其實就不簡單。」

我心裡一動，不由問自己是否該從對冬兒的傷痛和迷戀中走出，是否該將冬兒放下。

記得有人說，如果你很想要一樣東西，就放它走。
如果它回來找

你，那麼它永遠都是你的，要是它沒有回來，那麼不用再等了，因為它根本就不是你的！

我的心起起落落起來.....

轉眼到了 9 月 20 日，天氣涼快起來，已經有了初秋的冷意。

這段時間裡，我手裡微薄的銀子一天天在減少，依舊過著沒有早飯中午和晚上各一個大碗面的艱苦日子，

每日在半饑餓狀態下奔波著，身體日漸消瘦，時不時會覺得頭重腳輕。不過我還是堅持熬著，一天天算計著日子。

雲朵對我的身體變化提起過幾次，我每次都做毫不在意狀說自己在減肥掩飾過去。雲朵幾次欲言又止，帶著有些懷疑的目光看著我。

張小天那邊的訂報活動今日結束，我大概統計了下，接近 1000 份報紙，雖然都是半年的，但也能有接近 18000 元的進賬。

我打算等提成到手，就辭職走人。

聽雲朵說，最近秋桐剛修改了公司原來每月的中旬發工資、壓發行員半個月工資的做法，改為每個月的 1 日發上月工資。也就是說 10 月 1 要我就能拿到工資和提成了。我 8 月份來的時間短，公司財務沒給發錢，說是和 9 月的一起發。

公司剛下發了國慶日放假通知，報紙節日期間停報 3 天，從 10 月 4 日到 6 日，發行公司的假期也就是這 3 天。

我想等假期結束後和雲朵打個招呼，讓她物色新的發行員，等新發行員來了再走。

我不知道雲朵要是知道我辭職的決定後會有怎樣的表現，也不大敢想，怕傷了她。可是，我終究是一個流浪的人，我的心始終在流浪，我的心依舊在麻木沉迷憂鬱惆悵著。

想到很快就要和這座城市辭別，我突然感到了幾分莫名的眷戀。

自從那天在洲際大酒店遇到秋桐和李順，我就再也沒有見過她，我對秋桐和這樣的男人在一起依然感到迷惑，感覺秋桐是一個有故事的人，只是終究是什麼故事，我無法知曉，也沒有機會去知曉了。

此時的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命運今後會和李順緊緊捆綁在一起。

這些日子，除了白天的忙碌，幾乎每個晚上，我都和浮生若夢在虛擬的世界裡聊天。我給她灌輸了大量行銷實戰技巧，浮生若夢學的很認真。

我分明感到，這是一個天資聰慧的女子，很多事情往往是我一點撥她就能意會，而且能舉一反三延伸上升到新的高度，有的高度甚至是我都始料未及的。我不由斷定，假以時日，她會在這個領域大有作為。

除了談經營管理，我和浮生若夢還經常交流對人生的見解和體會，在很多觀點上，我都能有驚人的默契和巧合。有時候她不說話，我不說話，但是好像彼此都明白對方在想什麼，不約而同會打出一個會心的表情。

我終於明白，在這個看不見的世界裡，有一種相遇叫緣分，有一種感覺叫默契，有一種情感叫知己。

只是，這個浮生若夢的身份我一直沒有得到證實，不過覺得她是秋桐的可能性不大，我不相信世間會有這麼巧合的事情。

最近張小天往站裡跑的很勤，我知道他是來找雲朵的。對於他們的交往，我心裡默默祝福雲朵，希望雲朵能有一個幸福的安定的歸宿，雖然雲朵不時用別樣的眼神看我，但我故意裝傻。

今天投遞完報紙，我心跳有些加速，正好路過站裡，決定過去歇一會兒。

剛進去就聽到里間雲朵的辦公室裡傳來趙大健的聲音，他又來了。

我悄聲走進去，在靠近雲朵辦公室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倒了一杯水慢慢喝起來，邊留意聽著屋裡的動靜。

「雲朵，上次的事，我喝多了，你不要介意！」趙大健的聲音。

雲朵沒有說話。

「今天我來呢，是想和你說個事。」

「請趙總指示！」雲朵客氣的聲音。

「公司最近要成立大客戶開發服務部，負責人還沒有確定，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一聽，渾身一震，腦子轟地一下。狼終於來了，秋桐要成立大客戶服務部，和浮生若夢在扣扣上說的正好吻合！

無疑，浮生若夢就是秋桐，秋桐就是浮生若夢！

事情竟然是如此巧合！

我一時懵了！

既然浮生若夢就是秋桐，那麼以後還要不要和浮生若夢再聯繫呢？萬一暴露了我的真實身份，那該如何是好？

我心裡亂亂的，萬分矛盾起來.....

這時，屋裡的談話又傳進我的耳朵。

雲朵說：「我沒什麼想法，一來沒那水準，二來，公司這麼多能人，輪不到我……」

雲朵這話其實是在謙虛，根據我這段時間的觀察，感覺她具有比較強的創新和運作能力，如果給她適當的啟發和點撥，相信雲朵應該適合這個位置。

「不必這麼說，雲朵，你的能力我是瞭解的，我說你行你就行，只要你願意，到時候在公司經理辦公會上，我會提名你，我看誰敢反對，秋桐再怎麼著，也不敢真拿我的話不當回事。再說了，你就是真的開始適應不了，不是還有我嗎？」

「趙總，感謝你對我的看重，不過，我還是沒這想法。」

「怎麼，還是因為上次的事對我有看法？以為我幫你是別有企圖？不領我這個人情？」趙大健不高興的聲

音。

雲朵沉默著，趙大健到底有沒有不良企圖，她心裡是有數的。

「我對你好，你心裡要有數！」趙大健半是威脅的聲音。

雲朵還是不說話。

「不識抬舉，到時候你會後悔的！」趙大健重重哼了一聲，站起來就走。

「趙總走好！」。

趙大健出來，看到正坐在那裡喝水的我，眼裡發出憎惡和蔑視的目光，狠狠瞪了我一眼，然後逕自走了。

雲朵也出來了，臉色有些發白，看到我在，松了口氣。

我沖雲朵笑了下，雲朵也呵呵笑起來，接著說：「易克大哥，真為你很高興，這個月你光訂報提成就可以拿

到一萬八，加上工資，就接近兩萬了！」

這些錢其實早就在我的預料之中，我心裡並沒有多麼興奮，以前動輒幾百上千萬的錢在手裡折騰，這點錢實在不算什麼。

但我不想掃雲朵的興，於是努力作出一副激動狀。

這時，我覺得身體還是很虛，雲朵看我額頭冒冷汗，臉色很難看，就讓我回去休息一會。

我點點頭，剛站起來，突然天旋地轉，隨即眼前一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等我再次睜開眼，發覺自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眼前是雲朵帶著淚痕的焦急的臉龐。

見我醒來，雲朵舒了一口氣，擦了擦眼角的淚水，說：「易克大哥，你可醒了，嚇死我了。」

顯然是雲朵打了 120 把我送到醫院的。

我動了下身體，感覺渾身無力，發現手上正在打吊

瓶。

雲朵按住我的身體不讓動，說醫生診斷我是因為身體高度營養不良造成的低血糖、貧血，打上幾天吊瓶，回去好好休養補充好營養就好了。

我一聽急了，媽的，住院打吊瓶要花錢的，老子手裡的那點銀子怎麼經得起這番折騰，等出院的時候說不定連住院費都付不起。那丟人可丟大了。

我於是提出出院，雲朵的態度很堅決，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說我必須在醫院好好休養，工作不用擔心，她替他投遞。雲朵第一次在我面前表現出了與她以往性格不同的一面，那就是倔強和固執。我拗不過雲朵，只得同意。

隨後的 3 天，我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雲朵上午投遞完報紙，下午和晚上就在醫院陪我。她去市場買了母雞，自己在宿舍裡燉好帶到醫院來給我補身子，中午吃

一半，晚上吃一半。其他時間，雲朵就陪我說話聊天解悶兒。此時的雲朵，很像是一個大姐姐，一個保姆。

顛簸流浪了這麼久，第一次感受到女性的呵護和體貼，我心湧動著說不出的感動，發誓有機會一定要報答雲朵。

3 天后，我出院了，雲朵已經猜到了我的拮据和尷尬，主動提前去交了費用。

我對雲朵表示感激，說發了工資一定還她，雲朵似乎有些生氣，小臉漲紅了：「易克大哥，你再和我這麼見外，我就真生氣了。」

看著雲朵清澈的眼睛和撅起的小嘴巴，我無言以對，滿懷感動地拍了拍雲朵的肩膀。

雲朵送我到了宿舍樓下，我不想讓雲朵看見自己的窘迫現狀，要和雲朵告辭，雲朵又倔強起來，堅持要送我到宿舍裡，我無法拒絕，也就遂了她。

進了宿舍，雲朵看見小窩裡滿地狼藉和堆積成小山的大碗面空盒子，眼圈一下子紅了，隨即就動手整理床鋪讓我躺下，然後動手打掃房間。

我躺在床上，一會兒又睡了過去。再次醒來，房間裡變得整潔乾淨了，窗外夜色湧上來，床前昏黃的燈光下，雲朵正抱著我隨身帶的一本行銷技巧書看得津津有味，床頭小桌上的飯碗裡，冒著熱氣的雞湯散發出誘人的香味.....

我看著雲朵的神態，覺得雲朵是那麼恬靜，那麼充滿母性的柔情。

雲朵看我醒了，溫柔地笑起來，放下書本：「大哥，你醒了.....來，吃晚飯嘍。」

說著，雲朵就端起飯碗要喂我。我坐起來下床，不讓她喂，雲朵也不再堅持。

雲朵還沒有吃飯，我讓雲朵和我一起，雲朵高興

地答應了，拿了一副筷子，和我一起湊在小桌前吃晚飯。

吃完飯，雲朵坐在床前的小凳上和我聊天，又拿起那本書：「大哥，你也喜歡看這個啊。這本書真好，我剛才都看入迷了。」

我點點頭：「閒置時間學習一下，你對行銷感興趣？」

「嗯哪，我自學考試的專業就是行銷呢，已經拿到大專畢業證了，正打算報考本科呢。」

自學考試不同于成人高考，靠的是真功夫，我不由對雲朵高看了一眼。

雲朵又指著筆記型電腦：「大哥，你還有電腦啊，幹發行員的，有電腦的可不多。」

「二手貨，朋友送的，我就是空閒了在上面打打遊戲而已，沒有別的用途。」

雲朵歪著腦袋看著我：「是嗎？那豈不是浪費了資源，電腦上網可以用來學很多知識的。」

「我這樣的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哪裡有那素養啊.....」

雲朵掂了掂手裡的書，又看看我床頭的幾本書，看著我說：「可是，我怎麼感覺你不是那樣的人呢，我總覺得你好像是.....」

「好像是什麼？」

雲朵想了想：「我總覺得你和我們不是一路人，總覺得你是一個有文化有水準的人，我覺得你不應該是屬於我們這個圈子的。」

我的心一顫，笑笑：「雲朵，你高看我了，我要真是那樣的人，還會落魄到今天這樣的地步嗎？這些書是我租房子的時候前任租客留下的，我沒事順便看一下。其實呢，我也看不懂。」

雲朵沉默了一會兒，大大的眼睛看著他，半晌，蹦出一句：「我感覺，你一定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雲朵的話讓我心陡然一驚，我覺得秋桐是個有故事的人，雲朵卻覺得我是個有故事的人。這世上，是不是每個人背後都有著不為人知的故事呢？

這一晚，我和雲朵聊了很多，我注意掌控著聊天的方向，儘量避免談及個人生活，主要還是談工作。從談話中，我愈加瞭解了雲朵幹站長工作的辛酸。其實她心裡是很嚮往做到更好的位置的。

我的心裡閃過一個念頭，自己要不要扶助雲朵一下，讓她走得更遠呢？

隨即我又否定了自己，我很快就要離開，沒有時間了。

這時，我又想起了秋桐，想起了浮生若夢，心裡感到很糾結。幾天沒有上網了，不知她有沒有找自己。而我既然已經知道了浮生若夢的真實身份，是否應該再繼續和她繼續交往？

不知不覺到了學生們下課回來了，在短暫的嬉笑之後，周圍很快安靜下來，接著就響起了每晚例行的異樣聲音。

雲朵很快就聽出了這異樣聲音的含義，臉色突然變得通紅，匆忙起身告辭。

我送雲朵下樓，雲朵聲音低低地：「大哥，你的鄰居們每天晚上都.....都這樣嗎？」

「嗯.....」

「那.....那你怎麼能忍受得了？」雲朵的聲音更低了。

我淡淡地說：「我戴著耳機打遊戲，聽不見，等他們折騰完了，我也困了。」

「哦.....」雲朵點點頭，接著又說：「對了，國慶放假3天，你打算怎麼過？」

「在宿舍睡大覺，你呢？」

「我回通遼看看爸媽，還有弟弟，弟弟今年剛考上大學，在呼和浩特，放假他也會回家的。」提起親人，雲朵的眼神開始發亮。

「回家好，和家人一起。」我點點頭，想起自己的父母，不由有些心酸。

雲朵遲疑了下：「大哥，既然你放假也沒事，那.....要不，我邀請你到我家作客好不好？」

雲朵用期待而又有些怯怯的眼神看著我。

我看著雲朵夜色裡純潔而真摯的目光，知道她不是客套，思忖了一下：「好，我還沒去過草原呢！」

雲朵變得快樂起來：「太好了，大哥，草原人民歡迎你，我們一家歡迎你，草原好啊，初秋的草原更美，天高雲淡，牛羊成群。到時候，我們可以騎馬出去玩，一起去看大草原。我家裡有馬，有羊，還有牛。」

看著雲朵開心的樣子，我心裡湧起一陣溫馨。

送走雲朵，我回到宿舍，習慣性地打開電腦上網，突然想起了秋桐，心裡一竦，隨即設置了隱身狀態。

我不知道此刻該如何面對浮生若夢，我告訴自己要懸崖勒馬，及時剎車，卻又忍不住想上來看看，看看她在不在，看看她找我了沒有。

人糾結矛盾起來真受罪，不亞于鄰居們那些動靜對我的精神折磨。

剛隱身登陸就看到浮生若夢——不，應該是秋桐線上。

同時，看到了她這幾天的留言，除了問我為何沒上線，還談了自己有關行銷的一些看法，請我指點。

我屏住呼吸看著浮生若夢的留言，想著現實裡自己的美女上司秋桐，心裡猶豫矛盾糾結著。

一會兒，看到視窗顯示他正在聽的歌曲《孤兒淚》。

我心中不由一顫，耳邊迴響起劉德華那蒼涼的聲音：

「一滴淚，我眼裡含著一滴淚，有誰知道眼裡的淚水是什麼滋味。」

我的心不由顫慄，似乎看到在的星海的某一個角落，深夜寧靜的電腦前，一個楚楚的女子眼神裡那深深的憂鬱和傷感。

這時，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句話：「總有一些人，他們看上去整天

都很開心，他們臉上總掛著笑容，好多人都會羨慕他們，然而這其實是他們最悲哀的地方，他們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難過的一面。」

堅強背後的脆弱，我的心一動，習慣性抬手就要回復，卻又頓住，半天，輕輕將手收回，怔怔地看著這句話，回味著。

沉默中，夜深了，終於，浮生若夢發出一聲歎息：「亦客大神，看來今晚你不來了，我下了。晚安，祝你開心

快樂。」

她竟然叫我大神，可惜我不會跳大神。

我直勾勾地盯住螢幕，看著浮生若夢的頭像變成了灰色，又發了半天怔，才關機上床。

躺在黑漆漆無邊夜色籠罩的小床上，聽著遠處火車進站的汽笛長鳴聲，我無法入眠，感到自己正站在孤獨的月臺，在寂寞地等待.....

此後的幾個夜晚，我一直沒有現身，一直龜縮在陰暗的角落裡注視著浮生若夢默不作聲，品味著她此時的心情和心態。

浮生若夢似乎也極有耐心，每晚都會來，都會在那裡自言自語一陣。

我越來越感到浮生若夢對虛擬世界的亦客與日俱增的好感。

我缺乏足夠的勇氣出現，我對現實中的秋桐感到發

怵。

我不知道狗屎亦客是否應該就此從浮生若夢的世界裡永遠消失，想過拉黑她，卻遲遲不願意抬起滑鼠去做。

很快到了國慶日，工資發下來了，我雜七雜八拿到了接近 2 萬塊。這讓周圍的同事很是眼熱，各種羨慕嫉妒恨的目光在他周圍環繞，恨不得將我生剝了。

雲朵卻很興奮，臉上洋溢著幸福和快樂，那樣子比自己得到這麼多錢還高興。

我沒有還雲朵付的住院錢，請雲朵去上島吃西餐，雲朵高興地答應了。這是她第一次去西餐廳，在裡面顯得有些局促，不知道該如何使用那些器具。我老練地點餐，熟練地教雲朵使用餐具，雲朵瞪大眼睛看著我，帶著說不出味道的眼神。

吃飯時，我掏出剛買的 2000 多的漂亮手機送給雲朵。雲朵和其他發行員一樣，用的都是小靈通。我早就

盤算要送給雲朵一個手機了。

看著手機，雲朵「呀——」地叫起來，睜大眼睛看著我：「大哥，這.....這是？」

「雲朵，這是送給你的。」我拉過雲朵的手，將手機放進雲朵的手心：「喜歡嗎？」

雲朵的臉色紅了起來，顯得興奮和不安：「喜歡.....可是，大哥，這太昂貴了，我接受不起啊.....」

雲朵的話讓我一陣心酸：「雲朵，你接受得起，再昂貴的東西你也接受得起，這是我專門給你買的，一來感謝你對我的照顧，二來，我一直覺得，你是一個善良的好姑娘，我想送你一件禮物。」

我沒有說出三來，因為三來是我很快要走了，這是我送給她的臨別贈品。

我不想在此時打擊她。

雲朵臉上露出害羞的幸福神情，喃喃地說：「大哥，

你，你真的覺得我很好嗎？」

我肯定地點點頭：「是的，雲朵，你是我眼中最善良最溫柔最可愛的好姑娘。」

雲朵將手機放在心口，緊緊捂住：「謝謝你，大哥，我會好好珍惜你的禮物，我要永遠珍存著你給我的禮物，永遠。」

我心裡驀然一驚，雲朵該不會將這個手機當成定情物了吧？這個傻丫頭！

這時，雲朵的小靈通響了，雲朵一接聽，神色立刻恭敬起來：「秋總您好，嗯，好，一定照辦。」

打完電話，雲朵說：「大哥，剛才秋總來電話，她注意到了張小天那房產公司和我們聯合搞的訂報活動，很感興趣，說明天要請張小天吃飯，想具體瞭解這個項目的整個策劃過程和操作機理。」

「哦……」

雲朵：「還有，秋總說要我和負責這個項目聯繫的發行員一起參加，也就是說，明天我們一起和秋總吃飯。」

我一聽慌了神。

我腦子急速盤旋了一下，不動聲色地點點頭說：「好啊，能有機會和秋總一起吃飯，很榮幸！」

雲朵笑了：「想到要見到集團第一大美女，心裡激動的不行吧？」

我笑笑沒有說話。

第二天下午，我雲朵還有張小天在站上會合，準備5點半出發去集團附近一家酒店參加秋總的晚宴。

張小天已經知道了此次宴請的內容，看到我也參加，神情顯得有些不安，我知道他在擔心什麼，心裡不由暗笑。

這時，雲朵隨口問了張小天一句：「張經理，你們國慶日不放假？」

張小天有些心不在焉：「放，我這兩天值班，四號到六號休息！」

「真巧，俺們也是這 3 天放假。」

張小天眼神一亮：「是嗎？放假你怎麼安排？」

「回內蒙通遼老家，看看俺爹娘！」

「通遼好啊，科爾沁大草原，這個季節，草原一定很美。」

「嗯哪，很美很美。」

「我正好休假 3 天，真想去看看大草原，就是不知道路。」張小天帶著期待的日光看著雲朵。

雲朵含笑看看我，又看著張小天：「張經理，你這麼大的人，不知道路難道不會問？就是真不知道路，也可以找一家旅行社隨團去啊……」

張小天眼裡閃過失望的神情，不過隨即就笑著：「你說的對，不錯的主意，明天我就去找找看。」

不知道張小天此話是真還是假。

一會兒雲朵說：「好了，咱們走吧，秋總會準時在酒店等，她向來是講究時間的人。」

大家剛要出門，雲朵的電話突然響了，雲朵接聽電話，我豎起耳朵聽。

「你好，是啊，我是雲朵.....公司督察部.....什麼事。」雲朵的神色認真起來，邊看了看我。

我不動聲色，知道自己的計畫成功了。

接完電話，雲朵的神色有些氣惱，看著我：「易克大哥，你怎麼搞的？」

我做吃驚狀：「怎麼了？」

「剛才公司督察部來了電話，說我們站裡的一家訂戶今天的報紙到現在還沒收到，我一聽位址，是你區域的，督察部要求必須在今天把這個投訴處理好，不得過夜。」

接著，雲朵把具體地址告訴了我。

我說：「奇怪，我明明記得那訂戶的報紙送了，怎麼會沒收到呢？該怎麼辦呢？」

「還能怎麼辦？你趕緊去那訂戶家，我找一份今天的報紙你帶上，要給人家賠禮道歉。這個酒場你可能趕不上了，怎麼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偏偏這會出事，唉……」雲朵的神情有些懊喪。

張小天突然就輕鬆起來，拍拍我的肩膀：「老弟，投遞品質可是大事，你趕緊去吧，不能耽誤。」

我：「那你們先去吧，我這就去處理投訴。」

雲朵無奈地點點頭：「如果處理地快，你就直接到酒店，或許還不會耽誤事。」

我點點頭：「我爭取最快的速度處理好，然後直接過去。」

這時，張小天臉上的表情又有些不安，看起來很滑

稽。

我帶了報紙直接去了訂戶那裡。這家訂戶的報紙我今天根本就沒送。我早就看到這家訂戶的報箱壞了，於是就專門選擇這家訂戶來開刀。

我真誠地給訂戶道歉，然後提示訂戶說自己確實把報紙放到報箱裡了，不過，報箱壞了，出現了一個洞，會不會是有人將報紙從洞裡拿走了？

我投遞從來沒有出現過品質問題，主人看我的態度很誠懇，聽我這麼一說，也同意這個說法。

我於是趁熱打鐵，說現在就給換一個新報箱，主人聽了很高興。

我給雲朵打電話，說了下情況，然後說現在他要給訂戶換報箱，不能去參加酒場了，雲朵聽了也只能悵悵作罷。

張小天終於放心了。

而我，也逃過了一劫。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和張小天可以說是雙贏。

第二天，在站裡，雲朵和我說起昨晚吃飯的事，說秋桐詢問了張小天經理很多關於報商合作方面的事情，張小天開始還能回答自如，後來就額頭有些冒汗，秋桐眉頭皺了好幾次。

我明白，秋桐一定是對張小天策劃大師的身份產生了懷疑，張小天只能將我的東西進行複製，卻不會發揮和創新，如果秋桐問到更深的程度，露餡就難免，雲朵未必能覺察得出，但是瞞不過秋桐那雙智慧的眼睛。

我不禁暗罵張小天不爭氣，暗自祈禱能順利度過最後這幾天。

10月3日晚11點10分，我和雲朵登上了星海始發到通遼的火車，高價買了黑心列車員的兩個小馬紮，坐在兩節車廂之間的過道裡。

我本想買臥鋪，結果連硬座都沒有了，只買到了兩張站票。我有些喪氣，雲朵卻不以為意，說沒座位就站著，她已經習慣了。

在污濁的空氣中，我和雲朵依偎在一起，開始了午夜裡的長途奔襲，直奔遙遠北方的茫茫草原。

臨走之前，我沒有上網。經過這幾天的思考，我終於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等過完節辭職後，就把浮生若夢從自己的扣扣裡刪除，讓現實和虛擬世界裡的美女秋桐從我的記憶裡永遠逝去。

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我感到了些許輕鬆，卻又有些難以釋懷。

夜深了，雲朵趴在我的膝蓋上熟睡了。

我毫無困意，睜大眼睛看著車窗外無邊的黑夜，聽著列車有節奏的聲音，點燃一支香煙，想著自己那沒有航標的歲月長河，想著那未知的明天和人生的慢慢征程，

還有記憶裡刻骨銘心的冬兒，還有眼前的雲朵姑娘，還有那現實和虛擬世界裡的秋桐和浮生若夢.....

我的心翻湧不停，眼睛有些酸澀，輕輕閉上了眼睛。

夜正長，路漫漫.....

第二天下午 2 點，到達通遼火車站，我和雲朵又轉乘中巴，繼續往北走，越往前走，道路越不平，視野越開闊，天空越蔚藍，人煙越稀少。

顛簸了 3 個多小時，我們最後在一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下了車，周圍到處是風蕭蕭野茫茫的草原，夕陽下金黃一片，顯出幾分蒼涼，也很壯觀。

我正有些茫然，身後突然傳來一個小夥子的叫聲：

「姐——姐——」

回頭一看，一個身體乾瘦但很結實臉龐黑乎乎的小夥子正騎在一匹棗紅色的馬背上揮舞著馬鞭沖我們憨厚地笑著，還牽著一匹白馬。

雲朵立刻就綻開了燦爛的笑容，跑過去和跳下馬的小夥子親熱地拉扯在一起：「巴彥爾——弟弟——」

原來這是雲朵的弟弟，巴彥爾，在呼和浩特上大學，放假回家來接我們的。

雲朵和弟弟說笑了一會，然後過來拉著我對巴彥爾說：「弟弟，這是易克大哥，我同事，放假來草原玩的，要住在咱家。」

然後雲朵又對我說：「這是我弟弟，雲巴，我們都叫他巴彥爾，蒙語就是英雄的意思，弟弟是我們草原飛翔的雄鷹，是我心裡的小英雄。」

巴彥爾讓雲朵姐姐誇地有些不好意思，撓撓頭皮，沖我禮貌地彎腰行禮：「易克大哥好，歡迎你到草原來。」

我一見面就從心裡喜歡這個憨厚樸實的草原大學生巴彥爾，伸開胳膊和他擁抱了一下：「巴彥爾，你是姐姐的驕傲，也是草原人的驕傲。」

巴彥爾愈發靦腆，轉身忙著往自己的馬背上搬行李，然後一個漂亮的動作上馬：「姐姐，走吧，爸媽都在家等急了。」

雲朵點點頭：「好，你先走，我和易克大哥隨後就到！」

巴彥爾沖我一點頭，然後雙腿一夾馬背，馬兒撒腿就跑，剩下我和雲朵。

我看著雲朵，說：「我們怎麼走？」

「騎我的白雪走啊。」雲朵笑呵呵地邊說邊拉過白馬：「這可是我的好夥伴，好久不見了，咱倆一起騎白雪回家。」

我有些發怵和猶豫，我沒騎過馬，而且還要和雲朵一起共騎。

雲朵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笑起來：「傻哥哥.....咯咯.....你坐我後面，抱住我的腰。」

說著，雲朵熟練地躍上馬，伸手拉我上去。

我覺得不大好意思，伸出胳膊放到雲朵的前面，但是沒有摟。

雲朵抿嘴一笑，揮起馬鞭，脆聲一個「啪——」響聲，馬兒突然就小跑起來，我身體一晃，差點閃下去，一緊張，忙摟緊了雲朵的腰。

「駕——白雪，回家嘍，易克大哥抓緊嘍！」雲朵得意地叫了一聲，伴隨著鈴鐺般地笑聲，馬兒邁開四蹄，載著我和雲朵，往草原深處跑去。

夜幕降臨的時候，我和雲朵終於到了科爾沁大草原深處的雲朵家——不是我想像中的蒙古包，而是政府扶持新建的整齊劃一的牧民定居點，前面是人住的磚結構平房，後院是牲畜圈。

在雲朵家，我受到了雲朵一家貴賓級的接待，晚餐非常豐盛，滿滿一大桌，都是草原風味的特產，我雖然不大習慣那種奶味，但看到雲朵父母那淳樸的笑臉，硬

是讓自己的胃口接納了這些新品種，大口喝著馬奶，起勁地咬著乳酪點心，做出很可口的樣子。

從雲朵父母目不轉睛看我的眼神裡，我似乎突然意識到了什麼，不由心裡不安起來.....

當夜，我住在了雲朵家為他專門準備的單間，被褥都是嶄新的，發出一股好聞的清新味道。

躺在舒適柔軟溫暖的大炕上，不由產生一種歸屬感。

草原的夜，格外寧靜，偶爾遠處傳來馬蹄得得的聲音，那是晚歸的牧民在歸巢。

我安然入睡。

漂泊了幾個月，第一次睡得如此安逸。

第二天清晨，正睡地香，臉上癢癢的，睜開眼，雲朵的笑臉正在眼前，發梢撩撥在我的皮膚上。

看到我醒來，雲朵嘻嘻笑了：「大哥，睡得好不？」

我揉揉眼睛坐起來：「好啊，好久沒睡這麼好了，睡得好深好沉。」

「真的？」雲朵歪著腦袋。

「真的！」我認真地點點頭。

雲朵大大的眼睛看著我，突然有些潮濕，急忙轉過頭去：「大哥，起床吃早飯吧，吃完飯，我帶你去騎馬，到草原上去撒歡。」

我一聽來了勁頭，急忙下床洗涮。昨天來的路上，雲朵已經教會了我騎馬的一些基本要領，對騎馬正感興趣。

吃早飯的時候，我沒有看見巴彥爾，雲朵說弟弟牽著家裡的一匹老馬到附近的珠日河草原旅遊區掙錢去了。遇上騎馬客人多的時候，一天能賺 200 多元。巴彥爾今年幹了一個暑假，就把這學期的學費攢足了。

看著雲朵敘述巴彥爾時她及父母驕傲的表情，我心

裡很感慨，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啊！

早飯後，雲朵牽出兩匹馬，一匹是她的白雪，另一匹是棗色的，是給我騎的。

馬兒們見了雲朵，都親熱地點頭撩蹄，樣子很是熱乎，雲朵摸著棗色馬的腦袋，說：「酸棗，今天我大哥要和你搭檔，你可要給我長面子，要乖乖哦……」

酸棗溫順地頻頻點頭，看得我忍不住笑起來。

然後，我和雲朵騎上馬，直奔一望無際的大草原。

雲朵的騎術很精湛，給我表演了好幾種馬術，看得我佩服不已。

酸棗不酸，與我配合倒也默契，我很快就能獨自騎馬小跑了，在秋日的草原上縱馬馳騁，那感覺確實很美，心胸開闊。

一會兒，雲朵放聲高歌：「父親曾經形容草原的清香，讓他在天涯海角也從不能相忘；母親總愛描摹那大河浩

蕩，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遙遠的家鄉；如今終於見到了遼闊大地，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淚落如雨，河水在傳唱著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歌聲悠揚悠遠，我聽得入了神，呆呆地看著雲朵。

雲朵唱完，看我發呆的樣子，莞爾一笑，一夾馬背，白雪竄了出去，在草原上撒歡跑起來，馬背上雲朵那火紅的衣服和白色的駿馬相映成輝，宛若美麗鮮豔的花兒。

看著遠去的雲朵，我一拍酸棗的屁股，縱馬追了過去.....

跑了半天，在一條清澈的河邊，終於追上了雲朵，此時雲朵已經下馬，正在河邊的草叢裡採花，草原秋天的花兒分外妖嬈，和春天相比，另有一種風味。

我下馬朝雲朵走過去，雲朵手裡捧著一束黃色的野花：「大哥，好看不？」

「好看！」

雲朵把一支花遞給他：「大哥，你幫我戴上好嗎？」

我接過花，插在雲朵的髮髻。

雲朵跑到河邊，對著河水照了照，然後抬頭看著我：

「大哥，我好看嗎？」

「雲朵，你真美！比這些花兒還要美。」我實話實說。

雲朵臉上飄起兩朵紅暈：「那.....大哥，你喜歡大草原的雲朵嗎？」

面對雲朵火熱的目光，我的心顫了一下，不忍讓雲朵失望，點了點頭：「嗯.....」

雲朵眼裡閃出喜悅和幸福的光芒，低頭半晌，突然冒出一句：「大哥，我也喜歡你.....」

我的大腦懵地一下，突然想起了冬兒，心一陣劇痛，面部肌肉不由痙攣了一下。

雲朵小臉通紅，不敢抬頭看我，突然又飛奔上馬，飛馳而去，遠處傳來一陣銀鈴般的笑聲.....

和雲朵在草原上跑跑走走，不知不覺接近了珠日河旅遊區，來來往往的旅遊車多起來。

我和雲朵並排騎馬，雲朵拿著他的數碼相機拍草原風景，這時一輛星海牌照的旅遊大巴開過來，我不由多看了兩眼。

恰在此時，我看到了車窗裡一張熟悉的面孔。

張小天！

他果然加入旅遊團來草原旅遊了！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在我看到張小天的同時，張小天正好看到了我們，不由半張開了嘴巴，露出驚愕的表情。

瞬間，我看到張小天的眼睛裡充滿了強烈的嫉恨。

接著，旅遊車就過去了。

我的心一沉。

我知道，從這一刻起，張小天和我不再是朋友了。

雲朵正興致勃勃地拍照，全然不知道張小天此時剛從咫尺之處和我們錯過。

一會兒雲朵轉頭對我說：「大哥，咱們去旅遊區騎馬的那兒看看巴彥爾弟弟吧，看他今天生意如何。」

我擔心在那裡遇見張小天：「不了，我有些累了。」

雲朵一拍腦袋：「你看我光知道玩，忘記了你身體剛復原，走，咱們回家吃烤全羊。」

我滿腹心事和雲朵騎馬回到家，雲朵爸媽果然弄好了烤全羊。

中午，大家一起吃烤羊，我陪雲朵爸爸喝酒，雲朵媽媽開始有意無意問起我的家庭和經歷。

我如實告訴了她家庭情況：我的家在遙遠的江南，父母都是鎮上中學的老師，我是獨子。關於我的經歷，

我說自己高中畢業後就在鎮上一家工廠打工，後來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就出來了，很簡單。

雲朵托著腮幫專注地靜靜地聽著，帶著沉思的眼神。

雲朵父親對我自己出來闖蕩很讚賞，說浙江人善於做生意，年輕出來闖，只要能吃苦，不上大學也一樣能有出息。

我頻頻點頭，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心裡卻有些發虛

一頓烤全羊吃得我滿頭大汗。

吃過晚飯，因為明天一早我和雲朵就要去通遼坐火車回星海，大家都早早歇息。

沒想到，就在半夜，出事了！

半夜時分，我被隔壁雲朵父母房間裡的慌亂聲音驚醒，過去一看，雲朵爸爸正捂著腹部蜷曲翻滾在炕上呻

音，表情極其痛苦。一家人都嚇壞了，巴彥爾急忙就要出門牽馬去請附近的郎中。

我阻止了巴彥爾，鎮靜而急促地說：「郎中不行，抓緊找一輛車，火速送縣裡醫院！」

我的話給大家帶來了主心骨，巴彥爾出去很快找到了一輛皮卡車，可是，車主當晚喝醉了，沒人開車。

大家又著急起來。我摸了摸上衣口袋裡的駕照：「我來開！」

大家把雲朵爸爸抬上車，雲朵坐在副駕駛位置指路，我踩下油門，皮卡在烏黑的夜裡疾駛在蒼茫的大草原上，直奔縣城，也就是旗裡。

到了旗人民醫院，很快診斷結果出來了，雲朵爸爸得的是急性腎結石，必須立即進行手術，需要先交手術費住院費 2 萬元。

雲朵媽媽一聽傻眼了，臨出來的時家裡全部的現金

5000 元都帶來了，上哪裡去湊兩萬元呢。

雲朵媽媽央求醫生能不能先做手術，天亮就回家去賣牛羊，然後交足費用，得到的是冷冰冰的拒絕。

雲朵一家傻眼了，雲朵和媽媽的眼淚立刻就出來了，幾乎就要跪下給醫生求情。

我一把拿過雲朵媽媽手裡的錢，接著就去了交費處，掏出自己剛領的訂報提成，交上了手術住院費。

雲朵爸爸很快被推進了手術室。

雲朵一家看著我的眼神裡充滿了感激。雲朵擦擦眼角的淚花：「大哥，謝謝你，明天我讓弟弟把家裡牛羊賣了還你錢。」

我一陣心酸，看著雲朵：「你胡說什麼，你要是敢這麼做，我就再也不認識你了。」

「大哥，這可是你的血汗錢，這錢我們家一定要還的。」

我火了：「現在救人要緊，不許提還錢的事！」

我口氣有些嚴厲，雲朵被嚇住了，不敢再說話，卻又帶著深情的目光看著我。

天亮後，手術結束，很順利，大家都松了口氣。

雲朵要給公司請假在家照顧爸爸，媽媽堅決不答應，說工作不能耽誤。

無奈，雲朵和我一起告別家人，踏上火車，當天夜裡返回了星海。

假期結束，剛攢下的流浪資金木有了，我暫時走不了了，打算儘快再賺一筆銀子。

第二天，我去了萬科城市花園，找到物業管理負責人，直接表明身份，先從物業如何為業主搞好服務說起。

「如何使業主滿意？一定是你們這些敬業愛崗的物業管理從業人員經常不斷思索總結的問題。」我說。

物業管理負責人摸不透我的意圖：「那當然。」

「作為你們來說，必須持續改進自己的服務品質才能夠滿足業主日益提高的需求。改善服務品質要從點滴做起，每一點改善都能帶給業主更大的方便與滿意，這也是你們物業管理服務的生命源泉.....您說，對不對？」

「對，你說的很有道理。看不出，你一個送報紙的發行員，對這個倒是挺有研究的，怎麼？想改行來我這裡應聘做物管？好啊，小子，我看你行，我這裡正需要人。」

我搖搖頭：「謝謝您的賞識，我不是來應聘的，是想和你說一個事.....你想，您的這些業主都是有一定經濟基礎和社會地位的人，他們對於文化的消費需求也一定是有的，比如讀書看報之類的，如果您能在物管處設立一個訂報代辦處，那麼，業主是不是會更加融洽物管和業主的感情呢？當然，這也說明您這個負責人管理經營有方。」

負責人醒悟過來，一拍我的肩膀：「小夥子，你是來這裡推銷報紙的，是不是？」

我嘿嘿一笑。

「是，不過，這對你們難道沒有好處嗎？」

「嗯.....倒也有好處，不過。」

我明白他這話的意思：「當然，我們的利益是共用的，這麼著，您這裡每訂一份全年的晚報，我付給您 18 元的勞務費。」

一份全年報紙提成 36 元，給他 18 元，自己還有 18 元可賺。

負責人來了精神，立刻就答應下來。我當場和他達成了合作協

議，給了他幾本訂報收據，活動為期一個月。

以此類推，我又一鼓作氣拿下了 3 家中高檔住宅社區。

晚上，我又犒勞了自己一次，痛痛快快吃喝了一頓。

然後，帶著對秋桐和浮生若夢的難言糾結，我打開電腦上網。

我仍然記得自己國慶日前做出的那個艱難決定。

隱身登陸後，浮生若夢不線上，卻看到了她的很多留言，10月6日，昨晚的。

我決定看完留言再拉黑她。

定定神，看下去。

「亦客大神，我知道你不在，或許你不會再出現了，雖然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但還是很榮幸能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裡認識你。即使你不在，我還是願意在這裡和你說會話，現實世界裡，我沒有可以說話的人，只能在這裡對著你這個空氣說了。」

我凝神看著，心裡有些沉重。

「此刻，我正一個人在電腦前喝酒，知道我為什麼

要喝酒嗎？因為今天是我的生日，在這個孤獨的世界上，沒有人為我祝福生日，那麼，我只有自己為自己祝福了。」

今天是秋桐的生日！我的心一顫，默念了一句：生日快樂，有生的日子天天快樂！

「國慶期間我去丹東了，又去了鴨綠江邊，又一次凝視著對岸那片土地.....知道為什麼嗎？因為這裡面包含著一個故事，這故事我從來沒有講給任何人聽，今天，在這裡，失蹤了的亦客大神，我說給你聽。」

我屏住呼吸看下去。

「29年前，地點：丹東鴨綠江邊。那時兩國的邊界管理沒有現在那麼嚴格，兩邊的老百姓經常到對岸走親戚串朋友。一天凌晨，一位丹東的鮮族老鄉到對岸去走親戚，回來的時候在江邊一棵梧桐樹下看到一個用包被裹住的女嬰，隨即將其抱回來，送到了丹東孤兒院。那一天是10月6日.....孤兒院的阿姨就把10月6日作為

那女嬰的生日。」

我的心砰砰急速跳動起來，秋桐原來是一名朝鮮孤兒！無疑，她是在說自己的故事，原來她的生日是這麼來的，那麼，秋桐這個名字，當然也就是取自秋天的梧桐樹下之意了！

繼續往下看。

「在孤兒院，這個女孩得到了一對不知名夫妻的助養，他們定期給孤兒院打錢，從小學到大學，直到這女孩大學畢業參加工作，那對好心的夫妻從沒有謀面。直到 1 年前，這對夫妻才終於露面，女孩也見到了撫養自己成長的恩人。」

好人啊，好人！我感慨不已。

「這對夫妻是政府官員，當年助養她的時候剛參加工作結婚，此時已經是市里政府部門的一對高官。面對 28 年沒有見到的恩人，女孩感恩涕零，長跪不起，願意

終生報答養育之恩。

恩人夫妻見到長大成人出落地如花似玉的女孩，面對女孩的感恩，不要任何物質上的回報，只提出了一個條件，讓那女孩做他們的兒媳婦，因為他們有一個和女孩年齡相仿的兒子。但是，這兒子屬於典型的紈袴子弟，整天和社會上不三不四的人來往。」

我一下子想起了李順！原來他是秋桐恩人的兒子，怪不得對秋桐那麼驕橫。

「面對恩人的要求，女孩無法拒絕，只能應允。於每每想到自己今後將要和這樣一個男人度過一生，女孩只能暗自垂淚，歎息自己的命運。上帝讓她遇到了生機，卻也給她安排好了終身。或許，這真的就是命吧，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

我的心沉重起來。

我的心顫抖著，繼續看下去。

「其實，這女孩是誰，我想你已經知道了。對不起，我喝醉了，

說了很多。你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我將心裡話說給你聽，也似乎得到了某些釋放。或許這些話你永遠也不會看到，但是我還是願意和你說。

亦客，你是我的空氣，我寧願讓自己也化作空氣，能和你虛擬的空間裡找尋那無所不在的默契。可是，我終究知道，在我的現實世界裡，這只是一個夢，沒有想到，在這個虛擬的網路空間裡，這仍然還是一個夢。」

看完浮生若夢的留言，我的內心徹底被震撼了！

我反復看著浮生若夢的留言，想著現實裡高高在上的美女上司秋桐，心在顫抖，握住滑鼠的手在顫抖，心裡不停地告訴自己去落實之前的那個艱難決定，卻遲遲不敢移動滑鼠.....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夜深了。

終於，一聲歎息，我又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保留浮生若夢好友。

那一晚，浮生若夢沒有上線，我也沒有回復留言。

那一晚，我徹夜未眠。

此時，我當然不知道，秋桐的身世浮出水面，只是揭開了一個驚天秘密的冰山一角。

第二天，我心情鬱鬱，無法從昨晚看到的內容裡走出來，現實生活裡的秋桐和虛擬世界裡的浮生若夢，在我腦海裡不停輪換，一整天都在恍恍惚惚中度過。

下午回到宿舍，換上一身運動服，沿著西安路跑到一個街頭林蔭廣場。臨近傍晚，人很少，我在小樹林裡慢跑，不停做著揮拳出擊動作，腦海裡又冒出浮生若夢昨晚的留言.....

越想心裡越覺得憋悶，人世間，有多少悲涼無奈的事，人活著，就是受罪，就是在煉獄。不由大喝一聲，

揮掌沖著一棵碗口大的樹幹猛擊過去。樹幹一顫，樹葉紛紛落下。

正在這時，樹林裡匆匆走出一個女人，正走到我面前。

四目相對，我呆住了，秋桐。

看到我，秋桐一怔，不由慌忙後退了兩步。

看到秋桐，我想起了昨晚浮生若夢那留言，想起了秋桐的淒涼身世和無奈的現狀，心裡突然湧起一股巨大的傷痛和疼憐，全然忘記了這是自己的女上司，忘記了自己是她眼裡的小混混，不由邁步向前，帶著酸楚的目光看著她，想說句什麼，卻什麼也說不出。

「你——你想幹什麼？你不要過來？」秋桐又繼續後退，眼裡閃過一陣驚慌，抓緊了手裡的小包，看看周圍，大聲說：「你要敢再向前，我就要喊人了。」

「你——我——」我直勾勾地看著秋桐，看著她受

傷驚惶的眼神，心裡覺得很痛。此時我沒有將她當做女上司，只把她當作了網路裡的知己浮生若夢，我想撫慰她，卻又不知該說什麼。

我不由又向前邁了一步，一隻手也不由自主抬了起來。

「來人啊，有壞人，有流氓。」秋桐突然大喊起來，往後又急退，一下子靠在了一顆大樹上。

秋桐的聲音淹沒在周圍喧囂的雜訊中，但我卻聽得分明，猛然驚醒，這不是虛擬世界裡的知己浮生若夢，這是自己的老大秋桐，自己在她眼裡，不是空氣裡德才兼備的亦客大神，而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下三濫，她對我充滿了十足的憎恨和厭惡，甚至是鄙夷和唾棄。

我忙後退幾步，怔怔地看著她，心裡疼憐無比。

秋桐小心翼翼地盯住我，慢慢從我眼前挪過去，接著突然就加速走開，走出大約 10 多米後，停住腳步轉

過頭：「混小子，我警告你，以後別讓我再看到你，要是再遇見你對試圖我進行侵犯，我就報警把你抓起來。」

說完，秋桐急急碎步小跑離去。

我看著秋桐頭也不回快速出了小樹林，穿過馬路，進入了對過一家高檔飯店。

我低頭看看自己穿的運動衣，慶倖沒穿發行員馬甲，不然，事大了！

我抬頭看著樹林上空灰濛濛的天空，心裡不由一陣迷惘，同樣一個秋桐，為什麼現實和虛擬對自己的差距這麼大呢？同樣一個自己，為什麼網路上是大神和知己，見了面就是下三濫呢？

看著西面落日余暉的朝霞，我很無語。

兩天後，雲朵突然從公司裡帶回一個對我不利的壞消息：我要被開除了。

事情來地有些突然，我一時有些回不過味來，看著

雲朵：「誰要開除我？秋總？」

「你怎麼會想到是秋總呢？她連你是誰都不知道：

「雲朵有些不可思議地看著我：「不是秋總，是趙總。」

我不禁有些蛋疼，又有些憤然，老子錢還沒賺到，撒下的網還沒收，如何能走？這個趙大健憑什麼開除老子？

雲朵很緊張和著急，說是因為投訴，在我負責的區域內的某一個社區，昨天有 15 家訂戶都沒有收到報紙，公司督察部專門去查了，彙報給了分管發行的趙大健，趙大健根據公司的管理規定，二話不說就做出了開除我的決定。

這到底是公司的規定還是趙大健公報私仇，因為 15 份報紙沒收到就要開除一個人？我提出了質疑。

「不管他是公心還是私心，但是這規定確實是有的，而且是秋總上任後新制定的。」雲朵看著我：「大哥，那

個社區的報紙你真的沒有投遞嗎？」

「絕無可能，我百分之百投遞到了！」我肯定地說。

「可是，公司督察部去調查，怎麼他們都反映沒收到昨天的報紙呢？」雲朵疑惑地看著我。

「你是相信我還是相信他們？」我心裡有些不快。

雲朵低下頭，輕聲說：「我當然是相信你的，我怎麼會不相信你，可是.....」

「這樣吧，你和我一起去實地看看，再問問情況！」

於是，我和雲朵一起去了那家社區，挨家挨戶找了那 15 戶沒有收到報紙的訂戶，一問，確實是沒有收到，都說那天報箱裡確實沒有看到報紙。看他們的樣子，不像是撒謊。

我不由感到困惑了，出來看了看報箱，都完好無損。報紙自己確實送到了，明明都插到了報箱裡，怎麼會沒有了呢？難道報紙都會長腿，自己跑了？

回到雲朵辦公室，雲朵愁眉苦展焦慮不安。我翻看著投遞明細表裡的這 15 戶訂戶名單，腦子裡突然一閃，這 15 戶的報紙全部是張小天的房產公司贈送的，怎麼會這麼巧？難道.....

我正在尋思，雲朵無意往門口一看，神色一下子緊張起來：「趙總來了——」

我一聽站起來，雲朵一把將他的胳膊抓住，急急地說：「這個時候不要讓他看到你，趕快回避一下！」

可是，怎麼回避，已經出不去了。

雲朵不假思索急忙將我推到辦公室的檔案櫃後面，低低急促地說：「你別做聲！」

我這時也沒有選擇，因為我不想把事情弄得更糟，也不想讓雲朵為難。

剛躲到檔案櫃後面，趙大健就進來了。

我盤算好了，如果趙大健再對雲朵不軌，就出來狠

揍他一頓，決不能讓他得逞，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反正老子要被他開除了。

「趙總，你來了，請坐！」雲朵的聲音有些緊張。

「雲朵，怎麼見了我這麼客氣，還有些緊張，難道我還能吃了你不成？」趙大健進了辦公室，坐在沙發上說。

「趙總是大領導，公司上下，誰見了趙總不緊張啊！」雲朵賠笑著。

「呵呵，他們可以緊張，你呢，不需要。我不是說過，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時候，不要叫趙總，叫楊哥就行，或者，乾脆就叫哥……」趙大健的聲音有些曖昧。

雲朵沒有回應，一會兒說：「趙總，您來站裡，有什麼指示？」

「我是來落實上午和你談的開除那個叫什麼易克的鳥發行員的事情的，開除了這個易克，但是不能耽誤報

紙投遞，他那個投遞段的替補找好了嗎？」

「哪裡能這麼快找到，這年頭找合適的發行員，也不容易呢！」

「那你抓緊找，我給你 3 天時間，3 天之內，必須找到，3 天后，這個易克必須給我滾蛋！」趙大健蠻橫地說。

「可是，趙總，我找易克落實了，他說報紙都送到了，」雲朵說：「我覺得，這個事情需要再進一步核實調查，不能冤枉了好人！」

「冤枉好人？他是好人？哼——」趙大健鼻腔裡重重哼出一聲，不滿地說：「怎麼？雲朵，難道你這個小小的發行站長對公司督察部的調查結果持懷疑態度？難道你對公司領導不滿？」

「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覺得這個事情有些蹊蹺，我怎麼敢對公司領導不滿，我也尊重公司督察部的調查

結果，但是，我更相信我的發行員的誠實和敬業，我覺得此事不能過於武斷，或許，是有別的原因？」

「公司的發行我說了算，我做出的決定誰敢挑戰？我說開除誰就開除誰，別說這個易克出了工作錯誤，就是沒出，我叫他今天滾蛋，他絕對呆不到明天？」趙大健的顯然發怒了：「雲朵，我警告你，有點自知之明，別為了一個微不足道的送報紙的窮鬼毀了自己，難道你想為了這個人和我對抗？別忘了，你的命運也攥在我的手上，你這個站長，是我任命的，我可以讓你做到這個位置，也隨時可以把你拿下，別不識好歹！」

趙大健很是囂張和霸氣。

這時，我聽到了雲朵少有的強硬聲音：「趙總，您是大領導，我自然不敢和您對抗，和您相比，我算什麼？我知道您有足夠的能力撤了我的職務，但是，即使您撤了我，寧可我這個站長不當，我還是要堅持我的看法，

在事情沒有完全查明之前，不能隨隨便便就開除易克。
如果您堅持要這麼做，那麼，我別無他法，只有將情況
向秋總彙報，請秋總明斷！」

雲朵的話柔中帶剛，以退為進，我不禁為雲朵的話
叫好，不禁為雲朵對我的保護感動，同時，心裡又有些
叫苦，如果事情真的鬧到秋桐哪裡，那麼，秋桐豈不是
就發現我了，那我滾得就更快了！

「啪——」我聽到趙大健拍桌子的聲音：「雲朵，
你敢越級彙報，你敢目無領導，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膽了！
你想拿那個黃毛丫頭來壓我，你以為我就怕了？」

「我不想越級彙報，這是您逼的！」雲朵的聲音不
卑不亢：「我不敢拿秋總壓您，我只是想把事情調查徹底
了再做結論，至於您怕不怕秋總，那是您的事情，我不
敢妄加評論！」

「你——」趙大健似乎一下子噎住了，半晌說：「好

啊，雲朵，翅膀硬了，想另攀高枝了，你個忘恩負義的東西！」

「您可以罵我，可以貶低我，但是，如果您要一意孤行，那我就會堅持我的做法！」雲朵說。

趙大健不聲響了，似乎一時也拿雲朵沒有辦法，聽得出，雖然他一口一個「黃毛丫頭」稱呼秋桐，但是，對秋桐還是有些忌憚，畢竟，秋桐還是公司的老大，或許他也不想把這個事情弄到秋桐哪裡。

過了好大一會，趙大健說話了，聲音有些緩和：「雲朵，好了，你不要誤會我在借這個事公報私仇。我是公司領導，怎麼會和小人物一般見識。給你說實話吧，這次的投訴，是那家訂閱了 1000 份報紙的房產公司打過來的，大客戶啊。人家抽查我們的投遞品質，結果那些訂戶贈送的報紙沒收到。

你說，這樣的事情，能不嚴肅處理嗎？這可是關係

我們公司今後大客戶開發的重要問題，關係我們公司的聲譽，關係這家房產公司的 1000 份報紙能不能半年到期繼續續訂的問題。這個事情的重要性，你應該明白？」

雲朵顯得有些驚訝：「啊，是房產公司的贈報訂戶？都是他們的？」

「是的！」趙大健說：「這事我知道了，只是做出開除發行員的處理決定，如果要是讓秋桐知道了，她一定會處分地更嚴重，她現在抓投遞品質是前所未有的嚴厲，到時候甚至連你這個站長都會牽連進去，我剛才不讓你越級彙報，不是我害怕秋桐什麼，是為你考慮，你不要不識好人心。」

雲朵不說話了，似乎在思考什麼。

趙大健說：「好了，雲朵，我走了，你好好考慮考慮權衡得失，不要因小失大，雖然你剛才對我不敬，但我不會在意，畢竟，我還是愛護你的。記住，只要你還做

這個站長，就跳不出我的手掌心。」

說完，趙大健走了。

我從櫃子後面出來，看到雲朵正皺眉深思。

我心裡這時已經有了某種猜測，想起了科爾沁草原珠日河旅遊區偶遇張小天時他看我的眼神。

我沒有說什麼，坐在雲朵身邊，掏出一顆煙抽起來。

雲朵突然摸過座機，用免提打起了電話。

「喂——雲朵嗎？」電話裡傳出了張小天的聲音，看來他對雲朵辦公室座機號碼很熟悉，似乎他一直就在等候雲朵的電話。

「張經理，你好，我是雲朵。」雲朵接著把情況和張小天說了一下，然後說了自己的想法。

張小天聽完，聲音似乎很驚愕：「暈倒，我這幾天一直出差，剛回到辦公室，這事下面的人還沒給我彙報，都是他們操作的。沒想到竟然發生了這個事情，這怎麼

可能呢，易克是個好兄弟，一個很優秀的發行員，他絕對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工作失誤，我絕對相信他，我一直把他當成最好的兄弟看的。

一定是你們公司督察部調查出了錯，別說出了錯，就是沒出錯，也不能開除易克，你們公司太過分了，如果真要把易克開除了，我們的報紙到期後就不續訂了，另找其他家報社合作，星海的報社多了，又不是只有你們一家。」

張小天的話幾乎就將我感動，幾乎就要覺得張小天真的很夠哥們。

雲朵卻徹底被張小天的話感動了：「張經理，謝謝你，謝謝你對我的信任。那麼，這事，你看。」

張小天說：「雲朵，這事你不要擔心，有我呢，易克的事情，就是你們站的事，也就是你的事，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我絕對不能讓這事對你產生不利的影響，

你等下，我想想，這事要是我直接找你們公司的趙總，當然能保住易克，趙總不會不給我這個面子。

但是，會讓人覺得口服心不服，在你們公司內部對你和易克都會有負面影響。這樣吧，我這就親自去重新調查，查清了之後，直接找你們公司，要讓他們口服心服，還易克老弟的清白，也不會對你產生不好的影響。」

雲朵感激地說：「太好了，那就勞累你了。」

張小天嗔怪的語氣：「雲朵，說什麼呢，為你辦事，談何勞累，你的事情，我累死也願意。」

雲朵乾笑了一聲。

「好了，我去了，儘快給你彙報調查結果！」張小天接著掛了電話。

雲朵似乎輕鬆了一些，似乎對張小天剛才的一番話很是滿意。

我抽著煙，仍舊沒有說話，琢磨著張小天剛才那些

話的用意。

此時，我已經確定張小天在撒謊，他絕對不是出差剛回來，昨天晚上我外出散步的時候還見到他在和幾個從一家酒店裡吃完飯出來，只不過當時我沒有過去和他打招呼而已。我確定此事他是總導演，主要目的是對付我這個情敵。

按照一般人的做法，對付情敵的最好辦法就是想方設法將其趕走，讓他消失。但是，張小天似乎不願意這麼做，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但要保住我，還要替我澄清冤屈。

我的思路豁然打開，突然很讚賞張小天的智慧。張小天此舉的高明之處在於：如果借用此計將我趕走，那麼，雖然我離開了發行公司，但並不一定就和雲朵斷絕聯繫，說不定雲朵還會幫助我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他在雲朵的心裡也不會增加什麼新的好感，說不定還會責怪

他。

但是，他現在這麼做，一來顯示出自己的胸懷大度，樂於助人，人品優質；二來顯示出自己對雲朵的關心，獲取雲朵更大的好感。

我知道張小天終於對我下手了，也知道很快張小天能給我洗清冤屈，因為他還想在雲朵面前顯示辦事的幹練和效率。

果然，不到半小時，神探張小天回話了，雲朵仍舊用免提接的。

張小天的聲音很輕鬆：「雲朵，我剛才親自去調查了，既然你們都已經詢問過訂戶了，我就沒有去問，轉換了一下思路，找了附近開小賣店的大媽詳細問了下。易克果然是清白的，原來報紙是被幾個調皮的孩子從報箱的長方形投遞口處夾起手指給抽出來拿走了。這就好辦了，我這就給你們趙總打電話，還我兄弟一個清白，要求趙

總撤銷處分。」

「哈.....我就知道易克大哥是清白的！」雲朵快樂地對著電話叫起來：「張經理，太好了，你真有辦法，比我和易克大哥都有辦法，太謝謝你了，衷心感謝，你真的是個好人。」

「雲朵，聽到你這麼開心，我真高興！」張小天電話裡的聲音突然又有些酸溜溜的。」雲朵啊，你能不能也叫我一聲大哥啊，我比易克還大呢！」

「哈.....好，張小天大哥！」雲朵痛快地叫了一聲，眼裡充滿了開心，卻看著我。

我微笑了下，自己終於不用滾蛋了，又能繼續未競的撒網捕魚事業了。感謝雲朵，感謝張小天，哈魯利亞，感謝神！

媽的，我被張小天操了還得感謝他。

「哎——」張小天答應著，又有些不甘地說：「要

是把姓去掉，叫小天哥就好了，呵呵.....雲朵，好久不見你了，我出差剛回來，今晚想請你吃飯，不知你能否賞光？」

「這.....」雲朵有些猶豫，看著我。

我知道雲朵此刻的心情，一方面剛欠了人家的人情，拒絕人家不好，卻又想和我呆在一起。

我笑笑，站起來出去了。

我知道張小天此次煞費心機導演這出好戲，是為了追求雲朵。我覺得雲朵似乎和張小天在一起更合適，我算什麼呢？一個破落戶，而且，又不打算在這裡呆下去。

那天，雲朵沒有能推掉張小天請客吃飯的邀請，她拉我一起去。我不想當電燈泡，堅決而委婉地拒絕了。

雲朵撅起小嘴巴獨自去了。

看著雲朵遠去的背影，我心裡一聲歎息：傻丫頭，別迷戀哥，哥只是個傳說。

一場風波過去，我有驚無險。晚上躺在床上，琢磨起白天趙大健和雲朵說的那些橫行霸道的話，意識到雲朵如果不能再進一步，就無法擺脫趙大健的糾纏，說不定我走後的某一天，雲朵會落入他的魔掌。

我最終決定：在剩下的一個月裡，要採取有效的措施，把雲朵扶持上去做大客戶部負責人！

我決定暗箱操作這個陽光工程。

第二天下午，發行公司召開全體人員大會，600 多名發行員加上公司其他部室的人員，濟濟一堂，大家都穿紅馬甲，戴紅帽子，禮堂裡一片紅色海洋。

公司領導坐在主席臺，秋桐坐在中間，兩邊各 1 個副總經理。大會由趙大健主持。

楊主持在主席臺上顯得很是威嚴，頭髮梳地黑又亮，我坐在會場的後排甚至都能看到他那傲慢的眼神。

此次會議的主要內容就是全面啟動 2009 年的報紙

大征訂工作。議程很簡單，先是由另一位副總經理宣佈集團黨委指示精神，公佈公司大征訂總體工作方案和本站具體任務分配數額，接著就是秋桐做動員講話。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秋桐在大會做發言，不由將帽檐往下拉了拉，凝神看著主席臺上的秋桐。

秋桐今天穿一身深色的職業裝，頭髮挽成了一個髮髻，年輕美麗的外表之外，還給人一種不威自嚴的氣勢。

我被秋桐的氣勢鎮住了，不由心裡就對秋桐產生了一種敬畏，全然忘記了這是在網路上的淒苦知己浮生若夢。

會堂裡非常安靜，大家似乎都懷著和我一樣的心情，都聚精會神地看著秋桐，等待秋桐講話。

簡單幾句開場白，秋桐接著就進入了主題。

「又到了每年一度的報紙大征訂季節，關於報紙征訂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清楚，這是整個報業經濟發展

的龍頭，報業經濟發展三駕馬車，發行、廣告和印刷，沒有發行，其他兩個都無從談起，我們肩上的擔子很重，責任很大。」

會場裡依然很靜，大家都認真聽秋桐的發言。這時，趙大健抽出一顆煙，點燃，仰臉看著禮堂天花板，旁若無人地抽起來。

「大家務必明確認清楚，報紙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成本的回收分為兩次，第一次是報紙通過零售和征訂賣給消費者，賣出內容，收回部分成本和消費者的‘注意力’。第二次銷售是報紙將在發行中賺到的‘注意力’作為商品，賣給廣告客戶，再回收部分成本，贏得足夠的利潤。因此，報社和廣告商合作的基礎就是報紙的發行量，沒有發行量的報紙不會讓廣告商滿意，報紙的第二次銷售也就不可能成功。」

我聽了心裡不由一震，秋桐對報紙發行的本質和目

的認識如此到位，具有戰略高度，比我的認識開闊多了。

恍惚看著神情堅定的秋桐，想著在虛擬世界裡的浮生若夢，我心裡起起落落。

「今年的大征訂，公司採取兩條腿走路的辦法，一是大家的單兵作戰；另外就是走規模征訂的路子，公司成立了大客戶開發服務部負責這項工作，新部室的負責人，還沒有確定，大家對自己有信心的可以毛遂自薦。」秋桐繼續說。

秋桐的話讓我意識到，雲朵的事不能拖拉，萬一被其他人搶了先機，那就白搭了。

接著，秋桐又就發行工作中的其他注意事項講了一些意見，我發現，秋桐雖然是做發行工作不久，但是，對發行工作實踐和理論的認識已經不淺。這一點，她比我強，我似乎仍舊擅長於玩戰術，缺乏戰略意識。

最後，秋桐說了一段讓我印象極其深刻的話：「我到

發行公司時間不長，對公司以前存在的一些人際方面的問題也不清楚，但是今天，我想說明一點，過去發行公司怎麼樣，我不管，我只管今後，我的用人原則是唯才是用，只要有能力，不管你什麼身份，不管你是誰.....

發行公司必須是一個團結的集體，公司裡所有人，只有崗位的不同，沒有地位的不同。任何人不得無組織無紀律，任何人不得拉幫結派、排擠打擊任何人。今天，我在這裡向大家表個態：在發行公司，做人做事，向我看齊！」

秋桐講這段話的時候口氣很果斷，甚至有些嚴厲。

我知道秋桐這話不是沒有目的的，她絕對不會隨便講的。

「曄——」秋桐的話音剛落，會場裡立刻響起熱烈的掌聲，大家都紛紛動容。

我不由自主也隨著大家鼓掌，心裡暗暗讚歎秋桐的

光明和磊落。

這時，我注意到，趙大健臉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雖然他也拍了幾下巴掌。

這時，我突然湧起一股想和浮生若夢說說話的念頭。

這念頭有些強烈。

晚上回到宿舍，我打開電腦上網登錄扣扣，想看看浮生若夢。

她線上，但沒有說話，也沒有給我留言。

我看著浮生若夢的頭像，想著浮生若夢的身世和生活現狀，想著秋桐白天在大會的發言，心裡很是感慨，不由就伸手敲擊鍵盤.....

我打出一句話：「你在幹嗎呢？」

對方似乎呆住了，一會兒打過來一句話：「啊——你——」

「怎麼了？」

「你——你不是失蹤了嗎？怎麼又出現了？」

我深呼吸一口氣：「我失蹤了？怎麼會？出差了，一直在忙，最近才剛回來，出差的時候沒有帶電腦，上網也不方便。」

「原來是這樣，我以為你再也不來了，你莫名就不見了，我.....我以為你不理我了。」

看得出，浮生若夢的情緒似乎有些激動，還有些傷感和哀怨。

我心裡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沒有，我只是暫時沒有上網而已，對不起，出差沒有和你打個招呼。」

浮生若夢：「沒什麼，你也在做事業，當然不可能天天泡在網上，理解的。」

我：「看到你給的留言了，看到你生日那天的話了，送給你遲到的生日祝福，祝你有生的日子天天快樂。」

浮生若夢「謝謝.....這是我收到的唯一生日祝福，也是我最珍惜的生日祝福，會好好記得。」

我的心裡這時有些發疼：「沒有想到你的身世這麼淒苦，沒有想到你的現實這麼無奈，你真的很不容易。」

浮生若夢：「亦客，你在可憐我嗎？可是，我不需要，那晚，我喝多了，忍不住想找個人說說心裡話，因為現實世界裡，我沒有人可以說。」

我的心更疼了：「不，你不要誤解，我不是可憐你，只是覺得更加瞭解了你，你能把我當成朋友，說給我聽，我很榮幸，也很珍惜。」

浮生若夢：「現實總是這麼殘酷，生活總是那麼無奈，人生總是這麼矛盾，你是不是覺得我很脆弱很可笑呢，把虛擬世界裡的空氣當做了一個莫名的傾訴物件。」

我：「沒有覺得可笑，網路雖然是虛擬的，但是，你我卻是真實的，我們敲擊鍵盤的手同樣也是真實的。在

這個看不見的世界裡，我能看到你此刻正在跳動的心，
能看到現實世界裡堅強堅定堅韌的你.....」

浮生若夢：「你真的能看到我的心嗎？你怎麼會知道
現實世界裡的我會是堅強堅定堅韌的呢？」

我：「感覺，直覺。」

浮生若夢：「你的直覺真准，似乎此刻你就在我面前，
在看著我.....」

我的心一動，沒敢說話。

浮生若夢：「這世界真奇怪，有些人不能在一起，可
他們的心在一起；有些人表面在一起，但心卻無法在一
起。」

我的心又是一動，不由想起了李順，我不知道秋桐
和李順現在到了何種程度，一想到美麗高貴儒雅的秋桐
和李順這樣的紈袴子弟同床共枕，我的心裡突然就升起
一股劇烈的酸楚，疼得不能忍受。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吃醋，隨後小心翼翼地打出一句話：「你們.....結婚了？」

「還沒有。」

我的心寬了一下，忍不住又打出一句話：「那.....你們在一起了？」

「你指的在一起是什麼意思？」

我索性直接了當：「同居！」

浮生若夢：「你很在意嗎？」

我不知道此刻她問這話時帶著什麼樣的心情，說：

「不知道，或許，這個問題我不該問，可以不回答！」

浮生若夢沉默了一會兒說：「我們沒有發生過任何身體的接觸。」

我的心裡大寬，大大松了口氣，說：「好，好！」

隨即，我又有些疑惑，依照李順那樣的人，他怎麼會放過秋桐？

浮生若夢：「貌似你不願意我和他在一起，希望我做一個忘恩負義的人，是嗎？」

我一時無語。

浮生若夢：「你不需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人世間很多事情都是沒有答案的，既然沒有答案，又何必苦苦追尋什麼。」

我：「我只希望你能生活地開心快樂，至於其他，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浮生若夢：「謝謝你，我相信命運，相信我現在的一切都是命中註定的，我不敢不想不願意去和命運抗爭。我是一個簡單的女人，同樣渴望幸福渴望愛情渴望美好的情感，但是，我必須要尊重現實，必須要對得住自己的良心，雖然我有爹娘生長無爹娘教養，但絕不是不懂事理的人。」

我一下子想起自己那天在遊船上說她的這句話，心

裡不由很是懊悔歉疚。

浮生若夢繼續說：「雖然我不愛他，可是，必須要接受今後和他一起生活的現實。雖然他經常在我面前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架勢，但是，他從沒強迫過我什麼，從這方面來說，他還是尊重我的。我知道他在外面結交的狐朋狗友都是三教九流，對此，我不願管，當然，也管不了。我寧願讓自己永遠作為他名義上的擺設，我當然知道，他需要一個體面美麗上得廳堂的女人給他撐門面，讓他風光，我的作用和價值或許也就在這裡。」

此刻，我當然不知道，假如秋桐和李順結婚，那將是一件驚世駭俗的九級地震。

我呆呆地看著她的話，心裡感到陣陣悲涼。

沉默了一會兒，浮生若夢又說話了：「我現在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女人！」

「為什麼？」我乾澀地打出一句話。

「因為我感覺自己似乎在網路裡，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裡。」說到這裡，她停住了。

我明白她沒有說出來的話裡的意思，知道她現在對我這個亦客大神的感覺，其實，我又何嘗不是呢，雖然冬兒依舊在我的心裡揮之不去，可是，自覺不自覺，我已經對她產生了某種難以名狀的情愫。

有些事情，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我的心跳有些加速：「我明白你的意思。」

浮生若夢：「我知道你懂的，你說，我是不是一個壞女人呢？」

我的心跳繼續加速：「不，你是一個好女人，是我心中眼裡最美麗的女人。」

浮生若夢：「謝謝你的評價。可是你並沒有見過我，你怎麼知道我是美麗的女人呢？」

我這才發現自己差點說漏了嘴，忙說：「雖然我看不

到，但是，心靈和眼睛是相通的，心裡想的，眼睛就能看見。一個心地純潔聰慧智慧的女人，必定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浮生若夢：「你真會說話，好像你真的見過我似的。其實，我雖然沒有見過你，但我知道你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優秀的男人。」

我有些汗顏，忙說：「錯，我其實是一個卑微的小男人，既沒有才華，更談不上什麼優秀。」

浮生若夢說：「你很謙虛，冒昧問你一句，你有女朋友了嗎？」

我一陣心悸：「曾經有，可是，現在，她成了空氣。」

浮生若夢：「對不起，我不該問這個……」

我黯然說：「沒什麼。」

我的心起起落落，想起一句話：可以一秒鐘遇到一個人，一分

鐘認識一個人，一個小時喜歡上一個人，一天時間愛上一個人。但是卻要用一輩子去忘記一個人。

一會兒，浮生若夢說：「好了，不談這個了。你最近的工作還好嗎？」

我自然不能和具體她談自己的工作：「還好，你呢？」

浮生若夢：「一切都在按照計畫實施，和同城的其他十幾家報社一樣，我們的年度大征訂開始了。」

我：「好啊，加油！憑著你的能力，一定會成功的！」

浮生若夢：「呵呵.....謝謝亦客大神的鼓勵，沒有你給我那些指導和點撥，我一開始還真的找不到路子。對了，我現在還有事要請教你.....」

我：「講——」

浮生若夢：「我們今年的大征訂，分兩條腿走路，一個是我以前和你說的成立大客戶開發服務部，另一個就是發行員的零散征訂。可是，發行員畢竟是這個社會的

弱勢群體，單純讓他們自己去征訂，效果未必會好。對這個問題，我現在有些困惑，暫時想不出如何找一個抓手。」

我思考了一下，說：「做行銷，載體很關鍵，按照你說的情況，何不找一個合適的載體。」

「載體？」

「對，就是做活動，」我說：「把一個產品推銷出去，最好的載體就是搞活動！」

「活動？」

「是的，搞活動，把遊散的薄弱的力量集中起來，搞行之有效的活動，活動是行銷的最佳載體！」

「哦，我想想啊.....」浮生若夢暫時沉默。

我點燃一顆煙，看著浮生若夢的頭像發呆，想著白日裡的秋桐.....

不知過了多久，浮生若夢說話了：「大神，還在嗎？」

我說：「在！」

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高興的表情：「剛才我認真琢磨了，明白你話裡的意思了，對，搞活動，以活動作為載體，我決定以站為單位組織發行員搞征訂活動，搞‘三洗’活動。」

「三洗？」我一時沒有明白過來。

「對，三洗，洗街洗樓洗門頭。」浮生若夢說：「改變以往單兵作戰的辦法，發動全體發行員搞集體征訂，發揮集團作戰的優勢.....洗街，就是對沿街門店逐個進行宣傳和征訂；洗樓，就是對市區內的所有社區住宅樓一個也不放過，在社區裡和樓前搞征訂活動；洗門頭，就是對所有的市場門頭攤鋪逐個進行走訪宣傳。」

我頓時對秋桐的敏捷的思維和拓展能力深感佩服，剛才自己說搞活動，其實並沒有想出具體如何搞，而秋桐卻理解發揮地如此透徹。這一點，我自愧不如。

我對浮生若夢的想法給予了高度的讚賞和積極的肯定，她呵呵笑起來：「大神啊大神，這都是得益於你的指點！」

我忍不住笑起來，說：「你老是叫我大神，我可不會跳大神！」

「呵呵，那我叫你什麼呢？」

「隨便啦！」

「那我叫你客客，行不？」

我心裡一動：「不是說了，隨你！」

「嘻嘻.....那好，那以後就叫你客客啦，客客.....客客大神，呵呵，我喜歡叫你客客。」

我默認了，覺得這個「客客」的稱呼好親切。可惜，這是在虛擬世界裡，要是在現實中秋桐這麼叫我多好啊！

我當然知道自己是在做白日夢，現實中的秋桐恨不

得將我踩成肉醬，一想起她看我的那種眼神，我就心驚肉跳又有些自卑。

看看時間不早了，我正打算和浮生若夢道晚安，她卻突然發過來一句：「對了，我差點忘記告訴你一件事情！今天上午我下去搞調查，在一家高檔社區，看到那裡大門口有設的報紙代征點，征訂的是我們的報紙！我得到了很大的啟發，高檔社區管理嚴格不讓外人進去搞活動，那麼，可以搞這種設代征點的形式啊……」

我一看，呆了，半晌回復：「不錯，很好，可以推廣。」

「是的，是要大力推廣，可是，我要和你說的不光是這個，你知道負責聯繫這個征訂點的發行員叫什麼名字嗎？」

我更加心慌了：「你的人，我怎麼會知道！」

「他叫易克，易克啊，和你諧音呢！」

我額頭冒汗了：「易克，這是何許人也？竟然和我網

名諧音！」

「我白天還想，這不會是你吧？易克——亦客——
正好合情合理！」

我迅速擦擦額頭的汗：「你的想像力真豐富，既然你說是，那就是吧，我倒是很樂意有你這個女上司！」

「那.....不是你？」

「你希望是我不？」

「我當然希望！可是，我知道你的名字是來自於‘身在異鄉為異客’這句古詩，而不是取自名字的諧音。還有，你這麼有才華，不可能會去做一個送報紙的發行員。所以，我知道我的希望是不現實的。」

「那不就是了。」我松了口氣。

「不過，我還是有些懷疑是你，嘻嘻.....」

「你這人倒是疑心很重哦.....」

「不是的了，和你開個玩笑啦。」她打了個哈哈，

接著又說：「明天我打算見見這個發行員易克先生，能想出這個點子征訂報紙，還是很有思路的，還有，我今天下午聽他的站長說，我們公司的一個房產公司大客戶贈報活動，也是他負責聯絡的。」

我一聽，頭大了，額的神，要出事了，要露餡了！

這一晚，我又沒睡好，琢磨了好久，最終決定，醜媳婦總是要見公婆的，既然躲不過去，那麼，乾脆就勇敢面對，是死是活隨他去。

這一天終於來了，小流氓我終於要見大美女秋桐了，所幸她不知道此我就是那亦客。這也是我決定不再躲避秋桐的原因，頂多她將我開除了事，但我決不能敗壞了網路裡浮生若夢對亦客大神的良好形象。

我想了，如果她真的開除了我，我就立刻將浮生若夢拉黑，不再網路搗鼓那風花雪月了，得抓緊另謀差事，就讓亦客作為浮生若夢精神世界裡永遠的美好紀念吧，

當然，亦客也會永遠懷念浮生若夢的。

第二天送完報紙，我回到站裡放郵包，看到張小天正和雲朵在辦公室說話，辦公桌上放著一堆好吃的，無疑是張小天買來的。

見我進來，張小天站起來，儼然一副救世主的模樣，拍拍我的肩膀：「老弟，好久不見你了，前幾天那事，讓你虛驚一場，幸虧雲朵及時告訴我，我及時採取了有效措施，不然。」

張小天似乎根本就沒有在科爾沁草原上見過我，似乎我的飯碗保住是他和雲朵共同努力的結果。他有意無意地將自己和雲朵的距離拉近，將我劃為另一個層面的人。

我臉上堆出真誠的感謝表情：「是啊，那事太感謝張經理和雲站長了，特別是張經理，足智多謀，智慧過人，救我於水深火熱之中。」

或許我的語言有些誇張，雲朵聽得有些發暈，張小天則顯得有些心虛，笑笑。

我不想打擾他和雲朵，放下郵包藉口還有事要走。這時雲朵叫起來：「易克大哥，你別走，我還有事和你說呢！」

我猜到雲朵要說什麼，就站住了。

果然，雲朵說：「剛才秋總來電話，讓你下午到她辦公室去一趟。」

我故作驚訝狀：「秋總，找我什麼事？」

雲朵搖搖頭：「我也不知道，秋總電話上只讓我通知你過去。不過，我想，或許是好事吧，嘻嘻……」

說完，雲朵捂著嘴巴笑起來。

張小天又拍拍我的肩膀：「老弟，大領導親自召見，這可是大事，要精神點，這樣顯得尊重領導，趕緊回去洗洗臉，換身乾淨衣服，下午精神抖擻去見領導。」

張小天巴不得我趕緊走。

我於是遂了他的心願，離去。

一想到下午就要去見秋桐，我心裡還很有點緊張，頗有點要去相親的味道。吃過午飯出去理了一個發，然後回宿舍洗了一個涼水浴，換上那身運動服，又照了照鏡子，做了幾個不同的面部表情。看看時間差不多了，直奔發行公司。

發行公司位於集團大樓附近，一座單獨的二層小樓，雲朵告訴我了，秋桐的總經理辦公室在二樓走廊的盡頭。

我上了二樓往走廊盡頭走，正好經過副總經理辦公室，門開著，扭頭一看，趙大健坐在辦公桌後吞雲吐霧，手裡端著水杯，兩眼直勾勾地盯著門口，不知道在尋思什麼事。

我放緩腳步，沖他做了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

趙大健脖子伸了一下，看著我，似乎不明白我來幹嗎。

我走到秋桐的辦公室門前，門開著，一間大辦公室，裡面一張老闆桌，一排書櫥，幾張沙發，幾盆鮮花。秋桐正坐在老闆桌後面低頭專注地看著什麼。

我曾經也有這麼一間大辦公室，只不過比秋桐的高檔豪華多了。

我調整了一下呼吸，然後舉手輕輕敲了敲門。

「請進——」秋桐邊說邊抬起頭。

看到我的一瞬間，秋桐條件反射般地從老闆椅上彈了起來，臉上露出了驚愕和慌張的神色。

「你來這裡幹什麼？你怎麼會來這裡？你想幹嘛？」秋桐一連串地問著，身體甚至往後退了一步，她似乎忘記了這是在她的辦公室，把這裡又當成是在那廣場小樹林了。

我平靜地看著她：「秋總，你好，我不想幹嘛，是你讓我來的！」

「我？」秋桐這時意識到是在自己辦公室，找到了安全感，皺皺眉頭看著我：「你說什麼？是我讓你來的？開什麼玩笑，我連你是誰都不知道，怎麼會讓你來？說，你跑我這裡來幹嗎？」

秋桐說話的語氣很不友好，看著我的眼神仍然是以前那種鄙視和蔑視，還帶著那種厭惡和憎恨。

她似乎仍然沒有忘記鴨綠江遊船上那難堪羞辱的一幕。

我笑笑：「我叫易克，雲站長說你找我……」

秋桐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身體甚至搖晃了一下：

「你——你叫易克，你——你在市中發行站做發行員？」

「是的！」我說：「秋總，我站不更名，行不改姓，我叫易克！」

「你——你竟然在發行公司工作！」秋桐眼裡仍然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

「是的，我在貴公司工作！」我說：「秋總今天叫我來，有什麼指示？」

「沒事，沒事了，你走吧，趕快走——」秋桐再也不想多看我一眼，急忙擺手。

「既然秋總沒事，那我就走了！」我轉身就走。

剛走了沒兩步，辦公室裡又傳出秋桐的聲音：

「喂——你站住，回來！」

我又回去，依舊站在門口：「秋總，又有事了？」

秋桐端起水杯喝了口水，似乎是要讓自己沉靜下來，上下打量著我，半天說：「進來吧！我既然找你，自然有事！」

語氣很淡，口氣很冷。

我進了門，打量著屋裡的沙發，正尋思往哪裡坐，

秋桐指了指靠近門邊的一個木頭凳子：「你坐那兒——」

秋桐似乎對我很忌憚，讓我盡可能坐的離她遠一點。

我於是坐了硬板凳，坐下後挺直腰板看著秋桐。

秋桐又端起水杯，雙手捧住要喝水，似乎是為了掩飾內心的不安，突然又放下水杯，看著我說：「你要不要喝水？」

顯然這話是出於禮貌，但她根本就沒打算給我倒水的意思。

我搖搖頭：「不渴，謝謝領導！」

其實我這會也需要喝水來平息自己騷動不安的心，不知怎麼，我一見到秋桐那明亮的眼睛心裡就泛波瀾。

秋桐也就順水推舟作罷，帶著審問的口氣：「告訴我，你是怎麼跑到我公司裡來的？來了多久了？」

「生計所迫，找個活幹，混口飯吃！來了一個多月

了！」我說。

「混口飯吃，一個多月：「秋桐重複了一遍，胡亂翻著辦公桌上的檔，頭也不抬：「那萬科城市花園的訂報點是你開發的？」

我心裡早有準備：「不是我開發的，是送報紙的時候他們的物業負責人主動提出來的。」

秋桐抬起頭：「那，那個房地產公司的訂報項目，是不是你策劃的？」

果然，秋桐對張小天那晚的話有懷疑。

「也不是，也是我送報紙的時候他們主動找我的，是那銷售部的張經理策劃的。」

秋桐點了點頭：「你說話倒是很誠實，照你這麼說，應該是你運氣不錯，好事都讓你撞上了。」

「是，我很走運！」

這時，趙大健刁著煙捲一搖一晃地走了進來。

我坐在那裡，像是不認識他一樣，眼皮也沒抬。

趙大健看了看我，接著對秋桐說：「怎麼？易克這小子又出事了？」

不等秋桐回答，他接著又說：「這小子我早就看出來不是什麼好鳥，前幾天房產公司贈報他投遞出了大錯，要不是房產公司的張經理講情，早就讓他滾蛋了。」

我坐在那裡沒有做聲。

趙大健突然大喝一聲：「沒禮貌的東西，見了領導不懂規矩，給我站起來。」

我壓住怒火站了起來，依舊不做聲。

秋桐眼裡閃過一絲不快：「趙總，他沒出事，我是找他來諮詢一下征訂的有關事宜，萬科城市花園的代征點和房產公司的贈報活動，都是他負責聯繫的。」

趙大健「哦」了一聲：「那肯定不是他策劃的，看他這龜孫樣，還能琢磨出這麼好的點子，走了狗屎運而已。」

秋桐沒有回應趙大健的話，不冷不熱地說：「趙總，你過來有事嗎？」

秋桐明擺著是在下逐客令。

「沒事，我就是隨便走走。」趙大健不滿地斜眼看了下秋桐，哼了一聲，背著手就出去了。

趙大健走後，秋桐的臉色有些不好看，對我說：「坐吧！」

我於是又坐下。

秋桐說：「剛才的事，你不要放在心上，趙總這個人，你是不是什麼時候得罪過他？」

我說：「我沒得罪過他，他是領導，我不會放在心上！」

秋桐說：「那他怎麼會認識你？」

我說：「不知道！」

秋桐看著我不做聲了，我也不說話，屋裡出現了短暫的沉默。

一會兒，秋桐口氣生硬地說：「你膽子不小，敢到我公司裡來打工，你就不怕我發現了開除你？」

我知道秋桐說的這個膽子裡一定包括色膽。

「饑不擇食而已，你現在就可以開除我！」

秋桐哼了一聲：「我這個人，向來對事不對人，以前的事情，我不會轉移到工作上，不會公報私仇，希望你今後能端正思想，去除腦子裡的邪念，認真對待自己的工作，記住，別讓我抓住你工作上的把柄，否則。」

我點點頭，有些意外秋桐沒有開除自己，反而還教導我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事。我怔怔地看著眼前美麗的秋桐，不由又想起了昨晚的浮生若夢，心裡感慨澎湃不已，不自覺舔了一下乾裂的嘴唇。

秋桐眼裡一下子又露出厭惡的神情，似乎覺得我不可救藥，冷冷地說：「好了，你走吧！」

我站起身剛要轉身出去，身後又傳來秋桐的聲音：

「等等。」

我轉過身看著秋桐。

「你明天把相機帶過來，當著我的面把那照片刪除！」

「沒有了，我那天隨後就刪除了！」

「你——」秋桐一臉不相信的神色，眼裡冒出火氣。

「我說的是真的，不然，我這就回去把相機給你帶過來！」

秋桐短暫思考了一下，口氣有些不屑地說：「算了，你走吧！」

我想秋桐一定是以為我會把照片存到其他地方，即使看了相機，也一樣沒用。她似乎認定我的思想就是這麼齷齪了。

我心裡歎了口氣，這事是說不清楚了，你願意怎麼想就怎麼想吧，反正我刪或者不刪，你都在這裡。

正欲離去，一個人闖了進來：「秋桐，我開車經過這

裡，順便轉告你一下，老爺子老婆子叫你晚上去家裡吃飯。」

我差點就和這人撞個滿懷，定睛一看，我擦，李順。

秋桐答應著：「我知道了！」

李順看到我，上下打量著，又轉向秋桐：「咦——這人我怎麼看著有些面熟呢？」

秋桐淡淡地說：「這是我同事，你經常來這裡，自然會看著面熟了！」

秋桐不想讓李順知道我是那晚和他在洲際大酒店發生相撞事件的男主角。

李順「哦」了一聲，我忙出去了，身後聽到李順的聲音：「渴了，給我倒杯水。我晚上不回家吃飯，有個哥們從局子裡出來了，給他接風。」

我急匆匆離開後松了口氣，行了，這一關過去了，不管秋桐對現實裡的我仍舊是如何地討厭和憎惡，但是

她終究沒有開除我，我還能繼續自己未競的賺銀子事業。

還有，那網路裡的浮生若夢現在應該是不會相信她虛擬世界裡純潔高尚才華橫溢的客客會是卑賤下流邪惡的發行員易克了。

果然，晚上上網，見到浮生若夢，她上來第一句話就是：「客客，我現在確信你真的不是那發行員易克了。」

「為何？」

「因為你和他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

「兩類人？怎麼，那易克是哪一類人？」

「這個，不好說，反正，我就知道你和他不是一類人，在我心裡，你是德才兼備有理想有抱負的人，而他.....我就奇怪了，這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的人，做人的差別怎麼就這麼大捏？」

「這麼說，這個易克人不品不咋地了，他是不是對

你做過什麼令人不齒的事情？」

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驚奇的表情：「你怎麼知道？」

「別大驚小怪，我猜的！」

「你猜的很准.....他曾經非禮過我，還羞辱我有爹娘生長無爹娘教養。那時，他還沒到我公司裡來工作，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來他一直潛伏在我的身邊。汗.....剛開始見他我還以為無德的人不一定無才，後來一問才知道那幾個行銷創意都不是他的主意，是人家主動送給他的。」

「他竟然還侵犯過你羞辱你，混帳東西！既然如此，那你還要這樣無德無才的人幹嗎，乾脆直接開了算了，留著早晚是個禍害！」

說這話的時候，我頗為義憤填膺，甚至忘記了自己就是那個狗屎易克，把自己當成旁觀者了。

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搖手的表情：「不能這樣做，這

不符合我做人做事的原則，雖然打心眼裡不喜歡他，雖然他曾經對我有過非禮之舉，但畢竟，他和我之間的事情，是個人恩怨，與工作無關；畢竟，他現在需要這個工作來生存。現在這個經濟形勢，找個掙錢的飯碗不容易。

「還有，這個人，其實也還是有一點長處的，我問他那幾個行銷創意的事情，他老實坦白說不是自己的點子，這一點，還是誠實的。做人，還是慈悲為懷吧，得饒人處且饒人。」

我不由替自己感激秋桐：「你的心腸真好，不跟他計較個人恩怨，不和他一般見識。」

「其實換了你是我，你也會這麼做的。雖然我真的如他所言，有爹娘生長無爹娘教養，可是，生長在這個偉大的時代，社會就是我的老師，國家就是我的爹娘，時代引導我的人生方向。我始終認為：寬大為懷，就是

生活中的一根指揮棒，就是生命裡的一條金鑰匙，就是人生中的一把尚方寶劍。」

浮生若夢一席話，讓我讚賞不已，好一個心胸開闊心地純潔的美麗女子！

「這一點，我要向你學習！」

「客客，你在笑話我吧，你可是亦客大神，我的老師呢！」

「嚴肅點，我可是很認真地說的！」

「是，亦客大人！嘻嘻……」

我點燃一顆煙：「現在像你這樣的人不多了，隨著社會物質文明的快速發展，精神文明正在急速淪喪，人們的道德水準正在接近最低線，醜陋的中國人的本性正在全面展現。」

浮生若夢：「客客，你似乎對這個社會帶著某種偏見，帶著強烈的悲觀情緒，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始終認為，

不管出現多少人間的罪惡和醜陋，這個社會的主流始終是好的，是向上的，人和人之間，始終應該是和諧和睦的.....

「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上，要對這個社會多一分美好的希冀，要對這個社會多一分感恩，要記得別人對自己的好，哪怕一點點的好，也要懷在心裡，當做成一種感恩和一種銘記。

「而這種好，不是理所應當，而是出於一種善意與愛意，即使這種好包含著不純粹的利益成分，彼此心知肚明。把自己私心收起，雖然有時候付出和收穫的不是正比，但是要堅信自己做人的根本目的：真，善，美。」

看到她的這些話，我的心裡不由一震。

那一晚，我和浮生若夢談了很久，我對她又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我愈發覺得虛擬世界裡的浮生若夢和現實生活裡的秋桐一樣，都是一個內心和外表同樣美麗純

潔善良的奇佳女子。

夜深人靜，躺在床上，我看著窗外閃爍的繁星，呼吸著秋夜裡清冷的空氣，想著現實世界裡的秋桐，想著虛擬世界的浮生若夢，想著自己的小站長雲朵，想著心海裡揮之不去的冬兒，心潮澎湃，輾轉反側.....

第二天，我去撒網的那幾家社區摸了下情況，一切順利，訂閱數量喜人，照此進展速度，月底弄個千兒八百份沒問題。很快，我的手裡就又可以有一筆客觀的流浪資金了，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繼續我的漂泊征程了。

此時，我仍然沒有堅定在星海長期停留的想法，我的人在這裡，心卻在流浪，雖然這流浪讓自己感到迷惘和惆悵。

走之前，我心裡還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抓緊把雲朵扶持到更高更好的位置。

時不我待，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我要開始行動

了。

這天下午，我來到站裡，雲朵在辦公室，正趴在辦公桌前托著腮幫想著什麼。

「怎麼了？雲朵，想什麼呢？」

雲朵看見我，臉上立刻就綻開了花一般的笑容：「大哥，你來了，來，坐，我這裡有好吃的點心，給你準備的。」

雲朵拉開辦公桌的抽屜拿點心，我看到桌子上放著一個精緻的化妝盒，一看就價值不菲。

我逗雲朵：「咦——雲朵也學會化妝了，要好好打扮一下了，其實，你天生麗質，不需要化妝就很好看呢！」

雲朵聽我這麼說，笑的很開心，接著又發起愁來：

「哎——我正為這個發愁呢，你來之前張小天剛走，送了我這個，我不要，他非要給，說是專門在專賣店給我買的，我要是不收，他就要扔進垃圾箱。」

「這麼貴重的東西扔了讓人心疼，我一猶豫，他放下就走了。我想去退給他，可又怕得罪了他，畢竟，他是我們公司的大客戶，秋總和趙總都對他很客氣的.....大哥，你說，我該怎麼辦？」

我呵呵笑著：「那就收下唄，怎麼說也是人家一片情意！」

「可是，我不想要他的東西，我平白無故幹嘛要占他的便宜呢！」

「傻丫頭，什麼叫佔便宜？他喜歡你才會送你東西，他在追求你呢，張經理這個人，我看不錯，有能力，人也帥氣，又成熟穩重，經濟能力也不差，和你很般配，你可要好好把握。」

雲朵臉色突然就變了，笑容頓失，站起來，嘶聲道：

「大哥，你.....你是想讓我和張小天談戀愛？」

我也站起來，認真地說：「雲朵，我認為你們是合適

的一對。」

「你不要說了！」雲朵的眼睛裡突然閃出了亮晶晶的東西，怔怔地盯住我，嘴唇顫動著：「大哥，那天在大草原上的河邊，你說過，你喜歡草原上美麗的雲朵.....你說過，你說過的.....為什麼你要讓我和他.....難道那天你只是在哄雲朵開心嗎？難道你忘記自己說的話了嗎？」

看到雲朵哭了，我的心裡感到一陣心疼，伸手為雲朵拭去眼角的淚水：「雲朵，你不要誤會，我那天確實說過這話，可是，我那天說的喜歡和那種.....不是一個性質.....還有，我.....我這樣的人，沒有地位沒有經濟基礎沒有才能沒有學歷沒有家庭背景，怎麼能配得上你呢，張小天比我強多了，他比我更適合你.....我.....我是不會給你帶來幸福的。」

話音未落，雲朵突然撲到我的懷裡，哽咽著：「你不要說了，我不要聽.....不要聽.....我不管，你說過你喜歡

大草原的雲朵，你親口和我說過的.....我永遠記得你這句話，我知道你是喜歡我的.....

「我不要你有地位有金錢有學歷有家庭背景，只要你和我在一起，我喜歡你.....不管你將來是如何地貧窮，都願意和你在一起，都願意跟著你，哪怕跟你到天涯海角去.....只要能和你在一起，雲朵就永遠是幸福的。」

雲朵緊緊抱住我的身體，我忍不住有些心跳加劇，一種久違的原始的感覺在心裡升騰。同時面對此刻雲朵的真情表白，我心裡感動不已，易克啊易克，你何德何能能讓一個如此可愛的姑娘如此垂青。

這一刻，我心裡突然湧起一個念頭：帶雲朵走，帶她跟自己一起去浪跡天涯.....

可是，隨即，我的腦海裡又閃出了冬兒，閃出了浮生若夢和秋桐。

同時，我又想到了自己的現實和窘迫處境，想起了

自己那顆漂泊不定的心。

我冷靜下來，輕輕而又堅決地推開了雲朵：「對不起，雲朵，別逼我……」

雲朵紅紅的眼睛悲涼可憐地看著我，像只受傷的小鹿，接著突然就坐下趴到辦公桌上痛哭起來，哭得十分傷心。

我平生最怕的就是女人哭，此時的雲朵讓我頗有些束手無策，不由伸手拍著雲朵的肩膀，卻又不知該說些什麼。

正在這時，門口突然傳來一聲斷喝：「怎麼搞的，出什麼事了？」

我扭頭一看，趙大健站在門口。

趙大健的突然出現讓我心中叫苦不迭，這個龜孫看到我正在摸雲朵，看到雲朵正在哭，一定以為他在欺負雲朵，一定會認為我正在非禮他想得到而未遂的女人，

他心中一定充滿了不可遏制的妒意，他一定會借此大動干戈。

聽見趙大健的聲音，雲朵的身體一顫，立即就停止了哭泣，迅速擦乾眼淚，站了起來。當然，此時我的手早已脫離了雲朵的身體。

「趙總，你來了！」雲朵平靜地捋了捋頭髮，神色平靜地說。

趙大健用陰冷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接著就看著雲朵：

「雲朵，出什麼事了？說給我聽，我替你做主！」

趙大健此刻儼然要扮演英雄救美的角色。

雲朵不看我，直接看著趙大健，說：「沒什麼啊，什麼事也沒有。」

「額……」趙大健喉嚨裡發出一個含混的音節，盯住雲朵不動，似乎要從雲朵的神情裡看出點什麼。

雲朵神色自若地看著趙大健：「趙總，你來有事嗎？」

「嗯……」趙大健發出一聲長長的嘶鳴：「我要到你站裡的區域查看投遞情況，你陪我下去，車就在門口。」說完，趙大健陰陰地看了我一眼，嘴角露出一絲冷笑，轉身就往外走。

趙大健打著工作的名義帶雲朵出去，雲朵當然不能拒絕。於是，雲朵答應著往外走，隨手將一串鑰匙放在辦公桌上，同時向我使了一個眼色。

我明白雲朵的意思，她不帶鑰匙出去，那是要自己在站上等她。這也正合我意。我很擔心趙大健打著工作的名義帶雲朵出去，會搞什麼小動作。

我獨自一人在站上，坐在雲朵的辦公室裡，隨手拉開雲朵的抽屜，看到一個小筆記本。

我隨意打開，在第一頁看到一段話：「我不知道他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有著怎樣的經歷，可是，我分明感覺到，這不是一個一般的男人，

他那混沌的眼神裡透出的憂鬱和敏銳，他那邋邋的外表裡露出的氣質和教養，還有他那經常不自覺抿起的嘴角表現出的堅毅和堅韌，都在表明，他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一個有著不平凡經歷和來歷的人.....

「他雖然現在棲身於此，但我知道他不會長久在此停留，因為，他不屬於這個圈子，他是一隻流浪的鴻鵠，而絕非我這樣的安居燕雀。見到他的第一眼，他眼裡那深深的憂鬱就打動了我，我冥冥之中就有了某種感覺.....

「面對這樣一個浪子，明知他要飛走，我卻身不由己迷戀著他，我該怎麼辦？怎麼辦.....

「雖然他現在依然在這裡，可是，我心裡總是那麼不安定，因為，不知道哪一個時刻，他就會遠走高飛。他要是真的走了，無疑也就帶走了我的心。我該怎麼辦？我要和他一起浪跡天涯遠走高飛嗎？多麼希望他能夠永遠留在我身邊，雖然知道這機會微乎其微。」

這分明是雲朵對自己的內心獨白，我看著這些話，心中一陣難言的隱痛，雲朵是何等聰明，她從不在我跟前說起這個，其實她早就預感我早晚會走。明知我會走，卻還是要義無反顧地來喜歡我，這又是何等的一份真情，一份癡戀。剛才我硬著心腸拒絕了她，她的心裡會是何等地傷心。

可是，我此時沒有別的辦法，我只能這麼做，自己現在孑然一身窮困落魄，拿什麼養活雲朵？我此刻的心依舊在漫無邊際地漂浮遊蕩，能帶給雲朵幸福嗎？還有，我的腦海裡又飄出了冬兒，遊蕩出了浮生若夢.....

糾葛糾結中，頭疼！

我摸出一顆煙，合上雲朵的筆記本，吐出一股濃濃的煙霧，兩眼怔怔地看著嫋嫋升起的青煙在眼前彌漫開來，如同此刻我迷惘酸痛的思緒.....

「咦——易克，你怎麼自己在這裡？」突然一個聲

音打斷了他的沉思。

我回過神，張小天正站在門口，有些意外地看著我。

送完化妝盒離去不久的張小天經理又回來了，我站起來沖張小天笑了下：「趙總來視察站裡的投遞工作，雲站長陪同他下去了，其他人不在，雲站長就留我在這裡值班。張經理，你是來約雲站長出去吃晚飯的吧？」

張小天笑笑：「呵呵，是啊，不知道她多久回來？」

我說：「他們剛走。」

張小天露出失望的表情，說：「那他們可能是要外面吃晚飯了。」

我邀請張小天坐下，遞給他一支煙：「來，坐會兒，抽顆煙！」

張小天擺擺手：「雲朵對我在她面前抽煙顯得很反感呢，我正在戒煙。」

我小小感到意外，我在雲朵面前抽煙的時候，雲朵

從來沒有表現出任何的不快，甚至又一次還調皮地拿起打火機幫我點煙。看來，我面子比張小天大。

於是，我給張小天倒了一杯水。

張小天端起水杯喝了兩口，看著我：「對了，老弟，那天你們那美女老總找你去，是不是有什麼好事？」

我淡淡地說：「哪裡，只不過是找我詢問下工作上的事情，領導垂詢，不挨批就是萬幸了，哪裡敢奢望什麼好事呢。對了，秋總問起我們報商合作的事情了。」

張小天臉上閃過一絲緊張，盯著我：「你怎麼說的？」

我心裡暗笑一下：「我是一問三不知啊，告訴她了，這事是你策劃的，我只不過是撿了個便宜，負責跑腿聯繫罷了。」

張小天松了口氣，臉上露出略微心虛但又大言不慚的表情：「好，老弟，說得好，謝謝老弟捧場抓面子。其實，這事，我還是很感激老弟的，我倒不在乎秋總，主

要是在乎雲朵，呵呵.....

「但是，秋總那裡，也要和雲朵這裡統一起來啊，不然，不就.....哎——我也是一片苦心啊，總是想在雲朵面前多留幾分好印象的，老弟把這份榮光送給了我，我心裡很感激的。」

我正色道：「張經理此言差矣，這個合作方案本來就是我們一起商討確定的，我只不過是提了一下要求，說了一點見解，總體的操作和策劃，都是老兄弄的，沒有老兄的具體策劃，哪裡會有這個成功的範例呢？」

「所以，老兄不必說這些謙虛見外的話。再說，我這樣的人，不圖什麼名聲，圖的是訂報紙的提成，老兄能給我賺錢的機會，我感激還來不及呢，哪裡還敢和老兄爭這份榮譽。」

我明擺著是強詞奪理拍馬屁，不但拍，而且拍地理直氣壯。

張小天自然聽得很受用，嘿嘿笑了下，拍著我的肩膀：「老弟，你很好，你很好。」他似乎無法用更多的語言來表達此刻的心情了。

我說：「還有，老兄上次幫我擺平了投訴之事，我心裡正對老兄感激不盡，正想該如何報答老兄呢。」

張小天的眼皮一跳：「呵呵.....此事乃舉手之勞，不值一提。」

我微微一笑。

張小天似乎不願意再談此事：「對了，老弟，你有女朋友了嗎？」

我做苦笑狀：「張經理，你看我現在這個樣子，一個送報紙的窮小子，誰會看上我呢？倒是想有，但是找不到啊！」

張小天說：「老弟，是不是你眼眶子太高了？不過，你說的倒也是，這年頭，一個男人，沒有經濟基礎，沒

有社會地位，找女朋友也真是不好找。其實，你可以在你們送報紙的發行員裡找啊，哎——這個事情，還是要面對現實的，認清自己的位置，擺正心態，能將就的還得將就哦.....畢竟，你年齡也不小了。」

「老兄說的對，我會認真考慮的。」

張小天轉了轉眼珠子：「老弟，我倒是有個主意，想幫幫你.....」

「請講！」

張小天頓了頓：「老弟現在幹送報紙這個行當，地位低賤，收入低下，哪個女孩會願意找這樣男人呢？我看你腦子很活絡，對行銷還算有一點見識，這樣，我的行銷策劃部最近想招收一名工作人員，你願意加盟不？在那裡，收入可是很高的，而且，工作環境也場面多了。社會地位高了，經濟基礎有了，還愁找不到合適的女朋友嗎？」

說完，張小天自信地等著我叩頭謝恩。

我明白張小天此話的用意，他還是擔心我和雲朵，想把我從雲朵身邊弄走。假如到了那邊，我還不成了他手裡的螞蚱任其擺佈了，說不定他什麼時候找個藉口就把我給開了。

我半開玩笑地說：「張經理，你挖我們雲站長的牆角，小心她找你算帳！」

張小天說：「不會的，雲朵我瞭解，她的地很善良，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她當然是希望手下人能混地更好的，現在就看你了，只要你答應，雲朵那邊的工作我去做。」

我說：「首先，老兄，感謝你的高看和厚愛，真心感謝，深深感謝。其次，我瞭解自身的能量和本事，能吃幾碗乾飯自己最清楚，老兄那邊的工作我幹不了，還是在這裡自由自在送報紙吧。」

「你不願意去？」張小天有些意外。

我點點頭：「是！」

「你嫌職位低是不是？要不。」張小天咬咬嘴唇：「我給老闆彙報一下，聘你做行銷策劃部副經理，做我的副手，這樣總該行了吧？」

沒想到張小天還留了一手，我仍舊搖搖頭：「老兄，我說了，不去，這個和職位高低收入多少都沒有關係！」

張小天的臉色一寒：「老弟，說實話，你是不是不想離開雲朵？我想提醒你一下，睜大雙眼，看清自己幾兩沉，你自己不掂量掂量，你配得上雲朵嗎？別做那不現實的夢。」張小天的口氣開始露出了不屑和鄙夷。

我沒有動氣：「老兄，別著急，別發火，為這事，至於嗎？我知道自己幾兩沉，知道自己和你沒法比，也知道自已配不上雲朵。難道我說想繼續做發行員就一定要和雲朵站長聯繫起來嗎？你是不是太敏感了，太沒自信

了？

「我真的是缺乏做你們工作的能力，真的沒有別的意思，老兄不要想多了。對於老兄和雲朵站長，我這麼說吧，我衷心希望雲朵能獲得真正的愛情，能獲得永遠的幸福，我誠心祝福天下所有的有情人。」

張小天聽我這麼說，臉色緩和下來，又似乎將信將疑。

我繼續說：「老兄，我雖然比你小，但我知道，真正的愛情，是要兩情相悅的，是要靠真誠付出來收穫的。我知道你心裡喜歡雲朵，你追求她，那是你的事情，你有這個自由，但我不希望看到雲朵受到任何人的任何傷害，希望她能找到一個讓她有安全感和歸屬感的好男人。」

說這話的時候，我心裡突然有些發酸，有些不舍，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須得這麼說，沒有別的選擇，我寧願讓自己在今後的漫漫流浪征途中永遠保留對雲朵的一

份親情和疼愛。

張小天聽我說完，拍了拍我的肩膀：「老弟，說的好，這話我愛聽。當然，我會對雲朵很好的，我相信自己是能帶給她幸福的。其實，在我們倆之間，我當然是很有自信的，相信雲朵不會是一個沒有腦子的人，畢竟，這個社會，大家都是現實的，雲朵也不會例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嘛。」

我聽出了張小天的矛盾和外強中乾，笑笑：「那老兄就不用有這麼多的擔心了，加油努力吧，祝你成功！」

張小天帶著似乎比較滿意的表情告辭離去，我不知道他心裡是否真的放心，但我確實覺得張小天比自己適合雲朵。

天黑了，我買了一碗康師傅吃完，繼續在站上等雲朵，想到趙大健一直對雲朵的不良企圖，陣陣忐忑不安。

打雲朵的電話，卻打不通，心裡不由更加不安，甚

至有一絲不祥之感。

一直等到晚上 11 點多，雲朵終於回來了，臉色紅撲撲的，渾身酒氣，頭髮有些凌亂，走路搖搖晃晃。

我一看雲朵走路的樣子，心裡「咯噔」一下，忙把雲朵扶到辦公室：「雲朵，出什麼事了？」

雲朵眼神直勾勾地看著我，咧嘴傻笑一下：「大哥，你一直在等我……」

我給雲朵泡了一杯濃茶：「喝點茶，醒醒酒。」

雲朵端起水杯喝茶，我拿起毛巾到水龍頭弄濕，回來給雲朵擦臉。雲朵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眼神辣辣地看著他：「大哥，你對我真好，我好幸福。我知道，大哥，你是關心我疼我的，你是喜歡我的。」

我慢慢將手抽出，坐到雲朵對過：「你都急死我了，打你電話一直不通，怎麼搞的？今晚你怎麼喝了這麼多？到底是什麼情況，說說——」

雲朵又喝了幾口茶，深呼吸了一口氣：「我手機沒電了，對不起，大哥，讓你擔心了。下午我跟著趙總下去檢查投遞和征訂情況，然後，到了晚飯時間，趙總就安排晚飯讓我和他一起吃，我推不掉，只好和他一起。他找了一個濱海的小飯店，要了單間，安排駕駛員出去吃飯，要了兩瓶白酒，命令我必須陪他喝酒。」

我心裡暗暗詛咒趙大健，看著雲朵。

「他喝一杯就要我也喝一杯，不喝他就要灌我：「雲朵咬了咬嘴唇：「我心一橫，就跟他喝起來，就這樣，兩瓶白酒，一人一瓶，分開喝，最後他那一瓶還沒喝完，人就成了一灘爛泥，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我就把駕駛員叫來，結完帳把他架上車走了，然後我去洗手間洗了把臉，就打車回來了.....洗臉的時候頭髮也弄亂了。」

我嚇了一跳：「老天，你喝了一斤白酒，還沒事似的，你竟然就有這麼大的酒量。」

雲朵憨憨地笑起來：「大哥，別忘了我是草原的女兒，我們草原人，酒量都很大的，我只是平時不喝罷了。趙總今天的算盤我其實心裡明白，但他沒想到我還沒醉，他自己已經倒了。不過，我也確實喝了不少。」

我贊許地看著雲朵：「不錯，學會用智慧保護自己了。」

雲朵拿起毛巾又擦了擦臉，目光溫柔地看著我：「我知道你一定在這裡等我的.....大哥，你吃飯了嗎？」

我說：「吃了。」

雲朵看著牆角垃圾箱的速食麵盒子，說：「又是康師傅？」

「嗯.....」

「這怎麼行，不能天天吃這垃圾食品，你的身體需要營養呢。」雲朵心疼地看著我：「走，我們出去吃飯去，我陪你.....」

我堅持不去，說不餓了。

雲朵眼珠子一轉，突然狡黠地笑了起來。

雲朵轉身從沙發底下摸出一個電爐子，又摸出一個不大的不銹鋼鍋，然後變戲法一般從櫥子裡拿出一包麵條，甚至還有 2 個雞蛋。

「大哥，我下雞蛋麵條給你吃。」雲朵邊說邊忙乎起來。

很快，屋子裡就飄起了雞蛋麵條的誘人香味。

然後，我和雲朵一起，將一小鍋雞蛋麵條消滅地乾乾淨淨。

「好吃嗎？吃飽了嗎？」雲朵笑看我。

我點點頭：「好吃，飽了。」

雲朵開心地笑起來，面如桃花。

我看著燈光下的雲朵，想著今天雲朵的僥倖脫身，心裡隱隱作痛。

我說：「雲朵，對不起，下午我惹你哭了，我不是故

意的！」

雲朵的神情一下子黯淡下來：「大哥，別說了，你沒有什麼不對的，不對的，應該是我，我不該讓你為難。」

我默然無語。

雲朵又說：「大哥，雖然你整日沉默寡言，但我總感覺到你內心裡隱藏著巨大的憂鬱，你在用拼命的勞動來折磨自己，來掩蓋內心深處的一些東西，其實，你的心裡很苦，是不是？」

我不由讚賞雲朵的聰慧和直覺，這丫頭，感覺倒是很准。

我強自笑著：「呵呵，你在胡思亂想什麼，我哪裡有你想像地那麼深沉，你腦子太過於複雜了。」

雲朵目光迷惘地看著我，喃喃地說：「難道，我真的是想多了嗎？我感覺錯了嗎？」

「當然是……」我肯定地說。

雲朵又低下頭：「好奇怪，整個下午到晚上，趙總隻字不提下午我和你在辦公室的事情，好像他什麼都沒看見。」

我心裡一沉，媽的，按照自己對趙大健的瞭解，他這樣未必是好事，他是絕對不會就此事甘休的，說不定時候就會直接對準我出擊。

我沒有說出自己的擔憂，對雲朵說：「下午你走後，張小天來了，來約你吃晚飯的。」

「哦.....」

「張小天真的不錯，看得出，他對你是真心的。」

雲朵沉默了半天：「我不傻，早就看出來了，我也知道這個人不錯。可是，因為有你，我的心裡同時裝不下兩個人的。」

我深深地歎了口氣，看來，等自己離開一切就好了。

「大哥，我又讓你為難了.....好了，我們不談這個了。」

「那就談談工作吧。」

談起工作，雲朵來了精神：「下午公司剛下發了一個檔，是關於組織發行員搞‘三洗’活動的意見，要求各站立即進行部署，洗街洗樓洗門頭，這活動的內容真好，一下子把分散的力量凝聚起來了。這一定是秋總的主意，趙總是絕對想不出的。秋總真有辦法，我很佩服她。」

我心裡暗笑，浮生若夢的行動可真夠迅速，這麼快就開始實施了。

「確實不錯，秋總工作真有思路：「我點點頭：

「哎——雲朵，秋總那天開大會說新成立的大客戶服務開發部還缺負責人呢，你想不想去試試？」

「我？」雲朵笑了下：「說不想是假的，最近腦子沒有停止琢磨這事，幹這個站長，累倒不說，還老是被趙總騷擾，要是幹了那個位置，在秋總的眼皮底下，趙總就不敢這麼放肆了。」

「那你琢磨地怎麼樣了？」

「沒怎麼樣，腦子裡理論的實踐的東西都不少，可是，總是結合不起來，老是覺得亂。」

我知道，做好理論與實踐結合這篇文章，正是目前雲朵需要解決的問題。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對於大客戶開發，從理論上來說，是買方和賣方互相滿足的一個過程，而應用在實踐中，無疑是一個雙贏的行為，雙贏，既包括經濟效益，也包括社會效益。在二者結合的過程中，學會吸收和借鑒是一個捷徑。」

雲朵專注地看著我。

我繼續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你有沒有想過這一招呢？」

雲朵凝神看著我。

「前幾天偶然聽到一個事，你聽聽看能不能有什麼

啟發？」

「大哥，你說！」

「移動公司年底會對客戶開展積分回報活動，回報的禮品價值也根據積分各不相同。那天我在公車上聽到兩個人交談，他們是平安保險公司的，說在和星海移動公司市場部談判合作事宜，讓移動公司在回報禮品中加入他們公司的一個保險專案，作為合作回報，他們準備讓公司的全體員工都使用移動的電話。」

雲朵眼神一亮，搶過話頭：「我明白了！我們也可以和移動公司合作呀。移動公司大客戶回報是有專項資金的，他們可以出錢訂報紙，客戶達到一定高額積分的，回報贈送全年星海晚報 1 份。」

「然後，公司發行員全部換掉現在使用的小靈通，都使用移動手機，這對雙方都是有利的，我們 600 多發行員，對他們來說，也是不可忽視的大客戶。」

「而且，移動公司還有存話費送手機活動，秋總前幾天還說過，正在考慮給發行員每月報銷一定的電話費，到時候花費預存也不用發行員出錢了。」

「你真棒，這麼快就借鑒過來有了自己的思路：「我微笑著：「假如你就這個做一個具體活動方案，以報告的形式給公司領導，你說，秋總會不會對你刮目相看呢？」

雲朵使勁點頭：「對，對，這個方案太好了。呵呵……
哎——這個主意是你提出來的，應該你打這個報告，這個競爭大客戶部經理的機會，應該你去。」

我搖搖頭：「我不行，一來沒那理論知識，二來沒那實踐經驗，只不過是道聽塗說了一個消息，隨意說來給你聽的，我哪裡有那本事做大客戶部經理，很希望你能去爭取。這個你就不要和我客氣了，我要是有那能耐，早就去爭取了，還用在這裡和你說這個……」

雲朵看了我一會，沒有說話。

其實，我這幾天一直在移動公司轉悠，打著保險公司業務員的名義，接觸了市場部的經理，探聽了他們的合作條件，聽那經理說價位在 150—200 元左右的禮品還沒有落實。這簡直就是給星海晚報準備的一份厚禮。

在我的堅持下，雲朵終於答應自己做這個方案。

「單憑靠這一個方案，我就能當上大客戶部經理？」

雲朵用懷疑的眼神看著我。

「當然不能確保，要做，就要提高成功率，乾脆，下猛藥，再來一個方案，來個雙料重口味的。」我一揮手。

「再來一個？」雲朵睜大眼睛看著我：「大哥，你肚子裡真有貨，你又在公車聽說了一個別的資訊？」

「木有，重複了就木有意思了。這個，我是送報紙的時候，聽一個訂戶回饋的時候得到了一點啟發，說給你聽聽，不知道能否有用！」

「快說——」雲朵的眼神有些興奮，腦袋都快湊到我嘴巴邊上了。

我信口開河：「是這麼回事，那訂戶說她孩子作文很好，問我們的報紙能不能刊發孩子的作品，要是能發，花錢也願意，主要是想鼓勵孩子的自信心和習作的動力。那訂戶還自言自語地說，要是報社能成立一個小記者團就好了，到時候他們家一定訂閱一份報紙。」

其實，這話是我杜撰的，我是在觀察走訪了好幾所小學，和幾十個小學生以及家長接觸調查後得出的思路。能在報紙上刊發作文，孩子們都很嚮往，孩子的心願就是家長的行動，成立報社小記者團，是聯繫報社和孩子們同時擴大報紙發行量的一個絕好載體。

雲朵聽我說完，一拍手：「哎呀——這家長的提議太棒了，我們可以讓公司和編輯部聯繫，以報社的名義成立晚報小記者團，定期組織孩子們參加各種採訪和培

訓活動，在報紙上設置專欄，定期擇優刊發孩子們的習作，凡是報名參加小記者團的孩子們，不用訂報紙，只需要每年繳納 180 元的會費。

「而其實這 180 就是訂報紙的錢，只是換個更好聽的說法而已。這樣，我們豈不是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雙豐收，孩子們也得到了很好的回報，家長也一定會積極回應。」

聰明的雲朵，一點就通。

我朝雲朵豎起了大拇指：「你真行，我都沒有想到這麼好的主意。」

雲朵不好意思又開心地笑了：「這都是你的功勞，你給我啟發地好啊，你才是真行呢！」

看到雲朵開心的笑容，我心裡很高興，催促雲朵：「那就趕緊做這兩個方案吧，心動不如行動，這就幹起來——」

雲朵被我激發起來一股衝動和熱情，隨即打開電腦，看著我：「那你在這裡陪著我，我們邊商討邊打方案。」

「沒問題！」

於是，在寂靜的深夜裡，雲朵邊快速打字，邊和我商議著具體措施。我在旁邊故意不說具體該怎麼做，都是以雲朵為主，當她思路卡殼的時候，我就旁敲側擊地點撥一下，雲朵立刻就能意會。

凌晨 4 點，兩個方案的草稿全部完成。

我松了口氣，有這兩個方案，一定會極大提高雲朵在秋桐眼裡的分量，這個大客戶部經理應該是手拿把掐的。

自己的任務基本完成，下一步就看秋桐的眼光了。

我站起來活動了一下身體，雲朵也站起來活動了一下胳膊，說：「大哥，辛苦你了，讓你這麼晚陪著我。要是這個活動方案被公司認可，這都是你的功勞！」

「哪裡，我只不過是隨便提供了一個線索，關鍵還是你的思路活絡，策劃得體。」

說到這裡，我突然想起了什麼：「對了，雲朵，你必須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啊，大哥？」雲朵笑看我。

「你不能告訴任何人這兩個方案和我有任何關係。」
我的口氣很嚴肅。

「為什麼？」雲朵臉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第一，這方案確實是你的策劃，不是我的；第二，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和你有什麼更近的關係，人言可畏。所以，你必須答應我，否則。」

「否則」後面的話我沒有說出來，因為我不想傷害雲朵。

雲朵看我的神情很認真，發了一會兒呆：「那，好吧。」

我緩了下口氣，說：「再有一個多小時就要上班了，

抓緊睡會吧。你睡沙發，我到外面的分揀桌上躺一會。」

「不行，外面冷，這個沙發可以折疊能放平，我們都在這裡睡，」雲朵說著從櫥子下面抱出一個小被子：「我倆一起蓋這個……」

「不要，這樣不行。」

「我說行就行，不然，你睡外面，被子給你，我什麼也不蓋。」雲朵賭氣似的說。

看雲朵不高興了，我答應了雲朵。

於是，黑暗中，我和雲朵和衣而臥在放平的沙發上，同蓋一床小被子。

沙發很小，被子也很窄，雲朵緊靠著我，我想往後縮，後面是冰冷的牆，無路可退。

雲朵的身體貼近了我，雲朵的呼吸就在我的耳邊，我真切感受到了雲朵身體的青春活力和芬芳氣息。

雲朵的手不知何時鑽進了我的手心，很乖順地將小

手放在了大手裡。

雲朵豐滿的身體觸碰著我的胳膊，我甚至能感覺到雲朵身體的起伏和彈性。

我不是柳下惠，身體內血液流速明顯變快，身體下部甚至有一股熱流湧動。

我身體一動也不敢動，極力壓抑控制住自己，乾脆打起了呼嚕。

雲朵見我睡著了，膽子似乎也變大了，呼吸有些急促，突然慢慢將嘴唇湊了過來，在我嘴唇上輕輕吻了一下。

我大腦一陣眩暈，我知道，此刻，如果我要，雲朵是不會拒絕的。

可是，我的意念終於強行控制住了自己的欲念，一遍遍告誡自己，絕對不能對雲朵做越軌的事情。

雲朵這時把手從我手心拿出來，搭在我的胸口，順

勢就摟住了我的身體，然後將腦袋放在我的脖頸處，安靜地不動了，嘴唇貼著我的脖子.....

一會兒，傳來雲朵均勻的呼吸聲。

我卻無法入睡，忍受著身體內部那岩漿火熱的翻湧。

一直煎熬到 5 點半，上班的時間到了，才算結束了這場罪與罰。

上班後，我去投遞報紙，雲朵在辦公室開始修改方案草稿。

雖然昨夜沒有睡著，但是我白天的精力依然很充沛，我終於卸下了心頭的一個大包袱。

此時，我沒有意識到，雲朵的事情雖然我考慮很周到，卻疏忽了一個重要的環節，而這個疏忽差點就是致命的。

送完報紙，我打算回宿舍去睡覺，這時，手機響了，

傳來一個女人冷冰冰的聲音：「易克，我是秋桐，請你現在到我辦公室裡一趟！」

秋桐怎麼會知道我的電話，她突然找我幹嘛，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我來不及多想就往公司趕，路上又接到了雲朵的電話，電話裡聽起來雲朵的聲音有些疲倦：「大哥，秋總剛才來電話了，詢問你的電話號碼，不知她找你何事，下午我召開全站人員會議，你要是累了，就別參加了，會後我單獨和你談。」

掛了雲朵的電話，我直接去了發行公司的二樓，快到秋桐辦公室的時候，聽見屋裡傳來一陣對話，是趙大健和秋桐的。

我停住了腳步。

「秋總，剛才我已經和你說過一遍了，當時的情景是我親自看到的，易克這個狗日的對雲朵正在圖謀不軌，

雲朵在哭，幸虧我去的巧，不然，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趙大健的聲音：「我還是堅持原來的意見，不必和這個廢渣廢話，更不用面談，直接開除就是，這事我就辦了，不必勞你費神。」

果然如我所料，昨天趙大健沒有問雲朵任何話並不代表他忘記了這事，也不代表他會放過整我的這個機會。他直接捅到秋桐這裡了。如此以來，秋桐對我這個流氓的印象豈不是會更壞了！

我不由心裡暗暗叫苦，繼續聽。

秋桐不溫不火的聲音：「趙總，開除一個人，對我們來說當然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但是，越是這樣，就越不能隨便就開除一個人，發行員找一份工作也不容易，我們要尊重公司裡的每一個人，包括發行員。」

「此事我想還是要慎重，我會親自處理好的。還有，我們那天經理辦公會已經決議，今後辭退發行員，必須

經我同意，任何人都不得擅自做主。」

秋桐的話軟中帶硬，似乎又在警告趙大健什麼。

趙大健的聲音高了一個嗓門：「行，算你狠，你是發行公司的老大，凡事你說了算，我就當個擺設好了。既然你想大權獨攬，那今後公司的工作都由你來幹好了，反正我說的話你聽不進去，看來你是寧可相信一個發行員也不相信我。你想搞一言堂，那就搞吧，我勸你一句，別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到最後收不了場。」

「趙總，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想你是誤解了，我尊重發行公司的每一個人，在事情沒有完全搞明白之前，不能妄下結論，你是分管發行的副總，是發行公司的元老，我當然會尊重你的意見。但是，我們同樣不能拿發行員的飯碗當兒戲，對一個發行員來說，這份工作就是他們生存的全部依靠。」

趙大健粗暴地打斷了秋桐的話：「少來這些沒用的廢

話，沒有什麼但是，你要是尊重我，你要是還把我這個副總放在眼裡，那你現在就下令把這個易克開除出公司，我就在這裡看著你做決定！現在就做！」

趙大健的氣焰很囂張，大有幾百年前鼇拜逼宮少年康熙的架勢。

可惜，趙大健不是輔政大臣鼇拜，秋桐也不是少年康熙，我接著就聽到秋桐的聲音：「趙總，論年齡你比我大，那麼我尊重長兄；論資歷你比我老，那麼我尊重前輩。但是，我想提醒趙總一句，凡事都有個度，發行公司是一家單位，不是一個私人家庭。

「既然是單位，那麼做事情就要有程式，我既然是集團任命的公司負責人，我就要上對集團，下對公司的每一個人負責，我絕對不會拿發行員的飯碗當兒戲，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

秋桐的話聽起來依然溫和，但用詞卻很犀利，在表

示對趙大健尊重的同時，對他進行了某種形式的警告，同時也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態度。

接著聽見室內「啪——」地一聲，是玻璃器皿摔碎的聲音，趙大健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走了出來。

我擦，趙大健很牛逼，在秋桐面前摔杯子。

趙大健出來後，正和我迎個照面。

我站在那裡沖趙大健微笑了下，帶著一絲幸災樂禍和嘲諷。

趙大健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臉上露出了猙獰的表情，重重地哼了一聲，徑直擦肩過去。

我又在門口站了一會兒，估摸秋桐清掃完玻璃碎片了，才到門口敲門。

秋桐正抱著雙臂坐在老闆桌後思考著什麼，臉色發白又很嚴峻。

我突然感覺此事的性質已經超出了自己的範疇，已

經升格演變為秋桐和趙大健之間有關權力的鬥爭。對他倆之間的鬥爭，我現在看不出誰是最後的贏家，當然我心裡希望秋桐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秋桐看見我，神色隨即換做平靜：「請進——」

我自覺地坐在靠近門邊的那個冷板凳上，那是秋桐為自己準備的專座。

秋桐冷眼看著我，半天不說話。

我心裡有些不自在，不敢和她對眼神，怕自己一看她就忍不住要發癡，再被她理解為淫邪的目光。

終於，秋桐說話了：「易克，今天找你來，是想問你個事。」

「領導請問！」

秋桐站起來，來回走了幾步，然後站住看著我：「你們站長雲朵對你怎麼樣？」

「雲站長對每一個發行員都很好！」

「那麼，你覺得雲朵站長做人和做事咋樣？」

「沒說的，做人做事第一流！」我欣賞著秋桐窈窕的身姿，覺得美極了。

「那就好——」秋桐似乎覺得我的目光又有些不大正常，眼裡露出不快的目光，返身坐下，口氣變得嚴肅：

「那麼，你最近有沒有什麼對你的直接領導有不敬和不端的言行呢？」

我神色莊重起來，站起來挺直腰板：「報告秋總，我可以以我的人格保證，不管秋總以前怎麼看我，不管我們之間以前曾經發生過什麼，但是，我對雲站長，是打心眼里敬重和尊重的，絕對沒有做過任何對雲站長無禮的行為！」

秋桐盯了我足足有 10 秒鐘：「你坐下！」

我坐下，嘴角繃得緊緊的。

秋桐沉思片刻，按了辦公桌上的電話按鍵，用免提

打的。

電話通了，秋桐開始說話：「雲朵，我是秋桐！」

「秋總好！領導有何指示？」雲朵的聲音。

「雲朵啊，我是想問你一下，你們站上的那個發行員易克在你們那裡平時表現怎麼樣呢？」秋桐邊說邊又瞟了我一眼，嘴角露出一絲不易覺察的冷笑。

「秋總，你是說易克大——」雲朵發覺自己差點走嘴，忙改口：「易克同志啊，這是個很好的發行員，做事認真負責，和大家相處地也很好，投遞品質沒的說，征訂報紙也不少，大家都很喜欢他呢。」

我松了口气。

「聽你這口氣，你也很喜歡他吧？」秋桐笑著，邊又不屑地斜眼看了我一下。

「嘻嘻……」雲朵的聲音有些害羞，說：「秋總，你……我們都是好同事呢。」

秋桐呵呵笑了：「好了，雲朵，我在逗你呢，你忙吧，我沒事了！」

「秋總再見！」

掛了電話，秋桐又盯住我看，眉頭微微鎖起。

我這時知道秋桐已經確定相信我剛才的話了，她已經否決了趙大健，我不會滾蛋了。

我有些讚賞秋桐處理問題的方式，不是直接就事問事，讓大家下不來台，自己也說不定不好收場，而是採取一種委婉的方式，既顯得尊重對方，還一樣能達到目的。

但是，我知道，秋桐絕不會因為此事的澄清而改變對我根深蒂固的壞印象，她或許認為我是通過什麼手段迷惑了雲朵。

果然，秋桐接著說：「易克，我今天叫你來，一是想弄清楚一個事情，這事我不說你也知道是什麼。這事我

現在已經基本弄明白了。二是基於你以前對我的作為，想提醒你一下，在公司裡工作，個人形象很重要，特別是生活作風問題，尤其重要，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更要對別人負責。以前我們的事我可以不提，但是，我絕不容許你在公司裡出類似的事情，否則，絕不姑息。」

秋桐的口氣有些綿裡藏針，又說：「雲朵這個女孩很單純，又比你小，你應該像大哥哥一樣關心她愛護她維護她。何況，她還是你的上級，你應該學會尊重領導。」

我點頭：「是，我記住了！」

「昨天的事情，我想是個誤會，但願是個誤會。」秋桐長出了一口氣：「此事希望你不要有什麼對立情緒，也不要對趙總有什麼意見，趙總也許是誤解了什麼。」

我又點頭。

「好了，沒事了，我還是那句話，祝你在發行公司工作順利，希望你能有一個健康的心態。」秋桐話裡有

話地說，同時下了逐客令。

又一場風波過去，我再一次逃脫了滾蛋的命運。我站起來告辭離去，心裡突然覺得很壓抑。

回到宿舍，我鬱鬱地沉沉睡去，沉睡中，夢見了冬兒，夢見了和冬兒昔日的幸福和快樂。

從睡夢中醒來，外面的天已經全黑了，我突然覺得嘴角有鹹鹹的東西。

冬兒，你到底在哪裡？今生今世，我們還會再相見嗎？我睜大雙眼看著小小空間裡那無邊的黑暗，苦苦追問著，任悲傷的思緒在憂鬱的心裡滾滾奔流.....

第二天，在公司的統一部署下，各站都行動起來，秋桐親自策劃的訂報洗街洗樓洗門口活動轟轟烈烈開始了。

下午，我和另外兩個發行員在一個社區的中心路口擺了兩張桌子，拉了條橫幅，向過往行人發放樣報和征

訂宣傳單，同時接受大家的諮詢，現場訂報。

不可否認，這種形式的征訂活動比起發行員單兵作戰效果強多了，諮詢的居民絡繹不絕，當場訂報的同樣不少。

正忙得不亦樂乎，雲朵過來了，我悄悄問她那兩個方案的事，雲朵悄聲說：「送上去了！」

我放心了。

雲朵又小聲說：「昨日秋總找你是不是那事？」

我明白雲朵指的是什麼事：「嗯.....沒事，過去了！」

雲朵點點頭：「秋總給我打電話了，我一聽就知道那人去搗鼓了，我知道秋總是明察秋毫不會冤枉好人的。」

這時，雲朵接了一個電話，接完告訴大家集團總裁到發行公司視察大征訂工作現場，一會兒就要到我們這裡來。

傳媒集團的一把手是黨委書記兼董事長，二把手是

總裁，三把手是總編輯。黨委書記負責全盤，總裁是經營委員會的頭，總編輯是編輯委員會的頭。這三個大佬都是正處級。集團專門有設置的經營管理辦公室，作為經營委的上傳下達機構。

聽說總裁要來視察，大家幹得更加賣力了。

不一會兒，兩輛轎車開了過來，前面那輛車上下來了秋桐，後面下來了一個頭髮斑白的 50 多歲的微胖男子，後面跟著一個 30 歲左右的女子，身材窈窕，面容俏麗，目光中帶著一股傲氣，還有幾分妖媚。

三人走過來，雲朵忙迎上去招呼，秋桐面帶微笑對大家說：「嚴總來看望大家了，還有，這位是我們集團經營辦的曹主任。」

嚴總和大家一一握手，平易近人地笑著：「天氣這麼冷，大家辛苦了。」

曹主任站在嚴總後面，顯得很矜持，眼神不經意掃

了我一眼。

雲朵把站裡開展征訂的情況彙報了下，秋桐不時在旁邊進行補充。

嚴總邊聽邊點頭，回頭對曹主任說：「曹麗，發行公司的征訂情況，你具體調查一下，回去安排弄一個內部情況簡報，主要圍繞思路和認識的提高來弄。」

曹主任原來叫曹麗，聽嚴總一說，漫不經心地點點頭：「好，回去我安排一下，只是，嚴總，這事要不要先和王主任彙報下呢，畢竟我是副主任。」

原來曹麗是副主任。

我敏銳地感覺到曹麗講話的口氣對這嚴總似乎不是很敬畏。

嚴總說：「王主任病休，這事你就負責落實好了，你要多找基層的人員瞭解情況。」

曹麗點點頭，眼神又瞥了我一眼，突然對我說：

「喂——小夥，過來——」

我走上前：「曹主任好！」

曹麗用膩膩的目光打量著我，突然放肆地笑了：「這小夥很帥嘛，細皮嫩肉的，幹訂報紙這活豈不是有些可惜了。」

話一出口，嚴總微微皺了下眉頭，秋桐也抿了抿嘴唇。

曹麗也覺得自己這話說的有些不合時宜，咳嗽了一聲，然後正色說：「小夥子，你叫什麼名字？」

「易克！」

「易克：曹麗半拉著官腔：「今年訂了幾份報紙了？」

我還沒說話，雲朵接過去：「曹主任，我訂報紙很厲害，上個月是我們站的訂報冠軍，自己訂了 1000 多份，這個月，到月底也差不多能到 1000 份呢！」

曹麗眉毛一揚，似乎要對我刮目相看一下。嚴總也

用讚賞地目光看著我：「小夥很能幹，不錯！」

我說：「謝謝領導誇獎，我的成績都是雲站長正確領導的結果，我們站最近的征訂進度進展很快。」

嚴總又用讚賞的目光看著雲朵。

雲朵臉色微微一紅，看到秋桐站在那裡，突然也學我的口氣說：「其實，我們的成績取得，都是以秋總為核心的公司領導領導有方的結果。」

嚴總呵呵笑起來，看著秋桐：「秋桐啊，我就知道你能勝任這個發行公司總經理職位的，當初我在集團黨委會上大力舉薦你，看來我這個老朽還是眼光不錯的嘛，呵呵……」

秋桐謙虛地說：「我的工作還需要嚴總的大力關心和指導，我也在不斷地學習過程中。」

「秋桐，我最讚賞的就是你這個學習的態度，凡事不會不懂不要緊，怕的就是不學不懂裝懂。往年集團的

生活類報紙征訂一直很被動，集團各部室人員都要分任務，全家人撲上去訂報，今年你主動提出不再讓集團其他部門分擔，這本身就是個很大的轉變和進步，集團黨委對這一點是讚賞的。

「我這個行將下臺的老頭子，也算是在退休前為集團選了一個合適的發行幹將。我一直認為，集團這麼多年輕幹部，你是能力最出眾的。」

原來嚴總馬上要退了，怪不得曹麗對嚴總的態度不是那麼尊敬。

我看到曹麗冷眼看了一下秋桐，撇了下嘴角。

秋桐看到了曹麗的眼神，笑著：「嚴總，可不敢這麼說，集團比我能力強的人多了，不說其他部門，就說咱們經管辦的曹主任，就比我有能力。」

嚴總笑而不語。

曹麗這時突然綻開了笑臉，拉著秋桐的手：「哎

哟——你看秋總這話說的，我哪裡敢和秋總比啊，秋總現在可是我們集團黨委的大紅人呢，我一個小小的經管辦副主任，可是攀比不起，我得向你學習呢！」

曹麗顯得和秋桐很熱乎，我卻在她扭過臉的一剎從她眼神裡看到了不可遏制的妒恨。

我的心一動，意識到曹麗此人頗有心計，不可小覷，她今後一定會成為秋桐的一個強勁對手。

晚上，我上網，浮生若夢說：「我正在看兩個大客戶開發的策劃方案，一個是和移動公司合作積分回報贈報紙的，一個是成立小記者團的.....這是我們公司的一個員工搞的，下午親自交給我的，看來，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

接著，浮生若夢把方案的具體內容大體說了下。

我的心裡一喜：「那你這個員工可真是有思路的人，市場意識很濃厚，腦子很活絡，策劃意識很強，你那大

客戶部的負責人可算是有個人選了。」

「是啊，這小夥還真挺有頭腦的。」

我頓時就懵了，小夥子？明明是花姑娘雲朵，怎麼成小夥子了？

我接著又問：「你是說，這人是個小夥子？」

「是啊，小夥子怎麼了？」

我反應過來：「沒什麼，我就是隨便問問。」

「這方案我越看越有興趣，今晚俺不和你多聊了，得細細琢磨這方案哦……」

「哦……」我心不在焉地說著，和秋桐再見。

下了線，我越想越奇怪，媽的，難道這其中發生了什麼貓膩？

第二天，我立刻找到雲朵：「你那方案交給誰了？」

「交給趙總了！」雲朵說。

我一聽，意識到有些不妙：「你幹嘛不直接交給秋總

呢？」

「不能越級，趙總是分管領導，昨天上午他正好來站裡，我就給他了：「雲朵奇怪地看著我：「怎麼了？」

「你給趙總的時候，他怎麼說的？」

「沒怎麼說，接過來看了半天，然後說要在我電腦上看下征訂進度表，讓我出去。」

我一聽，忙叫雲朵打開電腦，存在電腦裡的底稿不見了。

「哎呀——我存的底稿怎麼不見了？」雲朵驚叫一聲。

我意識到，趙大健搗鬼了。他刪除了雲朵電腦裡的底稿，把雲朵的勞動成果竊取後給了別人，而這個人，一定是他想扶持做大客戶負責人的公司員工，也就是浮生若夢說的那個小夥子。

這樣一來，秋桐被蒙在了鼓裡，雲朵要吃一個巨大

的啞巴虧。

趙大健明日張膽，夠狠夠毒的，到時候如果他要是
一口否認雲朵給過他什麼，再說那小夥子早就給他彙報
過這方案的策劃，秋桐還真不好處理。

我看著有些惶然的雲朵，開始琢磨這事。

下午快下班時，雲朵從公司裡得到一個資訊：公司
辦公室副主任曹騰給秋桐遞交了兩個開發大客戶的方案，
一個是和移動公司合作的，一個是成立小記者團的，秋
總正準備明天召開經理辦公會進行專題研究討論。

我問雲朵：「曹騰是什麼背景？」

「經管辦副主任曹麗的堂弟，趙總親自安排到公司
的，以前提拔辦公室副主任也是趙總親自提議的。」雲
朵說。

我證實了自己的判斷，趙大健和曹麗關係必定不錯，
他扶持曹騰，既給曹麗送了人情，又安排了自己人，一

舉兩得。

「這是怎麼回事？明明是我的方案，怎麼成了曹騰的了？」雲朵又急又火，說：「我這就去找趙總，問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親手給他的方案到哪裡去了？」

我一把拉住雲朵：「不要去，去也沒用，你有什麼證據能證明這方案是你的？曹騰如果一口咬死這方案是他做的，趙大健再給予證明，你電腦裡的存稿又沒了，如何說得清？到時候，說不定人家會倒打一耙，說你居心不良。」

雲朵站住，沮喪地看著我：「大哥，你說，怎麼辦？這個虧就這麼吃了？」

我略一沉思，安慰雲朵：「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秋總不是糊塗人，李達李鬼總要現原形的。這事你先不要聲張，回去安心睡覺吃飯。」

雲朵疑惑地看看我，聽了我的話，回家了。

我沒有回去，快速寫了一張紙條，揣在身上，接著就在黃昏的落幕中趕往發行公司。

公司早已經下班，秋桐果然正在加班，辦公室門關著。我悄悄走近，將紙條掏出來放在門口，用一塊小石頭壓住，然後輕輕敲了兩下門，不等裡面回聲，接著就迅速穿過走廊下樓梯離去.....

第二天，我不知道秋桐上午是否召開了經理辦公會，雲朵下午卻接到了秋桐的電話，約她去談話。

我心裡有底了，叮囑了雲朵幾句，然後雲朵就去了，我在站上等雲朵回來。

等到天色將黑，雲朵才回來，告訴我，秋桐徵詢了她對於大客戶開發的有關建議和意見。

雲朵按照我說的，口頭彙報了自己的詳細完整思路，著重談了和移動公司合作以及成立小記者團的構想，同時結合實踐，從理論高度談了自己關於大客戶開發的其

他看法，最後說自己已經向趙總遞交了兩個方案。

秋桐聽完後，臉色有些難看，沒有做任何表態就讓雲朵回來了。

我聽了點點頭，秋桐既然會約雲朵談，那麼，就一定會約曹騰談，只要一談話，李達李鬼就出來了，依照秋桐的聰明，她應該知道是怎麼回事。

我心裡輕鬆了。

正在這時，張小天來了，手裡拿著兩張萬達影城的電影票，要請雲朵去吃飯看電影，雲朵剛流露出拒絕的神態，我就不由分說催促著雲朵跟張小天走了。

雲朵走時，看了我一眼，眼裡露出有些哀怨的神態。

張小天則沖我報以開心的一笑。

晚上，我和浮生若夢在網上見面，我想從她的聊天裡得到某些資訊，可是，她卻對此事隻字不提了。她不提，我也不能主動問，否則，會露餡的。

浮生若夢卻和我發起了做人與做事的感慨：「客客，我發現現在的社會，想要做一件事情，真難哦……」

我：「呵呵，我認為其實說難也難，說不難也不難，不過是個態度問題！」

「願聞其詳，客客大神請講——」

「人生在世，只要正常地生存著，就離不開做事的問題。然而，人應該如何做事呢，我以為，概括起來不外乎三種態度：第一，等待事情的發生。持這種等待思想的人，他們斷做不出‘第一個吃螃蟹的’的舉動來，因此難以跟上時代的步伐，往往被時代所淘汰。」

「有道理，繼續說下去！」

「第二，觀望事情的發生。持這種心態的人，往往缺少責任感，于人於己都不利。」

「說地好，那第三呢？」

「第三，參與事情的發生。這是一種做事最正確、

思想最健康的態度和最佳的精神狀態，同時，他們的良好心態還會影響和激勵、鼓舞、教育別人積極地去幹事。」

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大拇指表情：「客客，你說的太對了，認識很深刻，我想，綜合你剛才的話，以上三種人做事的態度，第一種當棄之，第二種當斥之，第三種當褒之。」

我發過去一個微笑的表情：「你歸納地極對。」

「嘿嘿.....感謝客客大神的表揚：「浮生若夢說：「你剛才的話讓我的思路開闊了不少，困惑木有了，偶很受啟發。」

我這時心裡突然一動，浮生若夢今晚的困惑是什麼，會不會和雲朵那事有關呢？

我決定靜觀事態變化。

不曾想一周過去，沒有絲毫動靜。

我不由有些困惑了，秋桐在搞什麼名堂？到底葫蘆

裡賣的什麼藥？

此時，我不會知道，秋桐正在策劃一場人事風暴。

這天，公司突然下發了已經報經集團黨委批准的人事調整檔。

雲朵被任命為大客戶開發服務部經理。

曹騰不再擔任公司辦公室副主任，調到下面縣裡的一個發行站做內勤。

同時，本次人事調整還涉及公司的 5 個直屬部門和 7 個發行站，都重新任命了負責人，這些新任命的人都是大家平時呼聲比較好工作能力比較強但是因為不阿諛與趙大健而一直被壓制的。

而換掉的那些負責人，無一例外都是工作不得力人緣關係差的，而且，都是趙大健的心腹幹將。他們要麼降為副職，要麼調離到其他部門和發行站做一般工作人員。

如此大規模的人事調整，仿佛就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事先沒有任何徵兆。

我突然恍然大悟，秋桐一直不動聲色，原來是在醞釀著綜合的整體人事變動，她此次出手，快刀斬亂麻，快速了當，直接給了趙大健一個措手不及，砍掉了趙大健賴以發威的資本。趙大健手裡沒有人，就像是斷了翅膀的老鷹，難以再振翅抓小雞吃了。

我不由佩服秋桐的辦事果斷和沉穩，真個是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不過，趙大健依然是他的副總經理，他是集團黨委任命的人，雖然秋桐知道他此次做了不光彩的事情，但是秋桐無權撤換他，拿他無可奈何。

我不由又擔心秋桐此次對曹騰的安排會更加加深趙大健對她的怨恨，同時還會觸怒曹麗。得罪了小人，可不是好玩的。

不過，我又想，既然秋桐敢於這麼做，她一定會有她的全盤考慮，畢竟她是從集團人力資源部下來的，有多年人事鬥爭的經驗。

曹騰這次做了這麼大的卑鄙之事，不開除他就算是很好的了，秋桐應該還是給曹麗留了一個面子的，但曹麗領不領這個情就難說了。

我不再想這些了，開始替雲朵高興，雲朵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我忙著替雲朵收拾辦公室的東西，準備搬到公司她的新辦公室裡去。

新的市中區發行站站長是從本站一名發行員中提拔起來的，這是一位工作敬業負責人緣極好的中年女同志，投遞和征訂都是多年的先進，曾經被評為全省優秀發行員，還是集團的年度先進工作者。

雲朵離開站裡時，全站發行員在新任站長的帶領下集體給雲朵送行，大家免不了又依依不捨唏噓半天，雲

朵感動地落淚不已。

我送雲朵到公司她的新辦公室，在公司正好樓下遇到了趙大健。

趙大健陰著臉，耷拉著腦袋，正站在樓下看著院子裡的幾棵冬青發呆。

雲朵和我主動給趙大健打招呼：「趙總好！」

趙大健渾身一個哆嗦，轉身看著我們。

然後，趙大健哼了一聲，接著皮笑肉不笑地看著雲朵說：「雲站長——哦，不，雲經理，新官來上任了，我是不是該祝賀你呢。」

雲朵微笑了下：「謝謝趙總的祝賀，今後還得趙總多關照提攜。」

趙大健接著不看雲朵，開始冷眼看著我，半天不說話。

我沖趙大健笑笑，接著就跟著雲朵上樓。

上了樓梯之後，我回過頭，看到趙大健背著雙手，正半仰臉看著自己，眉頭緊鎖，目光深邃，似乎在思考著什麼。

趙大健的目光讓我的心一顫，我還從沒有見到過如此陰毒的目光。

幫雲朵放好東西，我還沒來得及擦汗，秋桐進來了，帶著微笑。

「呵呵，我來看看咱們嶄新的雲經理，現在可就是你一個光杆司令哦.....兵可要你自己去招了。」秋桐和雲朵說。

我看見秋桐就緊張，忙找個藉口出溜了。

下樓，趙大健不在了。

發行公司辦公樓位於集團經營辦公區內，集團的很多家經營單位都在這裡，廣告公司在發行公司辦公樓西面的臨街辦公樓，經營管理辦公室就在發行公司對過的

那個小樓一樓。

我隨意往對過看去，看見趙大健正走進經營管理辦公室。

我也知道他此刻一定是去找曹麗的。

一想到今後秋桐的這兩個對手，我不禁暗暗替秋桐擔憂，秋桐幹工作可能是第一流，但是，搞暗鬥，她未必是他們的對手。

不過，這些我管不了了，我把雲朵扶持起來就算圓滿完成任務，10 月份就要過完，我很快就要領完工資和提成離開星海了。

雲朵上任的第二天就找到我，直言不諱，讓我到她的大客戶開發部去工作，說她已經和新站長打了招呼，替補馬上就找到，我今天就可以去她那裡報到上班。

秋桐授予了雲朵自主招人的權力，她第一個就瞄準了我。

我直接回絕了雲朵，沒有說明原因。

其實對我而言，很快就要走了，再去雲朵那裡折騰毫無意義。雖然我很想去雲朵那裡扶上馬送一程。

雲朵臉上露出極其失望的表情，眼神裡甚至有些幽怨，但她沒有追問原因，似乎意識到了一些什麼。

我心裡暗暗祈禱雲朵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一帆風順，祝福她收穫幸福的愛情。

隨後的日子，我在新站長的領導下繼續自己的投遞和征訂工作，雲朵則在新的崗位上開始了新的生活。

離開了雲朵，我突然感到有些落寞和空虛，同時又有些牽掛。

晚上，我會經常上網和浮生若夢聊天，浮生若夢最近的情緒不錯，除了和我交流工作之外，更多的是和我探討對人生和生活的很多看法，時不時有意無意地問起我的個人情況，都被我巧妙地回避過去。

有一次，浮生若夢說：「客客，你說，現實到底有多真？網路到底有多虛？虛擬的網路裡會有愛嗎？」

我說：「我不知道現實和虛擬有多遠，只知道心與心的距離可以跨越萬水千山.....網路裡到底有沒有愛，不必問別人，應該問自己。」

浮生若夢說：「你說得對，我問你這個問題，很傻.....我應該問自己的.....我一直覺得自己在現實裡是理智的人，可是，在網路上，當一種莫明的心緒從心頭滋生，當一種擾人的感覺在心底蔓延，一個一直自以為很有理智的人，似乎也要迷糊崩潰，似乎被一種曾經不屑一顧的感覺所滋擾，似乎被一份被無數人證明是虛幻的東西而悸動。」

她的話讓我的心一顫：「現實生活中，很多人都戴著虛假的面具，很少在別人面前流露自己的真情實感與內心想法，缺少傾訴的生活讓許多人覺得身心疲憊。」

「而在網路世界中，對著電腦，少了許多的壓力，人們可以拋開所有的偽裝，在這裡用坦然的文字與人進行交流，這樣的交流又讓心與心的距離拉的更近，在情感的世界中毫無保留的釋放著自己的心情，給了人們一個真實的空間做回自己，讓心情與夢想跟著音樂一起在這樣真實的空間裡放飛。」

「你說的真好，看得出，你是一個有思想有深度的人，我喜歡和你這樣的人做朋友，雖然是在虛擬的網路世界裡，但我依然很珍惜.....客客，你會珍惜嗎？」

我不由自主歎了口氣：「會珍惜，會的。」

「有人說網路就是一場遊戲一場夢，我希望這場夢，永遠都不要結束，我希望自己能長期活在這個夢裡.....即使我知道這是一場遊戲，即使我知道永遠也不會成為現實，即使我知道自己在現實面前永遠是無奈和無力的。」

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幽幽的表情。

我心裡一陣淒苦，不知道自己離開星海後，還會不會在網路裡和她繼續保持來往。未來不可測，明天會怎樣，只有天知道。

我心裡明白，即使我還不時會想起冬兒，即使現實裡的秋桐對我依舊是那樣冷若冰霜，即使我知道自己永遠也不會有機會靠近她，但無法否認，我已經迷戀上了現實裡的秋桐和虛幻裡的浮生若夢。

既如此，我在網路裡和浮生若夢如此地接近，是不是對她的一種褻瀆和傷害呢？

我的心矛盾糾結著，反復鬥爭著，覺得自己已經不可救藥，正在向著一個無底的深淵滑落下去.....

而不可救藥的，似乎並不僅僅是我。

離發工資的時間越來越近，離我離開星海的日子也越來越近，我就要離開這個漂泊暫留地了，就要離開秋桐和雲朵了。我明白，這一走，恐怕就是永別，再也不

會有相見之日。

這天晚上，張小天突然請我吃飯，飯桌上，酒過三巡，張小天摸出一個厚厚的信封，推到我面前。

我一愣：「張兄，這是幹嘛？」

張小天帶著微微的酒意看著我：「老弟，這裡面是 5 萬塊，其中一萬五是還雲朵爸爸治病借你的錢，其他的是我張小天個人的心意，表達我對老弟你真摯的謝意和敬意。」

我頓時明白，張小天一定是從雲朵口中知道了我出錢給她爸爸做手術的事，張小天現在是以雲朵家人的身份來還人情了。

我說：「雲朵讓你這麼做的？」

「不，她不知道，這樣的事，怎麼能讓她知道，我作為她的男朋友，這是必須盡的義務，再說，雲朵每個月那點工資，哪裡來這麼多錢。」

我聽了這話覺得心裡有些欣慰，不管怎麼說，張小天是為雲朵好。

我想了下，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然後看著張小天，意味深長地說：「張兄，這就是你今晚請我喝酒的目的？就是為了還錢和表示敬意謝意？沒有別的意思了？」

張小天不自然地笑了下：「老弟是個爽快人，我也不妨直說了吧，雲朵現在升遷到公司了，你呢，還是在站上做發行員，我看著你現在的處境心裡覺得難受，上次想讓你到我這裡來你不幹，雖然你不領我這個情，但是我和雲朵始終把你作為最好的朋友看待，我們都不忍心看著你這麼一直做下去。

「所以，我倒是有個想法，如果老弟拿上這筆錢，離開發行公司，或者，乾脆離開星海，到外地去另謀發展，說不定能做出一番事業來。」

我明白了張小天今晚請我喝酒的用意，一來作為雲

朵的自己人，替雲朵償還人情，二來贈予我這筆資金，讓我拿錢走人，走地越遠越好。

這說明，張小天對我還是不放心，對自己也缺乏信心。看來，為了愛情，張小天不惜血本煞費苦心，難能可貴，壯哉！。

我不由有些感動，又有些好笑，將信封推還給張小天，說：「張兄，這錢我不能要。」

「一來，給雲朵爸爸治病的錢，我壓根就沒打算讓雲朵還，我在站上工作這麼久，雲朵對我一直很照顧，這也算是我對雲朵的報答.....

「二來，你贈予的這巨額資金，我更不能要，無功不受祿，我雖然窮，但是，不是我的錢，我一分都不能要.....

「還有，張兄有一點大可放心，即使你不提後面的建議，我也很快就要離開星海了，我本來就沒有打算在

星海長期呆下去。大家認識一場，朋友一場，我深深祝福你.....」

說完，我起身離去，剩下張小天呆呆地坐在那裡。

走出酒館，外面下起了小雨，冰冷的雨點在深秋的瑟瑟中撲打到我的臉上，我不由裹緊了防寒服，沿著不停飄落樹葉的人行道漫無目的地走著。

突然，我看見前面路燈下搖搖擺擺走著一個熟悉的身影——秋桐。她走路的姿勢似乎是喝醉了。

這個時間一個孤單女子走在馬路上，我有些不放心，卻又不敢靠近她，只能不遠不近地跟在她身後。

穿過兩個路口，秋桐走到了發行公司的門口，直接拐了進去，一會兒，她辦公室的燈亮了。

這麼晚了，秋桐還要加班？我突然來了好奇心，跑到對過廣告公司的二樓樓道視窗，正好能看見秋桐坐在辦公室裡。此刻，她正怔怔看著窗外發呆。

我離秋桐的直線距離不到 10 米，甚至能清楚地看到秋桐此刻臉上正掛著淚痕。我在暗處，不用擔心秋桐會看見自己。

看著秋桐默默流淚的樣子，我的心突然就很疼，我不知道秋桐有過多少這樣孤獨悲傷的夜晚。

一會兒，秋桐突然拿起一支筆，寫起什麼來，邊寫邊偶然會停下來，迷惘地往窗外看一會兒。

寫了一會兒，秋桐不寫了，眼神直勾勾地看著桌面，接著拿著一張紙站起來，走到視窗，打開窗戶，邊將紙揉成一團，邊仰臉看著窗外的黑夜，任秋風秋雨擊打著她的臉頰。那俊美的臉上一時分不出雨水還是淚水。

我屏住呼吸看著燈光下窗口處的秋桐，不做聲。

終於，秋桐長歎一聲，將紙團扔出了窗外，然後關窗，熄燈，接著看見她下樓開車走了。

我跑下樓，在窗戶下麵撿起了被雨水打濕的紙團，

揣進口袋，一溜煙回到了宿舍，迫不及待打開，我想知道秋桐剛才都寫了些什麼。

展開這張信紙，上面是秋桐雋秀的字體，字跡被雨水浸潤地有些模糊，但還算清晰，能看出來。

我凝神看秋桐剛才寫的東西：

「今夜，我又喝醉.....此刻，在秋雨瀟瀟的深夜，我獨坐，我獨享，我獨想，已經記不得，這麼多年來，有過多少這樣落寞的時刻，我的人，在現實裡苟且偷生，我的心在黑夜裡孤獨前行.....今夜的秋雨帶起我依稀的記憶，那讓我心悸的每一個秋季.....

「滾滾紅塵，現實無奈，只能讓過往點滴變成回憶，用回憶和酒精麻痹了自己，讓生活和命運左右了自己，任憑人生風雨擺動。而我，卻連抵抗的願望都沒有，不是不想有，而是不能有，我沒有資格有.....

「唯一能做的，只有在自己的殘夜裡對著殘月為自

己的世界唱一首歌。眼淚始終止不住地滑落，為了什麼？幸福的人那麼多，為什麼我不是其中一個？我的恩人，既然你們給了我成長和撫育，為什麼不能給我選擇自己命運的機會？

「既然你們安排了我的命運結局，那我不能再去勉強什麼了，只有服從.....漠然回首，暗夜當頭，秋風秋雨不識愁，無語寄哀愁，一切隨風飄流。」

我的心看地有些沉重起來。

「雨啊！你悲傷了秋，濕了我的眼，轉換了季節，掉轉了心情。秋雨十月，依然纏纏綿綿，怎麼才能幹乾脆脆的走入冬天？秋啊！你淒涼了雨，凋零了葉，輾轉反側為秋憐，深秋以盡蕭瑟處，怎堪無奈對秋眠？

「雨會走，留下涼涼的夜。秋來了，帶來了夜的殤，我那異國他鄉的親爹親娘，你們此刻可安在，鴨綠江畔的你們是否還會記起那 29 年前被你們拋棄的親骨血，

此刻，我多想偎在你們的懷抱，聽爹娘吟唱那低低的夜曲。」

看到這裡，我潸然淚下。

那一夜，我註定難眠。

很快到了 11 月 1 日，發工資和提成了，我操作的四個訂報點效果不錯，訂了 1000 多份，物業那邊的好處費我已經從報款裡提前支付了，現在我領的都是自己的。粗略算一下，能得 2 萬多。

去領錢的前一天，我就向新站長遞交了辭職報告，新站長也找好了接替我的人。

我去公司財務科的時候，已經接近下班時間，趙大健正站在財務科門口抽煙，看見我，破天荒露出了一絲笑容：「易克，幹得不錯嘛，聽財務科的人說你這兩個月收入都不低啊，祝賀你！」

我說：「謝謝趙總，碰巧了趕上好機會而已。」

趙大健咧咧嘴陰笑一下，看著我走進財務科，然後走到旁邊，邊摸起出了手機.....

領完錢，將厚厚的兩摞揣進口袋，我上樓去雲朵的辦公室，我想好了，今晚請她吃最後的晚餐，向她做最後的道別，明天，自己就背起行囊離開星海了。

我甚至開始琢磨是走水路還是走旱路。

雲朵的辦公室鎖著門，問了一下隔壁，原來雲朵跟隨秋桐到外地考察，走了 2 天了，不知何時歸。

我不由有些失落，轉身下樓出了發行公司，在夜幕下的人行道上悵悵而走，邊琢磨著是否給雲朵留下一封信來個不辭而別。

其實想想這樣也好，免得雲朵聽說自己要走再給還錢，還會哭哭啼啼地傷心一陣子，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離別的糾葛纏綿，傷離別啊。

我歎了口氣，心裡湧起一陣眷戀，不知是為了雲朵

還是秋桐.....

不知不覺我拐進了一條車輛和行人稀少沒有路燈的狹窄街道，我打算抄近路回宿舍。

正在這時，我聽見身後傳來一陣摩托車的轟鳴聲，似乎正沖我而來。還沒來得及回頭，突然後腦勺被一個硬邦邦的東西重重一擊，瞬間就失去了知覺。

不知過了多久，我終於醒過來，腦袋後面陣陣劇痛，夜色已經全黑了。我習慣性地一摸上衣口袋，壞了，剛發的那 2 萬塊錢不見了！

瑪律戈壁，老子被打劫了！連劫匪長什麼樣都沒看到！

我跌跌撞撞爬起來，扶著牆站住，周圍一個人都沒有，摩托黨劫匪早已經不見了蹤影。摸摸後腦勺，沒出血，看來這劫匪是沒打算要我的命，棒下留情了。

操——打劫專揀老子這樣的舊氈帽朋友，怎麼不去

打劫那些開賓士寶馬的啊！這可是老子辛辛苦苦一個月的心血，是準備用來趕路生活的全部資本。我心裡詛咒著，勉強支撐著往回走，同時又覺得奇怪，這狗日的摩托黨怎麼知道我身上正好有鉅款的，難道能掐會算？

我立刻去了就近的派出所報案，值班民警做了詳細筆錄，又去看了下現場，然後就讓我回去，說有消息會通知我。

好不容易回到宿舍，我一下子趴到床上，後腦勺依然疼痛難忍，突然又想，別把自己打成腦震盪了，於是伸出兩個指頭數了數，是二，稍微放心了。

關於此次被打劫之事，當時我並沒有多想，只是認為自己倒楣運氣不好。

我在床上昏昏沉沉悲涼地躺了一夜，第二天才感覺好一點。

腦子清醒了，我坐在床上開始思考下一步的出路，

錢沒了，沒錢寸步難行，走不動了！必須要再找活幹快速賺錢。

發行站已經辭職，不能再回去了，那裡可不是自己家，想來就來，想走就走。

那麼，該去哪裡？

依照我一直的性格，此時，我是不會吃回頭草的。

但是，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我反復考慮了許久，最終做出一個出乎自己意料的決定：去雲朵那裡幹！

我給自己的理由是：一來熟悉這方面的業務，能抓緊利用自身優勢賺錢；二來正好也扶持雲朵，扶上馬送一程，穩固雲朵的地位；三來.....我沒有敢往下想，怕驚擾了自己那顆騷動的心。

三天后，我休息恢復地差不多了，雲朵也回來了。我出現在雲朵辦公室。

雲朵聽說我要來她這裡工作，高興地蹦起來，拉著

我的手開心地笑個不停：「大哥，好大哥，親哥哥，我就知道你不會扔下我不管的，你會來這裡幫我的.....我們倆在一起工作，太棒了.....我還一個兵沒招呢，你來了，誰也不用找了。」

我脫開雲朵的手，心裡一陣苦笑，要是她知道我幹一個月就走，就不會這麼興奮了。

正在這時，趙大健笑咪咪地進來了，看見我，一怔：「咦——我，你不是不幹了嗎，怎麼在這裡？」

我還沒來得及說話，雲朵搶過話頭：「報告趙總，我剛從發行站調到我這裡來了，到大客戶部來工作了。」

我沖趙大健點了點頭。

「哦.....」趙大健點點頭，繼續保持著笑容：「好，好.....好好幹.....大客戶部也是我分管，你們工作幹好了，也是給我出彩哦，呵呵.....」

說完，趙大健依舊笑咪咪地出去了。

幾天不見，趙大健似乎變了一個人，沒有了以前的盛氣凌人和陰冷奸詐，變得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了。

就這樣，我又沒有走成，繼續在雲朵的領導下在新的工作崗位上開始了新的工作。我和雲朵對桌辦公，一個領導一個兵，還都配備了電腦，能上網。

我現在離秋桐很近了，在同一層樓上班，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她。

我心裡不由有些興奮，還有些莫名的騷動。

秋桐很快就發現了我在這裡出沒，沒有多說什麼，她尊重雲朵的選擇。但我從秋桐看我的眼光裡感覺得出，她對我依然帶有強烈的敵意和厭惡。

我和雲朵面臨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抓緊落實和移動公司的合作事宜以及成立小記者團的事情。我是一個兵，當然要衝鋒在前打頭陣。

雲朵之前提交的方案算是個綱，現在需要詳細具體

的目。

我和雲朵經過 2 天的商討運作，制定出了這兩個活動的具體實施方案，細緻到和移動公司合作的具體時間價格數量，以及公司方使用行動電話的具體人數預交話費的具體數額，以及給對方回報新聞宣傳的稿子篇目甚至版面。

關於小記者團的實施，更加詳細，甚至包括了小記者培訓的時間和日程以及內容，還有活動的具體項目。

經過我們的反復斟酌，最後將成型的方案遞交給了秋桐，秋桐很快就批准了，安排人以公司的名義列印成報告，上報集團領導審批。

這是集團對經營活動管理的正規程式，而報告的遞交程式是先交給經營管理辦公室審核，然後由經管辦統一負責上報。

雲朵拿著活動方案請示報告，正準備去經管辦時，

秋桐突然又叫雲朵和她一起去集團開會，於是雲朵就把報告給了我，讓我送到經管辦給曹主任。

我直接去了經管辦，曹麗正坐在辦公桌前拿著一個小鏡子在修眉，見我來了，放下手裡的東西，用誇張的口氣說：「吆——這不是小白臉易克嗎，怎麼跑我這裡來了？」

我把報告遞給曹麗，說：「曹主任，這是公司的兩個活動方案，呈報給你.....」

曹麗接過來，隨意翻了翻，眼皮跳了幾下，接著淡淡地說：「好，放在我這裡吧。」

我剛想提醒曹麗不要耽擱，曹麗卻看著我先發話了：「小白臉，你不是做發行員嗎，怎麼幹這活了？秋大經理提拔你到公司辦公室做副主任了？」

我說：「不是，我現在在大客戶開發部做事情。」

曹麗的神色突然變得有些難看，用諷刺的口吻說：

「大客戶開發部就是雲朵那邊吧，看來，你這個雲朵領導對你很器重啊，走到哪就把你帶到哪，秋大經理真是慧眼識英才吶。」

我沒有說話，知道曹麗一定是想起了雲朵和曹騰的事情，在她看來，雲朵的位置應該是曹騰的。曹麗似乎並不忌諱在我面前表現出對秋桐和雲朵的嘲諷和不滿。

這時，曹麗用曖昧的目光看著我：「小白臉，你過來！」

我走近曹麗，站在她跟前，曹麗突然站起來，伸手就摸了一把他的臉，嚇了我一跳，忙後退兩步。

「嘻嘻.....臉蛋還挺光滑哦.....摸起來感覺很爽.....一個大男人，害什麼羞啊.....」曹麗有些放肆地調笑著。

這時，有人進來，我忙趁機離去，身後傳來他們的對話：「曹主任，最近發行公司人事變動不小啊，剛才這個是新人吧。」

「哼，狗屁，一幫烏合之眾在那裡蠢蠢欲動而已。」

曹麗不屑的聲音。

我知道曹麗這話是有所指，目標直指向秋桐。

報告遞上去一周過去，經管辦一直沒有回饋回來。
我和雲朵都急了，這天下午快下班的時候正在談論這事，
秋桐進來了。

雲朵和秋桐說：「秋總，我去經管辦找曹主任問下吧，
報告拖得太久了.....經管辦的辦事效率也太低了。」

秋桐說：「集團一直以來就這樣，凡事都要講究程式，
一級一級來，嚴總出差上午剛回來，你去問問也好。」

雲朵站起來正要出去，秋桐又叫住了雲朵：「報告是
易克遞交的吧？」

雲朵點點頭。

秋桐思忖了下，說：「你不要去了，還是讓易克去吧！」

我明白了秋桐的意思，她瞭解曹麗的性格和脾氣，
她是怕曹麗找碴給雲朵難堪。

我直接去了經管辦，經管辦三間辦公室，主任單獨一間，還有一個裡外間，外間是工作人員，里間是曹麗的辦公室。我去的時候外間辦公室的人已經下班走了，里間的門閃出一條縫，亮著燈，曹麗在裡面。

我走過去，里間有人在說話，一個男人的聲音，一聽就是趙大健。

「曹主任，秋桐這個臭娘們這次可把我整慘了，我手下得力的人，都靠邊站了，本來我這次想把曹騰提拔起來的，沒想到她趁我外出考察的時機，搞了突然襲擊.....

「我現在在發行公司成了孤家寡人，這口氣，實在咽不下，秋桐這次明著是整楚我，其實，也包括你啊，曹騰這事，明擺著是給你難看，讓你下不來台。」

曹麗鼻子裡哼了一聲：「別以為我是好欺負的，在集團，誰得罪了老娘，不會有好果子吃，咱們騎驢看唱本，

走著瞧，看誰笑在最後.....

「老趙，我還想說你幾句，你這個脾氣太沖，不管你心裡對她怎麼有意見，都不能在她跟前表現出來，你這麼明目張膽和她對著幹，不是自己找死嗎？別忘了，她可是集團黨委任命的發行公司正職一把手，你是副手，一把手要想整副手，架空副手，手段多的是.....」

趙大健說：「曹主任說的對，我反省自己了，以前確實過於張揚，現在，我已經開始收斂了。」

「哈哈，趙總是聰明人哦，我看哪，依照你幹發行的資歷和能力，這發行公司一把手的位置，早晚是你的，發行公司可是一個油水很大的部門，一年好幾千萬的資金進出呢，還有很多採購項目，集團很多人都在盯著這個位置.....我這個經管辦，有個屁用，清水衙門.....唉.....」曹麗的聲音很有些不甘。

「哪裡哪裡，我不行，比起曹主任差遠了，我看曹

主任年輕有為，才是幹發行公司老總的最合適人選，如果你去發行公司做老大，我甘願做你的助手。」趙大健的聲音聽起來很是言不由衷，似乎又有些巴結曹麗。

我聽出來了，曹麗和趙大健都在窺視著秋桐的位置，但是彼此卻又互相推讓互相肉麻吹捧。

我根據浮生若夢在扣扣和自己談話的內容以及秋桐處世做事的低調風格，判斷集團裡應該沒人知道秋桐的高官恩人背景，同時在秋桐的個人檔案裡，這些是肯定不會出現的。

要是曹麗和趙大健知道了李順極其父母的存在以及同秋桐的關係，不知他們又會對秋桐怎樣的態度，還敢如此囂張蔑視嗎？

曹麗笑起來：「呵呵.....感謝老兄對小妹的高看，我看不管我們倆誰幹，都比她幹強.....

「這年頭，集團裡的人誰看不透行情，能撈官的撈

官，撈不到官的就撈錢，還可以先撈錢再撈官，老大哥你也是組織部備案的正兒八經的科級幹部，和秋桐平級，資歷比她還老，憑什麼要整天看她臉色吃她的氣.....

「今後，我們倆要經常互通交流，互相幫助，團結就是力量.....告訴你，馬上就要有一出好戲上演，你就等著瞧好吧.....就是這個東西。」

我心中一凜，卻又猜不透曹麗這話是何意。

我退後幾步，然後咳嗽了兩聲，屋裡的談話立刻停止了。我於是走上前開始敲門進去，曹麗和趙大健正坐在沙發上，看見我，曹麗笑起來：「易克來了——」

我沖趙大健點點頭，然後對曹麗說：「曹主任好，我是來問下前幾天送呈的那兩個報告。」

「嚴總出差剛回來就送上去了，剛審批下來，你們發行公司的事情我可不敢耽擱，呶——拿去吧！」曹麗說著從她和趙大健之間的茶几上拿起報告遞給他。

我接過報告，曹麗接著對趙大健說：「趙總，你們發行公司的這個小夥很帥啊，我一看就很喜歡。」

趙大健乾笑兩聲，看了我一眼，然後站起來：「曹主任，今天就先給你彙報到這裡，我先走了。」

說著，趙大健告辭，我也要出去，曹麗卻又叫住他：「哎——易克，等等！」

我站住：「曹主任有什麼指示？」

曹麗站起來身體靠近我，兩眼有些迷離：「到下班時間了，我有個酒場，晚上陪我出去吃飯，好不好？我帶你去見識一些有頭有臉的人物。」

我不知道曹麗都認識哪些人物，退後一步：「謝謝曹主任的好意，只是，一來我不會喝酒，二來膽子小，上不了大場合.....您還是自己去吧。」

說完，我怕她再非禮自己，急忙轉身出來，回到辦公室，將集團領導審批完畢的報告交給雲朵，雲朵接著

就交給了秋桐，秋桐立刻就吩咐雲朵，明日就開始實施，秋桐總體協調指揮，大客戶部負責具體步驟落實，公司其他部門做好配合。

沒想到，第二天，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

第二天剛上班，一個消息傳來：同城的另一家生活類報紙——星海都市報，也是星海晚報在星海最大競爭對手，突然搶在我們之前，推出了同移動公司的全面積分回報合作內容，並大張旗鼓開始了小記者團的成立宣傳活動。

他們活動的細節內容和具體步驟甚至各個專案的數位，都和我們的方案驚人相似，幾乎就是完整版的複製。

我和雲朵都震驚困惑了。而幾乎同時，集團領導也知道了此事，打電話把秋桐叫去了，不用說，是去挨訓。

秋桐到集團領導那裡去接受質問，我和雲朵在辦公室裡發呆。

我全方位琢磨著這事，猛然想起了昨天曹麗和趙大健談話的內容，還有那句「馬上就要有一出好戲上演，你就等著瞧好吧.....就是這個東西。」，又想起了進去時放在他倆之間茶几上的方案.....

我明白了，曹麗和趙大健結成了同盟，已經迅速發起了針對秋桐的第一波攻擊。

而攻擊的目的，顯然不是僅僅為了報此次人事調整的一箭之仇。此次人事調整，頂多算是一個導火索。

我確信此事是曹麗搞的鬼，而趙大健是知曉的。

我知道，面對已經發生的事實，任憑秋桐有幾張嘴，在集團領導那裡也是難以解釋通的，因為事實勝於雄辯！

我不由提秋桐暗暗擔心，又憂慮這兩個自己精心策劃的方案會不會胎死腹中。

我站到窗前看著院子，正好看到曹麗從外面走進來，

臉上帶著得意的神情，昂首挺胸一步三扭進了自己辦公室。

這時，趙大健進來了，一進門就嚷嚷著：「哎——雲經理，怎麼搞的嘛，好不容易搞出來的 2 個方案，怎麼吃了人家的剩飯，到底是誰抄襲了誰的？」

「你們這麼一搞，可是讓秋總很被動哦，我剛從集團回來，秋總這會正在被集團領導斥責呢。」

趙大健的口氣聽起來是在為秋桐擔心，但是又有一股掩蓋不住的開心。

雲朵看著趙大健，沒有說話，我轉過身看著趙大健也沒有說話。

正在這時，秋桐回來了，直接來到我們辦公室。

秋桐臉上的表情很平靜從容淡定，似乎什麼都沒發生一般。

趙大健看到秋桐進來，低頭要出去，秋桐叫住了他：

「趙總，別忙走，正好你也在，大家一起商議下，出了點事情，也屬於你分管的範圍。」

趙大健於是留下來。秋桐招呼大家坐下，然後把情況簡單說了下。

果然，秋桐被集團領導大大訓斥了一番。

集團董事長先得知此事的，至於他是怎麼知道的，不得而知。他並不知道發行公司有這兩個方案，只是打電話給嚴總，讚揚都市報的策劃有新意，很高明。

嚴總一聽就懵了，他昨天才剛簽批完這個活動呢，接著就把秋桐叫去，不分青紅皂白發了一通火，斥責發行公司搞活動沒有新意，吃人家的剩飯，被競爭對手牽著鼻子走，丟集團的顏面。

秋桐在嚴總面前沒有做任何辯解，她知道在事實面前再怎麼說也是沒用的，事實擺在這裡了。秋桐最後回復嚴總說會妥善處理好此事，然後就回來了。

秋桐說完後，捋了捋頭髮，看著大家。大家都沉默著，趙大健深深呼了一口氣，說：「秋總，看來，我們這兩個方案要作廢了，唉.....可惜了大家的一番心血，我很心痛。」

秋桐接著看著雲朵和我，然後說：「你們二位怎麼看？」

雲朵抬起頭，突然冒出一句：「秋總，他們竊取了我們的方案，我懷疑有內鬼。」

雲朵說完這話，趙大健眼皮猛跳了一下，接著就若無其事地看著天花板。

我沒有說話，傻乎乎地咧嘴看著地面不做聲，

秋桐臉色一板，說：「雲朵，沒有證據的事情不要亂說，現在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這個問題也不需要你來操心，我想問的是，下一步怎麼走？」

雲朵睜大眼睛看著秋桐：「秋總.....下一步.....我們

下一步怎麼走啊？難道，我們放棄。」

趙大健這時也無奈地點了下頭：「唉.....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不——絕不放棄！」秋桐的表情變得倔強而又堅韌：「我秋桐做事情，從來就沒有半途而棄的習慣.....我說過，有困難，我們就要有解決困難的辦法，我們一定有辦法來克服這個困難。」

大家一起看著秋桐，我看著秋桐緊抿的嘴唇，看到了她內心鋼鐵一般的意志。

「秋總，那你說該怎麼辦？」趙大健不以為意地隨口說。

秋桐看了趙大健一眼，剛要說什麼，又停住了，眼珠轉了轉，看著雲朵：「雲經理，我想，這個任務就交給你，給你一天時間，明天，你要給我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來，我等著你的好消息。」

說完，秋桐宣佈散會，和趙大健一起出去了，留下愁眉苦展的雲朵和呆頭呆腦的我。

不知怎麼，剛才秋桐欲說又止和轉眼珠的動作，讓我立刻做出了判斷，我覺得秋桐心裡其實已經有了主意，只是她故意不說，或許一來是不想讓趙大健知道，二來是想考驗下雲朵的能力。

晚上，我在 QQ 上見到了浮生若夢，她說了發生的事情，但沒有提雙方媒體的名稱，然後問我：「客客，我問你，要是你遇到這樣的事情，你該怎麼做呢？」

我說：「第一，可以肯定，你們內部一定出了內鬼，將你們的方案故意洩密送給了競爭對手，至於這個內鬼出在哪個環節，我不知曉，但是，洩密的目的，無非是兩個，一來是為了經濟利益，二來是想破壞你的工作，或者說，是想整你……」

浮生若夢說：「嗯，這個事情我心裡有數，但是不能

對外說而已，我會慢慢分析判斷的，那麼，第二呢？」

我說：「第二，這兩個方案是你們的原創，對手抄襲地再完美，也只能照搬而已，必定缺乏靈性和主動性，這就是他們的死穴.....商場如戰場，機會稍縱即逝，競爭是殘酷而無情的，做行銷的經常有一句話：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廉.....

「現在這種情況，你們已經非常被動，那麼，如何變被動為主動？我想，如果我遇到這樣的事情，會在保住發行成本的前提下，把發行費率讓一部分出來.....現在是一個利益驅動的社會，少花錢辦同樣的事，大家誰也不傻。」

「呵呵.....可愛的客客，你和我想到一起了，你真聰明，和我一樣聰明，嘻嘻.....」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大拇指表情：「你說的很對，人優我廉，我要把價格直接一步到位壓到對手沒有退路的地步，堅決拿下來.....

「不過，我今天沒有和下面的人說，我讓大客戶開發部的經理明天給我解決辦法，看她有沒有這個氣魄和思路.....因為大客戶開發部的費用是切塊包乾的，扣除了發行費用，就等於他們大客戶部少收入了錢，還會危及他們的個人利益。」

我說：「呵呵，你好狡猾，為了你的工作，剝削部下哦.....」

浮生若夢說：「嘻嘻，當然不會，我是絕不會虧待下屬的，這一塊，我自然會從其他方面給他們補回來，不過，暫時先不說。」

我不由暗暗讚賞秋桐的聰慧和大度。

第二天一上班，雲朵就問我：「哎——易克大哥，你有木有什麼良策呢？我想了一天一夜了，都沒有想出什麼好辦法，秋總可是讓我今天就給她彙報呢！」

我於是把自己的思路講給了雲朵，雲朵聽完，眼神

發亮，使勁點點頭：「嗯，看來，只有如此，只有舍小家顧大家了，哎——我們大客戶部做的第一筆買賣就沒有盈餘哦，不光部室沒有提成，我們個人也木有收入嘍.....不過，為了公司的整體利益，我們部室和個人犧牲一點，值得！你的辦法很好，我這就去找秋總。」

雲朵剛要出去，秋桐笑吟吟地進來了：「我的雲經理，想出什麼好辦法了嗎？」

於是，雲朵將我剛才告訴她的複述了一遍，秋桐聽完，眼神發亮，點點頭，看著雲朵：「嗯.....你的思路很不錯，很好.....小雲朵啊，你的小腦瓜還是很好使的嘛，呵呵，這是你自己想出來的辦法嗎？」

雲朵看了我一眼，剛要說話，我忙狠狠沖雲朵使了一個嚴厲的眼色，雲朵愣是沒敢說，沖著秋桐輕微點了下頭，臉色微微發紅。

秋桐似乎沒有覺察，又說：「雲朵，既然你能有氣度

犧牲小集體和個人的利益，那我就不能小氣了，呵呵，你放心，這一塊的損失，我以後會從其他業務上在不違反公司規定的前提下給你補回來。」

雲朵聽了很高興：「謝謝秋總！」

這會兒，我一直傻乎乎地站在旁邊，秋桐看了我一眼，皺了下眉頭，然後對雲朵說：「馬上就開始行動吧，此事一定要注意保密，只限我們三個知道，火速執行！」

「得令——」雲朵調皮地答應了一聲。

秋桐看著雲朵活潑的樣子，喜愛地笑了，然後轉身出去。

這時，雲朵看著我：「大哥，你真是個有辦法的人，什麼都難不倒你！只是，我不明白。」

我當然明白雲朵後面要說的是什麼，打斷她的話：

「這個世界，你不明白的事情多了，不要那麼好奇好不好？抓緊去落實吧。」

雲朵困惑地看了看我，沒有再說什麼。

接著，在秋桐的親自指揮下，我和雲朵迅速開始反擊。和移動公司的合作，我們直接將報紙價格從每份 180 元降到了 130 元，小記者團也亦然，這就等於幾乎把 35% 的發行費率全部讓了出來。

如此大幅度的優惠，再加上星海晚報在星海市第一生活類媒體的地位和 600 多人同時更換移動手機的誘惑，移動公司自然會選擇我們，直接將正在談判的都市報淘汰出局。

同時，第二天，星海晚報的小記者團招收廣告一發佈，立刻得到了市區廣大小學生家長的熱烈響應，前來報名諮詢的家長和小學生超級火爆，幾乎要擠破發行公司的門檻。

我專門抽空去了趟星海都市報發行公司門口，看到去報名的寥寥無幾。

這次絕地反擊戰，打得非常漂亮，堪稱完美。

至於秋桐此後怎麼和集團領導彙報，會不會提及我們是原創以及出內鬼之事，領導又是怎麼反應的，我就不瞭解了，反正，我沒有再聽到集團領導批評發行公司的消息。畢竟，成績是最有說服力的。

這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波終於過去，有驚無險。偶然間，在辦公室窗戶裡，我看到了院子裡正在走過的趙大健沮喪的臉，還有曹麗惱羞成怒的表情和幾乎氣歪了的小嘴巴。

看著曹麗的豐 R 肥 T，想到她對我的鉤引和曖昧，我的心不由一跳，這個女人看起來挺有味道的，只可惜心腸和性格有些過於狠辣和陰險。

又想到秋桐，曹麗和她比起來，真的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截然不同的兩類人。

但是，現在的社會，最吃香的未必是秋桐這種人，

曹麗這樣的人，說不定往往還會更受領導的歡迎，因為現在的領導都是喜歡女人的，特別是主動投懷送抱的女人。

這也是當代中國官場領導的一大特色，傳媒集團說是個集團，卻又屬於市委直屬單位，實行的是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在管理運作上具有顯著的官場特徵。

那一年，我不懂官場，也不是官場中人，卻漸漸身不由己深陷官場的殘酷廝殺和博弈。

我此次到雲朵這裡上班，引起了張小天的憤怒，他專門約我出來談話，怒斥我明著一套背後一套，明明說要離開了，卻又不知廉恥跑到雲朵這裡來上班，明擺著是要和他過不去。

這次，我毫不客氣地回擊了張小天：「張老兄，我就奇怪了，你怎麼就對自己這麼沒有自信？難道就因為你和雲朵，我就要失去自主擇業的權力？你追求雲朵，喜

歡雲朵，這是你的權力，誰也無法阻攔，這個和我有什麼相干？

「我說過不會和雲朵怎麼著，你怎麼老是揪住我不放呢？我說過不會在星海長期逗留的，你怎麼就是不相信？不錯，雲朵對我不錯，但是，我從來沒有答應過雲朵什麼，還勸她好好對你，你不要老是拿我來說事好不好。」

張小天被我一陣犀利的語言噙得半天說不出話來，最後出了一口長氣，憤憤離去。

此後，張小天沒有再直接找我理論，倒是經常在下班的時候在發行公司門口等雲朵，要麼一起去吃飯，要麼去看電影聽音樂。雲朵開始還有些彆扭，但張小天來的次數多了，也就習慣了。

只是，只有我和雲朵在辦公室的時候，雲朵常常會用幽怨的目光看著我，我則低頭看電腦，裝作沒看見。

搞定了移動公司和小記者團，我又開始拓展新的業務，一來我要扶持雲朵，二來要自己賺錢，大客戶部的考核規定，聯繫業務是有提成的，我不能靠死工資來發家致富。

這天，我去了一家新開張的樓盤，打算把原來在張小天公司的內容來個故伎重演。

這家公司的銷售部沒人，我於是直接去總經理助理辦公室。敲門進去，看到那總經理助理，他愣住了——

我擦，張小天！正坐在大大的辦公桌後面。

我驚愕了一下，看著張小天：「張兄，你……」

張小天看到我，意外了一下，接著得意地笑了：「老弟，沒想到吧，我剛離開原來的單位，現在應聘到這家房產公司做總經理助理了！在這裡的待遇可是比以前強多了。」

我笑了起來：「祝賀老兄！」

「老弟來這裡有何貴幹呢？」張小天倒還不算失禮，招呼我坐下，給他遞了一支煙，又泡了一杯茶。

「還能有什麼貴幹，聯繫業務唄！」

張小天笑起來：「還是上次我們合作的那種業務吧？」

我說：「是！」

「是雲朵派你來的？」

「不是，我自己來的！」

「哦……」張小天點點頭：「要說合作倒也不錯，支持了你就等於支持了雲朵，我個人來說，沒有意見，哎——我真笨，我該直接找雲朵，主動提起這事啊，怎麼等你來了才想起來呢？」

我笑著：「那現在也不晚啊，我這就走，你直接和雲朵說這事就行了，這個機會可是不能錯過。」

說著，我站起來就打算走。

「別忙，等等——」張小天叫住我，眼珠轉了幾轉：

「我，這樣吧，你既然來了，也不能白來一趟，這事我做不了主，得老闆拍板，老闆有很多經營項目，這邊平時一般不過來，不過這會兒正好在這裡，我通報下，你直接進去，用你的腦瓜子和嘴皮子去打動他，如果你能說服他，那這事就算成了。」

我猜不透張小天腦瓜裡想的什麼，點了點頭：

「好——」

張小天停頓了下，又說：「易克，我幫過你不少忙，是不是？」

「是！」

「那.....今天這事，我有個小小要求，不知老弟能否答應！」

「請講，只要我能做到的，保證沒問題！」

「好——老弟就是爽快！」張小天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想，如果你真的說服了我們老闆，那麼，你能否退

出這事，然後我直接找雲朵，就等於這事是我的主意，是我送給雲朵的一份禮物。」

我明白了張小天的意思，看來他的新東家不是很好說話，所以讓我去做工作，他可以避免碰釘子，然後談成了，他吃現成的，當做一份大禮送給雲朵。

我心裡有些意外張小天在說這種厚顏無恥的事情的時候竟然很心安理得。

看我在沉思，張小天接著說：「老弟，這事等於是你幫我撮合雲朵，也是表明你對我和雲朵發展關係的誠摯心態，用實際行動讓我相信你看到你的真心。當然，事成之後，你該拿的提成我不會虧待你，我給你該拿提成同等數額.....怎麼樣？」

我立刻就答應下來：「行，好！」

張小天高興起來，接著就摸起電話，小心翼翼地撥通號碼：「老闆，有一個談合作業務的人在我這裡，正好

您今天過來這邊，您看，要不要見一下。」

電話裡那邊不知說了句什麼，張小天陪著笑：「好，好，我這就讓他過去！」

於是，我直接去了老闆辦公室，敲門之後，裡面傳來一個聲音：「進來！」

這聲音有些耳熟，我來不及多想，推門進去。

進去後，我一眼看到坐在老闆椅上正晃悠著身體的那人，大吃一驚！

操他大爺，李順！

這家房產公司的老闆是李順！

我立刻斷定，這時張小天應該是剛來還不知道李順和秋桐的關係，不然他剛才就會告訴我了。我要早知道這老闆是李順，也就不會進來了。但是，現在既然進來了，那就要辦完事再走了。

李順看著我，身體停止了搖晃，腦袋卻又開始左右

扭動，嘴巴裡發出長長的腔調：「哎呀呀.....我當是誰？原來是你，你不是秋桐那邊的人嗎？怎麼？是秋桐派你來的？」

我站在門口，點點頭：「李老闆，你好，我是秋總那邊的工作人員，不是秋總派來的，是我自己找來的。」

「哦.....」李順點點頭，上下打量著我：「自己找來的.....你還挺會找，我剛接手這樓盤你就找來了.....什麼事，說吧！」

李順這傢伙也不給我讓座，更談不上什麼茶水了，我於是就站在那裡面對李順按照已經想好的思路開始說起來。我講的大致還是以前的那個思路，又稍微增加了一些新的觀點。

我站在那裡專心致志地講，李順則叼著煙捲一手托著腮幫眼睛直勾勾地看著我不動，似乎在聽，又似乎在琢磨什麼事。

等我講完了，李順還是坐在那裡愣神。

我叫了他一聲，他才回過神來，坐正，看著我：「講完了？」

「講完了！」我說完這話，心裡突然有些惱火，瑪律戈壁，這傢伙剛才是不是根本就沒聽，在想別的事情。

「嗯……講完了就好！」李順沖我招招手：「哥們，過來，走兩步！」

我擦，李順讓我走兩步，當猴耍呢！我忍住氣走近他。

李順突然眼神一亮，看著我說：「我勒個去，日——我終於想起來了，你小子是不是曾經在洲際大酒店衝撞過我，踩髒了我的鞋？」

我的心一沉，這 BYD 的想起來了，於是硬著頭皮點點頭：「是——那次，我走得太急。」

「啊哈——你小子又落到我手裡了！」李順一聲怪

叫，站起來，一搖一晃地走到我身邊，突然伸出手向我肩膀拍下來，看似動作很慢，但是落到肩膀的時候，他的手突然發力，緊緊捏住了我肩膀和脖頸交界處的神經和肌肉：「怪不得我那天在秋桐辦公室見到你覺得面熟呢，原來是這樣。」

李順的手勁力氣不小，我頓覺一陣酸痛，忙暗中運氣抵禦。李順看我臉不變色，於是更加用力起來，我仍舊用內力抵住，眼睛平靜地看著死死盯住自己的李順。

過了大約十幾秒，李順可能是覺得累了，鬆開手，呼了一口氣，甩甩手腕：「看不出，你小子還挺能忍，有點內力。」

我松了口气，剛要繼續談正事，李順突然臉色一變：「小子，我問你，既然你是秋桐的部下，那天在洲際大酒店，為什麼你們倆裝作不認識，你們到底在搗什麼鬼？」

我做出一副啼笑皆非的表情：「李老闆，你想多了，

我那時剛到發行公司做事情沒幾天，秋總沒有見過我，我也沒見過秋總，自然那時是不認識的。」

李順似乎覺得我這個解釋比較合理，點點頭，又背著手圍著我轉了幾圈，歪著腦袋繼續打量他，一會兒突然說：「你叫什麼名字？」

「易克！」

「哦……」李順說：「易克，這個名字不錯，我喜歡……易克，我看你身板好像不錯，有些內力，是不是練過？」

我搖搖頭：「沒有，經常出大力幹重活，身板自然就粗重了一些……至於內力，我根本就不懂這個……」

「嗯……也是，怪不得那天差點把我撞倒：」李順坐回到老闆椅上，又叼起一根煙：「哎——對了，今天你來有什麼事情？」

我擦，果然李順剛才根本就沒有聽進去，剛才說了那半天等於是對牛彈琴了！我心裡一陣惱火，淡淡地說：

「沒什麼事了，對不起，打擾李老闆了，告辭——」

說完，我轉身就要走。

此時，我心裡十分沮喪，真倒楣，怎麼自投羅網跑到李順這裡來了，被他戲耍了一通。

「哎——站住！」李順叫住我：「操——看不出你小子還挺有個性，事情也不辦了就要跑！來，來，回來，我剛才有些分心，沒聽仔細，你再給我詳細說一遍，這次我一定認真聽，好不好，兄弟！」

於是，我耐著性子又把剛才的內容複述了一遍。

這次李順果然聽得很專注，等他說完，李順的臉色變得陰沉，猛吸幾口煙，然後看著我，說：「看不出，你小子還挺有辦法，行銷策劃能力很強啊，秋桐是不是對你挺器重的？」

我說：「哪裡，發行公司比我能力強的多了，我只不過是個新手，秋總手下強將很多，秋總本身也有很強的

工作和管理能力，在我們集團是最出眾的年輕幹部.....

秋總的工作，我相信你一定會支援的。」

我本以為李順聽了會高興，哪裡想到他聽自己說完這話，臉色陰沉地更加厲害了，鼻子裡重重冷冷哼了一聲：「哼，能力.....出眾.....扯淡.....我要的是老婆，不是女強人。我一直認為，女人就應該在家好好守婦道做個賢妻良母，到處拋頭露面出什麼風頭？

「我有的是錢，不需要她在外面窮折騰.....什麼年輕幹部，狗屁.....我怎麼說她就是不聽，非要幹這個鳥工作，現在訂報紙訂到我頭上來了，還想讓我支持，做夢去吧！我巴不得她幹砸了老老實實辭職呆在家裡.....不拆她台就是好事了，還想得到我的支持，可笑.....

「等著瞧，結婚之前，我非得讓她辭職不可，整天和你們這幫鄉巴佬泥猴子混，能混出什麼道道來？不把她整回家我就堅決不結婚，我還就不信這個邪了，我就

不信羊不吃柳葉。」

我的心裡一怔，李順原來對秋桐的工作持有這種態度，既如此，那訂報的事情必然是黃了。李順這鳥人，思想怎麼這麼守舊愚昧這麼大男子主義。

既然木有了指望，那就走人吧。我打算告辭，李順又叫住他：「哎——小子，和你說個事，我給你秋桐那裡雙倍的工資，你到我這裡來幹，怎麼樣？正好我那夜總會缺個看場子的，看你這身板行。你放心，只要你想來，秋桐不敢不放，也不敢為難你.....」

我知道李順這麼做的目的一來可能確實是想找個看場子的人，老子這功夫和身手，看場子當然不在話下；二來是想借機挖秋桐牆角，拆秋桐的台。

我覺得李順有些可笑，我這樣的人，對於秋桐來說，實在是可有可無的，她甚至巴不得我趕緊離開發行公司，李順把我看得太高了。

我有些替秋桐悲哀，沒有立刻回答，平靜地看著他，看著這個虛擬世界裡亦客的潛在情敵，和他的眼睛對視了好幾秒，然後沉聲說了一句：「謝謝——不必——再見——」

說完，我扭頭就離開了李順的辦公室，在走廊裡遇到張小天，沖他搖了搖頭，示意事情沒有談成。

張小天有些遺憾，又有些慶倖。

我知道他是遺憾失去了討好雲朵的一個絕佳機會，又慶倖自己沒有在李順面前碰釘子。

離開李順的公司，我沒有洩氣，又跑了另外幾家房地產公司，終於搞定了一家。今天總算是沒有白費，終於收穫。

回公司的時候，已經是日暮時分，天氣變得陰霾，深秋的風又起，一會兒下起了中雨，我緊跑慢趕回到了辦公室，雲朵已經下班走了，其他辦公室也都沒有了人，

秋桐的辦公室還亮著燈。

我在辦公室整理了一下今天的資料和資料，肚子開始咕咕叫，就關門下班。

秋雨依舊淅淅瀝瀝地下著，寒涼的風陣陣吹來，冷到骨子裡。

剛到樓梯口，秋桐也正好拿著一把雨傘準備下樓梯，我於是站在樓道牆邊等秋桐先走。

昏黃的走廊燈光下，秋桐看了我一眼，嘴裡冒出一句：「才下班啊？」

「嗯.....出去跑單位剛回來。」我低垂眼皮說。

「哦.....辛苦了。」

「不辛苦。」

秋桐站住，看看外面的天氣，又看看我，把手裡的雨傘往我手裡一遞：「呶——給你用吧，我辦公室裡還有一把。」

我忙推辭：「不用，謝謝，我不怕淋雨。」

秋桐抿了抿嘴唇，不再客套，接著下樓，我跟在她後面也下樓。

在秋桐身後，我用放肆的目光欣賞著秋桐美麗的身姿，想起扣扣裡的浮生若夢，心跳不由加速。

秋桐似乎感覺到了身後我那肆無忌憚的目光，下樓的速度突然加快，在走到最後一級樓梯的時候，甚至一步跨越過去到門口——

哪裡想到，雨天地滑，秋桐突然「哎喲——」驚叫一聲，身體倏地就往後倒過來——

於是，鴨綠江遊船上的那一幕又在這裡重演，我正站在秋桐身後，她的身體不偏不倚正好倒向自己的身體，我條件反射般用手往下去推擋，兩手正好托住了秋桐的臀部，一手一半。

秋桐的臀部溫熱而彈性柔軟，我的大腦轟地一下，

心裡一陣慌亂，一緊張，兩手不由緊縮.....而此時，秋桐的身體已經倒向了我的胸膛，她的腦袋落向我的脖子，臉頰正好摩弄過我的臉，在摩擦的最後一瞬，她的唇正好弄過我的唇.....

如此親密的接觸，讓我魂飛魄散神魂顛倒，渾身的血流剎那間就高速啟動，小鳥立刻就憤怒起來，撐起了小雨傘。

「啊——」秋桐又叫起來。

我意識到自己正在幹嘛，慌忙鬆手。一鬆手，小雨傘卻迎了上去，正好頂在了秋桐臀部往下的柔軟空隙之間.....

「啊——」秋桐發出驚慌的叫聲，我也慌了神，忙後退一步，往前一推秋桐，讓她站立起。

「你——混蛋——」惱羞成怒的秋桐急速轉身，猛地抬起了手臂。

我靠，又要挨巴掌了，我閉上了眼睛，等待秋桐的小手以極快的加速度來撫摸自己的臉。

等了片刻，沒有巴掌拍過來。我睜開眼睛，看到秋桐雖仍怒氣衝衝，但卻放下了手臂。看來，她也意識到剛才這一幕是無意發生的，並非我有意要輕薄她。

我松了口气，說：「秋總.....我.....剛才.....不是有意的.....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下面突然就硬起來了.....我不是故意想頂你的。」

我這話還不如不說，越說越壞事，秋桐的臉色一下子變得通紅，狠狠瞪了他一眼，憤聲說：「我看你真是不可救藥了——下流——」說完，秋桐扭身往外就走，哪知剛一邁步：「啊呀——」一聲就坐在了樓梯上，捂著腳脖子，神色痛苦不堪。

不用問，崴了腳脖子了。

此時，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天色已經完全黑了

來，偌大的院子裡除了遠處的門衛，就只有我和秋桐。

我蹲下身子，伸手向秋桐的腳脖子。秋桐往後面一縮：「別過來，你要幹什麼？」

此時，秋桐又把我當成了那個流氓混混。

我指了指秋桐的腳脖子：「秋總，不必如此誇張，你腳脖子崙了，沒法走路，我給你推拿推拿，會起作用的。」

秋桐半信半疑地看著我，說：「你.....你懂推拿？」

練散打的誰不會兩下子推拿，何況我當年還專門琢磨過穴位。我點點頭說：「會一點，我以前在洗腳店做過足療師。」

秋桐似乎相信了我的信口胡謔，猶豫了半天，終於說：「那.....好吧！」

我蹲到秋桐下面，讓秋桐坐在臺階上，然後將秋桐的那只腳放在自己的膝蓋上，脫去秋桐的鞋子，兩手握住秋桐的腳脖子和小腳丫.....

我認真地開始推拿起來。

秋桐的小腳很柔嫩，雖然隔著白色的襪子，依然能感覺到。秋桐的腳脖子和小腿很白很滑，白得令人炫目。

說也奇怪，此時我專心推拿著，心裡竟然沒有非分之想，似乎現在他真的就是一個足療師。

推拿了40多分鐘，我鬆開手：「站起來走走試試——」

秋桐小心翼翼地站起來活動了一下，然後走了幾步，說：「咦——輕多了，不疼了，能走了——」

我說：「那就好，走吧。」

秋桐看著我，臉上的神情有些尷尬，說：「我——謝謝你——嗯.....剛才，我.....或許.....是想多了.....誤會你了.....我想說.....抱歉。」

這可是秋桐第一次對自己這麼好的態度，我心裡一陣寬慰，甚至有些感動，忙說：「沒什麼，沒什麼，也是我自己不爭氣，不該摸的地方摸了，不該碰的地方碰了，

不該硬的地方硬了。」

說完這話，我才意識到自己又說走了嘴，看到秋桐的臉色又紅起來。

我此時不由想扇自己兩個大嘴巴，平時嘴皮子不是挺溜的嗎，怎麼一到關鍵時刻就掉鏈子！

秋桐覺得和我這樣的人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急匆匆走了。我也回了宿舍。

晚上，飯後，我上網，見到了浮生若夢，她告訴我此刻自己正坐在床上上網，因為腳脖子崙了，雖然有人給推拿了之後疼痛減輕了很多，但是還是不敢多活動。

我不由責怪她為何不走路小心注意，讓她抓緊找熱毛巾熱敷一下，言詞之間不自覺的充滿了關心和體貼。

浮生若夢很乖地照我的去做，然後對我說：「客客，你剛才是在關心我嗎？」

「你說呢？」

「我問你呢！」

「是吧！」

「我喜歡你關心我.....從小到大，我最渴望的就是有人關心我，哪怕是一點點溫暖.....呵呵.....」

浮生若夢是笑著說的，我看了鼻子卻一陣發酸，又想起白天見到李順的情景，說：「問你個事，不知你會不會不高興？」

「問吧，你問什麼事我都不會不高興的！」

「你們為什麼還沒有結婚呢？按照年齡，也該結婚了。」

浮生若夢沉默了，一會兒說：「是的，是該結婚了，雖然我一直很驚懼這個時刻的到來，但我知道，這一天是不可避免的.....他是個專橫固執的大男子主義者，要求老婆必須在家裡做家庭婦女，美其名曰全職太太，多次要求我辭掉工作，然後再和他結婚，說他來養我.....

「可是，我不願意做金絲籠中的小鳥，想做自己的一份事業，人的一生如此短暫，我想在奮鬥中體現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於是我就一直沒有答應他.....當然，我這麼做，或許也是在利用他的固執得過且過拖延著那一天的到來吧。」

「他是個花心男人是不是？」

「是的，花心大蘿蔔！身邊各種各樣的女人一直不斷.....我管不了，後來也懶得管了。」

「那.....為什麼他一直沒有和你.....」我又問道，不知怎麼，心裡覺得酸溜溜的。

浮生若夢又沉默了一會兒，說：「這個問題，以前我也一直在困惑.....前幾天，這個問題似乎有了答案，我聽別人說他有一次喝醉了，對人家說他玩過的那些女人在他眼裡都是濺貨，那些想嫁給他的女人都是白日做夢，他要娶的老婆必須是傳統板正良家的，隨隨便便就和男

人睡覺的女人絕對不是好東西。

他說心裡只有 2 個女人是他最敬重的，一個是他媽媽，一個是我.....或許，這也是他一直對我沒有.....的原因吧，雖然他在我面前一直很霸道。」

我不由點點頭，看來，這個李大少心裡還是有數的，知道什麼樣的女人可以玩，什麼樣的女人可以做老婆，男人都這鳥樣，往往輕易得到的不會珍惜，得不到的才是最珍貴的。

此時，我和浮生若夢都覺得李順的酒後真言，似乎可以作為此事的合理解釋。至於這其中的真正隱情，後來我才知道。

我說：「你活的真不容易。」

「呵呵.....其實，人要活的容易很簡單，讓自己不要那麼清醒，糊塗一些就好了。」浮生若夢說：「活得糊塗的人，容易幸福；活得太清醒的人，容易煩惱。清醒的

人看得太真切，凡事太過較真，煩惱無處不在；而糊塗的人，不知如何計較，雖然簡單粗糙，卻因此覓得人生的大境界。

「我以前經常仰慕著別人的幸福。乍一回首，卻發現自己也被別人仰望著、羨慕著。只是，我的幸福，常在別人眼裡，卻不在自己心裡。」

我不由又歎了口氣：唉……」

她又說：「客客，不要為我歎氣，其實，我不願哀歎命運的不公不濟，我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命中註定的，我越來越信命了，三毛有句話說得好：請相信上天的旨意，發生在這世界上的事情沒有一樣是出於偶然，終有一天這一切都會有一個解釋。」

浮生若夢的話讓我的心不由鬱鬱起來，為她的命運而淒然和心痛。我知道，她在我心裡占的空間越來越大了，雖然冬兒一直讓我揮之不去。

「會兒，浮生若夢說：「客客，告訴你個事情啊，你知道今天下午誰幫我推拿的嗎？」

「不知道！」

「就是那個易克，我和你提到過的那個人，他幫我推拿的！他現在到大客戶部上班了，不投遞報紙了。」

我此刻不由自主又忘記了自己的身份：「那個易克不是曾經非禮過你嗎，你怎麼找他幫你推拿？這豈不是正好給了他機會，他一定又趁機占你便宜了。」

說這話的時候，我甚至有些醋意。

「呵呵.....客客，你在吃醋哦.....是不是？」浮生若夢笑著：「傻瓜，你都想哪裡去了.....他給我推拿的時候很專心的，手法還挺專業，我今天才知道，他以前還是在足療店幹過的。」

浮生若夢一聲親昵的「傻瓜」亂了我的心扉，甚至有些讓我意亂情迷。

我定定神：「這麼說，那小子今天很規矩了？」

「是的，一開始我滑倒了，不小心跌倒在他身上，他碰了我的身體，那或許也是無意的。」

我不由又醋意大發：「怎麼搞的，你幹嘛非要不小心滑倒，幹嘛非要倒在他身上，你為什麼不倒在我身上.....豈有此理！」

浮生若夢開心地笑起來：「哈哈，你個不講理的傢伙，那會兒只有我和他，他正好站在我後面，我到哪裡去找你啊.....你以為我願意摔倒啊？哎——其實想想，幸虧他在我身後呢，不然，我可就摔慘了。」

「這麼說，我還得感謝他了？」我說：「哼，改天我抽空去見見這小子，非揍他一頓不可。」

「你是個暴力主義者。」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嗔怒的表情，說：「哎——你為什麼要感謝他呢？還有，你為什麼要揍他呢？」

「當然是為了你！」我不假思索地說。

「嘻嘻.....感覺你就像是我的保鏢。」

「你不是不喜歡我做保鏢嗎？」

「那是兩碼事，我不喜歡你做別人的保鏢，但喜歡你做我的啊，現實裡不可能，那就做我虛擬世界的保鏢吧。」

「那好吧，我就從了你！」

「謝謝。」

「謝什麼，我們之間的關係，還用得著這麼客氣嗎？」

「我們之間是什麼關係呢？」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頑皮的笑臉。

「你說呢？」我有些心跳。

「我.....我不說。」

「你不說心裡也明白。」我步步緊逼。

「我.....我心裡也許明白。」

「那你明白什麼了？」我故意逗她。

「我.....我明白你是個大壞蛋。」

「呵呵.....」我壞壞地笑起來。

一會兒，浮生若夢說：「客客，問你個私人問題，不會介意吧？」

我有些戒備地說：「那要看你問什麼問題了。」

「我是想問.....那個.....你以前的女朋友。」

我的心一沉：「幹嘛？」

「我.....我不幹嘛，就是想問問，沒有什麼意思.....我覺得，似乎你很在意她，雖然你們不在一起了，但是，你的心裡似乎還深深惦念著她。」

我半天沒有說話，一會兒回復了一個：「嗯.....」接著又歎了口氣：「唉.....」

「客客，我勾起你的傷心和不快了，對不起。」

我發過去一個笑容：「沒什麼，我沒有.....你不要放

在心上。」

「客客.....不要騙我，雖然看不到你的表情，聽不到你的聲音，但是我能感覺到你此刻的心情，此刻，我很想為你做些什麼，可是，我又不知道該怎麼做。」

「你能有這個想法我就很感動了，不需要你做什麼，我自己會逐漸慢慢適應的，或許，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客客，我不知道她到底為何離開了你，關於你們，關於愛情，

似乎我沒有資格去談論，可是，想到你不開心，我心裡很難過。

「我還是想說，有些人，抓住了就是抓住了，錯過了就是錯過了，人生的旅途中有太多的岔口，一轉身也許就是一輩子。在上一個路口熟悉彼此，在下一個路口或許就陌生了.....

「明白的人懂得放棄，真情的人懂得犧牲，幸福的

人懂得超脫。對離開自己的人，最需要的是理解、放棄和祝福。愛與被愛，都是讓人幸福的事情，不要讓這些變成痛苦，不要讓自己活在痛苦的回憶裡。」

我凝神琢磨著浮生若夢的話，心潮起伏。

夜深了，萬籟俱寂，我坐在電腦前敲擊著鍵盤，在看得見的螢幕前，在看不到的空間裡，和浮生若夢無聲而又真切地交流著.....

自從那次給秋桐推拿了腳脖子之後，秋桐再見了我，態度似乎沒有那麼冷淡了，偶爾會點頭打個招呼，有一次甚至還微笑了下，這讓我有些受寵若驚。

現實世界裡我心中的至尊女神對我一丁點兒的好都會讓我感到振奮，我不由開始憧憬要是能將現實和虛擬合二為一，那該有多好啊。

可是，我分明知道，這只不過是一場夢，虛擬世界裡的浮生若夢和我走得再近，在現實生活裡都不可能和

我有什麼。

現實裡的她是最終要和李順在一起的，我永遠只能是一個旁觀者。

想起這一點，我心裡又生出些許的卑微和沮喪，感到了現實和虛擬之間的矛盾以及無奈。

我知道，或許我只能和秋桐在虛擬世界裡來一場精神戀愛了，永遠也不會變成現實。這也使得我堅定了隱藏自己身份的決心，決不能讓秋桐知道她身邊的這個我就是那個亦客。

不然，不但現實裡自己什麼也得不到，還會失去虛擬世界裡的精神支柱。何況，現實中的我是很快要離開星海的，而虛擬世界裡的我則可以和浮生若夢長期保持聯繫。

此時的我似乎忘記了當初自己決定離開星海後就斷絕和浮生若夢聯繫的想法，覺得已經無法離開虛擬世界

裡的浮生若夢了。

既然很快要離開星海，那就沒有必要在這裡鋒芒畢露，還繼續裝逼好了。雖然打算繼續裝逼，但是扶持雲朵的步伐卻不能停止，不但不能停止，而且還要加快，畢竟，我的時間不多了。

這段時間，我自己又接連操作了幾個不大不小的集團訂報項目，初略算一下，到下個月 1 日，我會拿到客觀的一筆收入。

雲朵這段時間也幹得不錯，除了上下調度協調，自己也親自成功操作了幾筆業務。

大客戶部開局還算良好，秋桐對雲朵的工作比較滿意，在公司不同場合的會議上多次提出了表揚。

但我卻並不滿足，我對雲朵的成求不是較好就算完的，扶持雲朵的目標是要讓她做得非常好，要讓大客戶部成為公司甚至集團的一面旗幟。

這是我一貫的做事風格，要麼不做，要做就做最好。

雲朵的工作進展順利，和張小天的交往也在穩步發展，張小天每天都雷打不動接雲朵下班。現在的張小天似乎發了，有了自己的車子，一輛黑色的帕薩特。

我有些懷疑張小天短時間內積聚財富的能力，後來果然聽雲朵說，這輛車子是李順送給張小天的，所有權屬於李順。

饒是如此，張小天的每天車接還是讓公司裡的人讚歎不已，都誇雲朵找了一個有能力體貼會照顧人的男朋友，特別是公司裡的女孩子，都對雲朵羨慕妒忌不已。

我注意到一個細節，一直都是張小天接雲朵下班，卻從來沒有見到他早上過送雲朵上班。這個細節，似乎可以說明張小天和雲朵目前的關係還沒有到實質性突破那一步。

在公司裡我又見到過幾次李順，都是來找秋桐的。

李順仍然是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見了我就擠眉弄眼，調侃幾句然後才走，時不時露出讓我去他那夜總會看場子的話語。

我每次都是一笑而過。其時，我有一種直覺，李順雖然看起來玩世不恭一副紈袴子弟的模樣，但卻並不是膿包。

這天，我又在走廊裡遇到了李順，他似乎興致不錯，和我站在窗口隨便大侃起來。

正侃著，趙大健經過，他似乎不認識李順，斜眼看了我一下，接著就要過去，李順卻突然叫住了他：「喂——哥們，站住——？」

趙大健站住，看著李順：「幹嘛？」

李順搖晃了一下腦袋：「你認識我嗎？」

趙大健沒好氣地說：「不認識，我知道你是老幾？」

我很奇怪李順經常來找秋桐趙大健竟然不認識他，

不過想想也不奇怪，趙大健這樣狗眼看人的人，公司裡沒有人能放在他眼裡，何況他天天要麼縮在屋裡不出來，要麼就是出去一天不見人影。

「我是老幾關你屁事，不認識那你斜眼看我幹嗎？賊兮兮的。」李順蠻橫地說：「你是哪一部分的？什麼的幹活？」

「我沒沖你斜眼，我看他的。」趙大健似乎有些生氣了，指指我，然後瞪眼看著李順：「你是哪一部分的？你什麼的幹活？這裡豈是你撒野的地方！什麼玩意兒？」

我對趙大健說：「趙總，這是秋總的朋友李老闆。」然後我又對李順說：「李老闆，這是我們公司的趙總。」

「李老闆？秋總的朋友？」趙大健嘟囔了一句，口氣充滿了不屑，真的斜眼看了一下正在渾身得瑟的李順，嘲諷地說：「秋桐真有眼光啊，有這樣一個朋友，真是人以類聚物以群分。」

趙大健覺得這是在他的地盤，說話的口氣裡同時充滿了對李順和秋桐的蔑視和捉弄。我心裡暗想趙大健這下要倒楣了，李順說不定現場就會揍他！

可是，李順卻半天沒有說話，更沒有揍趙大健，直勾勾的眼神盯住趙大健。

趙大健隨即轉身就下樓走了。

李順發了一會兒楞，眼珠子滴溜溜轉悠了半天，嘴裡嘮叨著：「趙總.....趙總。」然後，不再去找秋桐，直接下樓走了。

此時，我不知道此次李順和趙大健相識相遇，今後會意味著什麼。

經過了上次對秋桐的打擊未遂，曹麗似乎偃旗息鼓了，我看到她每天都邁著優雅的小碎步在院子裡進進出出，臉上帶著永遠不變的矜持和傲慢，見到秋桐，卻會親熱地手拉手說個沒完，似乎她和秋桐不單是同事，還

是親姊妹。

但我分明感覺，曹麗那燦爛的笑容背後，是不可遏制的嫉恨，她一定在醞釀著下一波對秋桐更加犀利的攻擊，只不過在等機會。

不過，經歷了上次的攻擊，我也知道秋桐不是吃素的，雖然她不會主動去攻擊算計別人，但是防人之心她不會沒有，特別是對曹麗。只不過，要是被賊盯上了，可是防不勝防的。

我突然覺得秋桐有些孤立，在單位裡有曹麗和趙大健時刻窺視著算計她，單位之外呢，還有一個巴不得她幹不好倒臺並隨時準備拆臺的李順。

一個女人要想幹點事，還真不容易。

我來到辦公室，正在和雲朵談論工作，秋桐陪著一個臉色黝黑神采奕奕的中年平頭男子進來，進門就介紹：

「雲朵，易克，集團廣告公司的平總來看你們了。」

我和雲朵站起來，雲朵打招呼：「平總好，歡迎平總來大客戶開發部視察工作！」

平總熱情地和雲朵還有我握手：「呵呵.....到秋總這裡，視察可不敢當，我是來學習的，最近聽說你們發行公司成立了大客戶服務部，工作開展地很出色，我是專門來感謝的。」

「感謝？」雲朵笑起來：「平總開玩笑了。」

秋桐站在旁邊笑而不語。

「是啊，感謝！」平總正色道：「我一直秉承一個理念，那就是沒有發行就沒有廣告，特別是有效發行。你們發行公司的有效發行做好了，我這個廣告公司總經理明年才有飯吃，才能吃的更香更飽啊，特別是你們這個大客戶開發部，集團訂閱，都是高品質的規模發行，上量大，見效快，對明年報紙的廣告必將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你說，我不該感謝你們嗎？」

「嘻嘻.....這都是我們秋總領導有方，你要感謝，還是感謝秋總好了。」雲朵很開心。

「秋總當然要感謝，你們更要感謝，因為你們是戰鬥在第一線的人員，更加辛苦！」平總說。

這時秋桐插話：「平總，感謝可不能光說說哦.....要來點實際行動啦。」

「這個是自然：「平總笑著：「秋總，我在這裡放一句話，你們搞大客戶開發，在車輛招待公關等方面需要我支援的，儘管說，保證全方位靠上去，其他方面需要配合的，也沒問題。秋總，明年老哥的工作，可就多多依仗小妹的支持了。」

我心裡讚歎平總對於發行和廣告之間關係的認識到位，也看出這個平總是個做事豁達性格爽朗精明之人，這樣的人，最好打交道，最合我胃口。

「大客戶部的業務費用，不必勞煩平總操心，平總

能有這個心意，我就很知足了。」秋桐開玩笑地說：「我們都是為公家幹事的，羊毛還不得羊身上出，你少拿公家的錢給我送人情。」

秋桐說完，大家都笑起來，我琢磨著平總剛才的話，沒有吱聲。

經過 2 天的思考和考察，我走進了星海市最大的一家家電商場——紅鷹家電董事長的辦公室，拜見王董事長。

「王董，國美電器要進駐星海了，門店聽說元旦就要開張，聽說了嗎？」在直接表明身份之後，我開門見山地說。

王董事長皺了皺眉頭：「是啊，老弟消息倒是很靈通，怎麼，你今天來是要訂報紙的？不瞞你說，我現在的日子並不是很好過，資金很緊張，沒有那閒錢哦.....

「還有，你剛才也說了，國美電器要來了，這可是

一匹壯實碩大的狼，來和我爭搶星海市場這塊蛋糕，我今後的壓力就更大了，哪裡還有資金去訂報紙呢？要是投放廣告，那還差不多，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廣告，哎——這廣告費也很巨大。」

我說：「您還真說對了，我確實是來找您訂報紙的，不過，這訂報紙的錢，不需要你出，同時，還能擴大你們紅鷹家電的社會影響力和知名度，還有，你們還能得到免費的廣告。」

王董事長抬眼看著我，遞給我一支煙：「兄弟，你說——」

我接過煙，點著，悠悠吸了兩口：「我知道，紅鷹家電賣的都是品牌產品，廠家直接進貨，廠家對你們，除了有銷售返利，每年還都有一筆廣告宣傳費撥付給你們，對不對？」

「對，是這麼回事！廣告宣傳費是有的，我們主要

投放到各大媒體和戶外廣告上。」

我笑了：「那麼，王總，您何不協調一下，從這些廠家的廣告宣傳費裡拿出一部分用來訂閱星海晚報呢，訂閱的報紙用於本商場的促銷饋贈，比如凡是購買超過3000元或5000元價值的家電的，贈送一份全年星海晚報，這可比你們整天在商場門前弄那聲嘶力竭幹吼的演出活動效果強多了.....

「同時也提高了你們商場回饋顧客的檔次和品位，擴大你們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對於你們和國美電器之間的競爭，也算是先拔頭籌。」

王董事長思考了一下，說：「哦.....那你說的免費的廣告是怎麼回事？」

「這要和你們訂報的數量結合起來，可以這麼說吧，你們每訂閱1000份全年報紙，星海晚報就贈送給你們一個整版的免費廣告，訂閱10000份，贈送10個整版

的免費廣告，如此以來，你們既得到了社會效益，還有免費的廣告，你算算，合算不？」

我說出這個數字，是經過慎重的思考的。我慎密分析了報紙有效發行和廣告收入之間的規律和聯繫，發現報紙每擴大一萬份的發行數量，帶來的廣告收益會大大超過 10 個免費整版廣告的數值，這是一筆划算的買賣。

我相信，就憑那天平總的那句話還有他的氣度精明，他不會算不透這筆賬，一定會同意這個計畫。

王總又沉思起來，一會叫進來市場部經理，兩人嘀咕咕了老半天，還不時用計算器算著什麼，我坐在一邊做悠然狀喝茶抽煙，心裡其實很緊張。

老半天之後，王董事長抬起頭，對我說：「兄弟，我看這樣，我們訂 10000 份報紙，你們送我們 20 個版，還有，這個活動，你們報社在星海只能和我們獨家搞。」

我看出了王董事長的擔心，他其實是害怕我去找國

美家電，心裡更加有底了，說：「王董，獨家合作可以，但贈送 20 個版面的廣告不行，那已經超出了我們的底線，這個集團廣告部門是肯定通不過的，最多只能是 10 個版。」

我說話的語氣沒有絲毫迴旋的餘地。

「兄弟，做買賣嘛，總是可以討價還價的，要不，送 15 個版，行不行？我可是讓了一大步了。」

我說：「王董，我這人不喜歡討價還價，給你報的數字確實沒有讓步的餘地了。」

王董事長眼珠一轉，又說：「既然版面數量你不肯讓步，那麼，報紙價格總得打個折吧，一份 180 元，太貴，我看，120 元倒是可以。」

這王董夠狠的，砍下的價格比報紙全部的發行費用還高，我自然是不同意。

僵持了半天，王董事長堅決不肯讓步，我知道如果

自己再堅持不讓步，極有可能會黃，捨不得孩子套不到狼了，於是狠狠心，決定把自己的提成那部分讓出來，說：「那這樣吧，我給你報一個底線價格，144 元，只能這麼多了.....我們報紙經營也是要有成本的，虧本的買賣，誰也不想做。當然，如果王董還要堅持，那我只能表示遺憾。對了，最近國美家電那邊和我們聯繫也比較密切，約了我好幾次去吃飯，要不，這事我們改天再談吧。」

我最後這句話不輕不重捅了王董一刀，他咬咬牙，站起來，一拍手：「好吧，那就按你說的來，10 個就 10 個，144 就 144，就這樣了.....我們抓緊簽合同，我可是說了，你們在星海的家電行業，只能和我們獨家合作，必須要講信用。」

「這一點王董大可不必擔心，有合作協定呢，違約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事情就這麼成了，紅鷹家電訂閱 10000 份明年的星

海晚報，報社贈送 10 個整版的廣告，訂報價格 144 元。

我終於操作成了一個大單子，項目雖然成了，但是我個人卻拿不到一分錢的提成，整整要損失 36 萬元的個人收入。

但我並不後悔，因為這對報紙發行公司特別是對雲朵對秋桐，都是極為有利的，我等於是舍了小家顧大家。

我馬不停蹄回去，直接去了平總辦公室，和他彙報此事。我剛說操作了 10000 份報紙，需要贈送廣告版面，還沒等說出贈送版面的數量，平總就興奮了，一拍桌子站起來，乾脆利索地搶話：「小易，這事好啊，贈送廣告版面，沒問題，我現在就可以答覆你，給他們 30 個整版，10000 份報紙有效發行帶來的廣告收入，60 個整版廣告也不止。」

我忍不住笑了，告訴平總，我只用 10 個整版就拿下來了。平總愈發高興，使勁拍著我的肩膀：「小易，真

有你的，你們大客戶部，確實是名不虛傳，秋總確實是強將手下無弱兵啊.....我看你是個做經營策劃的絕佳人才，在發行公司幹，可惜了.....要不，到我這裡來吧，我這就去找秋總要人。」

我被平總的氣魄嚇了一跳，我這樣一個行將離去的人可不想在這裡多折騰出什麼事事來，忙說：「平總，這事你誤會了，這不是我的策劃，是我們大客戶部雲經理的主意，我只不過是一個執行者而已。」

「哦.....是這樣。」平總點點頭：「秋總確實會用人，啟用了一個最合適的部門負責人，這一點，我要向她學習。」

我喜滋滋地回到辦公室，把這事告訴了雲朵，雲朵一下子就驚呆了，半天才緩過神來，在辦公室裡蹦了起來：「呀——大哥，你太厲害了，我太佩服你了，你真是最最有能力的大哥.....」

我笑著擺擺手：「好了，別嚷嚷，你還是抓緊去給秋總彙報吧！記住，在秋總面前不要提我，就說你是策劃的好了。」

雲朵臉色一變，接著就使勁搖頭：「不行，絕對不行，這明明是你的功勞，我怎麼據為己有，上次的事情，我心裡就已經很不安了，這次無論如何不能，我要告訴秋總，這都是你一手策劃的。」

我倏地站起來，目光嚴厲地盯住雲朵，一字一頓地說：「雲朵，如果你不聽我的話，明天你就見不我了，我說到做到，你信不信？」

雲朵被我的目光和口氣嚇住了，半天沒有說話，一會兒喃喃地說：「大哥，你不要嚇唬我……」

「我不嚇唬你，不信你試試看？」我口氣依然很乾脆。

「可是，你讓我再這麼幹，我做不到，做不到。」

雲朵頹然坐下。

我想了想：「那好吧，這事你不用操心了，我去給秋總彙報。」

雲朵還要說什麼，我又是惡狠狠一瞪眼，雲朵嚇得不敢說話了。

我很快打出了合作協定草案，先給雲朵看。

雲朵看完：「大哥，這個活動，你自己一分錢也提成拿不到啊，你豈不是太虧了。」

「只要能對集體有利，我個人吃點虧無所謂，要講大局嘛。」

雲朵抬頭看著我，欲言又止。

我不再說什麼，拿著方案就去了秋桐辦公室，直接將報告遞過去：「秋總，這是雲經理讓我送給你的一份訂報合作草案，請您審閱。」

說完，我轉身出去，回到了自己辦公室。

雲朵正怔怔地坐在椅子上發呆，看我回來，眼睛直勾勾地盯住我。

我沖雲朵笑笑：「雲經理，傻了，這麼看著我幹嘛？」

「大哥，我想明白了，你這麼做，是想扶持我讓我站住腳跟，對不對？」雲朵說話了：「還有，你在這裡根本就沒打算久留，所以才不願意出風頭，對不對？我就知道，你不是屬於這個圈子的，你根本就不是一個普通的打工仔，你一定是一個有來頭的人。」

我收起笑容：「丫頭，你想得太多了，不要管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也不要管我從哪裡來，以後又要到哪裡去.....我來到星海，能和你有緣一起做事情，能得到你的關照，已經很榮幸了。大千世界，茫茫人海，相聚就是緣分，你是一個好姑娘我希望看到你好好地工作生活著，看到你快樂地生活著，只要你好，我就心滿意足。」

雲朵的眼睛突然紅了，嘶聲說道：「大哥，你為什麼

要對我這麼好，為什麼？既然你對我這麼好，為什麼你又不接受我.....為什麼。為什麼。既然你早晚會離開，為什麼你又要出現在這裡。」

雲朵說不下去了，哽咽了，突然站起來，捂著臉跑出了辦公室。

我默然坐在辦公室裡，掏出一支煙，點燃，深深地吸了幾口，吐出濃濃的一股煙霧，兩眼怔怔地看著青煙在辦公室小小的空間裡瀰漫開來.....

這時，秋桐出現在門口，看到屋裡瀰漫的煙霧，皺了皺眉頭。

我忙把煙熄滅，站起來：「秋總——」

秋桐進來，手裡拿著那份協議：「雲經理呢？」

「出去了！」

秋桐掂了掂手裡的協定，然後遞給我：「等雲經理回來你給她，這活動協議很好，我簽字通過了，你們去落

實好了。」

我點點頭接過來。

秋桐剛轉身要走，又站住看著我：「易克，這個活動是誰策劃的？」

「雲經理！」我說。

「這小妮子還真有辦法.....怪不得平總剛才打電話來讚揚她呢。」秋桐自言自語說了一句，然後看著我說：「易克，你以後要多跟雲經理學習行銷技能，幹工作，光靠運氣撞大運是不行的，只有掌握了真本領，才是鐵飯碗。」

我忙點頭：「我一定好好向雲經理學習！」

「還有。」秋桐又說：「以後在辦公室裡，不要抽煙，抽煙有害健康，毒害自己不說，還毒害了別人。」

我忙又點頭：「是！」

秋桐靜靜地看著我：「易克，那天你幫我推拿的事情，再一次謝謝你.....還有，前段時間在洲際大酒店大堂的事

情，我代他向你表示歉意，他實在做得太過分。」

我心裡一陣感動，不由想起了浮生若夢那晚和自己說過的話，她是那麼在意別人的關心和呵護，她是一個極其需要愛的人，在她美麗高雅的內心深處，是一片愛的荒漠。

面對著眼前楚楚動人的秋桐，我心潮澎湃，不由緊緊抿了抿嘴唇，用痛憐的目光看著她。

秋桐看到我的目光，臉色微微一變，閃出一絲不解和不悅，接著轉身就走。

我癡癡地站在那裡，許久沒有動。

轉眼到了 11 月下旬，北方的深秋很快過去，迎來了寒冷的初冬。

這天走在街頭，想起很久沒有和家裡聯繫了，自從破產出走至今，父母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事。

我早就決定了，在我沒有重新崛起之前，決不告訴

父母我的事情，我不想讓他們為我多操心。

但對父母的思念卻讓我無法不和他們聯繫，我知道他們也一定在掛念著我。

我摸出手機給家裡打電話，卻沒有費用停機了。於是就找了一個街頭公用電話給家裡打電話，媽媽正在家裡。

我沒有和媽媽說我公司破產的事情，只是說自己已經離開了寧州，來到星海發展，開了一家新公司，還是做老闆，總之，一切都很好，請家裡不要掛念。

老媽問我公司的名稱和地址，我隨口胡謔了一個名字和位址，然後又和媽媽拉了一會兒家常。老媽一個勁兒叮囑我自己在外要學會照顧自己，北方天氣寒冷，晚上睡覺要多蓋幾床被子，家裡她和爸爸一切都很好，不要掛念。

媽媽的母愛讓我心中暖流湧動，眼睛不由就濕了。

然後，媽媽又嘮叨起我的終身大事，問我什麼時候把兒媳婦帶回家，我不由感到有些惆悵，搪塞了幾句就掛了。

打完電話，我看著陰沉沉的天空，天空中開始飄落起了雪花。我不由想起此刻還暖意融融遙遠的南方，想起了不知在何處不知現在一切可好的冬兒，心中酸楚不已.....

充完話費回到辦公室，雲朵不在，給我留了一個字條，原來她爸媽來星海看她了，順便爸爸還要檢查身體。

我湧起去看望二老的想法，不過立刻就打消了這個念頭，此時正是張小天表現的機會，我最好知趣點。

我坐在辦公桌前，聽著窗外的寒風呼嘯，看著天空中的雪花飄飄，隨手翻著桌上的檯曆，時間過得真快，再有不到 10 天，我就該走了，要永遠離開這個帶給我許多牽掛和悵惘的地方了。

離開星海到哪裡去呢？不知道，我此刻的人生長河裡仍舊沒有航標。

我無聊地打開電腦，看著螢幕發呆，突然想上扣扣。

我知道秋桐此刻正在辦公室。登錄後，浮生若夢果然線上。

「啊呀——可了不得了！」浮生若夢率先發話。

「怎麼了？這麼大驚小怪！」我說。

「太陽從西邊出來了哇！」

「是嗎？今天好像在下雪，木有太陽吧？」

「嘻嘻.....客客大神，第一次在白天看到你上網啊！好稀奇！」

「呵呵，我也是第一次白天見到你上網哦！」

「廢話，我白天一般都線上的，你不上網怎麼看到我呢！呵呵，怎麼？現在白天方便上網了？工作清閒了？」

「額.....」

浮生若夢沉默了一會：「客客，其實，我對你的工作很好奇，你卻從來不告訴我.....你到底是做什麼管理呢？到底是個多大規模的老闆呢？我們是好朋友，我的工作內容你瞭若指掌，我卻對你幾乎一無所知，這很不公平哦.....和我說說，好嗎？」

我躊躇猶豫著，終於下了決心：「好吧，我告訴你.....曾經，我是一個老闆，一個牛皮哄哄風光無限的小老闆，但是，現在，我破產了，是一個破落戶，一個窮困潦倒的流浪漢，我以前沒有和你說實話，我現在其實就是在一家公司打工，跑業務。」

「哦.....真的？」

「信不信由你！」

「那我只能信了。」浮生若夢停頓了一會兒，接著說：「客客，謝謝你告訴我你的真實情況，我真的沒有想

到現實中你會是這個樣子，在我的心中，你應該是一個才華橫溢春風得意的小資本家，沒想到你竟然淪落為一個打工仔了。」

「是的，沒想到吧，沒想到我會是一個落魄的窮光蛋吧。」我有些傷自尊：「我讓你失望後悔了，讓你瞧不起了，如果你後悔和我這樣的人做朋友，那麼，請你把我拉黑吧.....或者，我主動知趣點把你拉黑。」

「客客，你幹嘛？你為什麼要這麼說？我剛才只是說出心裡的想法，說過失望後悔嗎，有說我瞧不起你嗎？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說話？」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委屈生氣的表情。

我沒有說話。

「客客。」過了一會兒，浮生若夢說。

「在！」

「你生我氣了？」

「木有！」

「那你笑給我看！」

我發過去一個笑臉表情。

「嘻嘻.....木生氣那就好，我剛才真沒有失望和瞧不起你的意思，只是覺得吃驚，因為，我之前沒有想到，你也木有告訴過我.....」

我沒有說話。

「客客.....呼喚客客。」

「在！」

「不要不理我好嗎？不然，我會以為你又生氣了。」

浮生若夢說話的口氣似乎有些撒嬌。

「我不是不理你，只是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那就隨便說好了，好希望你能開心的。呶，送你的小蛋糕，吃吧。」她發過來一個蛋糕的表情。

我忍不住笑了：「呵呵.....」

「嘻嘻.....笑了就好，客客要開心哦，不然我會不擔心的哦.....」她像個大姐姐一樣在哄小孩。

「我早就已經習慣了，沒有什麼不開心的。」

浮生若夢停頓了一下：「客客，我想和你說，不管你現在處境如何，不管是現在如何地沒落，你都是我虛擬世界裡最好的朋友，我對你的感覺和看法絲毫沒有改變。

「在我的心裡，一直堅信你是一個才華出眾的男子漢，雖然你現在遇到了挫折，但是，這並不能說明你就被徹底打敗了，我認為，從不失敗的人，其實學到的東西最少。

「所以不要害怕失敗，我們要做的是，在失敗中學習，在奮鬥中進步。我相信，憑著你的能力和素質，你會東山再起的，甚至，你能做得更好，超越從前。」

我的心中一動：「謝謝你的高看，謝謝你的吉言，只

是，我沒有你想像地那麼出眾那麼完美，我現在就是一個毫無鬥志胸無大志隨波逐流的人，我甘於沒落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現在做個小業務員能有口飯吃，就知足了。」

「呵呵.....客客，我知道你在故意說氣話呢，我才不信你真的會從此鬥志全無呢，不過，或許，你需要一個過程來調整心態，等你心中的陰霾過去了，相信一個鬥志昂揚的亦客會堅強站立起。我心目中的亦客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一定是的。」

「何以見得？」

「一個遇事能屈能伸的人，肯定是有胸懷的人；一個處事從容不迫的人，肯定是個淡定的人；一個經常微笑的人，肯定是有頭腦的人；一個看透天下事的人，肯定是個有智慧的人.....而在我們的交往中，我恰恰認為你就是這樣的人。」

秋桐實在是把我看得太高了，我發過去一個苦笑的表情，沒有說話。

雖然我在苦笑，但是她的話卻又似乎觸動了大腦深處的某一根弦，內心深處沉寂許久的死水似乎微瀾了一下。

「別老是苦笑，笑得開心一點，小夥子，小帥哥.....」
浮生若夢又在逗我。

我發過去一個咧嘴大笑的表情。

「哈哈，客客笑得好誇張哦，好了，我不折磨你了：
「浮生若夢說：「我雖然不能看到現在你到底什麼樣，但是，我或許能體會你現在的心情，或許，你的失戀也和企業破產有關，對此，我理解你現在的心情，不強求你去改變什麼去做什麼，只是希望你能過得開心.....或許，你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反思一下，擺查一下過去失敗的原因，失敗不可怕，不知道為何失敗才是最可怕的，你說

呢？」

「我知道了！」我心緒突然很亂，有些不耐煩。

「好了，我要出去開會了，回頭見，客客一定要開心哦……」

「好的，你去忙吧，再見！」

浮生若夢下了線，我仍舊坐在電腦前，看著她剛才的那些話，沉思起來。

此時，雖然我離去的決心沒有發生多大的動搖，但是對秋桐的不舍和依戀卻與日俱增，雖然我知道自己和秋桐在現實中是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但卻又無法控制心中的情感。

去留難舍，這是多麼矛盾糾葛的事情，想想就蛋疼。

正在蛋疼中，身後辦公室的門突然被推開，秋桐站在門口。

我忙關了扣扣對話視窗，看著秋桐。

「雲經理回來了嗎？」秋桐說。

我說：「沒有！她父母從內蒙來了。」我忙回答，心砰砰跳個不停。

秋桐點點頭，沉思了下：「哦.....經營委有個會，聽取發行公司關於大客戶開發的情況彙報，既然雲朵不在，那你就和我一起去吧！」

我於是乖乖地跟著剛才還在電腦裡親熱稱呼自己客客安慰自己鼓勵自己此刻卻對自己如此平淡客氣的秋桐下樓，去了集團辦公大樓小會議室。

出席會議的有集團總裁、副總裁、晚報的總編、分管經營的副總編輯、集團財務中心主任還有曹麗和平總。嚴總裁主持會議。

秋桐先發言，彙報了發行公司近階段的工作開展情況，重點談了成立大客戶開發部的初衷以及人員的配備情況，談到大客戶開發部的具體工作內容時，看看我：「易

克，大客戶開發部一成立你就在，今天雲朵經理不在，那麼，你來給各位領導彙報一下大客戶開發部的具體開展情況。」

大家都看著我。

我心裡有一絲緊張，看來，今天是趕鴨子上架，必須要面對了。我這個彙報，必須要成功，不然對發行公司對秋桐甚至對雲朵都不利。

於是，我定定神，咳嗽一聲，清清嗓子，開始發言。

我首先談大客戶開發部的工作思路，借用秋桐剛才的話和雲朵的名義談部室工作思路，談大客戶開發的實質和意義，談有效發行的本質。

繼而，我開始說最近開展的幾個活動，先從和張小天房地產公司合作帶來的啟發，接著談到了和移動公司積分回報合作活動以及成立小記者團的活動。

在談到張小天房地產公司合作時，我將此策劃歸功

於張小天，在談到後兩個時，我說這是雲朵的思路和創意，並有意無意地提到了這是他們公司的原創，但是不知什麼原因，被競爭對手完整模仿，然後在雲經理和秋總的靈活應變下，最終取得了成功。

說到這裡的時候，我看到集團幾位總裁特別是嚴總不停地頷首，晚報的幾位總編輯露出讚賞的表情，平總凝神看著我，聽得很專注，曹麗的表情則有些不自然，秋桐沒有看我，低頭在本子上寫著什麼。

接著，我談到了和紅鷹家電的合作，談起了這個10000份報紙的專案。

「這個訂報項目是在秋總的直接領導下，由雲經理策劃的，具體落實是我負責，此訂報專案得到了廣告公司平總的鼎力支援，是在對報紙有效發行中數量增長對廣告的拉動進行嚴格推算之後進行的。

「這10000份報紙的使用者，全部都是在該商場購

物 5000 元以上的消費者，也就是說，屬於中高端人群，這一類人群，恰好正是廣告商最關注的有效廣告群體，目前，該項目正在順利落實開展中。」我侃侃而談，從容不迫，思路清晰。

我剛談完，平總就「啪啪」地鼓起掌來，大嗓門說道：「好，好，我說得好，這個項目好，有效發行好，我最關注的就是有效發行，只有有效發行，才能真正拉動廣告。」

嚴總和晚報的總編輯對視了一眼，眼裡也都露出了讚揚的目光。

秋桐則目不轉睛地看著我，不說話。

曹麗這時撇了撇嘴，看著嚴總，說話了：「嚴總，我是負責經營管理的，我最注重經濟效益和成本核算，剛才這個小易說的最後一個項目，怎麼老是感覺不大對勁呢，用廣告換發行，這不妥吧，換來了報紙的發行數量，

但受損失的是廣告收入，用廣告來給發行臉上擦粉，我怎麼就覺得這是捂著耳朵偷鈴鐺，自欺欺人呢。」

曹麗這麼一說，大家都不說話了，嚴總看看秋桐，又看看平總。

秋桐神色平靜，但是不說話。

我剛想用數據來辯駁曹麗，平總搶先開火了：「曹主任，你是不是沒有仔細聽小易剛才講啊，這個訂報項目，是在對報紙有效發行增長數目對廣告的拉動進行嚴格核算的基礎上進行的，這筆賬，我早就心裡有數，很划算。

「照我們目前晚報的發行基礎和星海市的經濟人口狀況，每增加一萬份有效發行，就能拉動至少 60 個整版的廣告收益，我們付出 10 個版面的代價，值！還能淨賺 50 個廣告版的收入.....

「50 個版面的廣告啊，曹主任，你懂不懂 50 個版面意味著多少錢？不錯，我們做經營管理，算計的就是

經濟效益和成本，但是不會算帳，怎麼管理經營。」

平總最後這句話明顯是在諷刺曹麗。

曹麗臉色微紅，不吭氣了。我心裡暗笑，看看其他人，也都憋不住想笑的樣子。

平總說出了我心裡想說的話，我自然也就不需要發言了。

晚報的總編輯說話了：「剛才聽了秋總和小易同志談的大客戶開發情況，感到很振奮，發行的同志們智慧無窮啊，創意新穎，策劃出了這麼多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的好點子，特別是那個小記者團的創意，直接把晚報編采和集團發行緊密聯繫起來了，我很讚賞……

「在這裡，我代表晚報社，向發行公司表示感謝……希望發行公司在大客戶開發上取得更優異的成績。」

嚴總接著對晚報總編輯的話進行了肯定，對我剛才的發言進行了支持，對發行公司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要

求，對大客戶開發工作做了重點指示，特別強調要注重經濟效益和成本核算，要把發行費率嚴格控制在 35% 以內。

嚴總的最後一點，似乎給曹麗找回了一點面子。

會議結束，大家準備散去，平總過來拍拍我的肩膀：

「小易，講地不錯，思路清晰，邏輯很慎密，腦瓜子裡有貨，我看老弟是個幹經營的人才。」

秋桐這時正站在我身邊，我忙謙虛：「平總誇獎了，我哪裡有什麼思路，這都是雲經理的創意，我只不過是照搬照講就是了。」

平總沒有說話，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下秋桐，打個哈哈，走了。

我看了一眼秋桐，她此刻正用若有所思的目光看著我，我心裡一顫，忙低頭不語。

「走吧——」秋桐說了一句，我忙跟在秋桐後面回

公司。

回去的路上，雪花依舊在飄，我和秋桐一前一後，都沒有說話。

到了公司樓下，秋桐沒有上樓，卻走向了她的專車，掏出了車鑰匙。我正要拔腿上樓，她扭頭對我說：「易克，你過來——」

我不知她有何事，走過去。

「我想去看看雲朵的父母，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

秋桐的語氣比較溫和，用商量的口吻。

秋桐第一次用這種口氣和自己說話，而且是專門邀請我陪她，這機會多麼難得啊，我心裡激動地不行，哪裡還能拒絕，使勁點頭：「好，好，好。」

秋桐看我腦袋如搗蒜一般地點著，皺了皺眉頭，打開車門上車。

於是，我坐在秋桐車的副駕駛位置上，秋桐做我的

專職駕駛員，一起去看望雲朵父母。開車前，秋桐給雲朵打了個電話，問清了她父母住的賓館地址和房間號。

路上，雪越下越大，2008 年的第一場雪，不知道是不是比往年下得更大了一些。

秋桐開著車不說話，仍然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不知道她在想什麼，我暗暗祈禱和自己今天會上的發言無關。

過了一會兒，秋桐打開車內的音樂，一陣悠遠舒緩憂鬱的樂曲在車內飄蕩，正是我最喜歡的《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我心中一陣悸動，想起了親愛的網路知己浮生若夢，頭腦一熱，激情上湧，不由旁若無人輕輕隨著曲調哼唱起來。

我此時有些投入有些忘形，竟然是在用英語哼唱。

秋桐扭頭看了我一眼，眼睛睜得大大的。

我立時清醒過來，立刻閉上了嘴巴，眼神黯淡起來，半低著腦袋。

「易克——」秋桐目視前方，手握方向盤。

「在——」我忙答應。

「你.....你很喜歡這首歌？」秋桐緩緩道。

「還行吧。」

「你.....會用英語唱這首歌？」

「哦，我不懂英語，以前在足療店的時候，店裡經常放這首歌，我.....我聽熟了，也就能模仿幾句而已。」我有些緊張，磕磕巴巴地說。

「聽你英語發音還挺標準，那就是你模仿能力很強了。」

秋桐的話讓我心裡一顫，我大學英語可是過了六級的。

「胡亂模仿的，就會這幾句，別的都不會了，我其

實連音標是什麼都不知道。」我語無倫次地說道。

秋桐又扭頭看了我一眼：「今天我聽你在會上發言，通暢流利，抑揚頓挫，輕重分明，侃侃而談，口才很不錯，怎麼你和我說話的時候老是磕磕巴巴，連主次都不分明呢？」

我忙說：「那是.....那是我緊張過度，過度之下，超水準發揮了.....我.....我沒見過大場合，今天一見這麼多領導，高度緊張.....我現在都忘記自己今天會上講了些什麼了。」

「是嗎——」秋桐拖著長腔：「我今天怎麼看不出你怯場緊張呢，倒是看到你很從容自如不慌不忙。還有，你那高度緊張之下的超水準發揮，不光發揮了口才，還發揮了思路和思辨思維能力，是不是？」

秋桐明顯是在說反語。

第二章 孤獨的月臺

我撓了撓頭皮：「我.....我不知道.....我今天只是把平時雲經理吩咐的事情複述了一遍而已.....這些都是雲經理教我的，你不是說要我好好跟雲經理學習嗎，我在貫徹領導指示呢。」

「呃。」秋桐又扭頭看了我一眼，眼神捉摸不定，嘴角帶著一絲難以覺察的笑意，然後轉過頭，不說話了，繼續開車，車內的《阿根廷別為我哭泣》繼續播放著。

秋桐停止了盤問，我松了口气，老老實實坐在那裡，不敢亂說亂動了。

到了雲朵父母住的賓館，秋桐下車打開後備箱，拿出兩個提盒。

「提著！」秋桐用半是命令的語氣說。

我忙接過去，然後和秋桐一起上樓，去了雲朵父母

的房間。雲朵父母和雲朵都在，張小天也在。

看到我們來了，雲朵父母喜出望外，拉住我的手就不放，倒是把秋桐晾在了一邊。

張小天站在旁邊眼有些發熱，秋桐則有些奇怪地看著我們，嘴巴半張了一下，隨即就和張小天打起了招呼。秋桐知道張小天和雲朵的關係，對張小天的出現沒有表現出什麼意外。

等父母和我熱乎完，雲朵忙給父母介紹秋桐，我也放下手裡的禮物，說是秋總送的，大家不免又客套了半天。

雲朵父母知道了秋桐的身份，有些受寵若驚的表情，一再感謝秋桐的親自探望，又感謝秋桐對雲朵的照顧和關心。秋桐拉著雲朵父母的手，很禮貌很尊敬很謙和地和他們交談，誇雲朵聰明能幹，誇他們有個好閨女。

我看到屋裡收拾好的幾個包裹，問起來，才知道雲

朵父母一會兒就要走，下午 5 點的火車回通遼。

「叔，嬸子，來一趟不容易，怎麼不多住幾天呢，在這裡好好玩玩。」秋桐說。

「不行啊，家裡還有牛馬羊等著伺候呢，這天氣變冷了，得準備足飼草，還不能凍著：「雲朵媽媽說：「這次來，一來是看看閨女，二來呢，她爸爸這身體來複查一下。」

秋桐拉著雲朵媽媽的手，關切地看著雲朵爸爸：「叔，您身體咋了？」

「平時好好的，就是國慶日期間突然急性腎結石發作，在旗裡醫院做了手術，這次呢，正好借著來看閨女的機會複查了一下，現在好了。」雲朵爸爸說。

秋桐點了點頭：「那就好，孩子不在家，您二老可要多注意身體。」

雲朵媽媽又拉著我的手，喜愛地看著我，然後對秋

桐說：「哎——上次她爸爸得急病，幸虧小易在我們家作客，半夜親自開車到旗裡的醫院，又拿出自己的一萬五千元錢幫助交了手術費，她爸爸才及時做了手術得救，不然，這後果。」

秋桐神情一震，看著我，我不自然地笑了下，轉過頭去。

張小天在旁邊打個哈哈，說：「哎——可惜當時我不在，要是我在也會這樣做的，雲朵的親人，就是我的親人。」

秋桐沖張小天笑了下，又看了看雲朵，打趣道：「張經理，認識到位就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哦……」

張小天沖秋桐恭敬地點頭哈腰：「秋總教育極是，呵呵……哎——秋總，以後我是不是得叫你嫂子呢，什麼時候能吃你的喜糖呢？」

秋桐的臉色變得很尷尬，甚至有些難看，勉強笑了

下，沒有說話。

顯然，張小天知道秋桐和李順的關係了。

這會兒，雲朵的父母正看著我，眼裡露出遺憾和失落的表情，一會兒，雲朵媽媽掏出一個小布包遞給雲朵，沖雲朵使了個眼色。

雲朵接過布包，拉了拉我的衣袖，示意他跟她出去。

來到走廊，雲朵把布包塞到我手裡：「大哥，這是媽媽來的時候就準備好的，還你的錢，一萬五，你拿著。」

我不要，推回去，雲朵又推回來。如此幾次，雲朵急了，脫口而出：「大哥，我們無親無故，你憑什麼不要？我們憑什麼要欠你的錢？」

說完，眼淚在雲朵眼眶中打轉。

我怕雲朵一旦哭起來收不了場，忙接過錢揣進兜裡，然後回到房間。

雲朵父母要走，我主動提出來去送站，秋桐也是這

個意思。

於是，大家一起送雲朵父母去了火車站。我去買了站臺票，和張小天一起幫雲朵父母把包裹提上車。雲朵父母買的是臥鋪，我把包裹放好之後，扶著雲朵爸爸進臥鋪，趁人不注意，將雲朵剛給自己的布包塞進了雲朵爸爸棉襖的內側口袋裡，然後下車。

火車一聲長鳴，緩緩啟動，在漫天的風雪之中奔向北方那遙遠的茫茫大草原。

大家和雲朵父母揮手告別。雲朵邊揮手邊擦著眼淚，我知道，那是漂泊的孤燕對父母的不舍和親情。

張小天站在雲朵身邊，脫下自己的風衣，裹在雲朵身上，然後自然地攬住了他的肩膀。

秋桐孤立地站在風雪之中，頭髮有些凌亂，怔怔地看著雲朵，眼裡露出了羨慕和神往，還有幾分悲傷和迷惘。我不知道秋桐如此的表情是因為張小天對雲朵的呵

護還是因為雲朵有父母可以送別可以流淚，而她，沒有，從來就沒有。

那一刻，我一陣悲楚，一陣淒涼，一陣衝動，想靠近秋桐，想將秋桐攬進自己的懷抱。

當然，我沒有這樣做，我還有理智。

送走雲朵父母，大家分手，雲朵跟張小天走了，我跟著秋桐走，得坐她的車回去。

回去的路上出了點叉叉，雪天堵車，半個多小時走了不到 1 公里。

天已經黑了，城市的燈光亮了起來，風雪依舊在肆虐。

秋桐把車停在一家韓國燒烤店門口，對我說：「下車，先吃飯！」

那一年，我還沒有吃過正宗的韓國燒烤。

不知為什麼，對秋桐的話，我似乎從根子裡就缺乏

反抗意識，除了服從還是服從。

我跟著秋桐進了燒烤店，找了一個座位坐下，秋桐似乎知道我沒吃過韓國燒烤，也不問我，自己點完了菜，服務員接著端來了燃著的木炭，蓋上鐵蓋。

我坐在旁邊呆呆地看著，能和秋桐一起共進晚餐，能面對面和自己的女神坐在一起，我覺得好像是在做夢，有點亦客浮生若夢的感覺了。

「我，你喝不喝白酒？」秋桐看著我，邊拿著夾子燒烤牛肉。

我以為秋桐讓我陪她喝一杯，樂滋滋地點頭：

「喝——」

秋桐接著就要了一瓶 38 度的星海特釀，打開遞給我：「好，那你喝吧。」

我一愣：「你不喝？」

秋桐眼裡閃過一絲狡黠：「我開車，不能喝酒，你自

己喝好了，天氣冷，多喝點.....你酒量如何？」

我拿過酒瓶：「還行吧，不算很大，也不算很小。」

「那好，這一瓶就歸你了，把它幹掉，不許剩！」

秋桐用命令的語氣：「困難不？」

我摸不透秋桐是何意圖，裝作很為難的樣子：「秋總，這.....我喝不了啊.....」

秋桐一抿嘴：「喝了不疼灑了疼，不能剩下，浪費可恥你知道不知道？喝——慢慢喝——悠著喝——」

說著，秋桐用夾子把烤好的肉放在我面前的盤子裡：

「來，嘗嘗我的手藝，邊吃邊喝！」

看著秋桐溫和美麗的神態，我覺得特溫馨，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白酒，看著秋桐，脫口而出：「秋總，你是鮮族人？」

秋桐的手一抖：「此話怎講？」

我心中一驚，差點說走了嘴，忙說：「因為這是韓國

燒烤，因為看你燒烤的動作很熟練，還有，剛才看你，覺得你的氣質和神情特有電視裡韓國女人的模樣。」

秋桐不自然地笑了下：「是嗎？你倒是挺會感覺。好了，抓緊吃肉，涼了就不好吃了。」

說著，秋桐又要了一碗韓國冷面，低頭自顧吃起來。

秋桐和我的話依然不多，我默默地一口接一口喝酒，琢磨著秋桐的心思。

這 38 度的白酒對於我來說，喝起來就像是白開水，沒味道，別說一瓶，就是再來半瓶也放不倒他。

我突然心生一計，邊喝酒邊開始身體搖擺，搖頭晃腦，眼神也直勾勾的，做出醉意越來越濃的樣子。

秋桐看著我，嘴角露出一絲得意的笑。

等酒瓶見底的時候，我做醉醺醺狀：「蘇.....秋總.....我.....我喝完了.....我.....我不行了。」

「我，你喝醉了嗎？」秋桐問我。

我嘴巴半咧，眼神迷幻，腦袋耷拉：「是.....是啊。」

「哎——酒量不行你早說嘛，早知道你酒量不行，就不讓你這麼喝這麼多了。」秋桐嘴角又帶著得意的笑。

「領導.....的命令不敢.....不聽啊，領導讓.....讓喝，我.....我就得喝。」我醉眼朦朧地看著對面嘴角帶著笑意的秋桐，心裡暗暗發笑。

「這麼說，我，你眼裡是很尊敬我這個領導的了？」秋桐說。

「那.....那當然，秋總是領導，掌管著我的飯碗，我.....我哪裡敢不尊敬呢？」

「那好：「秋桐頓了頓：「我，我問你幾個問題，你必須如實回答。」

「是——一定！」我挺直脖子歪著腦袋看著秋桐，這丫頭果然是想把自己灌醉套話。

秋桐盯住我的眼睛：「我.....告訴我，國慶日放假你

到哪裡去了？」

「雲站長——不，雲經理邀請我到她家作客了。」

「那，雲朵爸爸得急病，你真的拿錢資助了？」

「嗯哪。」我知道這事是不能撒謊的，點點頭：「她家裡深更半夜一時拿不出那麼多現金，我剛發了訂報提成，身上正好有.....不過，今天下午在賓館走廊裡，你們說話那會，雲朵媽媽讓.....讓雲朵還給我了。」

秋桐點點頭：「還有，你在來發行公司之前，在哪裡幹什麼工作？」

「在.....在無錫江南良子洗腳店，做足療師。」

我此時並不擔心秋桐查詢自己應聘時填寫的資料，因為我那裡根本就沒寫以前的工作經歷，至於資料上的住址欄，更不擔心了，那地址是我身份證上的，和寧州差了十萬八千里。

「那你為什麼不做了？」秋桐繼續問。

「因為不想整天摸.....摸人家臭腳丫子。」

「噗嗤——」秋桐忍不住笑出來，接著又說：「那你怎麼從無錫來到了星海呢？」

「有個朋友在這邊做小生意，他.....邀請我來幫忙，等我來.....了，他卻.....破產了，我走不了，只能在這裡找個活幹。」

秋桐點了點頭，眉頭依然皺著，我的話似乎並沒有打消她的懷疑。

「你以前還做過什麼工作呢？」秋桐又問我。

「我.....我啊.....以前啊.....幹過的多了.....在江蘇南通拉過保險.....在廣西來賓幹過傳銷.....還.....還做過傳銷講師呢.....因為這個，差點被抓進去.....為了安全，我最後逃進了洗腳店避難。」我信口胡謔起來。

「哦.....原來是這樣，怪不得你不怯場還挺能煽呢.....原來是做過傳銷的。」秋桐點點頭，似乎對我下午

的表現找到了合理的解釋。

我剛松了口氣，秋桐突然又問道：「我，你英語很不錯吧？」

「我英語啊.....是啊，很不錯哦.....」我說。

秋桐眉毛一揚：「怎麼個不錯法呢？」

「我會背 abcdefg.....26 個英文字母全認識。」我自豪地說：「在那些洗腳的人裡面，我是背得最流利的。」

「噗嗤——」秋桐捂嘴笑起來，肩膀發顫。

我心裡也笑起來，秋桐對我的懷疑或許應該打消了。

可隨即我的心裡又湧起深深的悲涼，面對這個自己深深敬仰愛慕和自己在虛擬世界裡心心相印的女人，我卻要騙她。

可是，我只能這麼做，亦客和浮生若夢是永遠不能見光的，他們的關係只能維持在那個看不到的空間裡。

現實世界裡的秋桐是屬於她的恩人的，屬於李順的。

一旦現實和虛擬重合，那我不但得不到現實裡的秋桐，連虛擬世界的浮生若夢也會失去。

這樣想來，我的心裡不由愈加淒然，有一種想哭的衝動，眼圈不由紅了。

「來——我，喝杯水，是不是喝多了酒想起不順利的事情了。」秋桐端起一杯水遞給我，溫和地說：「人生誰都有不順的事，你還年輕，只要好好做，今後會越來越好的。其實，我現在覺得，你還是有一定潛質的，你這個人心腸還是蠻好的。以前我們之間的事，過去了，就不提了。」

我一陣感動：「秋總，以前那事，我真的不是有意的，那天在鴨綠江上，真的不是有意偷拍你的.....還有，當時，我看你要掉到江裡，急忙往回拉你，才不小心摸到了你.....你的.....那.....那裡.....你後來不小心跌倒，我也不

是有意要看到你.....你.....那裡的。」

秋桐的臉一下子通紅，忙擺手：「好了，好了，不要說了.....我不和你再計較那事就是.....以後，不要再提這個了.....我信了你了。」

我點點頭，不說了，卻不由回想起當時的情景，心裡又一陣騷動。

吃完飯，雪停了，秋桐開車和我一起回公司，然後各自散去。

第二天上班，秋桐再見到我，態度明顯好多了。

上午，雲朵告訴我一個消息，集團嚴總裁退居二線了。市出版局副局長提拔為集團黨委副書記兼總裁，新總裁今天上任，叫孫東凱，43 歲，在集團排名第三位，位於董事長和總編輯之後。

這麼說，昨天的會議是嚴總在集團的最後一次主持，站到最後一班崗了。這個新來的孫東凱總裁是從出版

局來的，43 歲的正縣級，也算是混得不錯了。

臨近中午下班的時候，孫總裁來發行公司視察，曹麗緊跟在屁股後面，帶著恭維和阿諛而嬌媚的笑，身體恨不得貼到那孫總身上去。孫總留著平頭，目光冷傲，官氣十足，和其前任嚴總天壤之別。

秋桐和趙大健迎接孫總，第一個就先到大客戶部視察。

趙大健似乎顯得特別亢奮，在前面低頭哈腰引路，曹麗則緊挨著孫總，面帶微笑。

秋桐站在旁邊，神情很淡定。

此時，我並不知道趙大健和孫總是什麼關係，也不知道曹麗以後會和孫總發生什麼關係。

孫總和雲朵握手，握住雲朵的小手搖晃了幾下，突然放肆地笑了，轉頭看著曹麗：「這個發行公司，我看美女還不少啊，哈哈，老總是大美女，這下面還有小美女，

看這小姑娘，多水靈。」

第一天剛上任的老總下來視察工作就說出這樣的話，顯然是很不合時宜不符合身份的。如果不是親耳聽見，我都不敢相信這就是一個正縣級幹部公開能說的話。

雲朵的臉一下子就紅了，卻又不敢把手抽回來，任由孫總肥膩的大手握著捏著。

趙大健忙附合著笑起來：「是啊，是啊，孫總說的對.....孫總真是慧眼識美女。」

曹麗勉強笑了一下，隨即掃視了一眼雲朵和秋桐，眼光裡閃出一絲陰毒，轉瞬即逝。

秋桐沒有笑，而是抿著嘴唇皺了皺眉頭，眼神有些不快。

孫總立刻看到了秋桐的反應，臉上閃出不快的表情，鬆開雲朵的手，耷拉下了眼皮，似乎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蔑視。我忙伸手過去，他看都不看一眼，轉過身，

背起手，咳嗽了一聲，正色道：「好了，秋總，你們忙吧，不打擾了，我要去廣告公司看看去。」

說完，孫總轉身就走，曹麗急忙緊緊跟上。

新總裁第一天上任，我就預感到了幾分對秋桐不利的苗頭。

第一，孫總貌似好色，說不定今後他就會打秋桐的主意，這年頭，領導潛規則女部下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第二：曹麗和趙大健和孫總貼得很緊，特別是曹麗，她要想博取孫總的賞識和歡心，是有辦法有資本的，而曹麗一旦受寵，必將會對秋桐暗地下黑手。

第三，剛才秋桐在孫總面前的表現，會讓他感覺秋桐對他不夠尊重，說不定什麼時候他就會給秋桐一個下馬威。上級要想整下級，有的是辦法和機會。

孫總走後，趙大健數落秋桐：「秋總，孫總上任第一天，你就給領導臉色看，什麼意思？孫總不就是喜歡美

女嗎，這怎麼了？你怎麼對領導這樣的態度？你還講不講政治了？」

秋桐看著趙大健淡淡地說：「趙總，你是不是想歪了，孫總是來視察工作的，不是來物色美女的，你竟然敢這麼污蔑領導，你講話還有沒有一點原則，我看是你不講政治吧？不然，咱們把這話拿到集團黨委會上，讓領導評評，看你說得對還是我說的對？」

趙大健一個紕漏立刻被秋桐抓住了，並進行反擊。

趙大健一怔，接著搖搖腦袋，無可奈何地說：「好，好，我不和你爭論了，你對，行了吧？」

接著，趙大健又換了一副口氣：「其實，我也是好意，領導視察發行公司滿意了，不就是對你滿意了嗎？我這個副手再忙乎，還不都是往你臉上貼金？你要理解我的一片苦心。」

「老大哥的苦心我理解了，謝謝你一片好意。」

趙大健苦笑一下，搖搖頭走了。

我和雲朵一直站在旁邊看著。

秋桐微微歎了口氣，神色有些沉重，轉身去了辦公室。

一晃幾日過去，這天，我乘坐有軌電車出去聯繫一個業務。

坐在電車裡，我看著窗外林立的高樓和車水馬龍的街道，心裡暗想，這是我在星海的最後一筆業務了，明天是 12 月 1 日，要發錢，我就要離開這裡了。

想到這裡，我的心裡不禁悵然，看著窗外發呆。

電車經過市區購物廣場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突然看到了一個曾經無比熟悉而又久違的面孔，渾身一震，猛地站起來，貼近窗戶仔細看。

是她！確實是她！真的是她！她來到星海了！

她——就是冬兒！

此刻，冬兒穿著一件紅色的棉風衣，背著一個旅行包，在人群中穿行。

冬兒！冬兒來了！

我的心像被鈍器狠狠擊打了一下，近乎於瘋狂地喊叫起來：「冬兒——冬兒——」

可是，電車接著就疾駛而過，冬兒很快消失在我的視野裡。

車廂裡的人都用驚異的目光看著我。

「停車——司機，快停車！」我跑到駕駛員身後喊叫起來。

「你神經病啊，這車是你家的，說停就停！」司機怒斥我。

我不做聲了，兩眼盯住窗外，渾身發抖，兩股戰戰。

電車在網站剛停，我就竄下車，發瘋一般往市區廣場奔去。

跑到市區廣場，卻早已不見了冬兒的身影。

冬兒的電話在我破產之後就已經打不通，此刻當然不用打。

找遍了廣場的每一個角落，都沒有見到冬兒。

我最後累得實在走不動了，一屁股坐在冰冷的地面上，看著周圍的人山人海發呆，木然許久。

冬兒竟然來到了星海，她是路過呢還是來找自己的？我的大腦癲狂著，癡狂著，冥思苦想著.....

她應該是路過，或者是來旅遊的，她不會是來找自己的，如果她記得來找我，當初就不會不辭而別離開我.....

她現在過得好嗎，生活地幸福開心嗎？是不是又有新的男朋友了？她是自己來的呢還是和.....她從來不喜歡自己一個人出門，她害怕自己一個人出門，那麼，她此次出來，一定是有人陪她的，一定是一個男人.....

我狂亂而又顫亂地胡思亂想著，渾身突然散了架，四肢張開仰面躺在了廣場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

此時，一向思維慎密的我疏忽了一個重要的環節。

夜幕降臨，華燈初上，我終於爬起來，拖著疲憊的雙腿，帶著麻木的大腦，懷著冰冷而淒苦的心，離開了市區購物廣場。

回到宿舍，我摸出一瓶二鍋頭一口氣灌了下去。

一個人喝悶酒，醉意很快就上來了。

我關了燈，躺在窄小的單人床上，看著籠罩在周圍清冷的黑暗發呆，想著今天突然看到而又轉瞬即逝的冬兒，心潮起伏，心緒難平，突然就感到了巨大的孤獨和寂寞，還有一股難言的淒涼和痛苦。曾經那被拋棄的感覺又回到了心間。

我突然特別想念浮生若夢，特別特別想。

翻身爬起來，打開燈，打開電腦，登陸扣扣，浮生

若夢不線上。

「浮生若夢.....我想你，很想你，特別特別想你.....」

我不管她在不在，快速打出一行字，大腦有些迷醉和麻木。

「此刻，我很痛苦，很難過，很孤獨，很寂寞，很需要你陪我.....可是，你不在.....我覺得自己快要死了，要死了。」我繼續瘋狂宣洩著情緒。

打完，我直勾勾地盯著螢幕發呆，任那悲傷的淚水在心裡奔流。

不知過了多久，浮生若夢突然上線了。

「客客，你怎麼了？我剛回家上來，剛看到你的話，你怎麼了？出什麼事了嗎？」浮生若夢說。

她來了，在自己最需要的時候，她出現了！

不知怎麼，我的淚水突然就流出來，手指哆嗦著，卻無法打出字來。

「客客——客客——你說話呀——說話呀——你不說話，我好著急的，你這個樣子，我好擔心，你說話啊.....你在不在。」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焦急萬分的表情。

我點燃一顆煙，狠狠吸了兩口，強自讓自己鎮靜下來，然後努力敲擊鍵盤：「我在。」

「哦，你在我就放心了.....嚇死我了，剛看到你的那些話，擔心死了.....你沒事吧？出什麼事了？」

「我沒事，也沒出什麼事，就是.....就是很想你.....很想很想。」

浮生若夢沉默了片刻：「謝謝你.....謝謝你想我.....其實，我也何曾不.....每一個白天和黑夜，我都會.....雖然看不到你的容貌，聽不到你的聲音，可是，分明，你就在我心裡，在我的腦海裡。」

我的心顫抖起來：「若夢，我叫你若夢，你喜歡嗎？」

「喜歡，你叫我什麼我都喜歡。」

「若夢。」

「嗯，我在。」

「若夢，我.....」

「客客，我在聽。」

「若夢，我.....我喜歡你，很喜歡喜歡你，我說的是那種喜歡。」

「客客，謝謝你，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我也很喜歡你的。」

我的心裡掀起了巨瀾，雖然我們彼此都沒有說出「我愛你」，但是，此刻，這已經足以讓我大腦眩暈。

「若夢，我聽見你的心在跳。」

「客客，我也聽見了你的心跳.....就在眼前，就在耳畔。」浮生若夢說：「雖然知道這是虛擬的，雖然知道現實中我們永遠也不會成為可能，雖然沒有見過你，雖然

不曾聽見你的聲音，可是，我分明感覺到，這一切，是那樣的真實，那麼地真切，那麼地讓我沁入心扉。」

「若夢，你是我心中最美的女人.....我會永遠喜歡.....不管天涯海角，不管身在何方，我都會永遠記得你.....」

「客客，你是我認識的最好的男人，我也會好好珍惜你.....」浮生若夢幽幽地說著，發過來一個深情的表情：

「客客，此刻.....我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裡，芸芸眾生，人海茫茫，能認識你，這是命運的安排，是上帝對我現實的彌補和憐憫。」

我心中湧起萬般柔情和蜜意，還有不可名狀的不舍：

「若夢，我要走了，明天，或者後天，我就要離開星海了。」

「你要走了？要到哪裡去？」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意外的表情。

「不知道，或許，會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可是，不管我到哪裡，都不會忘記在星海的你.....」

「客客.....不管你身在何處.....我.....都會記得你.....此刻，我突然好難過。」

「若夢，不要難過，其實，不論我在哪裡，我們都還在一起，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裡，我們已經跨越了萬水千山，網路，是沒有距離的.....以後，我們還可以繼續在這裡見面，在這裡聊天，在這裡溝通。」

「我知道.....可是，我仍然覺得很難過，你要自己一個人浪跡天涯，要漂波四海，我.....你多保重，要好好地活著。」浮生若夢似乎哭了。

我抽完一顆煙，端起水杯喝了一大口水，調整了一下呼吸，然後說：「若夢，今天我喝了不少酒，說了很多以前沒有說過的話，可是，這些都是我的心裡話。」

「我知道，我理解，客客，答應我一件事，以後，

不管在哪裡，不管遇到什麼事，不管心情多麼不好，不要自己一個人喝悶酒，好嗎？心情不好的時候，你就給我留言，我陪你聊天，給你解悶。」

「我答應你！」

「客客，你笑一個給我看，好嗎？」

我發過去一個笑臉表情。

「笑了就好。」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笑容表情：「客客，記住，你是一個男人，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男人，是任何時候任何事情都不能被擊垮的，不管面對任何艱難困苦和挫折，都要保持一份樂觀和自信。」

「我堅信，你是不會被任何挫折擊垮的，不管你今後在什麼地方，不管你要去做什麼事情，你一定會再站立起。我有這個信心，你也一定會有這個信心，是不是？」

我沉默了片刻，歎了口氣：「嗯……」

她繼續說：「遇事要淡定，要從容，生活永遠都是這

樣，有時會逼迫你，不得不交出物質，不得不放走機遇，甚至不得不拋下愛情，你不能什麼都得到，生活中應該學會放棄，就像清理電腦中的檔一樣。

「人生，就是一步一步走，一點一點扔，走出來的是路，扔掉的是包袱。這樣，路就會越走越長，心就會越走越靜。」

「嗯……」

「最使人疲憊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遙遠，而是你心中的鬱悶；最使人頹廢的往往不是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喪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滅；最使人絕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擊，而是你心靈的死亡。所以我們凡事要看淡些，心放開一點，一切都會慢慢變好的……這些話，我與你共勉。」

我認真地看著：「嗯……」

「有時候，有些事，即使有理由繼續堅持，但你必

須明白，放手

也許更加明智。要努力做一個可愛的人，不埋怨誰，不嘲笑誰，也不羨慕誰，陽光下燦爛，風雨中奔跑，做自己的夢，走自己的路。

「生活是一面鏡子，你對它笑，它也會對你笑；你對它哭，它也會對你哭.....所以，我們必須要堅強，記住，這個世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嗯.....」我的心微微顫動著，浮生若夢的話深深打動著我的心，不由覺得自己應該開始對過去來一個徹底的反思了。

看來，自己的反思要在今後的流浪征程中繼續了。或許，在某一個時間，我會徹底擺脫過去的陰霾，重新找回那個自信堅韌堅強充滿鬥志的自己。

當然，如果真有那一天，這和浮生若夢的鼓勵是分不開的。

那一晚，我和浮生若夢談了很多，不知不覺天色微明，我感覺到了困意，打了個哈欠，說：「天亮了，白天你還要忙工作，休息吧。」

「時間過得真快，這麼快天就亮了。我不困，不睡了，出去跑步去，你睡會吧。」

「好！」

「客客，今晚你還會上線嗎？」

「這個.....我說不準，或許吧。」我打算今晚請雲朵和張小天來個最後的晚餐。

「那好，那我今晚等你到 11 點，你不上線，就不等了。」

「好的！那現在下吧。」

「等等——」

「怎麼？」

「客客，我.....我還有件事。」浮生若夢有些吞吞吐吐

吐。

「說吧！」

「我.....我們視頻一下好嗎？我想看看你，也讓你看看我.....好嗎？」

我差點暈了：「不好，我的電腦沒有攝像頭。」

「那.....我們互相發下照片好嗎？」

「不好，我電腦裡沒有照片！」

「那.....要不，我們通會話，好嗎？」浮生若夢不死心。

「你不記得我們當初剛認識的時候講明的原則了，不視頻不發照片不通話，你忘記了？」

「我.....沒忘記.....可是，你要走了，我.....我.....」

「沒忘記那就好，那就繼續堅持我們的交往原則，你要知道，我們永遠只能是虛擬世界的朋友，永遠也走不進現實，既如此，互相留一個美好的印象和幻想，豈

不是更好？」

「嗯……」

「還有，不管在哪裡，不管相距多遠，我們之間的距離，就是一個電腦螢幕的厚度一根網線的距離……明白了嗎？」

「我明白了。」浮生若夢此刻像一個犯了錯的孩子。

「那好，下吧。」

「再見！」

關了電腦，我驚出一身冷汗。

躺在床上，我卻不困了，今晚和浮生若夢談話的內容像電影一樣在腦子裡反復播放著，又想起最近她和我談過的話，不由引起了我的深思……

越琢磨越睡不著，又想起了冬兒，心裡不由成了一團麻。

折騰了半天，乾脆不睡了，換上一身運動服，出去

晨練去。

我下樓跑步，很快跑到了星海灣的海邊沙灘上，冬季的海邊，格外靜謐，大海似乎也被凍僵了，失去了轟鳴的浪濤，海邊晨練的人極少。

我漫步到沙灘邊緣的一排小松樹林裡，來了練武的興致，施展開身手，在小樹林裡奔騰跳躍著練起了散打，邊不時發出幾聲怪吼，松樹葉子簌簌地往下落。

正練得帶勁，突然身後傳來一聲：「好——太棒了！」

我忙停手，一看，暈，竟然是秋桐。她穿著一身白色的運動衣，正站在離我不到 10 米的距離笑咪咪地看著，一夜沒睡，她臉上看不出絲毫倦容。

我忙垂手站立：「秋總早上好——」

「早上好——」秋桐走到我跟前：「易克，真看不出，你竟然還是個散打好手，你剛才打的太棒了！對了，昨天在公司一天沒見到你……」

「胡亂練著玩的.....昨天我出去跑業務了。」我停頓了一下，說：「秋總，你怎麼在這裡？」

此時，我並不知道昨天公司裡發生了什麼事情，更想不到此事會給秋桐帶來什麼後果。

「我就住在附近，每天都來這裡晨練，還是第一次遇到你呢。」秋桐笑著：「易克，你剛才打的真好，咱們說個事，以後每天早上來這裡，我拜你為師，你教我武術好不好？」

我搖搖頭：「不好。」

「為什麼？」秋桐有些意外。

「因為.....」我猶豫了一下：「因為，我打算今天從公司辭職，正好遇到你，那就先給你說下吧。」

「啊，你也要走？」秋桐脫口而出。

我心裡明白秋桐話裡的意思，故作不解地說：「怎麼？公司裡有人恰好和我一起辭職？」

秋桐似乎意識到了自己剛才的失言，忙掩飾地說：

「沒.....沒有.....我隨便說說而已。」

說完，秋桐的眼神黯淡下來，沉默了一會兒，又說：

「幹的不是好好的嗎？為什麼要辭職呢？」

「不為什麼，凡事未必都一定是有原因的，你說是嗎？」

「那你辭職後打算去哪裡？找到更好的工作了？」

秋桐說。

我沒有說話，沉默地看了秋桐一會兒，心裡突然一陣酸楚，然後轉身就走。

走了很遠，我回過頭，看到秋桐仍然怔怔地站在那裡發呆。

我知道，自己剛才的那一句反問應該已經將秋桐心裡剛湧起的疑問苗頭壓了下去。可是，她此刻怔怔發呆又是為何呢？

上班之後，我正琢磨著如何和雲朵說自己要走的事情，雲朵倒先和我說了一件事。

「大哥，我要出去一下，和張小天去一趟東方醫院。」

雲朵看著我說。

東方醫院是一家私人醫院，離公司比較近。

「你病了？」

「難道非得病了才能去醫院嗎？」雲朵看著我：「我要和張小天去登記，要先去體檢。」

我有些意外：「這麼快！」

「快和慢有什麼關係，反正和你沒有關係，是不是？」

雲朵用幽怨的目光看著我，聲音似乎在賭氣。

我垂下頭，半晌說：「祝福你們。」

「你——」雲朵瞪眼看著我，說不出話來，突然扭頭就跑出去了。

雲朵走的如此匆忙，我甚至都沒有來得及和她說自

己要辭職的事。

我站在辦公室視窗，看到雲朵跑下樓到了院子門口，門口一輛黑色的帕薩特正停在那裡。

我歎了口氣，轉過臉，看到秋桐正腳步匆匆地從辦公室出來下樓，臉上的神色很嚴肅，不知道她要去幹嘛。

我在辦公室坐了一會兒，然後去了財務科，領取 11 月份的工資和提成，這個月賺的不少，整整領了 39800 元。這筆錢，夠折騰一陣子的了。

回到辦公室，我把辦公桌整理了一遍，提筆寫了一封辭職書放在雲朵的辦公桌上。然後站起來，最後看了一眼這熟悉的辦公室，默然說了一句：「雲朵，再見——祝你幸福！」

我想今晚不用請雲朵和張小天吃晚飯了，還是不打擾他們的好。

我接著就下樓出了發行公司打了一輛計程車往宿舍

走。

回到宿舍，我很快收拾好了行李，一陣巨大的困意湧上來，於是一頭倒在床上，決定先睡一覺再走，等睡醒了就去火車站，有到哪裡的车就去那裡，隨便走。

這一覺，我睡得昏天黑地，一塌糊塗，睡夢中一會兒出現穿著紅色棉風衣的冬兒，一會兒又是淚流滿面的雲朵和楚楚動人的秋桐，她們在我夢裡輪回閃現著，我的心一會兒淒苦，一會兒酸痛，一會兒悲涼.....

等我醒來，嘴角濕濕的鹹鹹的。

睜開眼，嚇了一跳，雲朵正坐在床前，神情專注地怔怔地看著我，臉上佈滿悲傷。

我坐起來：「雲朵，你怎麼來了？什麼時候來的？」

雲朵擦了擦臉上的眼淚：「大哥，你剛才做夢了，哭了.....我來了有一會兒了，現在已經是下午 5 點了。」

我看看窗外的天，果然已經黑了。

我下床：「雲朵，你們今天不是去體檢登記了嗎，你怎麼自己跑這裡來了，張小天呢？」

「是去體檢了，下午才出的結果。」

「那就是沒趕上登記吧，人家下班了。」

雲朵點了點頭。

「我給你寫了辭職報告書，看到了嗎？」

「看到了：「雲朵神色平靜地說：「我知道這一天遲早要來，這一天終於來到了.....我不知道到你是否已經離開，抱著試試看的心情來了，你這裡門開著，我就進來了，就在這裡看著你.....」

我這時想起睡覺前忘記關外面大門和自己房間的門。

「對不起，雲朵，我要走了，很珍惜和你一起的這段日子，真心祝福你和張小天能幸福恩愛。」我說。

「大哥，不要說了，不要說對不起，你沒有什麼對

不起我的地方，相反，倒是我應該感謝你，你給我的太多了，我卻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你：「雲朵的聲音很傷感：

「我知道，人各有志，不能勉強，你是天空中翱翔的雄鷹，適合在廣闊天地裡自由馳騁，單憑我，是留不住你的。這一點，我已經想通了。我來這裡，是給你送行的，我們一起吃一頓最後的晚餐吧。」

「好，我們下館子吧，我請你們倆，你給張小天打個電話。」

「不用了，他不會來的。」雲朵緩緩搖搖頭。

「為什麼？」

「他今晚有事：」雲朵懇求地看著我：「大哥，就我們倆一起吃頓飯，好嗎？」

我此時想到的是張小天對自己的醋意和妒意，猶豫了一下，點點頭：「好——那我們出去吃飯吧。」

「不用了，就在這裡，就在你的宿舍裡吃，」雲朵

說著打開一個袋子，裡面是她早已買好的熟菜，還有 2 瓶伊力特曲。

「大哥，小妹今晚給你踐行，簡單了一些，大哥莫見怪。」雲朵邊說邊自顧將熟菜擺放在桌子上，又打開白酒，找了兩個杯子倒上。

我心裡湧起一股莫名的悲壯和傷感，就和雲朵面對面坐著，喝起來。

雲朵端起杯子看著我，突然淒然一笑：「大哥，這是小妹敬你的，這杯酒祝大哥今後生活順利，工作順利，心情好，身體好。」

說著，雲朵雙手捧杯和我碰杯，接著仰脖一飲而盡。

我心中一酸，也一口幹了。

我和雲朵一杯接一杯地喝起來，很快，兩瓶酒就下去了一瓶半，我們都有了濃濃的酒意，雲朵的臉上湧起了紅暈。

「大哥，我唱首歌給你聽好不好？」雲朵楚楚地看著我。

我點點頭。

雲朵輕輕地低聲吟唱起來。

「草原的情歌隨著風飄過，彎彎的小河流淌著傳說，草原的氈房裡奶茶飄香，馬背上的阿哥愛永不變。」

歌聲悠遠悠長而又蒼涼，我入神地聽著，不由想起了和雲朵在科爾沁草原上縱馬賓士的情景.....

「草原上的人們，有愛有信有望，草原的情歌，隨著風飄過，彎彎的小河，流淌著傳說。」雲朵的聲音越來越低，到最後就聽不見了，代之以無聲的哽咽和哭泣。

我的心顫抖著，卻又不知該說些什麼。

一會兒，雲朵抬起頭，擦擦眼淚看著我，眼神充滿了迷惘和惆悵。

雲朵緩緩站起來，明亮的眼睛注視著我，飽含深情：

「大哥，你就要離開我了，或許，你這一走，我們永遠也不會再相見。我會珍惜我們在一起的美好時光，會懷念在一起的那些難忘日子，會記得你在草原河邊說過喜歡雲朵，會記得你深夜救助我的親人，會記得你在我遭惡人欺負的時候挺身而出，會記得你幫助一步步在工作上取得進步。」

我坐不住了，站起了去了衛生間，擦擦潮濕的眼睛，然後方便了一下，回到房間。

雲朵此時正在拿著酒瓶倒酒，見我進來，手一抖，酒差點灑到外面。

倒完酒，雲朵舉起酒杯：「大哥，還有最後半瓶酒，我們每人兩杯，來，先喝第一杯。」雲朵說話的聲音有些發虛，臉上的神情似乎有些異樣。

我覺得雲朵的異樣是因為過於難過喝酒有點多的緣故，沒有往深處想。

此時我的酒意已經很濃，剛才雲朵的歌聲讓我的心裡陣陣悲傷，酒勁似乎更大了。

喝完最後兩杯酒，我看著面如桃花楚楚動人的雲朵，體內突然熱流湧動，一種莫名的感覺在身體內部撞擊著.....

我的眼神有些迷幻，看著對面的雲朵，恍惚中那是冬兒。

「大哥，你看我美嗎？」雲朵的聲音仿佛來自天際。

「美——你好美——」我覺得口裡很幹，身體內部似乎就要著火。

「大哥，在你走之前，小妹沒有別的要求，只求你答應我一件事。」雲朵的聲音有些顫抖。

我嘶聲說：「你說——」

「抱抱我.....」

我的心一抖，不由站了起來，看著雲朵，沒有動。

「大哥，抱抱我.....」雲朵又一次顫抖著說，聲音裡充滿了哀傷和懇求。

我仍舊沒有動。

「大哥，你就要走了，就要永遠離開我了，難道，連我最後的這一個要求也不肯滿足。」雲朵的眼圈又紅了：「大哥，我不奢望得到什麼，只想最後感受你溫暖的懷抱，我.....我好冷。」

我咬咬牙，伸開雙臂輕輕攬住雲朵的身體，雲朵一顫，接著就撲進我懷裡，雙手用力抱住我。

我有些呼吸困難，心跳加速.....

我有些緊張，還有些罪孽感，拍了拍雲朵的後背，然後想推開她，但雲朵卻將我抱的更緊了，默不作聲，身體微微顫動著.....

我又開始嘗試想推開雲朵，但是徒勞，雲朵幽幽地說：「大哥，別推開我，別。」

雲朵的聲音聽起來很可憐。

我渾身的血液流速開始加快，小腹部熱流湧動，呼吸急促起來，大腦一片空白，突然就抬起雲朵的臉，低頭，一下子就吻住了雲朵.....

「哥，我愛你.....愛你.....」雲朵含糊囁嚅地呢喃著。

我內心一聲狂吼，雙手一用力，將雲朵抱起放在床上，隨著雲朵的一聲驚呼，我的身體壓了上去.....

雲朵歎息一聲，輕輕閉上了眼睛.....

我的大腦一片迷亂和麻醉，沒有了思想，沒有了靈魂.....

我不知癡狂了多久，只知道最後進入了夢幻般的極樂世界。

之後，我昏睡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我睜開眼睛，自己正赤身躺在被窩裡，雲朵卻不見了。

我忙穿上衣服，看到剛才喝酒的桌子已經收拾地乾乾淨淨，上面放著一張字條。

我急忙拿過來，是雲朵的字體：「大哥，我走了.....今晚，我終於將自己完整的交給了你。對不起，大哥，我知道你不會傷害我，我今晚在你喝的最後兩杯酒裡下了藥.....

「我沒有別的意圖，就是想把自己的身體交給你，因為你是我最愛的男人，是這世間對我最好最疼我的男人，對於你給我的一切，雲朵無以報答，唯有用自己的身體.....

「我愛你，深深地愛著你，可我知道，你總是要遠走高飛的，我是留不住你的，既如此，那就讓你帶著我的靈魂和走吧.....大哥，別了，為你祝福，為你祈禱.....永遠愛你的雲朵泣上。」

看完雲朵的字條，我的頭嗡的一下，剛才自己和雲

朵發生了那種關係了，雲朵為了讓我要她，給我下了藥！

這個傻丫頭，竟然幹出這麼瘋狂愚蠢的事情！

我知道，這將是自己和雲朵的最後訣別，我再也見不到雲朵了。

可是，自己如何對得住張小天，對得住雲朵，雖然我將一走了之，但良心何安，良知何在？

我沉重地歎了口氣，雙手捂住面孔，低下頭去.....

因為流浪而相聚，因為漂泊而離去。風雨中的生活依舊雲淡風清。可是，在這雲淡風清的背後呢，又有多少無力的蒼白。年輕的腳步不會因誰而停留，青春的大門不曾為誰而重啟。當雪白的幕布被歲月染黃，岑寂的黑夜，你可聽到青春在哭泣.....

我深深懺悔著，自責著，心如刀絞。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看看時間，晚上 10 點了，該走了。

我鬱鬱地背起旅行包，下樓，攔了一輛計程車，直奔火車站。

途徑星海灣的時候，我看著夜色裡遠方黑黝黝靜謐的大海，突然心裡一動，一種不可名狀的衝動讓我中途下了車，背著旅行包漫步走到了海灘，來到海邊自己早上練武的沙灘和松林。

此刻，這裡人很少，偶爾見到談戀愛的男女在昏暗的燈光下親密地依偎在一起竊竊私語。

我站在沙灘上，面朝大海，迎著微微吹來的清冷的略帶鹹味的海風，深深呼吸一口，心中湧起無限的感慨和悲戚.....

煙火已逝，天空依舊，千里月華瀉一地，銀光、松林、沙灘、搖曳的船舶，靜靜訴說。

曾經的邂逅那麼偶然，那麼無邪，現在卻顯得那麼蒼白無力。剎那芳華，那地還有著淺淺的腳印，敲響時

間的枷鎖，流入時間的長河，靜靜的、遠遠的、不再浮出，那浮華飛向天邊！離我遠去，觸摸，只剩一縷感慨，一絲淡淡的記憶.....

林間鳥啼寒，寒月映入簾，簾卷清影舞，舞姿唱淩亂，半塘海水半江淚，半邊天空半世心，逝去的流年，誰又在那燈火闌珊處為我守候？驀然回首，只留一縷鴨綠江邊的邂逅.....

傷感間，我看到不遠處的海邊站著一個孤立的背影，那背影似乎有些熟悉。

我緩緩走過去，那背影聽見動靜，轉過身，是秋桐。

看見我，秋桐露出意外的表情：「你怎麼來了？」

「去火車站，途徑這裡，來透透風，正巧遇到你了。這麼晚，你怎麼自己在這裡？」我也有些意外。

「我也是在這裡透透風.....還有，你的辭職報告雲朵給我了。」秋桐說。

我沒有做聲，注視著夜色燈影裡的秋桐，她依然是那麼美麗動人。

遠處傳來車站的鐘聲，我知道，轉過身，剩下的就都是背影，不可挽留。註定本該的要走，可自己對她深情難卻。雖然我會思念到很久以後，可是她一定會忘了自己.....

我心潮起伏，默默地看著秋桐。

「真巧，你辭職了，我也被停職了。」秋桐自嘲地說了一句。

我回過神，吃了一驚：「你被停職了？為什麼？」

「是的。」秋桐苦笑了一下：「沒什麼，工作上的事情。」

我突然想起了曹麗、趙大健和李順，甚至還有孫總。

我剛想繼續問，秋桐的手機突然響了，她開始接聽，接著，臉色驟變，聲音變得惶急：「什麼？出車禍了？在

那個醫院。」

我凝神盯住秋桐。

秋桐放下電話，神色急急地說：「剛剛張小天開車帶著雲朵兜風出了車禍，張小天沒大事，雲朵從車裡被甩出去了，頭部受到撞擊，昏迷不醒進了市人民醫院急診，張小天沒敢和李順說，先和我打了電話。」

就這麼一會兒，雲朵竟然出了這麼大的事！

我震驚了，看著秋桐說不出話來！

「我要抓緊去醫院！」秋桐說著轉身就疾走。

「等等——我也去！」我忙跟在秋桐後面追上去，心裡帶著對雲朵安危的無比關切和擔憂。

秋桐看了看我，點點頭，然後繼續往前走，我緊緊跟上。

我們剛急火火走了沒多遠，突然過來 5 個叼著煙捲搖頭晃腦的男人，正好擋住了我們的去路。

「耶——這裡有美女。」一個光頭嘴裡醉醺醺的，突然伸手就摸秋桐的臉，秋桐嚇得往後一退。

「哈哈，還真是個美女喲——操，正好哥兒們今晚喝多了，那就讓這個美女陪咱兄弟們樂呵樂呵。」另一個小鬍子男人也上來抓秋桐的衣服，邊沖我說道：「癩三，滾開，這娘們今晚大爺徵用了，你先回去歇著。」

我伸手一把抓住了那小鬍子的手腕，用力一擰，小鬍子直接摔在沙灘上。

「瑪律戈壁的，這裡還有個不識相的保鏢.....揍死這個狗日的保鏢，扔海裡喂魚。」小鬍子罵罵咧咧站起來：

「兄弟們，亮傢伙，往死裡捅——」

幾個流氓立刻半包圍了上來，手裡都亮出了寒光閃閃的匕首。

我扔下旅行包，轉身猛推了秋桐一把，示意她躲到我身後，然後擺開架勢看著他們，這些亡命徒手裡有傢

伙，我可不想死在星海，更不能讓秋桐遭受侮辱。

幾個流浪一起揮舞著手裡的匕首圍攻上來，我左閃右避，和他們鬥起來。

一交手，我立馬察覺出這幾個流氓非同普通混混，身手都相當不錯，出手很有章法，而且很毒辣。

我不敢輕視，邊出擊邊防守，抓住機會就狠狠痛擊。

很快一個流氓被我擊倒，同時我後背突然一陣劇痛，我知道中了一刀，這一刀還不淺。

我忍住劇痛繼續和流氓搏鬥，很快，又有一個流氓被我擊倒。

我的動作慢慢有些遲緩，出擊漸漸無力，剩下的三個流氓更加兇狠地沖我刺殺著。

這當空，我看到秋桐正在邊往濱海馬路邊跑邊打電話，於是且戰且退，奔著秋桐的方向。

一個流氓看到秋桐在打電話，揮舞著匕首直奔秋桐

而去，我搶步上前一個直勾拳將他擊倒。這時，我的後心又挨了一刀，心口處一陣刺痛。

我知道這一刀捅在了致命處。

我的身體不由搖晃了兩下，秋桐見狀驚呼一聲向我撲來，而這時最後 2 個流氓一個繼續糾纏我，另一個又揮舞匕首奔向秋桐。

我一急，往前一撲，搶在那流氓前面，用身體擋住秋桐，同時側身一個飛腿，用盡全身最後的力氣狠狠踢向那流氓的脖頸處，流氓應聲倒地.....

流氓倒地的同時，我還沒來得及擊倒最後一個流氓，眼前一黑，渾身是血倒在了秋桐懷裡。

我覺得我要死了，會死在離開星海的前夕。

命運的安排總是那樣出人意料，我竟然就沒有死去，竟然就活了過來。

我蘇醒在醫院的病床上。

在我醒過來之前，做了一個長長的夢。

夢裡，我又看到了冬兒，看到了冬兒和我曾經的花前月下甜言蜜語海盟山誓唧唧我我，看到了那幸福萌動中的美好和希冀.....

轉瞬，冬兒無影無蹤，消失在我的眼前；取而代之是雲朵那青春靚麗的身影和笑容，那騎在馬背上賓士在科爾沁大草原的柔美矯健身姿，還有在大草原河邊深情脈脈向我傾訴的絮語.....

可是，突然間，雲朵渾身是血昏迷倒地。我又看到了鴨綠江遊艇上孤獨佇立的秋桐，那婀娜的身姿，那優美的倩影，那憂鬱的眼神，那和我無數個夜晚在虛擬世界進入我心扉的美麗眼睛和溫柔笑容，還有那淡定從容的沉思和交流.....

驀地，我腦海裡閃現出冬夜裡沙灘上流氓肆虐的情景，驚慌無助的秋桐即將被最後一個流氓欺凌.....

一個激靈，我從噩夢中睜開眼，眼前是雪白的天花板，雪白的牆壁，還有雪白的被褥。空氣中靜悄悄的。

我的眼珠子轉了轉，活的。病房裡除了我，空無一人，稍微動了下身體，渾身針紮似的疼痛，看看掛在床頭的吊瓶，正在輸液。

我定定神，那疼痛讓我知道自己沒有死，死而復生了。

哈利路亞，感謝神！

我慢慢開始回想發生過的事情，突然心一緊，我倒下前還有最後一個流氓沒有被擊倒，那麼，秋桐是如何對付那個流氓的，秋桐有沒有被.....

想到這裡，我心急如焚，急切想找個人問問，張了張嘴想喊人，卻發不出聲音，於是使勁努力大喊一聲：「來人呐——」

剛喊完，用勁過猛，渾身的劇烈疼痛又使我一下子

暈了過去.....

再次醒來，迷迷糊糊微微睜開雙眼，夜幕降臨，溫暖的病房裡燈光很柔和，秋桐正坐在我床前，目光關切溫柔地注視著我。

柔和燈光下的秋桐，臉色顯得有些蒼白憔悴，卻依舊是那麼美麗動人。

我看著秋桐那充滿母性的溫馨和恬靜，心裡頓覺陣陣暖流和安慰。

秋桐沒事，她是安全的，她此刻就坐在我跟前，她是我的女上司秋桐，也是我的情人知己若夢，在那個虛幻的世界裡，她是我的精神支柱，是我的親密愛人，對於我來說，如同自己的生命一般重要。

看到我睜開了眼睛，秋桐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臉上露出欣慰的表情，一把抓住我沒有輸液的左手，急切地看著我：「易克，你終於醒過來了，你可醒來了。」

言辭間，秋桐竟流出了眼淚。

我的身體頓時像過了電，不由一顫，因為我感覺到了秋桐正握住我的手。

這是秋桐第一次握我的手。

秋桐的手有些微涼，但卻是那麼柔弱無骨，在我心中激起了巨大波瀾，讓我的大腦有些震撼不已。

我覺得自己好幸福，我寧願自己就這樣永遠躺在這裡。

當然，這是不現實的，幸福是短暫的，因為這時秋桐鬆開了我的手，從包裡掏紙巾擦眼淚了。我不由憤恨那眼淚，為什麼要這個時間流出來。

秋桐擦完眼淚，沒有再握我的手，這讓我非常遺憾。

秋桐靠近我，替我掖掖被角，看著我，似乎還有些驚魂未定：「易克，你終於醒了，你可嚇死我了。」

秋桐的關心和關切讓我心頭暖流湧動，她是多麼像

我虛擬世界裡的親人情人愛人若夢啊。

秋桐有些蒼白的臉孔又讓我感到心疼，我想是她受驚嚇過度還沒有回過魂來。

我像電影電視裡那些死而復生的英雄那樣，開始蠕動嘴唇，發出輕微的聲音：「秋總.....這.....這是在哪裡？」

這句話問得超級狗血，還用問嗎，當然這是在醫院了。

「這是在市人民醫院的重症監護室，你已經昏迷了2天2夜了，身上大大小小4處傷口，最深的一刀距離心臟只有1毫米。」秋桐輕聲說：「你是因為失血過多而昏迷的，送到醫院裡來之後，緊急輸血搶救，然後又進行了傷口清洗縫合手術，然後，你就躺在這裡，一直昏迷不醒。現在，你終於醒過來了，太好了。剛才我出去拿藥，剛回到門口，聽到你的聲音。」

說著，秋桐的眼角又閃出了晶瑩剔透的淚花，她又

用紙巾擦拭著。

看著秋桐的樣子，我心裡有些感動，這個女人以前對我是那麼恨，現在對我的態度卻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竟然為我流淚了。

第一次遊船邂逅，我讓她哭了，但那是恨之入骨羞辱的淚，而此刻，她的淚，應該是包含著對我感恩和關懷。

我不敢確定秋桐此刻內心是否真正瞧得起我，但是，她發自內心地感激關心我，這是一定的。

「你.....你沒事吧？那天，還有一個流氓我沒能解決掉。」我緩緩地說。

「沒事.....那天你昏迷了之後，最後一個流氓剛要上來抓我，傳來了警笛聲.....那幫流氓，一個也沒跑掉，全部被抓住了。」秋桐用感激的眼神看著我：「易克，那天，幸虧你.....不然我.....我心裡實在是非常感激你的.....為

了救我，你自己差點就.....」

秋桐又說不下去了，眼圈又紅了。

我心裡寬鬆了：「你沒事就好，不要感激我，這是我應該做的.....必須做的，責無旁貸。」

這句話聽起來很像是電影電視裡裝逼的英雄習慣用語，但卻是此刻我的心裡話。媽的，秋桐就是我的若夢，我能看著她被流氓欺侮坐視不管嗎？若夢是我虛擬世界裡精神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是現實還是虛擬，我都會用我的全部生命來呵護她，保護她。

當然，秋桐是不會知道我此刻心裡的想法的，她只是把我當作了一個見義勇為的英雄來看待，哪裡知道我对她的情她的意呢。

說完這句話，為了減輕秋桐心裡的壓力，我又說：「秋總，其實，如果當時不是你，換了是別人，我也會上去管的，這是我做人的基本原則。」

秋桐用讚賞的目光看著我：「易克，我相信你說的是真的，你真的是一個好人，我以前實在是誤會了你，我為我以前對你的惡劣態度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原諒我.....」

我心裡歎了口氣，人無完人啊，傻丫頭，一個見義勇為的英雄難道就很完美嗎？英雄難過美人關，英雄也一樣會好色的啊。看來，我在秋桐眼裡，此刻是一美遮百醜了。

我說：「秋總，過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過去我也有不好不對的地方，這次，你沒事，我也算是放心了，我受點傷沒什麼，值得，我的身體很好的，很快就會恢復的。」

秋桐微笑了下，點點頭：「嗯.....希望你早日康復出院。」

看著秋桐的迷人笑容，我不由又癡了，怔怔地看著她。

秋桐看到我的目光，神色不由有些局促，蒼白的臉上浮出一絲紅暈。

我這時突然想起了雲朵，心裡不由大急，沒有理會秋桐的神態，急促地問：「秋總.....雲經理怎麼樣了？她現在在哪裡？」

秋桐臉上露出擔憂的神情，說：「雲朵現在依舊昏迷不醒，頭部受到重創，正在搶救中，她現在就躺在你隔壁，張小天正在看護著她。」

我心中大慟：「雲經理會不會有生命危險，她還能搶救過來嗎？她。」

我此刻對雲朵生命的擔憂和關注超過了我自己，我不能承受失去雲朵之痛。在我心中，雲朵雖然不是我生命裡最愛的女人，可她卻是我的親人，我對她充斥著濃郁的親情，何況，我還和她剛有了肉體和靈魂的交融。

秋桐被我對雲朵的關切再次感動，默默地看了我一

會兒，歎息一聲，說：「易克，不要擔心雲朵，她會搶救過來的，一定會的。雲朵是個好女孩，好人一定會有好報的。」

秋桐這話無疑是在安慰我，我知道她自己心裡也沒有底。

「雲經理.....一定要。」我一陣急火攻心，血上了頭，一激動，傷口一陣劇痛，又暈了過去。

在我暈過去之前，我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問秋桐被停職的事。

當我又一次醒來，天色已經大亮，房間裡靜悄悄的，窗外飄著鵝毛大雪，寒風呼嘯。

躺在病床上，我不由想起了江南，想起了江南的父母，想起了江南溫暖的家.....

病房的門悄悄被推開，一個帶著口罩眼睛大大的護士走進來，輕聲說：「易克，你醒了.....感覺好點嗎？」

我嘗試動了下身子，似乎疼得不是那麼厲害了，說：「還好。」

護士摘下來口罩，一個圓臉可愛活潑的小姑娘，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額頭，然後笑著：「哎——你那天流血可多了，幸虧送來的及時，幸虧你女朋友的血型和你一樣。」

我一怔：「此話怎講？」

「那天同時好幾個外傷病號，都需要輸血，你這種血型的血院裡恰好用光了，你女朋友的血型和你一樣，提出來輸她的血，這才救了急，不然，後果還真不堪設想。」

小護士說的我女朋友無疑指的是秋桐。

我這才明白，原來秋桐給我輸血了，我身體內此刻流淌著秋桐的鮮血，怪不得秋桐的臉色那麼蒼白。

我用生命保護了秋桐，秋桐用鮮血挽救了我的生命。

我和秋桐的關係現在應該是中朝人民用鮮血凝成的友誼了。

一想到身體內此刻流淌著秋桐的鮮血，我的心裡就湧起一股異樣的感覺。

小護士這時開始給我測體溫，邊笑著：「易克，你女朋友可真漂亮，大美女啊，嘻嘻，你可真幸福，能有這樣一個女朋友，不光長得好看，對你還很體貼愛護，這幾天，白天黑夜都在這裡看護著你，剛才我看到她到我們主任辦公室去了，估計是在諮詢你的傷情。」

我心裡又湧起對秋桐的感激和感動。

這時，我又想起了雲朵，問護士：「小姑娘，隔壁那個車禍頭部受重傷的女孩咋樣了？」

「還在昏迷呢，大腦震盪很嚴重，大夫說弄不好就是個植物人了。可惜，那麼年輕可愛的一個女孩子，這輩子就這麼完了。」

我的大腦轟地一聲，天啊，雲朵要成植物人！

「她那男朋友也真是作孽，開車發狂，超速行駛，迎面來了大貨車，閃躲不及，急忙打方向，車沖到馬路邊翻了好幾個滾，女孩從車裡摔了出來，那男的倒是沒事，只有點皮外傷。」小護士繼續說。

我以前經常開車，也聽說過此類車禍，我知道，關鍵時刻，駕駛員的本能會讓他們在打方向的時候自保，這種車禍，往往坐在副駕駛位置的人受害最重。此次雲朵就是這樣。

此刻，我多想去隔壁看看昏迷中的雲朵，我親愛的小妹妹，可是，我無法動彈。

小護士測完體溫出去了。我獨自躺在病床上，心裡充滿了悲傷，為了雲朵。

假如雲朵真的成了植物人，張小天會繼續照顧她嗎？張小天超速行駛導致車禍發生致使雲朵受到重傷，張小

天該對此負什麼責任？難道雲朵的後半生就要不死不活在病床上度過？

我的腦子混沌著，心亂如麻。

一會兒，秋桐進來了，見我醒了，笑了下：「易克，你醒過來了，我剛才找主任問了，你的傷口手術很成功，好好治療一些日子，很快就會康復。」

我沖秋桐笑了下：「辛苦你了，這幾天一直看護我。還有，你還給我輸血了。」

秋桐一怔，接著就領悟過來，笑了下：「這都是應該的，不值一提，你救了我，我看護你幾天給你輸血，也是在情理之中。真巧，我們倆的血型都一樣，都是 B 型。」

我微笑了下。

秋桐過來，坐到我的床前，看著窗外飄雪：「易克，外面下大雪了，美不美？」

「美！」

「可惜，你不能到視窗去看，外面已經是銀裝素裹的世界了：」秋桐笑著：「我從小就喜歡下雪，雪多美啊，白色的，純潔的。」

秋桐托著下巴出神地看著窗外，那一刻，我覺得秋桐像個孩子。

我無心看雪：「秋總，你被停職，是怎麼回事？現在複職了嗎？」

秋桐回過臉看著我，搖搖頭：「沒複職，讓我停職反省在家寫檢查呢，怎麼回事.....呵呵，沒什麼事。」

秋桐不願意告訴我她被停職的具體原因，我卻不肯甘休，固執地又問了一遍：「沒什麼事幹嘛要停職，你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

秋桐被我追問地沒辦法：「好吧，我告訴你.....你辭職前的那一天，中央來了一個大首長到市里視察工作，住在市政府招待所，省委書記省長等一班大員隨同。市

里為了這次視察，做了大量接待工作，想在中央首長面前好好表現一下。

「為了讓中央首長給市委書記留下一個更好的印象，市委宣傳部特意安排在 12 月 1 日的《星海日報》頭版頭條位置刊發一組照片配文字新聞，是市委書記下基層走訪困難戶和人民群眾心連心的新聞特寫，聽說這是市委書記親自下的旨意，自編自導自演.....

「然後，宣傳部長親自通知集團董事長，要求務必在 12 月 1 日早 7 點前送 200 份當天的報紙到接待中央首長的賓館，再由賓館方面負責把報紙送到首長一行住的每個房間，特別是首長住的房間，這樣首長就會看到市委書記下基層的親民報導.....

「集團董事長又把這任務傳達給了孫總裁，孫總專門寫了一個條子，安排經管辦負責通知發行公司落實此事，那天我正好下午身體有些不適，就提前一個小時下

班去了醫院。結果第二天早上，一進辦公室，才在地面上看到從門縫裡塞進來的通知.....

「我一下子懵了，還沒反應過來，就接到了集團孫總的電話，痛斥我犯了政治性錯誤，耽誤了大事，說集團董事長為此被市委宣傳部長叫去狠狠批評了，董事長灰頭灰臉，回來後火冒三丈，嚴厲批評了孫總，要求立刻拿出處理意見，他好給上面有個交代。

「於是，我就被集團黨委給予了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停職反省寫檢查.....公司工作，現在暫由趙總主持。」

我聽完，呆了半晌：「經管辦為什麼要在你離開辦公室再給你送這個通知？既然你不在辦公室，為什麼把通知塞進你門縫後不再給你打個電話落實一下？」

秋桐苦笑了一下：「這找不到他們的原因，他們只負責傳遞送達通知，那時還不到下班時間，我不在辦公室，這只能怪我，至於打不打電話，他們不打誰也說不出什

麼，因為通知已經送達了，打呢，算是額外的落實，但是，他們沒有來這個額外，誰讓我提前下班走了呢？
唉.....

「這事聽說後來市委書記很惱火呢，市委書記要是惱火了，市委宣傳部長和集團董事長還不慌了神，給我一個黨內警告和停職的處分，算是有面子了。」

秋桐歎了口氣，顯得很是懊悔。

我沉思一會，冒出一句：「秋總，經管辦是故意的，有人在背後暗算你.....」

秋桐眼皮一跳，看了我一眼，接著又垂下眼簾，勉強笑了下：「呵呵，易克，你不要胡亂猜想，你剛來集團工作，對集團內部的情況不瞭解，沒有證據的事情，可不要隨便說呵。這事，找不到經管辦的紕漏，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辯解。

「如此重要的報紙沒有送達，嚴重干擾了市委的工

作安排，這不是嚴重的政治事件是什麼？這年頭，什麼叫政治？領導就是政治，為領導搞好服務，就是最大的政治。」

「那要停職多久？還會複職的，對吧？」

「集團黨委作出的處理決定是停職一個月，然後看檢查的態度和情況再決定是否複製或者調到別的部門安排。孫總這幾天給我打了好幾次電話，說要單獨和我談談，我都藉口說沒空推辭了。」

我不由暗暗為秋桐擔憂，孫總打著工作的名義找秋桐單獨談話，誰也說不出什麼，至於孫總到底抱的什麼目的，誰也不知道。

而秋桐這幾日一直在照料我，推辭了孫總的邀約，孫總必定會惱羞成怒，說不定會給秋桐戴上一個檢查態度不好的帽子，繼續整秋桐。

如果秋桐始終不肯就範，說不定孫總裁就會在董事

長面前進讒言，把秋桐調離發行公司，然後安排自己人擔任發行公司總經理。現在已經有曹麗和趙大健在虎視眈眈地候選著了。

我此刻心裡很矛盾，既希望她儘快複職，又不想讓她單獨去赴孫總裁的約，我的直覺是那孫總裁是想借機潛了秋桐。這年頭，這樣的事情還少嗎？領導在臺上個個看起來道貌岸然，下了台，都成了衣冠禽獸。

我此時還擔心我操作的那紅鷹集團的一萬份報紙的項目，那專案正在落實細節，協議還沒正式簽字呢，不知道趙大健能否順利拿下來。

趙大健現在是發行公司的主持，不知道他又會怎樣地開始在公司裡興風作浪。從秋桐的言語裡，我覺察出了秋桐對發行工作的強烈擔憂和關注，但也知道她此刻只能無可奈何。

又是幾天過去，我的身體恢復地很快，已經能開始

下床慢慢走動了。

秋桐很高興，扶著我在室內來回轉圈走路，誇我體質好，恢復地特快。

我笑笑沒說話，其實我心裡倒是希望不要好的這麼快，因為等我好了，秋桐就不會再繼續陪我了。

這幾天，秋桐在我跟前伺候地盡心盡力，我能吃東西後，她專門親自去燉了鴿子湯，說這樣有利於傷口的癒合。

這幾天，我的吃喝拉撒都是秋桐親自侍弄，吃飯還好說，她總是端著碗一口一口用湯匙喂我；解手我就不好意思了，每次都要讓秋桐出去，自己弄，方便完，秋桐再拿出去倒掉。這一切，秋桐都做得仔細認真，毫無怨言。

我覺得秋桐越來越賢慧溫柔，覺得秋桐身上的母性味道越來越濃郁，心裡對秋桐的依戀愈發強烈，似乎就

要離不開秋桐了。

這幾日，秋桐在我面前從不提起雲朵，似乎是怕我傷心，我也一直沒有見到張小天。

我從護士口裡知道，雲朵一直沒有醒過來，仍舊處於昏迷狀態，這讓我的心裡疼痛不已。

這天吃過早飯，秋桐收拾完東西：「易克，我上午要出去辦事，你自己躺一會兒，慢慢活動一下，行不？」

我雖然不舍，卻也不能說不行，點點頭：「秋總，我自己能照顧自己的，老是麻煩你，不好意思，你去忙你的事情吧。」

秋桐從包裡拿出一本書放在我床頭：「我這裡有一本關於行銷業務方面的書，你要是喜歡就看看，打發時間，學點東西總是有好處的嘛。」

我點點頭：「好，我學習學習。不過就怕自己文化水準低，這書理論性太強，我怕看不懂。不過，我會儘量

看看。」

秋桐看著我半天沒說話，然後似笑非笑了一下，走了。

我不知道秋桐幹什麼去了，女人的事情，也不方便多問。

秋桐走後，我看了一眼放在病房牆角自己的旅行包，正原封不動地躺在那裡。

我心裡按捺不住對雲朵的關切和擔憂，小心翼翼下了床，慢慢扶著牆出了病房，挪到隔壁病房的門前，心怦怦直跳，透過門上的視窗往裡看——

病床上躺著一個頭部被白紗布纏裹地嚴嚴實實，只露出眼睛、鼻孔和嘴巴正在輸液的病人。

這無疑是雲朵。

張小天正愁眉苦展地坐在那裡半睡不睡打盹。

雖然之前無數次想過雲朵的樣子，但此刻我還是被

震撼了，心裡湧出無限的悲酸，我的小雲朵怎麼就成了這個樣子了呢？雲朵今後的生活可怎麼過呢？她的父母要是知道雲朵成了這個樣子，會多麼傷心和哀痛啊。

我的眼淚突然忍不住就要流出來，不敢再看雲朵，忙低頭回到了病房，躺到病床上，蒙頭蓋上被子，淚水終於嘩嘩地崩潰而出.....

良久，我擦乾眼淚，從被子裡露出臉，仰面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發呆。

秋桐不在我身邊，雲朵在隔壁昏迷，冬兒依舊杳無音訊，浮生若夢也因為無法上網而見到，我突然感到了巨大的孤獨和落寞。

我又陷入了深深的憂鬱之中。

或許感覺在很多時候都是錯覺，時間是個好東西，不論我曾經受過怎樣的傷痛，都會在時間的手掌中得到撫平。或許，若干年後，很多人，很多事，我一時間無

法全部的記起，也無法全部的忘懷。

在這個脆弱的年代，我只能選擇隱藏自己，選擇沉默，在曖昧的界線中游走，不太近，也不太遠，在若隱若現的騷動中祝福著她們的幸福。

正惆悵間，聽到門口傳來隱約的談話聲，接著房門被推開，進來一個穿白大褂的醫生，我認識他，是科主任，後面跟著兩男一女。其中一個戴眼鏡的男的 40 多歲，滿臉帶笑。

另一個男的 50 多歲，顯得很有氣派，面容和藹而慈祥，微微發福的身體告訴我他是一個養尊處優的人。而那女的，也是 50 多歲的樣子，保養地很好，一頭短髮梳地整整齊齊，穿著華貴，氣態高雅，眉宇間露出自信和矜持。

他們是誰？什麼的幹活？我從床上坐起來，靠在床頭，用疑惑的目光看著他們。

科主任沖著戴眼鏡的男人說話了：「院長，這就是易克，小夥子體質好，恢復地很快。」

靠了，原來這是醫院的院長，親自來看我了。

院長點點頭，對科主任說：「你先去忙吧。」

科主任沖那對 50 多歲的男女點點頭出去了。

院長笑著對那對男女說：「二位領導，這就是你們要來看的易克。」

那對男女看了看我，男的微笑了下，女的點點頭，嘴角露出一絲不易覺察的笑，然後捋了捋頭髮，沖院長點點頭：「院長，謝謝你，你去忙吧。」

他們似乎不希望有外人在場。

院長知趣地點點頭出去了，順手帶上了門。

看院長那架勢，這老頭老太來頭不小，他們來找我幹嘛？我茫然看著他們，依舊坐在床上不動。

這時，那男的臉上露出友好的笑容，走到我床前，

主動向我伸出手：「易克同志，你好，我們是秋桐的公公婆婆，今天特地來這裡看望你……」

我恍然大悟，原來這二位就是傳說中秋桐的高官恩人夫妻，也是秋桐未來的公公婆婆，還是李順的親爹媽。

我看著老李，覺得他的眉宇間似乎有一絲讓我似曾相識的東西，但又說不出是什麼。

我剛要下床和老李握手，老李阻止了我：「小夥子，別動，好好在床上坐著，不要見外。」

我不肯，這不成體統，不講禮貌，堅持下床和老李握手，然後對他們夫妻倆招呼：「叔叔阿姨好！驚動你們二老來看望，真是不好意思。」

老李夫人臉上露出了笑容，微微點了點頭：「嗯……小易同志，我們前些日子一起跟著省裡組織的考察團到歐洲去了，剛回來，才聽說這事，今天特地抽空專門來看望你，感謝你見義勇為救了秋桐。」

靠，牛逼，考察都兩口子一起出去，還是公費，舒服啊。什麼狗屁考察，是旅遊吧。

我忙說：「阿姨客氣了，小事一樁，不值一提。」

我請他們二位坐在沙發上，我坐在床沿。

老李關心地问起我的傷情，我說基本都快好了，不日就可出院。

老李說完全痊癒後再出院不遲，他已經和院方打了招呼，會照顧地很好的。

我又感謝老李。

李夫人上下打量了我半天，突然問起了我的家庭狀況，我於是說自己老家在南方，父母是中學教師，自己是獨子，和在雲朵家說的一模一樣，然後又主動交代說自己是一個打工仔，高中畢業後就出來打工了。

李夫人聽罷點點頭，隨口又問：「小易，當時那情況是怎麼回事，晚上那麼晚了，你們怎麼正巧在一起的呢？」

我一聽，心中一竦，老李夫人分明是話裡有話，此事不可兒戲。於是說：「不瞞二位，我之前在秋總公司打工，當天上午辭職了。辭職後，我當晚到火車站去坐車，途徑星海灣廣場，下來最後看看大海，正好遇到秋總在那裡散步，剛說了沒幾句話，就遇到了那群流氓。」

接著，我把打鬥的經過說了一遍，。

老李和老李夫人專注地聽著，不住點頭。等我說完，老李夫人掏出紙巾優雅地擦了擦額頭上的冷汗：「小易，你真厲害，一個人和 5 個流氓打，你很有勇氣，很有膽量，這年頭，像你這樣見義勇為的好青年不多了。」

「是啊，難得，難得：」老李隨聲附和：「小易同志，你是個好青年，感謝你的父母教育出了這樣一個好孩子，感謝你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我們家閨女虧了你，要不然，真不堪設想。」

我忙謙虛了一陣。

然後老李又問我：「小易同志，你辭職了，那麼你是準備到哪裡去呢？」

「沒想好，反正是打工，走到哪裡算哪裡了。」

老李點點頭：「年輕人，出來打工，見見世面，長長經驗，倒也不無好處。可惜，你學歷低了，找合適的好工作不是那麼好找。」

我笑笑，沒有說話。

老李夫人這時說：「小易，我們今天來，一來是看望你，祝你早日康復；二來呢，我們是想感謝你，替秋桐報答你的救命之恩，如果你願意在星海發展，或者在本省的其他城市做事情，我們都可以幫忙，只要我們能做到的，一定幫助你。我們想知道你有什麼要求，有什麼需要我們做的。」

說完，老李夫人一副自信的神態看著我，似乎等待我出現驚喜和涕零的表情。

我搖搖頭：「謝謝阿姨和叔叔，救人是我不該做的，這是做人的本分，我救秋總，不是為了獲取報答。我什麼都不需要。」

此言一出，老李及夫人均有些意外的表情。老李夫人遲疑了一下：「小易，你可要想清楚了，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別的我不敢保證，給你安排一個幹活清閒收入豐厚的工作是沒有問題的，你可不要錯失了良機。」

我點點頭：「我想清楚了，再次謝謝叔叔和阿姨的一片好意，我真的不需要，我還是想自己去找工作。」

「小夥子有骨氣！」老李讚賞地看著我。

老李夫人看了老李一眼，然後又看看我，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一會兒輕輕搖了搖頭，似乎又若有所思。

我第一次和秋桐的高官恩人夫妻打交道，就是這樣開始的。這時，我雖然不知道他們是什麼職務，但看起來都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送走李高官夫婦，已經是中午，秋桐還沒有回來。

這時，張小天提著飯菜推門進來了。

這是我出事後第一次和張小天正面接觸。

此刻的張小天，目光呆滯，頭髮亂糟糟的，鬍子也多日沒刮，顯得比較邋遢。

不知怎麼，我見了張小天，心裡很虛，忙和他打招呼：「張老兄，來——」

張小天先問我的傷勢，然後道歉：「易克，對不起，我一直忙著照顧雲朵，沒來看你，那邊實在是脫不開身。」

「張老兄不必見外，我知道你那邊的情況的，你今天來是——」

張小天舉了舉手裡的飯菜盒子：「秋總給我打了電話，讓我幫你買了一份午飯，她中午有事，回不來了。」

我心裡一熱，忙感謝張小天，然後問起雲朵的傷情。
張小天臉上蒙了一層陰雲，歎了口氣：「唉.....一直沒有

蘇醒，醫生說極有可能是植物人了。現在她的父母還不知道消息，我一直沒敢告訴她家人，當然，我也沒有她家的聯繫方式。我想再救治一段時間再說。」

我點點頭：「還是先繼續救治吧，等情況好轉雲朵蘇醒了，問問她家裡的聯繫方式，再通知也不遲。現在這個樣子，要是她父母看到，曾經受不住打擊的，這太殘忍太殘酷了！」

張小天說：「已經花了很多錢了，醫生說，要是這樣下去，還得花很多，就等於燒錢啊。我手裡的積蓄也快花光了，這就怕是個無底洞。」

我的心一沉，張小天此話何意？我不敢往下想。

我沉吟了一會兒，然後問張小天：「那天你是不是開車喝酒的？酒後發飆了，是不是？」

張小天臉上閃過一絲慌亂，忙說：「沒有，我沒開車喝酒！只是當時速度有點快，突然拐彎處出來一輛大貨

車，為了躲避大貨車，我一著急，猛打方向盤，車子直接沖進了路邊的空地，直接翻了幾個滾，雲朵直接從車裡甩了出來，頭部撞到了地面上.....唉.....本來第二天我們就要登記的，已經體檢完了。」

我不知道此事有沒有驚動交警，要是交警受理了此案，張小天是要負責任的，他是肇事者。

張小天此刻顯得非常懊喪可憐兮兮。

我本來窩了一肚子火，想狠狠揍他一頓的，雲朵讓他害慘了。可是現在我一來沒那力氣，二來看到張小天這副軟皮囊模樣，心又軟了，三來我又不禁想起自己在他之前要了雲朵，不由覺得理虧了許多。

張小天又帶著欽佩的表情看著我：「易克，真沒想到你還有一身好功夫，一個人和 5 個帶刀子的打，竟然幹倒了 4 個，身手真的不錯。」

我搖搖頭：「慚愧，雖然打倒了 4 個，但是我也差點

被捅成了馬蜂窩，差點就沒了小命，還是說明身手不行。」

「夠可以的了，你要知道，你面對的那 5 個人也不是一般身手的人。」

張小天剛說到這裡，走廊裡突然傳來一聲大喊：「張小天，哪裡去了？」

這分明是李順的大嗓門，李順來了。

張小天一聽李順的聲音，臉色一變，說：「老闆來找我了。」

說著，張小天忙跑了出去：「老闆，我在這裡……我——」

話音未落，只聽走廊裡傳來「啪——」的一聲清脆耳光，接著是張小天「哎喲——」的聲音，繼而是李順的破口大罵：「瑪律戈壁的，連個鳥車都開不好，你吃屎的是不是？老子好好一輛車給你開，你硬是給我弄成了半報廢，還把人弄成了半死不活的植物人，你狗日的剛

來幾天就給我惹漏子，你不知道老子這車是黑戶口嗎。」

接著，聽到走廊裡傳來一陣劈裡啪啦的聲音，還有張小天不停的哀叫：「老闆，我錯了，我不敢了，老闆饒了我……」

李順夠放肆的，在醫院走廊裡就公開打人，擾亂公共秩序。

我聽不下去了，出了病房門，看到張小天正被兩個穿一身黑西裝帶墨鏡的平頭小夥架住靠在牆上，李順正在大打出手。附近的病人和醫護人員嚇得遠遠看著，不敢吱聲。

「狗日的，老子還正打算喝你的喜酒，你就作死弄出了這麼一出，我看你以後就守著這活死人過一輩子吧。」

李順繼續毆打著張小天。

「住手——」我喊了一聲。

李順聞聽住了手，看著我。

那兩個黑西裝墨鏡平頭一看我，扔下張小天就沖我走過來，拉開架子就想對我動手。

此刻，我還真的無還手之力。

看著揮舞過來的拳頭，我閉上了眼睛。

哪知拳頭沒有落到我身上，我倒是聽見了「撲通——」「撲通——」兩聲，睜眼一看，那兩個人卻被李順一人一腳踹倒了。

「狗日的，瞎眼了，誰都敢打——」李順沖著兩個平頭大罵：「媽逼的，知道這是誰不？」

兩個打手唯唯諾諾暈頭轉向不敢說話，爬起來只是不停點頭。

「過來，叫易哥，賠禮道歉！」李順大喝一聲。

「易哥，小的有眼無珠，請易哥海涵！」兩個打手恭恭敬敬規規矩矩站到我跟前鞠躬，齊聲說道。

我頓時無語，這分明是黑道的一套把戲，李順運用

地揮灑自如。

我搖搖頭就要回房間，李順這時主動過來攙扶我的胳膊，突然就換了一副笑臉，聲音變得溫和起來：「兄弟，慢點，來，我扶你進去——」

我在李順的攙扶下進房間，李順進門前又回頭沖那兩個打手一聲斷喝：「在門口給我守著，沒我的允許，誰也不許進來。」

我進了房間，李順也進來，順手帶上門。

我坐在沙發上，李順坐在我對過。

「李老闆，你今天來是……」我說。

「兄弟，我今天不是專門教訓張小天的，是專門來看你的。」李順此刻變得熱情而生動：「我這些日子出去到浙江去了，今天剛下飛機，接到老媽的電話，才知道秋桐出了事，才知道兄弟你出手救了秋桐，也才剛聽手下人說張小天的事……教訓張小天是順帶的，我今天的主

要任務就是來看兄弟你.....」

「不敢勞李老闆大駕，我已經好了！」

「兄弟，你別給我客氣，事情的經過我都知道了，幸虧你身手好，不然，秋桐還真要慘了。我早就感覺你是個身手不凡的人，果然驗證了，只不過，這個驗證弄的很玄乎，差點要了兄弟你的命：「李順邊說邊遞給我一顆煙，我推了回去：「醫院禁止吸煙！」

「對，對，不能吸煙，這醫院規矩真他媽的多！」李順將煙裝起來：「兄弟，咱哥倆有緣分，洲際酒店你撞了我，你還在秋桐公司裡工作，那麼巧，你又救了秋桐，看來，咱倆是註定要打交道了，哈哈.....」

「巧合而已，那天很慚愧，我身手很差，差點丟了小命。」

「話不能這麼說，那 5 個狗崽子不是一般的身手，是白老三手下的五隻虎，專職看場子的，局子裡進出過

好幾回，你和他們過招，他們手裡還都有傢伙，能打成這樣，已經很不簡單了，沒有相當的身手，你還真的小命難保了：「李順搖頭晃腦地說：「白老三這個夠娘養的，手下敢動我的人，瞎了狗眼，我非踏平他的場子不可，此仇不報非君子。」

我不知道白老三是誰，聽李順這麼說，看來也是星海當地有來頭的黑老大。而李順，也是有著顯著的黑社會背景。看來，李順的社會背景還挺複雜，既經商做生意，還和黑社會有來往。

我沒有說話。

「兄弟，你救了秋桐，就是秋桐的恩人，也就是我李順的恩人，我李順講的就是義氣二字，你這大恩，我必定要報，不然，江湖上的朋友也說我不道義：「李順大大咧咧地說：「今後，你就是我的親兄弟，你這個朋友我交定了，今後在星海，誰敢動你一根毫毛，我就廢了他。」

還有，我不能光賣嘴皮子，得給你兄弟來點真格的。」

說著，李順從口袋裡掏出一張銀行卡，放到我跟前的茶几上：「既然兄弟你不稀罕老爸老媽給你安排什麼工作，那我就直接來痛快實在的，這裡面是 20 萬，算是我的一點心意，密碼是 6 個 8，發發發發發.....哈哈，兄弟，這卡就歸你了，權當我一點心意。」

我看了一眼那銀行卡，然後看著李順：「李老闆，你今天來的目的，除了感謝我給我送卡，是不是還有別的事？請講吧，不必繞彎子——」

李順一怔，接著撓撓頭皮，嘿嘿笑起來：「嘿嘿.....兄弟果然是爽快人，那我也就直說了。老爸老媽要給你找工作你不去那是很對滴，他們安排的那些工作，一個月幾千塊錢工資，頂個鳥用，不爽！我呢，還是以前和你說過的那事，假如兄弟看得起我李順，就請兄弟到我這裡來幹。」

「去看場子？」

「兄弟可千萬別拿你老哥開玩笑，現在我哪裡敢請你看場子，我這次是專門來聘你做我的私人助理，說白了，就是私人保鏢，老弟這身手，我看中了。老弟如果願意來，我給你每個月這些。」說著，李順伸出三個手指頭：「這些可比在秋桐那裡幹那破活強多了，再說，秋桐也已經被他們集團停職了，你在那裡幹也不會有什麼出息。」

我看著李順的 3 個手指：「這是多少？」

「你猜——」李順得意地晃動著手指。

「30 萬！」我裝憨賣傻地說。

李順瞬間泄了氣：「兄弟，你真幽默，胃口也太大了，我的意思是 3 萬，怎麼樣，不少吧？當然，這只是底薪，幹好了，年底還另有獎勵——」

我不語，做沉思狀。跟著李順混黑道，做他的貼身

保鏢，我當然是不會幹的，父母要是知道了，還不得氣死。再說，這也不是我從心裡能接受的活。

看我不說話，李順又說：「兄弟，別那麼高的胃口，30 萬確實太高，3 萬就不少了，你想想，你辛辛苦苦打工一年才賺幾個錢？還低三下四被人瞧不起。跟著我，我跟你說，保證吃香的喝辣的，有我吃的，就有你喝的，保證虧待不了你……」

我不想遊戲李順了，抬起頭：「李老闆，我已經從秋總公司辭職，正準備離開星海到別處打工，承蒙李老闆瞧得起我，給我這麼高的位置和待遇，但我承受不起，我生來就是個賤命，也沒那本事吃那碗飯，李老闆有這錢，還是另請高明吧。」

李順意外地看著我：「兄弟，你可要三思。」

「我已經考慮好了：我將銀行卡還給李順，果斷地說：「李老闆，你的高薪聘請我不敢當，這 20 萬的酬謝

我更承受不起，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是一個男人的本分，還請李老闆將這卡收回。」

「兄弟，你.....」李順此時有些瞠目結舌，又心有不甘，還想說什麼，我立刻補充了一句：「李老闆，人各有志，請勿勉強！請——」

說著，我站起來，做出送客的樣子。

李順坐在那裡，呆呆地看了我半晌，半天反應過來，訕訕地將銀行卡收起，站起來拍拍我的肩膀：「兄弟，你是條漢子，是個爺們，我佩服你，我就喜歡你這樣的男人，你這個朋友我是交定了.....」

「行，咱們先就此別過，不過，我留一句話在這裡：兄弟你什麼時候回心轉意想來了，我這邊的大門隨時為你敞開著。對了，這住院治療費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

說完，李順沖我抱拳作揖，離去。

我深深呼了一口氣，然後急忙去看張小天。

張小天此刻正鼻青臉腫在雲朵病房裡呻吟，見我進來，臉上露出苦笑：「我早就知道得挨他一頓揍，跟著他幹，挨揍還是輕的，不過，揍完了，也就沒事了.....想多掙錢，就得多付出啊.....」

我看著張小天，心裡一陣悲哀，突然覺得很瞧不起他，覺得他很賤。

我站到雲朵的病床前，俯身看著躺在那裡一動不動的雲朵.....

此刻的雲朵仿佛睡著了，就好像疲倦的馬兒回到了草原母親的懷抱，睡得那麼安靜，美麗的大眼睛雖然閉著，那長長的睫毛依然展示著昔日的美麗和光彩.....

我癡癡地看著雲朵，心裡劇痛陣陣，這是一個多麼純潔善良可愛的草原姑娘，老天為什麼要如此不公，讓她遭此厄運，假如時光可以倒流，我寧願代替她來走這

一遭。

我心中湧起無限的悲楚，對雲朵充滿了無比的疼憐。

我久久地注視著雲朵，想著她昔日的活潑和清純，念著她對我的關心和體貼，悲慟不已，忘記了背後站著無聲看著我的張小天。

良久，我聽到身後傳來一聲輕輕的歎息，轉過身，秋桐不知何時已經回來了，正站在我身後，眼神憂鬱悲情地看著雲朵，看著我。

我不知道此刻秋桐心裡在想什麼，最後又看了雲朵一眼，轉身回了病房，秋桐跟著我回來了。

進了病房，我還沒來得及問秋桐話，秋桐就說：「李順是不是來了，是不是打了張小天？」

我知道秋桐剛才已經看到張小天臉上的傷痕了，點了點頭。

「他.....他太過分了，怎麼能這樣！他明明答應我好好和張小天說話的。」秋桐顯得很是生氣，卻又無可奈何。

我對秋桐說：「李順的父母來過了，走了之後，李順也來過了。」

秋桐眉毛一揚：「哦，他們來幹嘛了？說什麼了？」

我淡淡地說：「沒幹嘛，就是來看看我，表示了一下謝意，別的沒有什麼。」

秋桐看我似乎不願意多說此事，也就不再問。

我說：「秋總，我現在已經恢復地差不多了，生活也能自理了，明天開始，你就不要來了！」

我這話說得其實很言不由衷，我是無比希望能天天見到秋桐，希望秋桐能無時無刻陪著我，但是，從老李夫妻和李順來了之後，從老李夫人的言談和表情間，我明確地直覺到，秋桐已經不適宜在這裡陪護我了，我不

能為了自己害了秋桐。

秋桐說：「那不行，你還沒完全康復呢，你是為了救我受傷的，我怎麼能不管你呢！」

我用不容置地口氣又說：「秋總，請你尊重我的意見。」

秋桐眼神閃爍了一下，似乎意識到了什麼，沉默了一會，沒有說話。

我知道，在老李夫妻和李順面前，秋桐永遠是一個被施捨者的對象，她是不可能和他們平起平坐的，他們之間的身份性質已經決定了這一切。

我這時聞到秋桐的身上有些酒氣：「秋總，你喝酒了？」

秋桐點了點頭。

「和孫東凱總裁喝的？」

秋桐身體一顫抖，似乎很害怕聽到這個名字：「你怎麼知道？」

「猜的！」

其時，我憑直覺猜到秋桐一定是被孫總叫去單獨談話了，那孫總打著談話的名義，一定是讓秋桐陪她喝酒吃飯了，至於吃飯時說了做了些什麼，飯後又要幹什麼，秋桐是如何脫身回來的，我就知道了。

依據我和浮生若夢以前聊天的內容，我這時愈發肯定集團裡沒人知道秋桐有這樣一對高官恩人公婆。在秋桐的個人檔案裡，是不可能出現這些的，秋桐是一年前才和李順夫妻相認，那時秋桐的檔案是早就有了的，不可能中途加上這些人物。

還有，即使趙大健知道李順是秋桐的男朋友，也未必知道李順的背景。

如果孫東凱知道了秋桐的高官恩人背景，斷不會如此肆無忌憚。還有，曹麗和趙大健也會收斂不少，甚至會放棄對秋桐的打擊報復。

只不過，依照我對浮生若夢的瞭解，依照我感覺的秋桐做人做事風格，她是絕對不會借助家庭背景來抬高自己的，她是一個極其自尊極其敏感的人，或許這是她的孤兒身世和生活經歷決定的。

我理所當然地如此猜測臆想著，卻把李順忽略了。

秋桐坐下，倒了一杯水，雙手捧著水杯，慢慢喝起來，眼睛盯著水杯，眼神怔怔的。

一會兒，秋桐說話了：「我把檢查報告交給孫總了，他又和我單獨談了半天話，然後，讓我陪他一起吃午飯，在金沙灘度假村吃的，飯後，他要我到他房間去坐一會兒，說要繼續談工作，我沒去，藉口身體不舒服，回來了。」

不出我所料，孫總果然不懷好意，開房間談工作，談他媽逼啊，擺明是不安好心。

我坐在床沿沒有說話。

秋桐喝了幾口水，看著我，突然笑了：「易克，我發現你很聰明！」

我說：「是嗎，我覺得自己很笨呢！」

秋桐搖了搖頭：「你才不笨呢，我現在覺得你有些大智若愚，其實，我覺得你看事情很敏銳，你的腦瓜子很好用。你做發行員，確實是有些大材小用了，在大客戶部做業務，倒是真的挺適合你，看來，雲朵還是很有眼光的。」

秋桐提到雲朵，我的眼神不由黯淡下來，不由重重地歎了口氣。

秋桐默默看著我：「易克，看得出，你對雲朵很關心，很在意。」

我說：「秋總，雲朵是我的領導，是我的老站長，我一來發行公司就跟著她幹，她對我的工作生活都很關心，對我幫助很大，她現在到了這個地步，我很難過。」

此刻，我說的是真心話，說這話的時候，心裡充滿了傷感。

秋桐輕聲說：「易克，你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雲朵如果知道你此刻對她如此關心，她會很感動的。相信雲朵一定會蘇醒會康復的，一定能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的，只是，可惜，你辭職了。」

秋桐的口氣顯得有些惋惜。

我看著秋桐：「秋總，你什麼時候能重新回到發行公司的工作崗位？」

秋桐一愣神：「不知道.....該寫的檢查我寫了，該做的檢討我做了，該接受的黨紀處分我也領了，下一步，就看集團領導怎麼安排了。這事不是以我的意志為轉移的。」

我默然看著秋桐。

秋桐捋了捋頭髮，接著說：「在公家單位幹事，我向

來保持一個原則，該做的，我會做，不該做的，我絕對不做，我從小就是這個倔脾氣，越拿權勢壓我逼我，我越不幹。」

看著秋桐緊抿的嘴唇，我看到了秋桐從小到大逐漸養成的孤傲性格，那是孤兒身世所帶來的極度自卑和自尊所鑄就，難道，性格真的決定命運？

「秋總，我對官場一竅不通，不過，我知道，傳媒集團雖然是個集團，其實質卻是不折不扣的官場，屬於黨報集團，對於混官場，我聽人家說，要靈活機智，要能伸能屈，你這個脾氣，會不會吃大虧？」

秋桐不由笑了：「你懂的還不少，其實我剛才和你說的只不過是一方面，在工作和處事上，我還是有一定的彈性的，也就是靈活性和原則性相結合。」

「但是，那些讓我做違背自己做人原則的事情，那我是做不來的，特別是有些人打著工作的名義意圖達到

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那我是絕對不會服從和附和的。
每個人做人做事都應該有一條底線，你說，是不是？」

我點點頭：「對！」

秋桐繼續說：「我在集團機關好幾個部門幹過，最長的是在人力資源部，集團內部的人事權力鬥爭，見過聽過經歷過不少，複雜著呢。集團領導之間，部門主任經理之間，正職和副職之間，副職和副職之間，普通工作人員之間，爭鬥五花八門，無所不在。

「每次集團領導調整，都是集團內部權益的大洗牌，每次集團內部部室負責人調整，都是集團領導拉幫結派的大運動，在市直各單位裡，傳媒集團的內鬥是出了名的。

「這官場的勾心鬥角啊，複雜而又殘酷，無情而又變化多端，這些你剛來，還不瞭解，慢慢你就知道了。哎——對了，你都辭職了，也沒機會瞭解了。」

我笑笑，沒有做聲。

我這時又想起了趙大健，這個趙主持現在掌控著發行公司，不知道將會如何折騰。

這時，我仍然不知道趙大健和孫東凱總裁是何種關係。

從那天起，秋桐聽從了我的意見，不在醫院陪護我了。雖然不來醫院，秋桐還是經常會給我打個電話問候一下。這讓我感到很知足。

秋桐送給我的那本行銷書，我沒事就看一會，這本書秋桐似乎看了很多遍，上面很多地方都有她用筆做的記號。

我的身體一天天迅速好轉，醫生說很快就可以出院。

這些日子，我每天都會去看雲朵，在張小天的注視下默默地看著沉睡中的雲朵。

這天，我委託大眼睛小護士到醫院附近幫我買了一個無線上網卡，晚上，我坐在床上打開塵封已久的電腦，開始上網，登陸扣扣。

我想看看我的浮生若夢。

登陸後，浮生若夢不線上，我卻看到了很多她給我的留言：

「客客，我好些天沒有登陸 QQ 了，因為周圍出了一些事情，今天才開始上網來看你，你現在在哪兒呢，你還好嗎？很牽掛你.....

「一直沒有看到你的留言，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樣不方便上網呢？我現在晚上可以上網了，可是，我看不到你，你此刻漂泊到哪兒了呢？我最近工作和身體都很好，工作順利，身體健康，勿念。」

我咬咬嘴唇，歎了口氣，這丫頭在騙我呢。

我繼續往下看。

「客客，我給你說，我現在發現那個易克人還真不錯，以前我老是對他有偏見，覺得他人很猥瑣，流裡流氣。其實，我以前是誤會他了，他那時對我非禮也是無意的，現在我覺得這人挺正義正直的，而且，還很有些潛質，可惜，文化水準低了一些，還有，他辭職了。」

我苦笑了一下。

「客客，此刻正是午夜時分，窗外大雪飄飄，寒風凜冽，不知遠方的你有沒有覺得寒冷。獨坐電腦前，不由深深思念著你，想著不知在何方的你還好嗎.....明月夜，千里長，月朗星稀佳夢醉；雲中客，知音尋，尤惜此緣人無悔.....

「我深深體會到，有一個能夠思念的人，其實也是一種幸福。螢幕前相聚在一起，在愉悅的交談中，相識並相知，共同愛好和志趣，心與心沒有距離，沉浸在溫馨感覺裡，互相牽掛互相鼓勵。思念是一份纏綿，是一

份牽掛，是一份心靈的維繫，是一份情感的交織。

「歲月的年輪年年增加，真摯的友情點點累積。感受著彼此帶來的快樂，人生偶然的際遇給了我們時空的浪漫，當塵世襲來時，有一種無謂的應對，因為相知的快樂撫平著塵世的傷痕。」

「客客，不知道現在的你是否已經從沉淪中開始奮起，我想和你說，生活對每個人來說確實是不公平的。但是，如何對待生活卻給予了我們公平自由的權利。人生不如意的時候很多，面對生活，關鍵是看我們以什麼樣的心態去對待，心態不同，人生的境況也大不同.....

「當事業遭受挫折、生活艱難不堪、人士處於低谷時，悲觀脆弱者，要麼自暴自棄，一蹶不振，要麼低頭認輸，境況越來越糟；而樂觀豁達、直面人生者，能把平凡的日子過得精彩，能把沉重的生活變得輕鬆，能把苦難的體驗變得生動，能夠不斷去開闢人生的新境界，

享受生活賦予的一切酸甜苦辣，從而真正去感受人生的真諦和生命的意義.....

「所以，客客，有什麼樣的心態，往往就會有什麼樣的命運。只要你敢於直面生活，傲視不幸，笑對痛苦，就一定能攥緊命運的韁繩，活出不一樣的人生。我對你始終充滿信心。」

我逐條看著，心潮起伏，感慨不已。

看完留言，我沒有回復，下了扣扣，關上電腦，沉默沉思了良久。

在我受傷住院 20 天后，也就是 12 月 20 日，我的身體終於完全康復，醫生批准我可以出院了。

我的心卻始終無法輕鬆起來，因為雲朵始終在沉睡著，她臉上的紗布已經去除，外面的傷口已經癒合，但大腦裡卻是一團謎。

按我本來的想法，我出院了就該走了，可是，雲朵

如此情況，我怎麼能走得了。雲朵此時已經成為我心中無法割捨的牽掛。

上午，我正在病房裡等待醫生的最後一次查房，張小天進來了，欲言又止。

從張小天的表情裡，我似乎預感到了什麼，心裡一沉：「有什麼事，說吧？」

張小天吞吞吐吐地說：「易克，你也看到了，這麼多天，雲朵一直處於昏迷狀態，我始終都在這裡看護著，每天都在往裡燒錢，現在，我已經是彈盡糧絕了，醫生也說了，繼續治療下去，就是個無底洞。」

我冷靜地看著張小天說：「繼續說下去。」

「我想放棄治療。」張小天說。

我大吃一驚，看著張小天：「張小天，你再說一遍！」

「我想放棄治療！」張小天又重複了一遍。

「張小天，你沒這資格，你沒這權力！」我怒吼起

來：「你不是雲朵的親人，你沒和她登記，放棄治療，只有她的親人可以做出決定，你無權做出決定！你現在看護雲朵給她治療，因為你是肇事者，你必須要為你的行為付出代價！」

「我知道我沒資格沒權力做出決定，我也知道我是肇事者，我有責任和義務給她治療，可是，我現在已經是一窮二白，沒錢了，我怎麼辦？你讓我去變錢出來？」張小天看著我。

「那你找我是什麼意思？」我說。

「我想，你去過雲朵家，知道她家的地址，我想麻煩你去她家一趟，把她父母接來。」

「然後，你就撒手一走了之，是不是？」我看著張小天：「是你害了雲朵，現在雲朵處於這種情況，你打算扔下她不管溜之大吉，是不是？張小天，我告訴你，雲朵父母完全可以起訴你，依照法律，你必須要付出代價。」

張小天突然理直氣壯起來：「易克，你少給我來這一套，法律我比你懂，現在這個情況，就是雲朵家人起訴我，我也不怕，我該賠償的錢也基本抵得上花的這些醫療費了，我花了多少錢，你知道不知道？」

「雲朵現在這個樣子，難道我要一輩子都陷在裡面，一輩子陪著她？就因為我是個肇事者，我就要賠上我的一生？該做的我都做了，該付出的我都付出了，我已經盡心盡力了，你還想要我怎麼樣？」

「你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講起大道理來一套一套的，雲朵不是一直很喜歡你嗎，不是一直對你很好嗎？那你怎麼不去照顧雲朵呢？難道你願意一輩子陪著一個不死不活的木乃伊。」

張小天話還沒講完，我就直接沖著他那張喋喋不休的嘴巴一拳打了過去。

身體初愈，出拳無力，沒有打掉他的牙，只讓他的

嘴角出了血。

張小天沒敢還手，他應該知道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這個道理，捂著流血的嘴角狠狠瞪了我一眼，憤然出門離去。

當天上午，張小天就不辭而別離開了雲朵的病房，離開了醫院，手機關機，不知所蹤。

我辦完出院手續，沒有離開醫院，走進了雲朵的病房。醫生說費用快用完了，要停藥。我摸了摸口袋裡的近 4 萬塊錢，告訴醫生，雲朵繼續治療，用好藥，治療費用由我負責。

醫生看了看我，又和護士對視了一眼，點了點頭，出了病房。

我在病房裡默默注視著沉睡的雲朵，許久.....

然後，我低頭親吻了下雲朵的額頭，然後，我離開了醫院。

當天中午，我出現在李順裝飾豪華的大辦公室裡。

李順看到我，臉上露出自得而又意外的表情，連忙從肥厚的真皮老闆椅裡站起來，幾步走到我跟前，笑顏逐開地拍拍我的肩膀，親熱地摟著我的肩膀，招呼我坐下來，吩咐身邊的人給我上茶。

李順遞給我一顆大中華，我接過來，李順拿著打火機：「啪——」打著，主動給我點煙。

我深深吸了兩口，然後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

「兄弟，你身體康復了，祝賀！」李順摟著我的肩膀，自己也點著一顆煙，噴出一口濃煙：「這些日子，我是日思夜想你，估摸著你快出院了，正打算去醫院接你，沒想到你自己出來了。怎麼樣，恢復地不錯吧？」

我點點頭：「還行，沒什麼事了，謝謝李老闆掛念。」

「你給我還客氣什麼？我說過，咱們是親兄弟，我這個當哥的關心兄弟，還不是應該的？」李順樂呵呵地

說著，又親熱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兄弟，你出來了，很好，今晚哥在洲際大酒店設宴給你接風，隆重洗塵，哎——那地方還是咱兄弟倆第一次認識的地方呢。」

「李老闆，不敢當，不用，我今天來是找你有事。」我說。

李順如此親熱地摟著我，我覺得有些不適，於是晃動了下肩膀。

「兄弟你說，只要哥能辦到的，萬死不辭！」李順似乎對我的不適有所覺察，將胳膊從我肩膀拿下來，拍拍胸脯。

我沒有說話，吸了一口煙，看了看旁邊站的幾個西裝革履的平頭青年。

李順明白了，揮揮手：「你們出去，我和我兄弟要談事情！」

「是——老闆！」那幾個人齊聲恭敬地答應著出去

了。

「說吧，兄弟，就咱們倆了。」李順用期待的目光看著我。

「李老闆，那天你和我說的事情。」我邊斟酌邊說：

「我考慮過了，如果李老闆說的是真心話，如果李老闆真的瞧得起我，我願意到你這邊來打雜。」

李順眼神一亮：「啪——」地一拍大腿，站起來，喜出望外地看著我：「兄弟，太好了，哥就等你這句話，等了很久了，我這眼光還真沒看錯人，我就知道兄弟你不會不給哥這個面子，會答應我的.....我這邊正卻得力的人手，就缺你這樣的好手，你能來我這裡，幫我做事情，實在是最好不過。」

我也站起來，看著李順：「謝謝李老闆高抬厚愛，我會努力幹好，只是能力所限，如果乾得讓李老闆不滿意，隨時可以將我掃地出門。」

「哈哈，老弟多慮了：「李順哈哈笑著：「我的眼光看中的人，絕對沒有錯，我看中的不僅是你一身的好功夫，還有你是個坦蕩磊落的漢子，是個純爺們，你幫我做事，我絕對放心。」

我沖李順點了點頭：「那就請李老闆吩咐吧，從現在開始，我就跟你幹了。我的工作.....」

李順眉飛色舞地說：「還是我上次說的，你做我的私人助理，做我的貼身保鏢，除了負責我的安全，還幫我打理其他事務，總之，凡是我安排你的事情，你都要去做.....

「待遇呢，還是我上次給你承諾的，一個月三個數，這只是基本生活費，其他的另外說。還有，我再另外給你提供一套房子，你一個人住，只要你不離開，這房子就歸你住.....總之，我絕對不會虧待你.....」

給雲朵治病，這筆錢正是雪中送炭。我點點頭：「謝

謝李老闆看重，我會好好做事情的。」

「好，那咱們就這麼說定了，今後，你就是我的人
了，就跟著我了。」李順滿意地說：「兄弟，你放心，跟
著我，保管吃香的喝辣的，票子大大的。」

我默默地點點頭，沒有說話。

「對了。」李順突然想起了什麼，走到辦公桌跟前，
從抽屜裡摸出一張卡走到我跟前，遞給我：「兄弟，
給——這是我上次給你的那張卡，裡面還是那 20 萬，
算是我感謝你救了秋桐。」

我把卡推回去：「這卡我不能要，李老闆能接收我，
能給我如此高的待遇，我已經感激不盡，哪裡還能要這
錢，再說，我救了秋總，秋總也給我輸血救了我，我還
要感謝秋總呢，我們扯平了。」

李順執意要給我那卡：「那，要不就換個說法，算是
當哥的給兄弟的安家費，或者見面禮，這總歸行吧？」

「無功不受祿，我剛來還沒有做事情，哪裡能要這個，如此重禮實在是不敢當，不然，我會心裡很不安的。」我繼續拒絕。我估計我手裡的錢可以支撐雲朵一個月的治療費，現在雲朵已經過了初期的搶救階段，花費沒那麼多了。

李順見我決意不收，點了點頭，將卡放進口袋：「好吧，既如此，那我也不再勉強。」

我呼了一口氣，知道應該擺正自己的位置了，雖然李順一口一個「兄弟」，但我必須要明白自己幾兩沉，知道自己的身份，拿人家的錢就要給人家辦事，那三萬塊的月薪李順可不是用來打誰漂的，不是養廢物的。

我立正站好，恭恭敬敬地沖李順鞠了一躬，說：「我剛來，很多事情不瞭解，不熟悉，還望李老闆多指點。」

李順對我的表現似乎很滿意，正色說：「你進入角色很快嘛，很好，兄弟看來也是個明白人，心裡很有數，

既然這樣，我也不裝逼弄景了，今後，我就是你的老大，你就是我的助理，我的保鏢，我走到哪，你就跟到哪，除了我不讓你跟的之外。

「至於具體的工作內容，我會慢慢給你安排，也會慢慢讓你瞭解。但你要記住一句話：對我，要百分之百服從，百分之百忠心！」

李順最後這句話講得口氣很重。

「是，老闆，絕對服從，絕對忠心！」我站直身板朗聲重複著，心裡一陣悲哀，媽的，我今後要做黑老大的保鏢了。但是，為了雲朵，我必須這麼做，我需要錢。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我這裡也有我的家法：」李順沉聲說道：「以後，會有人和你說我的規矩，你也會慢慢瞭解，任何人都要遵守，不該說的不能說，不該做的不能做，不該聽的不能聽，不管誰違反了，都要受到家法處罰。你也不能例外！」

「是——明白！」我立刻回應。

「任何人，如果背叛我，如果吃裡扒外，如果背後給我弄西洋鏡，那後果都是很慘的！不管他是誰，就是我的親兄弟也不行！」李順又說：「這一點，我必須要和你事先交代好，你聽清楚了沒有！」

李順的口氣有些冷酷，還有些殺氣。

我點點頭：「老闆，我聽清楚了！」

「嗯.....那就好！」李順的口氣緩和了一下，接著又拍拍我的肩膀：「當然，易克，我對你還是信任的，我相信你跟著我，能做的很好！」

「感謝老闆信任，請老闆多多栽培！」我恭敬地回答。

「來人——」李順喊道。

辦公室的門隨即被推開，那天的兩個黑西裝平頭走了進來，立正垂手站好：「老闆——」

李順指指我，對他們說：「二子，小五，從明天起，易克就是我的私人助理，你們倆要聽他的，和他配合好，聽明白了沒有？」

「是——老闆！」倆平頭齊聲答應，然後沖我點頭招呼：「易哥好——請易哥多關照！」

我不明白李順為什麼一開始就對我如此信任，給我委以重任。或許是因為我是外地人，在星海沒有任何背景，也可能是因為我救了秋桐，又拒絕他的重金酬謝，讓他刮目相看。

當然，依照李順的能力，他既然敢用我，自然有他的底牌。

我沖二子和小五點點頭：「兩位兄弟好，大家今後互相關照！」

李順又看著我：「易克，你會開車不？有駕照沒有？」

我說：「會開車，有駕照！」

「哦……」李順點點頭，接著對二子說：「車鑰匙——」

二子忙掏出車鑰匙遞給李順，李順遞給我：「樓下有一輛黑色的帕薩特，以後就歸你開了，上下班用……當然，我出門的時候，你坐我的車。」

我接過鑰匙，點點頭。

李順又對小五說：「過會你帶著易克去萬達廣場 B 座 3 單元 906，易克以後住那裡！你到老王那裡去拿鑰匙。」

小五忙點頭，又討好地看著我笑笑。

然後，李順對我說：「易克，今天你先安頓好住的地方，明天正式來上班，你的辦公室，就在我隔壁。」

我點點頭：「好！」

這會兒，李順不提給我接風的事情了。當然，我也不想讓他為我破費。

到現在為止，我除了知道李順手下有房地產和夜總

會項目，別的一無所知。當然，我不會隨便問的。

接著，小五帶我去了萬達廣場我的住所，這是一套三室兩廳的房子，裝飾豪華，室內傢俱家電家居用品一應俱全，都是嶄新的，似乎沒有人住過。

小五告辭離去後，我下樓到附近的專賣店買了一身黑色的西裝和白色棉襯衣還有黑領帶，花了 4000 多。這是我以後的工作服。回到住所，我痛痛快快洗了一個熱水澡。

然後，我去了醫院，到住院處給雲朵交了 3 萬元的住院費，又找到醫生，給雲朵換了一個相對安靜的病房，請他們安排一個特護照顧雲朵。

新病房在醫院住院大樓後面一座小二層樓的二樓，周圍綠化地很好，樓前還有一小塊草坪，環境很幽靜。

安頓好雲朵，已經夜幕降臨。我坐在病床前看著沉睡的雲朵，伸手輕輕撫摸著雲朵的臉龐，輕聲說：「雲朵，

張小天不管你了，沒關係，他走了，還有大哥在，大哥在這裡陪你，以後，大哥管你，照顧你，大哥已經找到能賺很多錢的工作了，掙的錢足夠給你治病的，你放心好了.....

「大哥一定要把你治好，一定要把你喚醒，不管你睡多久，大哥都陪著你，和你說話，你不會寂寞，不會孤單，等你醒過來，大哥帶你回草原，去騎馬，去高歌。」

雲朵沒有任何反應，靜靜地躺在那裡。

和雲朵說了一會兒話，我握住雲朵的小手，輕輕撫摸著，低聲吟唱：

「父親曾經形容草原的清香，讓他在天涯海角也從不能相忘，母親總愛描摹那大河浩蕩，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遙遠的家鄉，如今終於見到了遼闊大地，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淚落如雨，河水在傳唱著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我握著雲朵的手，注視著雲朵依然美麗清純的臉龐，一遍遍唱著，想著和雲朵曾經在草原的情景，想著淳樸善良熱情的雲朵家人，想著雲朵的可愛和青春，不知不覺淚流兩行.....

夜深了，我趴在雲朵病床前睡了過去。

第二天一早我就醒了，醫院的特護開始來照料雲朵，我看看時間還很充裕，洗了一把臉，整理了一下筆挺的西裝，出門準備去李順那裡。上班第一天，不能遲到，不知道李順今天要帶我去哪裡。

出了樓門，不由打了一個寒噤，外面的天氣好冷，清冷。

我舒展了一下筋骨，往停車的地方走去。

快到車跟前時，迎面急急走來了秋桐。

秋桐穿了一件黑色的皮大衣，脖子裡圍著雪白的圍巾，腳蹬高筒靴，顯得分外清爽和美麗。

秋桐看見我：「易克，你出院也不和我說下，我今天一大早過來看雲朵，找不到了，才知道你昨天出院了，才知道雲朵被你弄到這裡了。」

我笑了下：「忘記告訴你了。」

秋桐說：「張小天呢？」

「他走了。」接著，我把張小天的事情和秋桐說了下，秋桐的臉色陰沉下來，怔怔地聽我說完，然後歎了口氣。

「你把雲朵弄到這裡來，是怎麼打算的？」秋桐看著我。

「張小天不管雲朵了，我管：「我乾脆了當地說：「雲朵在這裡無依無靠，沒有一個親人，我不能看著雲朵就這麼躺在這裡不管不問。」

秋桐抿了抿嘴唇：「你不打算通知雲朵的家人？」

我搖搖頭：「暫且不要通知吧，雲朵家裡的經濟狀況

不好，父親治病剛花了很多錢.....還有，雲朵現在這個樣子，如果她父母看到了，怎麼能承受住這個打擊。」

秋桐眼裡閃過感動的目光：「易克，其實，你對雲朵沒有任何責任，你完全可以不用承擔這些。」

秋桐當然不會知道我和雲朵已經發生了那種關係，也不會知道我和雲朵之間的糾葛。

我說：「雲朵對我一直很好，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幫助過我，現在她這個樣子，我不能沒有良心，我不能眼睜睜看著她.....做人，還是要講良心的。」

秋桐沉默了片刻：「雲朵的病，要花很多錢的，或許，能救過來，或許，會一直這樣下去，這一點，你認真考慮過了？你傷好了，不離開星海了？」

我點點頭：「雲朵不醒過來，我不會走的。我考慮好了，我一定要喚醒雲朵。至於錢，我會想辦法的。」

「易克，你讓我敬重.....在我來發行公司之前，公司

竟然一直沒有給大家買意外傷害保險，我最近正在聯繫保險公司商討這事，沒想到就發生了雲朵的事情……唉……」秋桐自責地歎了口氣，又說：「你到哪裡去賺這麼多錢給雲朵治病呢？」

「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賺的錢應該能夠。」

秋桐看著我的一身西裝：「你找到什麼工作了？」

我還沒回答，秋桐看到了我手裡的車鑰匙，又看到了停在旁邊的帕薩特，看到了車牌號碼，臉色微微一變，看著我：「你……你到李順那邊去了？」

我點了點頭：「我去做他的私人助理，他邀請我去的。」

秋桐變了臉色，有些急了：「你怎麼能去哪裡，你不能去！」

「我已經答應他了，今天就去那裡上班！」我說。

「你——」秋桐一下子頓住了，半天才說：「他那裡不適合你，你不會適合那裡的環境，那裡是個大染缸，

你去那裡，會學壞的.....我不同意你去！」

「清白清，濁白濁，我心裡會有數的！我需要掙錢給雲朵治病，我必須去！」我說。

「你現在這麼說，到時候就由不得你了，」秋桐說：

「我理解你的想法，但是，那裡真不適合你去，雲朵治病的事情，我們可以想別的辦法。」

「你能想什麼辦法？」我看著秋桐：「剛才你也說了，雲朵的病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好，到底要花多少錢，誰也沒有數，你能籌多少錢才算夠？」

「我去找李順借錢，借來的錢足夠給雲朵治病的！」秋桐說。

我一聽，心裡立刻就否定了秋桐的話。

秋桐已經欠李順一家夠多的情了，再加上這麼一筆鉅款，在他們家會更加抬不起頭來，會愈發成為一家人跟前逆來順受低三下四忍聲吞氣的小婆子。

他們家不僅僅有一個無禮霸道的李順，還有一個冷傲刻薄的老李夫人。我不能讓秋桐這麼做。

當然，這個想法我不能和秋桐講，因為一講，無疑等於表明我知道秋桐的身世以及她和李順一家的真實關係，我無疑就暴露了我的身份。

我呼了口氣，看著秋桐，定定神：「不用，我在那裡工作賺的錢足夠，再說，我反正是要工作的，那裡的待遇那麼高，我沒有理由不去幹，除非我是傻子，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你說是不是？」

秋桐沉默了半響，說：「假如沒有雲朵的事情，你也會去那裡幹的，是不是？」

我必須要打消秋桐找李順借錢的念頭，於是咬咬牙狠狠心點點頭：「是！我出來幹，為的就是錢，即使不是為了雲朵，我也會去那裡幹！一個月3萬塊的薪水，我憑什麼不去？」

秋桐的眼裡閃出巨大的失望和遺憾，怔怔地看著我，半天沒說話。

我知道，此刻，我在秋桐眼裡剛剛高大起來的形象低落了。但是，我沒辦法，我只能這麼說這麼做。

一會兒，秋桐淡淡喃喃地說：「那好吧，人各有志，你走吧。我去看看雲朵。」

說著，秋桐轉身逕自去了病房樓。

我看著秋桐的背影消失在病房樓門口，歎了口氣，打開車門上車。

我直接開車去了李順那裡。李順的辦公室是一座高級寫字樓的 28 層，整個樓層都是李順的。

出了電梯，掛著一個牌子：星海市理順集團有限公司。樓層的其他房間都沒有牌子，只有房間號碼，看不出都是什麼職能的部門。

我的辦公室在李順辦公室隔壁，偌大的房間裡空蕩

蕩的，只有幾張辦公桌和幾張真皮沙發，二子和小五正無聊地坐在沙發上玩撲克。

見我進來，兩人忙放下撲克站起來，恭敬地對我招呼：「易哥——」

我沖他們點點頭：「二位兄弟好，你們繼續玩吧。」

接著，我去了李順房間，李順正在老闆椅裡搖晃著，嘴裡叼著一根大雪茄。

見我進來，李順上下打量著我，不緊不慢地說：「易克，穿西裝還挺帥的嘛。不過，這身衣服低檔了一些，穿這衣服跟我出去，會給我丟人的，你知道不知道？」

我沒有說話。

李順站起來：「走，跟我出去！」

我跟著李順下樓，上了他的車，一輛黑色的悍馬，駕駛員已經坐在車裡了。

我搶先一步給李順拉開後座車門，李順點點頭，笑

了下，然後上車，我上了副駕駛位置。

「走，去塞露蒂！」李順坐在後座發話了。

我知道塞露蒂是一個昂貴的西裝品牌。

悍馬很快到了塞露蒂專賣店，李順和我下車進去，店員忙迎出來，似乎都認識李順。

「李老闆來了，請進！」

李順大大咧咧地地一指我，對店員說：「找身黑色的西裝給他穿上！」

「好的，請您坐下喝茶，稍等！」

店員很快找了一身西裝給我試穿完畢，我看了下價格：2 萬 1。

李順站起來圍著我轉了一圈：「嗯，這才像個助理的樣子！原來那身衣服給我進垃圾箱.....夥計，再找個領帶和襯衣。」

等我一身新行頭穿上完畢，李順打個呼哨，揮揮手：

「走了，夥計，記帳上，到時候一起結！」

「好的，李老闆慢走！」店員躬身相送。

上了車，我心裡有些不安，回頭對李順說：「老闆，這衣服.....這錢。」

「這是你的工作服，公司負責報銷.....你不用操這心！」李順滿不在乎地搖晃著二郎腿。

「可是.....」

「什麼可是！老弟，你是不是話有些多了！」李順有些不耐煩。

我想起了李順的規矩，住了口。

「走，去射擊場！」李順又沖駕駛員說。

悍馬直接出了城，進入了郊區的山區，在山道上七拐八拐，走了大約 1 個小時，密林深處，眼前豁然出現了野人穀實彈射擊場。

悍馬開進去，李順和我下車徑直去了實彈射擊區，

那裡的工作人員同樣似乎和李順很熟。

我正琢磨李順帶我來的意圖，李順對站在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來，教他玩玩手槍——」

原來李順是要叫我練射擊。

工作人員拿過一把射擊訓練專用手槍，開始教我打手槍。

我還從來沒有打過手槍，不由來了興趣，認真學了起來，不去想李順的意圖。

我學的很帶勁，興致勃勃，李順則打了一通半自動步槍，然後去了後面的咖啡廳。

整整一天，我們就呆在這裡，我學了一天的手槍射擊。

我承認我在這方面有些天賦，很快就掌握了射擊的要領，固定打靶越來越准，竟然還打中了一個十環。接著，又接受了偉佛射擊法、本能射擊法、反應射擊法及

突擊射擊法的訓練。

李順不時過來看看，似乎對我的快速進步很滿意。

黃昏時分，我們往回走，路上，李順對我說：「今天玩得高興吧？」

我點點頭。

「易克，我給你說，功夫再強，遇上帶槍的，咻——你就完蛋了，所以，要多學一門手藝，用不著不要緊，但是，要是到了關鍵時刻，嘿嘿……」李順沒有說下去。

我沒有說話，心裡卻沒有停止琢磨，我覺得李順一定有槍，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給我配上。

我不由心裡有些忐忑，似乎覺得自己越陷越深了。

李順這時不說話了，拿著手機擺弄。

車子快出山道的時候，李順突然說：「停車，我要撒尿！」

車子停下來，我和李順一起下車，李順站到路邊撒

尿，我站在旁邊呼吸山裡的新鮮空氣。

正在這時，樹林裡突然竄出來一個戴著黑色面罩的人，手裡拿著一把手槍，快速直沖李順沖過來。

我迅速反應過來，不及多想，一把將李順往旁邊一推，挺身上去，槍口正對上了我的腦門。

我一閉眼，媽的，完蛋了！

只聽「啪——」一聲扣扳機的聲音，我卻沒事。

我睜開眼，看到李順正站在旁邊壞笑，戴黑面罩的人拉下面罩，原來是小五。

「易哥——讓你受驚嚇了！」小五對我說。

我正冒冷汗發愣，李順過來拍拍我的肩膀：「行——不錯，關鍵時刻知道救主！這是我特意安排的對你的測試，老弟，很好，你過關了——其實呢，這把槍是一把模擬玩具手槍，不會打子彈的。」

李順把小五手裡的手槍拿過來，在手裡把玩著。我

仔細看著，越看越覺得這是一把真槍，太像真槍了。

我擦擦額頭的汗，沒有做聲。李順確實是一個有心計的人，並非看起來那麼魯莽草包。

「走，回城！」李順又滿意地拍拍我的肩膀，上了車。

回到城裡，直奔富麗華大酒店，李順約了秋桐共進晚餐。

晚餐是在一個豪華單間裡，只有秋桐和李順二人，我站在靠近門口的旁邊，小五和司機在樓下吃自助餐。

秋桐和李順對坐著，菜上了之後，秋桐看著我，說：「易克，你過來坐下一起吃吧！」

我搖搖頭：「秋總，我不餓，你們吃！」

秋桐看了一眼李順。李順半張開嘴巴沉吟了一下，然後看著我：「易克，你的老東家來了，既然邀請你了，那我今天就破個例，來，過來坐——」

李順發話，我得服從。

服務員又上了一套餐具，我坐在李順和秋桐的下首之間。

秋桐端起酒杯，對我說：「易克，來，我敬你一杯酒，這杯酒。」

我不等秋桐說完，忙站起來：「秋總敬酒不敢當，還是我敬你——」

李順哈哈一笑：「易克，坐，不要這麼拘束嘛，你救了你老東家的命，她感謝你是應該的.....你說，是不是，秋桐？」

秋桐皺了皺眉頭，沒有說話，抿了一口紅酒。

然後，大家開始吃菜，默不作聲。

一會兒，李順說話了：「秋桐，你是不是對你的老部下到我這裡來做事有意見？」

秋桐忙搖搖頭：「我什麼也沒說啊！」

李順放下筷子：「你沒說不代表你沒情緒，你看你那神態，明擺著是有意見，你以為我看不出啊！」

秋桐低頭吃菜，不說話。

李順又說：「易克救了你，我給易克錢，易克不要，我不得給他找個好工作，讓他賺錢？易克在你那邊，整天喝西北風，整天和一幫窮鬼混，能有什麼出息？我這也是替你還人情呢，你不要把我的好心當成了驢肝肺！」

秋桐還是不說話，繼續吃菜。

李順點燃一顆煙：「我早就叫你辭掉那鳥工作回家，沒事逛逛街，打打牌，做做美容，多好？你就是不聽，非要幹那個什麼狗屁總經理，現在好了，被人家停職了，下不來台了，難看了不是？哼——我看，正好，聽我的，辭職，不受那窩囊氣，好好做個居家女人。」

秋桐緩緩搖了搖頭：「不——」

聲音不大，但是很堅決。

「你——」李順有些生氣卻又發作不出來的樣子，瞪眼看著秋桐：「你是成心和我作對，是不是？」

「其他我都可以聽你的，但是，不讓我工作，做不到！」秋桐語氣堅定地說：「我還年輕，我必須要有我自己的事業，我不想整日碌碌無為打發日子。」

「你——不可救藥！」李順似乎被噎住了，眼珠子轉了幾轉，有些發怒的樣子，接著無可奈何地搖搖頭，端起一杯酒一飲而盡。

我在旁邊默不作聲，只管吃菜。

不知怎麼，我覺得李順發怒的樣子似乎是佯努，不像是真的生氣。

過了一會兒，秋桐說：「李順，我想求你件事。」

李順一聽，似乎來了興趣，看著秋桐：「太陽從東邊出來了，秋大經理要求我了，說，什麼事？」

秋桐掃了我一眼，然後說：「我想問你借一筆錢？」

我一聽，身體一顫，筷子差點掉在桌面上。

「問我借錢？」李順睜大了眼睛看著秋桐：「秋桐，你這話怎麼說的？我們是一家人，怎麼能說借錢？應該說要，要，明白嗎？說，要多少錢？」

秋桐抿了抿嘴唇：「30 萬！」

李順看著秋桐：「30 萬！你要這麼多錢幹嘛？什麼用途？我告訴你啊，別告訴我借錢是去做好事，搞什麼慈善什麼募捐什麼救濟，沒門，我的錢，只供我們自己用，資助那些窮鬼，沒門，天下的窮鬼多了，我不是活菩薩，你以為我的錢都是天上掉下來的？還有，上次你非讓我捐 10 萬給一個什麼得白血病的女孩，最後還不是打了水漂，那人還不是沒救過來，見了上帝。」

秋桐努了努嘴角，眼珠子轉了下：「我自己用！」

李順看著秋桐：「自己用那就更不用給你了，你需要買什麼，告訴我，我陪你去買，不用你自己掏錢，女人

家，身上帶那麼多錢幹嘛？不安全！還有，老太太可是說過，女人身上不能有太多錢，錢多了是要學壞滴.....當然，你要買東西，別說 30 萬，50 萬，100 萬，我都捨得掏，但是必須我和你一起去。」

秋桐洩氣了：「算了，不用了！」

我松了口气。

李順看著秋桐發了半天怔，突然說：「秋桐，讓我給你 30 萬也可以，你得答應我一個條件！只要你答應我，我就給你，也不問你用來幹嘛的！」

秋桐眼裡露出一份希望，看著李順：「你說！」

「我的條件很簡單，那就是你給我辭職，老老實實給我回家呆著！」李順說。

秋桐一愣，看著桌面，老半天不說話。

「你到底答應不答應？我可是沒耐心等了！」李順看了我一眼，又催促秋桐，眼裡露出得意的神色。

秋桐抬起眼皮，看了看我，然後緊緊咬了咬嘴唇，說：「不——」

這下輪到李順洩氣了，做氣哼哼狀一摔筷子：「我就不明白，那個破工作到底有什麼好留戀的，整天和一幫窮鬼打交道，給我倒貼錢我都不幹，你卻捨不得放棄。

「我給你說，你不辭職回家，我們就不結婚，到時候老太太催促，責任不在我，在你！到時候讓老太太找你去，我看你怎麼和她說。」

李順把老李夫人搬出來了。

秋桐低頭不語，神色黯淡。

我這時突然覺得自己很多餘，匆忙吃了點東西，出來了。

我的心裡很憂鬱很傷感，因為看到秋桐被欺負卻無能為力。

當天晚上，我沒有去萬達廣場我的宿舍，直接到病

房裡陪雲朵。雲朵的床前放著一大束美麗的鮮花，護士告訴我是秋桐白天買來的。

護士還告訴我秋桐白天在這裡陪了雲朵一整天。

我心裡湧起陣陣感動，等護士走了之後，坐在床頭，把筆記型電腦放在床頭櫃上，插上無線網卡，登陸上網，登錄扣扣。

登錄後，複生若夢不線上，我想了下，對扣扣進行了設置，讓對方看不到我的登陸位址。

剛設置完，她上線了。

我主動發過去一個微笑的表情：「若夢，你好，我來了——」

「客客，你可出現了，這麼久沒你的消息，我都急死了.....你最近好嗎？你現在在哪裡呢？找到新的工作了嗎？」浮生若夢發出一連串的詢問。

我的心裡熱乎乎的，回復說：「我現在一切都好，我

現在在山東青島，在一家旅遊公司上班，做業務經理。」

「你現在做旅遊了，呵呵，好啊，客客經理，不錯，很好，好好幹啊，旅遊行業可是個不錯的行業，是不是以後就可以經常出去玩了呢？」

「呵呵，我是做業務，不是做導遊，要天天出去攬業務呢，哪裡有空閒出去旅遊啊！」

「嗯，我相信憑你的能力，只要你好好幹，一定會做的很好的，青島可是一個美麗的城市，文化底蘊深厚，你適應那裡不？」

「還好！」我說：「你最近還好吧？」

「我呀，一切都好，工作順利，身體健康。」她說：

「哎，不過，最近我們公司出了一些事情，我那大客戶部經理出了車禍，躺在醫院裡成了植物人，唉.....還有，那個易克，也辭職了，高薪應聘到一家別的單位做事情了。」

我看了看躺在床上的雲朵，說：「那大客戶部經理真不幸，那易克倒是挺順風順水。」

她說：「唉.....那個易克，你還別說，人挺不錯，有情有意，他應聘到那家單位做事，其實不全是為了他自己，也是為了掙錢說明那大客戶部經理治病.....那經理在星海無依無靠，出事後，男朋友服侍了一陣子，受不了了，扔下她不管了，易克就承擔起了這個義務.....

「其實，他沒有這個責任和義務的，只是因為那經理以前對他不錯，他不忍心看著那經理沒人管沒人問，於是，就靠著會一身功夫，應聘到那家單位做事，做了老闆的貼身保鏢，其實，那家單位做的很多都不是正經生意。」

我說：「哦.....現在社會上竟然還有這樣的好人？難得，不可思議.....看不出那易克竟然還是如此好心腸的人。」

她說：「如果不是我親眼所見，我也不會相信的，但是，這確實是真的.....易克這個人，我現在有些捉摸不透，我勸他不要去那裡幹，在那裡雖然錢多，但是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出事.....

「可是，一方面他說去幹那工作是為了幫助那經理治病，另一方面又說即使沒那經理，他也會去幹那工作，因為能賺大錢.....哎.....人各有志，也不能勉強了。畢竟，現在這個社會，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囊中羞澀，低人一等啊，誰不是為了錢呢。」

我說：「你倒是挺關心他的，他愛幹什麼幹什麼，你管那麼寬幹嘛？」

「我.....我這不是出於好心嗎，我總不能看著他掉入火坑不管吧？畢竟，他也是我曾經的下屬啊.....唉.....可憐我那下屬經理，我想幫助她，想辦法去籌錢，可是，卻沒成功。」

「有那易克幫助就行了，你就不要操那閒心了，只要心意到了，也就行了！」

「話可不能這麼說，跟著我幹的，都是我的姐妹兄弟，我能幫助的當然要幫助，這是做人的基本良心。可惜，我手頭沒那麼多錢。」

「工作了這麼多年，你手裡怎麼會沒有錢啊？呵呵.....」我半開玩笑地說道。

「因為我平時除了手頭的零花，其他的錢，我都捐給星海孤兒院了。」

我的心頭一震，原來如此。

「你真是個好人！」我由衷地說道。

「我從不敢標榜自己是個好人，可能是因為我身世的緣故吧，每當看到那些孤兒，我心裡就難受的不行，我這麼做，或許也是求得心理的一份安慰。」

我這時怦然心動，我對雲朵這麼做，是不是也是有

這個因素呢？

我不由隨口說：「那，易克這麼做，是不是也是這個原因？是不是他虧欠了那經理什麼，來求得一份心理安慰呢？」

「我覺得不像是，我覺得這個人做人很有良心。」

「其實，我覺得你更是有良心的人！」

「呵呵，你也應該是有良心的人。我覺得啊，這人生真的需要良心，良心應該是每個人做人的指南，憑良心做事，憑良心做人，是人生最基本的東西。」

我想了想，說：「世界上人人都需要良心對待，但是，卻不可能做到人人良心用事！」

她說：「是的，所以，這就是我認為需要宣導良心的根本原因，良心是做人的重要標準，學會了做人，就能培養出良心，有了良心也就一定能夠學會經營良心……人啊，千萬不要有良心發現的經歷，有了這個經歷就會

有昧著良心做事的過程。昧著良心做事就有良心債，道德債、精神債，這些東西都是欠不得，扛不動的。」

我說：「沒有良心，就有壞心，就有黑心！」

「對，昧著良心做事不計後果，小的缺德，大的作惡，後果不堪設想，可能毀了別人，也毀了自己。存心不良，必將自食其果。所以，良心對別人重要，對自己也重要。良心沒有成本，卻有價值。只要信念堅定，努力去做，就能做到。口說好話，心想好念，身行好事，就是良心的體現，良心會使人生得到慰藉和安享。」

這時，我不由想起了李順，想起了曹麗，想起了趙大健，甚至，我還想起了張小天.....

我沒有在李順那裡見到張小天，也沒聽李順提起，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一會兒，浮生若夢又說：「客客，你現在心情好了嗎？走出低谷了嗎？」

我說：「好了，正在走出低谷。」

「那就好，我就知道你不會一直沉淪下去的，我就知道你會堅韌起來的.....呵呵.....」

我也笑了下。

她接著說：「人生啊，最需要的是堅韌，堅韌是一種性格，更是一種精神。人生有幸福，有歡樂，也有波折和苦難。在波折和苦難面前，需要有堅韌的精神做支撐。否則，會失敗，會變得悲慘。」

「你和我都要學會面對失敗，一次失敗不是人生的終審，更不代表永遠的失敗。在失敗面前，逃是懦弱，避是消極，退是無能，一定要勇敢地面對。以失敗為教訓，以失敗為起點，以失敗為動力，用堅韌的信心和勇氣去戰勝它。」

「事物是運動的，命運是變化的，只要方向對，肯努力，有毅力，就會向好的方向轉變，從而度過難關，

創造轉折，走向光明。波折和苦難不論大小，都需要依靠這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去戰勝，去度過。堅韌是內心的強大，堅韌可以創造奇跡，堅韌會降低痛苦，創造幸福。」

「嗯.....」我答應著，心裡卻有些悲觀，我現在充其量是個保鏢，談何人生的堅韌奮起談何光明事業呢？

「還有，客客，我還想說，你現在的情況，要學會低調做人，高調做事.....低調做人，高調做事，已經成為人生文化的精髓。在這種理念下可以獲取更多做人的優勢.....

「人生苦短，道路坎坷，際遇複雜是共同的特點，失意是常有的事。只有在低調的理念下，才能有安貧樂道的境界。安貧樂道者有謀，安貧樂道者有志，安貧樂道卑者不卑.....

「驕狂是人生大忌，既沒有市場，又影響發展。不論你的事業多大，地位多高，只要你驕狂，就要走輪回

之路，從而丟掉一切優勢。驕狂者自誤，驕狂者自毀，驕狂者必敗。低調做人恰恰能避免驕狂的惡果.....

「低調做人者不充大，不張揚，不賣弄，不虛偽，雖然沒有顯著的競爭優勢，卻處在穩健的競爭地位。低調者有利於和諧，容易被人接受。被人接受是發展的最大優勢。低調做人者成事，低調做人者成功。低調則低處，低處則避風。低調之人都能做到少說多聽，勤學多做，沒有鋒芒，更不會有威脅。低調做人確實是可以避風的港灣。」

這些話我聽了很受益，這倒是適合目前我所處的環境。

我於是答應著：「你說的很對，我會記住的！」

「我不是只說給你聽，我在和你共勉呢！呵呵.....」
浮生若夢笑著。

我心裡充滿了暖意。

第二天一大早，我接到李順的電話，他今天要陪老李坐飛機到北京去辦事情，不用我跟著，給我放兩天假。

我可以有兩天的自由了。

上午，我弄了一大盆熱水，給雲朵仔細擦拭了臉和手腳，又給雲朵梳理好頭髮。雲朵向來是愛乾淨整潔的，我要保持好雲朵的形象。

中午，我出去吃飯，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人在背後叫我：「小易——」

回頭一看，是平總。

我和平總握手。

「小易，很久不見了你了，聽說你辭職了，真可惜，幹的好好的，幹嘛要辭職呢！」平總看來不知道我受傷的事情，拍著我的肩膀：「我正想著你呢，可巧就遇到你了。這些日子你們發行公司事情可不少，秋總被停職，雲經理受傷住院……唉……現在發行公司可是多事之秋，

對我們明年的廣告可是直接大大的不利。」

平總顯得憂心忡忡。

聽到這裡，我心中一動，邀請平總去附近的酒館邊吃邊談。

吃飯時，平總告訴我，那個紅鷹家電 1 萬份報紙的項目黃了，對方訂了星海都市報，1 萬份。

聞聽此事，我大吃一驚，看著平總發呆：「這.....這是怎麼回事？」

「剛開始我一聽說，也懵了，怎麼會出現這種事情呢？秋總被停職之前這個專案馬上就要簽協議了，基本已經談妥了，咋就突然變卦了呢？」平總歎了口氣：「後來，我瞭解了一些相關的情況——」

說到這裡，一向顯得似乎大大咧咧的平總看了我一眼，戛然而止。

我斷定平總是一個粗中有細的人，不然，一個大老

粗，絕對不可能做到集團廣告公司老總的位置。

平總不講了，似乎有些顧慮。

我沒有追問，雖然我極想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邊低頭吃菜，邊淡淡地說：「平總，這事秋總知道了吧？」

平總心不在焉地點點頭：「當然，這事集團領導都知道了，公司上下都知道，秋總還能不知道？」

我笑笑：「我就不知道，我一辭職，就再也沒有和集團的人打過交道，唉.....這事太可惜了，當初，雲經理和我可是廢了很大的心思策劃並實施的，這個專案，我是經過精密的運籌和計算的，都是有效發行，對明年廣告的拉動是顯而易見的。沒想到，竟然煮熟的鴨子就飛走了。」

平總看著我：「小易，這個方案我不管到底是你策劃的還是雲經理策劃的，但是，從那天你在經營委會上的

發言，我看得出，你老弟是塊幹經營的好材料，思維轉換快，創新角度新穎，語言表述能力強，隨機應變能力好，你是一塊好鋼，我看出來了，秋總有眼光，能用你，可惜，你辭職了，她被停職了，這下一步發行公司老總的位置，還不知會落到誰頭上。」

我覺察出平總話裡有話，他似乎想和我說什麼，於是看著平總：「平總，在發行公司裡，我只是個打工者，領導之間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領導吩咐什麼我就幹什麼，反正我已經離開了，說句實話，發行公司，我最佩服最尊敬的就是秋總，這是因為她的能力和為人處事，因為她的公正公平和磊落光明，因為她的一心為公和嫉惡如仇，現在秋總被停職，我很遺憾，說句實在話，我覺得發行公司目前是離不開秋總的。」

平總凝神看著我，半晌點了點頭：「老弟，我果然沒有看錯人，現在集團裡能為秋總說句公道話的人不多了，

你已經離開了，還能說出這話，我很讚賞。」

我坦然地看著平總：「平總，我覺得我們之間談話也可以放開，你說是不是？」

平總看著我笑了：「小易，你很聰明，也很睿智！」

我也笑了：「平總過獎，我這個人，向來做事不喜歡挑撥離間，不該說的，我絕對不會說.....有些話，該和誰說，該怎麼說，我心裡有數！」

平總點了點頭：「嗯.....」

我感覺得出，平總似乎是希望我能向秋桐傳話，希望秋桐能回到發行公司老總的位置上。當然，我不知道他的出發點是為了秋桐還是為了明年他那廣告公司的利益。

接著，平總似乎下了決心：「小易，我給你說說知道的有關情況。」

我來了勁頭，凝神聽著平總的話，我此刻已經斷定，

平總絕對是一個心有城府的人。

隨著平總的講述，我結合自己以前掌握的情況，不斷做出判斷，逐漸分析事情的全過程，平總講述完事情的經過，我也做出了完整的分析：

趙大健果然和孫東凱有關係，當年孫東凱還是科級幹部的時候，和趙大健是市委黨校科級幹部培訓班的同學，二人關係相當不錯，後來孫東凱青雲直上，副縣、正縣迅速提拔，而趙大健則是原地踏步走。

孫東凱調到傳媒集團任總裁，對於趙大健來說，自然是一個絕佳的好事情，他自然是欣喜若狂，而孫東凱當然也需要在集團內部扶持自己信得過的人作為自己出牌的資本，於是二人各有所需，一拍即合，走到了一起。

秋桐出事以後，趙大健自然順理成章成為發行公司的主持。而趙大健需要的不是這個主持，他需要成為名正言順的老總，徹底把秋桐從發行公司趕走。而這除了

孫東凱扶持之外，當然還需要工作能力的展現和政績，達到讓大家心服口服的目的。

為此，趙大健主持發行公司工作後，表現非常積極，並沒有急不可耐打擊排擠秋桐原來的人馬，也沒有忙著撈錢，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工作上，特別是當務之急的重中之重——報紙大征訂。

但是，趙大健卻疏忽了身邊另一個重要人物。

這個人就是曹麗。

曹麗在孫東凱到集團後，迅速就貼了上去，不知採用了什麼手段，很得孫東凱歡心，經常在經營委大會小會上得到孫東凱的表揚和讚賞。

曹麗窺視秋桐的位置已久，現在秋桐被停職，她自然也想謀取發行公司總經理的位置。這樣，她現在主要的對手就成了趙大健，趙大健這個昔日的盟友現在成為了她的一個障礙。

依曹麗的辦事風格，她自然是不會和趙大健公開鬥爭，她表現依舊和趙大健維持著親密的關係，甚至在集團經營委會議上公開說趙大健是發行公司老總的最合適人選，公開表示了對趙大健的支持。

但是，曹麗絲毫沒有放鬆暗地的動作，她抓住趙大健最想操作成功的紅鷹家電那 1 萬份報紙入手，悄悄實施了她的暗箱操作.....

我之所以如此判斷，是因為平總說到有一天，平總招待客戶吃飯，無意中發現曹麗和星海都市報發行公司的老總在一起吃飯，就在他的隔壁。

就在看到他們一起吃飯之後的第三天，傳來紅鷹家電和都市報合作的消息，都市報給紅鷹家電的訂報價格不僅低於我們，而且還贈送 20 個版面的整版廣告，比我們多出一倍。

利益驅動之下，紅鷹家電立刻就 and 都市報簽訂了合

作協定。平總得知此事，心急如焚，卻無能為力。

不知什麼管道，此事很快被集團領導得知，集團領導聞之，上下震動，董事長發火了，孫總震怒，出了這麼大的漏子，這對於剛來集團急於想在集團表現一下樹立工作政績的孫東凱來說，是極為不利的。

孫總狠狠痛斥了不給他抓面子的趙大健，關鍵時刻掉鏈子。趙大健更是慌了神，卻又已經無法彌補無力回天。

這樣，在秋桐堅決不從孫東凱潛規則的前提下，趙大健扶正的希望大大打了折扣，而曹麗的成功籌碼似乎又大了許多，孫東凱甚至有一次在經營委會上讚揚曹麗對發行工作有見地，有創新思維。

當然，曹麗是個極其出色的演員，在趙大健被孫東凱訓斥之後，曹麗專門去安慰撫慰了趙大健.....

聽平總講完，我深深歎了口氣，自古以來，家賊難

防，利益面前，你死我活啊！

「現在，秋總複職似乎還有難度，孫總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說秋總的檢查態度不好，對所犯錯誤的性質和嚴重性認識不到位，不徹底。」平總的口氣聽起來很焦慮：「目前，發行公司總經理這個職位到底讓誰來幹，集團黨委的態度很不明朗，這其中，孫總的表態是很重要的.....

「趙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其他人虎視眈眈.....不斷內耗，受損失的只能是自己，現在快到元旦，大征訂接近尾聲，如果發行公司沒有得力的人選來領導，元旦後的投遞工作，如果搞亂了，投遞不到位，那會直接影響報紙的聲譽，更會毀了廣告.....

「秋總現在基本不在集團和發行公司露面，我不清楚她到底是怎麼檢查的，到底領導為什麼不滿意她的檢查，我本來想找秋總溝通一下，但是，又多有不便.....

真巧，今天正好遇到你.....」

我聽出了平總後面的意思，他是想讓我傳話給秋桐，一定要爭取檢查過關，一定要回發行公司。

我點點頭：「平總，我知道該去做什麼。」

平總點點頭：「老弟，我就知道你是個聰明人。」

我笑了下：「平總，你平時看起來大大咧咧的，卻也看不出，你其實是個考慮事情很細緻周到的人。」

平總又呵呵笑起來，有些感慨地說：「老弟，我這也是沒辦法，這也是出於自我保護自我發展的需要啊。這傳媒集團內部，亦官亦商，商場和官場交錯穿插，人事鬥爭微妙冷酷，我做出這副樣子來，自然是有道理的。」

我饒有興趣地看著平總：「願聞其祥！請平總不吝賜教！」

平總說：「傳媒集團，是文人聚集地，文人之間，孤芳自賞，互相輕視，自視清高，卻又喜歡暗鬥，我平時

做出一副大大咧咧口無遮攔的樣子，甚至有時候表現出說話比較沖的態度，有些人就會擔心我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在公共場合冒出一句讓他下不來台，讓他難看，對我說話辦事自然就會小心謹慎，不會輕易惹我.....

還有，一個胸無城府的大老粗，對手有意或者無意都會放鬆對你的警惕和提防，表現得過於精明，反而會讓對手對你高度戒備，覺得你心計多端，這對你沒有什麼好處。」

平總果然是一個有大智慧的人，看似糊塗，實則精明之至，屬於高明的裝逼類型。

我向平總表達我由衷的敬意和佩服，平總笑起來：「老弟，別折騰你老哥了，我看你也不是低能之輩，假以時日，如果有一個好的平臺，你一定會有不菲的成就。既然老弟已經從發行公司辭職，不知老弟是否有意到我公司來幹，在廣告界施展一下自身的能量。」

我謝絕平總：「謝謝平總高看，我已經找到新的工作了！」

「這麼說，我下手晚了，呵呵……」平總笑著說：「那我們今日就先聊到這裡，改日有空再敘！」

於是，我和平總告別，回到雲朵房間。

通過這幾次接觸，我覺得平總實在是個不錯的人，可交。

坐在雲朵床前，我上了一會兒網，心情煩躁，索性合上電腦，托著腮，看著雲朵發呆。

雲朵啊，你何時能醒過來呢，我是多麼想看到以前那活潑可愛活蹦亂跳的你啊！

我鬱鬱地想著，不由又想起了秋桐，想起了剛才和平總的交談……

正琢磨著，秋桐來了。

秋桐見了我，說：「昨晚你都看見聽見了，我承認我

失敗了，他不肯給我借錢，那好吧，你就在那裡幹吧，我希望你能好好把握自己，不要誤入歧途。」

我心不由衷地點點頭，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我現在沒有退路，只有走下去。

我對秋桐說：「秋總，紅鷹家電那1萬份的報紙黃了，你知道不？」

秋桐看了我一眼：「嗯，我知道了.....唉.....」

秋桐深深地歎了口氣。

我說：「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秋桐眼皮一跳，看著我：「怎麼？你聽說什麼了？」

我說：「我剛才遇到平總了，聽他大概說了下.....具體原因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或許，這和集團內部的人事爭鬥有關係，或許，是出了家賊。」

秋桐沉默了一會兒，喃喃地說：「家賊.....家賊難防啊.....悲劇。」

我說：「趙大健擔當不起發行公司老總的重任，其他人，也不能，集團內部，最適合的人就是你.....你應該爭取複職。」

秋桐看著我：「這是平總的意思？」

我點點頭，又說：「我也這麼認為！」

秋桐苦笑一下：「你們的願望是良好的，但是，這不是我能做主的！」

「起碼，你應該爭取！」

「你說我該怎麼爭取？去討好順從孫總，博取他的歡心嗎？」

我語塞，一會兒說：「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想說，發行公司不能垮掉，如果發行垮了，廣告也會遭受巨大損失，整個集團的利益也會.....大征訂即將結束，明年的投遞就要開始，如果投遞秩序整理不好，垮了，那後果。」

秋桐的神色嚴峻起來，沉思起來。

一會兒，秋桐微微點了點頭，似乎下了什麼決心，但是沒有說話。

我不知道秋桐決定了什麼事情，她不說，我也不能問，我知道，問也白搭，她不會和我說的。

我又說：「聽說，趙大健和孫總是黨校時候培訓班的同學。」

秋桐淡淡地說：「我早就知道了.....那又能說明什麼？憑良心說，據我所知，趙總最近主持工作，還是可圈可點的，工作非常盡心盡力，只是沒想到出了這個漏子，這當然也不是他願意出現的.....

「至於年後的大投遞，現在接近元旦，公司統計室應該開始緊鑼密鼓分單子輸入明細往站裡發投遞單了，這可是一項極其繁瑣的工作，稍有不慎，就會造成投遞品質的巨大誤差，帶來很大的麻煩，但願趙總能抓好這項工作，希望元旦後不要有巨額數量的投訴黑壓壓湧來。」

我說：「趙總一直是很希望能做發行公司老總的。」

秋桐看了我一眼：「哪個副職不想扶正，這很正常嘛，換了我是他，我也想，誰不想進步，誰不想更上一層樓！當然，我會靠能力來證明自己，而不是用其他非正常手段。」

我點了點頭：「還有，經管辦的曹主任最近對發行公司的工作很關注，她和孫總走得很近很熱乎。」

秋桐歪著腦袋看我：「咦——易克，你人都辭職了，對集團的事情知道的還不少呢，還挺關注的嘛！」

我低頭不做聲。

「曹麗是經管辦副主任，關心發行工作是她的職責範圍所在，不是很正常嗎？經管辦就是給總裁搞服務的，她和孫總走得近，這又怎麼了？你是不是想多了？想到哪裡去了？」秋桐似笑非笑地看著我。

我抬起頭：「我想到哪裡去了，你明白！」

秋桐抿抿嘴唇：「易克，有些事，不要說得太明白，心裡有數就行.....不過，我還是要感謝你的提醒，下一步怎麼做，我要好好想一想。」

秋桐似乎不想和我說的太多，也不想讓我參與這事。

一會兒，秋桐又說：「今天平總是不是想讓你給我傳話的？」

我點點頭。

秋桐笑了下：「這傢伙，看起來貌似粗枝大葉，心其實細著呢，他做事情，還是很周到細緻的，既達到目的，又能保全自己。」

秋桐這句話一下子點撥了我，我頓時明白平總不直接找秋桐，而是通過我帶話的奧妙所在。事情辦好了，他既有人情又有面子，工作也能有所斬獲，辦砸了，和他沒有任何干係。

我愈發佩服平總做事的高明，這一點，我比不上他，秋桐也比不上。

這時，秋桐說：「易克，咱們商議個事！」

我說：「秋總你講！」

秋桐說：「你在李順身邊幹事，做他的貼身保鏢，那麼，他的很多事情都瞞不過你的眼睛，你能不能私下和我保持單線聯繫，把他做的那些事情都和我說說，我好瞭解一下，學習學習！」

暈倒，我要是這麼做了，秋桐萬一哪天要是稍有不慎在李順面前露出破綻，我不是自己找死嗎？

我不假思索地搖搖頭：「不能！」

「為什麼？」秋桐看著我：「我指的不是那些什麼花天酒地，我指的是他的所謂經營內容。」

「不管是什麼內容，都不行，因為我們有紀律！」

我說：「你要是好奇，想學習，直接問李老闆就是了，不

必問我！」

「你——」秋桐瞪眼看著我：「你倒是挺忠心耿耿啊，還什麼紀律，嚇唬誰啊？哼——不願意就算了，不求你了！」

看著秋桐的樣子，我有些於心不忍，說：「秋總，真的，李老闆有明確的保密規定，我必須要遵守，還請你不要讓我為難！」

秋桐撇了撇嘴：「好了，知道了，大保鏢，不為難你了！」

說著，秋桐站起來，從包裡拿出一條嶄新的白毛巾：

「去，出去弄一盆熱水來。」

「幹嘛？」

「我要給雲朵擦擦身子！」秋桐揚了揚手裡的毛巾。

我於是出去，找護士要了一個木盆，弄了半盆熱水，摻好涼水，試試水溫，正好。

把水盆端進來，秋桐對我說：「大保鏢，出去，在門口站崗！」

我於是站在門口溜達，秋桐在屋裡給雲朵擦身子。

好半天，秋桐在屋裡喊我，讓我去倒水。

我端起木盆出去倒水，回來的時候，看見秋桐已經給雲朵收拾好了，正在擺弄我的筆記型電腦。

「易克，這是你的筆記本？」秋桐邊看邊說：「這個牌子的電腦價格不菲啊！」

「剛買的，從二手市場買的，價格很便宜，二手貨，1000多。」我撒謊。

「你平時都用電腦來幹嘛？上網學習？」秋桐看著我。

「打遊戲，紅色警戒，反恐。」我說。

「打遊戲啊……」秋桐點點頭，接著隨手拿起無線上網卡：「咦——還有無線上網卡，這不是能上網嗎？」

「我剛買的，上網下載歌曲，晚上沒事放了聽的！」
我強自鎮靜地。

「嗯……」秋桐邊說邊隨手打開電腦，插上無線網卡，開機，突然說：「哎——你電腦上有安裝的扣扣，我正好想查收下扣扣郵箱的一封郵件，看看到了沒有，那就順便借用你的電腦，登陸我的扣扣好了。」

我一聽，慌了神，秋桐登錄扣扣要輸入帳號，在這之前自然就能先看到我的扣扣帳號，那豈不是壞事了！

秋桐要用我的電腦上扣扣，我頓時慌了。這一刻，我是多麼渴望電腦能瞬間死機。但是，電腦運轉良好，眼看秋桐無線登錄後，就要把滑鼠的小箭頭指向了桌面上的 QQ 圖示——

我的大腦頃刻間懵了，一時竟無良策。我甚至開始想後事怎麼安排了……

秋桐這時看了一眼神情緊張的我，有些不解，說：「易

克，你怎麼了？看你臉色很難看，是不是身體不舒服呢？」

我擦擦額頭的冷汗，說：「沒.....沒什麼。」

「沒什麼？我看是有什麼。你是不是這幾天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下.....別老站著了，坐一會吧。」秋桐關心地說。

我忐忑不安地木然坐在秋桐身邊的椅子上，眼睜睜看著秋桐就要點那個小企鵝——

就在這個生死攸關的時刻，秋桐的手機突然響了，秋桐停下手裡的操作，掏出手機開始接聽。

「哎——張經理啊，你好，你好，呵呵.....」秋桐笑著說：「我讓你給我發的資料發了嗎？我這會正要上郵箱查看呢。」

我直勾勾地看著秋桐不說話，心裡高度緊張。

「哦，你這傢伙，還沒發啊，真夠拖拉的。」秋桐說：「哦，你現在在外出差的啊，在車上.....那好吧，那

你今天晚上給我發吧，我也就不用上去查看了。」

我心裡一塊巨石落地，不由長長出了一口氣，我擦，感謝這個不知哪裡的張經理此刻雪中送炭的電話，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秋桐打完電話，不再操作電腦，自言自語地說：「哎——郵件還沒發，不用看了，省了功夫了。」接著，秋桐看著我：「你神色好像好多了。」

我忙點點頭：「嗯……一坐下就好多了。」

秋桐把電腦關機，然後看著我：「你身體初愈，要注意休息，不要久站，沒事多坐一會兒……跟著李順幹，這人不知道關心愛護人，不知道體貼關心下屬，你要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我又點頭：「嗯，好！」

接著，秋桐不再看我，轉身去看雲朵。

我從秋桐身後伸手撫摸了一下心口窩，我的神，我

又一次死裡逃生了！

「哎——雲朵啊雲朵，我的妹妹，我的花朵，你什麼時候能醒過來呢，別睡了，好嗎，睜開眼看看我，看看你的易克大哥，你可知道，你的易克大哥為了你，都去給人家做保鏢了.....有這麼好的大哥關心你，愛護你，多麼難得，人間自有真情在啊.....能有一個這樣的大哥，你知足吧，你應該感到幸運和幸福啊.....丫頭。」秋桐伸手撫摸著雲朵的臉，自言自語著。

我默不作聲地看著秋桐，似乎覺察出她內心那乾涸的愛的荒漠對泉水和愛的饑渴與嚮往，甚至，我感覺到秋桐的話裡還有一絲羨慕。

自從我救了秋桐，秋桐和我的關係變得比較融洽之後，我漸漸從秋桐身上看到了我虛擬世界裡若夢的影子，雖然不是很多，但是，卻似乎如影相隨。

我知道，這是因為我開始真正接近現實裡秋桐的緣

故，假如我真正走進了秋桐，那秋桐就會是我心裡真正的浮生若夢。

只是，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秋桐身邊有李順，她是屬於老李家的，屬於她的恩人一家的。而我，永遠只能是一個旁觀者，我只能在虛擬世界裡意淫而已。

想到這裡，我心裡不由歎了口氣，看來，我和秋桐永遠只能是一場精神戀愛了，現實和虛擬永遠也不能重合，我生活現實裡的愛情只能是荒蕪的了。

看著沉睡的安靜的雲朵，我眼前又浮現出和雲朵在科爾沁大草原那令人神往令人懷想的情景.....

一會兒，我又想起了冬兒，我的似乎漸漸淡忘每每想起卻心痛不已仍然揮之不去的前女友，想起那天突然在市區廣場的偶見，想起她現在的杳無蹤跡，心裡不由酸楚不已.....

愛情，總歸是一個美好的開始，美好的讓所有人都

以為，相愛的人可以永遠攜手走下去。愛情，總歸有一段甜蜜的回憶，甜蜜的讓曾全心付出的人，直到受到傷害仍無法忘記。

是的，只有相愛的人，才能讓愛情永恆。然而，若有其中一方沒有勇氣和信心再繼續承擔起愛情這任重擔，那麼，任何所謂美好的愛情，必將只能用痛苦做結局。

沒有誰能夠去解釋，這所謂的愛，和這所謂的失去。誰都想把愛情看的比較透徹，卻不想，總是會被傷害，把愛情純潔的光彩湮沒。

有一句話說的很好：愛一個人不一定要擁有，但擁有一個人一定要認真去愛。誰能做的到這麼神聖？不能，所以痛苦是註定的。

如此，我的痛苦也是註定的了。

可是，我常常不能承受這失去和痛苦，無數個寂寞孤獨的黑夜裡，伴隨我的是令人窒息的撕心裂肺。

在現實中，我偽裝著堅強，收藏起感情，不想看到鏡子中那個默默落淚、不要命抽煙還有那憂鬱的憔悴面容。

我怔怔地坐在那裡，鬱鬱地想著。

「易克，你在發什麼愣呢？」秋桐突然回過頭問我。

我忙回過神，說：「沒想什麼，在聽你和雲朵說話呢。」

「哦.....」秋桐點點頭：「易克，你很喜歡雲朵，是嗎？」

我一怔，接著反問：「難道你不喜歡雲朵嗎？」

秋桐說：「嗯.....喜歡啊！」

「那不就是了.....大家都喜歡雲朵，站裡的發行員，公司的同事都喜歡雲朵。」我說。

「嗯.....」秋桐點點頭：「可是，我說的喜歡，不是那種喜歡，我說的.....是那種.....你明白的，你知道的。」

我呼了一口氣：「秋總，雲朵現在這個樣子，談這些，

有意思嗎？」

秋桐似乎有些尷尬，說：「我.....我不是要故意讓你為難，我.....我就是覺得雲朵現在挺幸福.....唉.....其實人啊，有時候清醒著還不如迷糊了幸福.....真的，我真的是這麼想的，看到雲朵現在能有你這樣的人關心愛護著，我倒是覺得從某種意義來說，雲朵是幸福的。」

我心裡一動，說：「秋總，幸福其實很簡單，簡單得在它來到我們身邊的時候，我們根本無從察覺。在尋找幸福的大軍裡，我們缺少的是標榜‘真正幸福含義’的旗幟。幸福是一種感覺，你感覺到了，便是擁有。」

秋桐看了看我，說：「嗯.....或許你說的對，人生似乎像電腦的流覽器，一旦選擇了連結就註定無法回頭。想回頭，也是已不願或者已不能了。於是只有繼續朝前走，即便是已經身心疲憊。於是很多人在那刻起便開始告訴自己，幸福離自己不遠，也許它正在什麼地方等著

自己的出現，有緣則會相遇，無緣則會擦肩而過的躲開，從此一切釋然。」

我看著秋桐，覺得秋桐和若夢更加相近了。

秋桐歎了口氣：「也許，幸福並不是一種完美和永恆，而是心靈和生活萬物的一種感應和共鳴，是一種生命和過程的美麗，是一種內心對生活的感覺和領悟。就像花朵在黎明前開放的一刻，秋葉在飄落的短瞬間，執手相看的淚眼，心中的月亮圓缺...那每個快樂的時光都是幸福的。」

我點了點頭：「你說的對，幸福是什麼？是自己內心的感覺，真正的幸福和悲哀，只有自己才懂，每個人的幸福含義，都不會相同吧？寶馬香車，富貴榮華就一定幸福麼？竹籬茅舍，小幾清茶，短笛長簫，和自己的最愛相視一笑，誰又能說不是人生的幸福和快樂呢？幸福其實就是一種感覺，你感覺到了，便是擁有，珍惜擁有，

便是幸福。」

秋桐抿嘴一笑，看著我說：「易克，你挺有思想的，講話其實很有見地！」

我苦笑一下：「謝謝秋總誇獎，我哪裡有什麼思想，只不過是渾渾噩噩活在世間的一具行屍走肉而已，我的大腦很簡單，屬於典型的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之人。」

秋桐說：「易克，你似乎在刻意作踐自己，貶低自己，為什麼呢？」

我說：「我沒有作踐貶低自己，我只不過是在真實評價自己，秋總或許是想多了把我看得太高了吧.....我照顧雲朵，沒有什麼企圖和意圖，我就是想讓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雲朵雖然在工作上是我的領導，但是，在生活中，我更多是把她看成一個小妹妹，一個活潑可愛善良的好女孩，我始終認為，這個世界，好人是應該得到好報的。」

秋桐默默地看著我，半天沒有說話。

秋桐在病房裡又坐了一會兒，然後告辭離去。

晚上，我打開 QQ 音樂，下載了很多草原歌曲，放給雲朵聽，邊開始上網，浮生若夢也線上。

「客客，你在聽《草原情歌》啊，這首歌我也喜歡聽呢，可好聽了！」浮生若夢說。

這首《草原情歌》是雲朵出事那晚在我宿舍和我喝酒時唱給我聽的，一聽到這首歌，我就想起了那個讓我欲望爆發心神蕩漾驚魂動魄的夜晚，不由心跳不止。

我說：「嗯，是的，我喜歡聽.....若夢，你現在心情好嗎？」

「好啊，看到你，本來不好的心情也好了。」

「怎麼？本來不好的心情？出什麼事了嗎？為什麼心情不好呢？」

「沒.....沒什麼啊.....」浮生若夢有些支支吾吾。

「若夢，不要騙我，雖然我看不到你的眼睛，聽不見你的聲音，但是，我憑直覺，知道你在撒謊.....告訴我，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麼不開心不順利的事情了？不要騙我.....」我說。

「我.....我.....」

「不許撒謊，別告訴我你最近一直很順利，告訴你，我的感覺是敏銳的。」

「客客.....我.....你.....你真的感覺好敏銳.....i 服了 you。」

「說吧，乖乖說吧。」

「嗯.....其實，也沒什麼大事，就是.....就是我最近被停職了！我怕你擔心，就一直沒告訴你。」

「啊！」我故作吃驚狀：「被停職了還不是大事！你開什麼玩笑，這麼大的事情，你竟然還說不是大事！」

「呵呵.....又不是被開除，還有飯碗呢，多大個事啊！」

「告訴我，為什麼被停職！」

「因為工作上出了差錯，我疏忽了工作，造成了投遞的一個巨大失誤，給大領導帶來了被動，讓領導發怒了，於是，我就被懲罰了.....我現在正在停職檢查反省.....反省還沒過關呢！」

我說：「哦，為什麼不過關？」

「因為.....唉.....原因一句話說不清楚，反正就是領導不滿意，讓我繼續深刻反省，再不過關，我可能就不能回原來的工作崗位了。」浮生若夢似乎不願意和我說大領導要潛規則她的事情。

我說：「你為什麼不深刻檢查，一步到位呢？」

「唉.....客客，難啊，在公家單位裡混，難啊.....有時候工作上的很多事情，並不僅僅是從工作角度就能解決好的，還有錯綜複雜的其他因素.....可是，我這個性格，又不願意屈從於某些人，不願違背自己的做人原則，於

是就.....」

我說：「那你捨得放棄你現在的工作嗎？」

「不，不，絕對不願意，我現在剛開始幹不久，我真的好喜歡這個工作，我無比熱愛這項工作！」浮生若夢一連串說著：「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事業，很適合我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價值。」

「你被停職，是不是還有其他人窺視你這個位置呢？」

「嗯.....你說對了，有的，不止一個人。」

「那你甘願放棄？」

「不甘願！」

「既然不甘願，你又不願意違背你自己的做人原則，那你打算怎麼辦？」

「我這不是徵求你的意見嗎？我想聽聽你的想法。」

「公家的事情，我不懂，也不瞭解，不好做決定，」

我說：「不過，我想，你能不能在不違背你做人原則的前

提下找到一個更好的解決問題地辦法呢，既保全了自己，還又能達到目的，你可以換個思路來考慮解決問題.....
記住，做事情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任何人都不得罪，只要能將矛盾降低到最低程度，也算是可以了。」

「嗯.....你說得對，我其實也在考慮這個.....只是還沒有最後下決心，聽你這麼說，我心裡有底了，你讓我覺得更有底氣了.....我想，或許，我應該去這麼做，不管成與不成，我都要去做，世事我皆努力，成敗不必在我.....」

「這就對了，告訴我，你打算怎麼辦？」我這時很想知道秋桐白天是怎麼考慮的。

「嘻嘻.....不告訴你，等我成功了再說吧，不成功，就永遠不告訴你了。」

「呵呵，你這個鬼丫頭，好吧，我等著你成功的好消息。」

「你叫我丫頭啊，嘻嘻，我可是比你大一歲呢，你

得叫我姐姐，是不是？哎——叫我一聲姐姐，快叫——」

「做夢吧你，你叫我哥還差不多，呵呵，不叫姐姐！」

「客客不乖哦……」

我和浮生若夢開心地談笑嬉鬧起來，這期間，我的草原歌曲一直在播放著，雲朵一直在沉睡著。

「客客，等我忙完我的事情，我要抽空去一趟青島。」

浮生若夢說。

我嚇了一跳：「你來青島幹嘛？」

「去看你呀——」

「我的神，我們不是說好了不見面的嗎？你怎麼又——」我有些急了。

「哈！看你嚇的，我逗你呢，我是想去青島旅遊玩呢，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去，我想去看看奧帆賽基地呢，那可是剛舉辦完奧運會帆船賽不久的地方。」她說：

「哎——客客，你為什麼這麼怕和我見面呢？」

「因為我長得很醜啊，醜陋猥瑣的老男人，有什麼好看的，還不如不見面，留個好印象。」

「嘻嘻.....男人是沒有醜俊之說的，男人的魅力在於內心和素質還有氣質，女人才有醜俊之分呢，告訴你啊，我才醜呢，你要是見了我啊，你說不定會嚇暈，我可是恐龍哦.....」

我忍不住想笑，說：「那你為什麼還要見我，就不怕我被嚇死啊？」

「嚇死你活該，嘻嘻，我就是想嚇嚇你.....」她開心地笑著：「哎——說不定我真去了，在茫茫人海裡找不到你呢，不知道哪一個是你！」

「說不定我就站在你的身後，就和你咫尺距離，但是，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呢.....然後，你對著大海喊一聲：客客！我隨即答應，然後，你就看見我了。」

「啊哈——你別刺激我了，你這麼一說，我感覺好

刺激，哎——說不定我真的在那裡大喊一聲：客客，你就真的應聲出現了呢.....嘎——太浪漫了，多麼美妙的巧合多麼美麗的奇遇啊.....想想就受不了。」

此刻，我看到了秋桐心裡那份童真和浪漫的情懷，還有對生活和美好未來的嚮往追求。

夜深了，我和浮生若夢結束聊天，依依不捨道別，我關了電腦，看著雲朵，輕輕握住雲朵的手，溫柔地說：

「雲朵，晚安，好夢，你知道嗎，我心裡埋藏著一個巨大的秘密，我虛擬世界裡的親密女友是我的女上司，也是你的女上司，雖然在現實裡她離我很遙遠，可是，在那個空幻的世界裡，我和她是如此貼近。」

我知道雲朵聽不到我的話，可是，我卻想有個人說說心裡話，而此刻的雲朵無疑是最合適的。

然後，我躺在雲朵旁邊的床上，和衣而睡。

我此刻不知道秋桐究竟要採取什麼辦法來爭取順利

複職，但我知道，她一定不會讓孫東凱把她潛了，一定不會依靠出賣肉體來博得領導的賞識和獲取利益的，我心裡暗暗為她祈禱著，合上了眼睛。

第二天晚上，李順陪老爺子從北京回來了，召我到他的辦公室。

李順氣色很好，顯得很是精神煥發，說：「這次陪老爺子到北京去，見了好幾個大人物，媽的，到了北京，才知道什麼叫官小了，隨手一抓就是個廳級幹部，人家那生活才叫生活啊，全國都去朝拜都去進貢，到底是京官好啊，可惜，我不是做官的料。」

二子在旁邊奉承著：「老闆不需要做官啊，老爺子做官就行了，老闆做生意可是能耐大大的，發財就行，這年頭，有錢就行啊！」

李順哈哈笑起來，說：「老爺子一心指望我能做學問，還專門送我到日本去折騰了幾年，哎——我他媽最討厭

的就是看書，學個屁啊，這不，回來了，還得做生意，我就是喜歡和社會上的人交往，有學問有個屁用，有錢才是硬道理.....有錢了，吃喝玩樂，什麼都行，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原來李順在日本呆過好幾年，怪不得他想讓秋桐學日本女人那樣在家裡做賢妻良母。

「老闆說的對！」二子和小五忙附和著。

「人家日本那黑社會不叫黑社會，叫社團，都是做生意的，嘿嘿.....還有，人家日本那性開放，那才厲害呢，五花八門，道道多了，不光男人搞女人，還有。」李順說到這裡，突然住了嘴，從桌子下面拿出一個軍綠色的帆布袋子給我：「呶——易克，這是給你的！」

我接過來掂了掂，還挺重的，裡面似乎是鐵傢伙。

「這是我從北京一個特警朋友那裡搞來的，專門給你配備的，弄了兩套，這套給你，回去再看！」李順說。

二子和小五臉上露出羨慕的神色。

我提著袋子點點頭，沒做聲。

「走，到咱家的夜總會喝酒耍耍去！」李順一揮手。

我們一起下樓開車，去了一家叫做北國之春的豪華夜總會，原來這是李順的產業，我第一次來。

進了夜總會，裡面歌舞喧天，熱鬧非凡，進進出出的客人很多，袒胸露背的小姐也很多。站在門口的保安和服務員見了李順，都恭敬地鞠躬問候：「老闆好！」

李順腳步不停，只是點頭，徑直就往裡走，往走廊裡走了不遠，夜總會的經理和媽咪都迎過來。

李順一指我，對經理和媽咪說：「這是易克，我的助理！」

「易哥好——」經理主動和我握手。

「易哥好。」媽咪嗲聲嗲氣地說著，軟綿綿白嫩嫩的一隻手搭上了我的肩膀：「易哥，這裡沒事常來啊，這

裡的小妹可是很多呢.....易哥要是看中了哪個，只管和我說，保管伺候地你舒舒服服。」

我渾身起雞皮疙瘩，勉強笑了笑。

「操——你是不是你自己看上易克了？」李順皮笑肉不笑地罵了一句媽咪，然後對經理說：「去老地方——」

「是，老闆請跟我來！」經理在前面帶路。我們跟著經理在走廊裡轉了 2 個彎，到了走廊的盡頭，這裡的歌舞喧鬧聲音小了許多。

經理在一個屏風前停下，搬開屏風，我看到一面牆。這面牆和周圍的牆壁一樣，裝飾著壁紙，看不出什麼異樣來。

經理伸手往牆壁輕輕一推，竟然出現了一個門。

李順大步進去，我們跟了進去。裡面豁然是一個裝飾豪華的大包間，正面是唱歌的音響設備，周圍都是沙發，還有茶几。

經理很快上來了點心果盤和芝華士，打開音響，親自搞服務。

然後，經理退出去，李順對我們說：「來，喝酒，唱歌——盡情玩吧！都放開，別他媽給我裝逼——」

我有些奇怪，李順沒有找小姐來伺候。於是，幾個人喝起來，二子和小五也放開了，喝了幾杯芝華士，抱著話筒聲嘶力竭狂吼，又蹦又跳。

「易克，你幹嘛不唱歌？」李順看著我，邊喝酒。

「我不會唱歌！」我說。

「呵呵，不需要會，胡亂唱就是，你聽聽這兩個東西唱的，這哪裡是唱歌啊，擺明瞭是狼吼。」李順邊說邊從包裡掏出一個很小的塑膠袋，沖二子喊道：「二子，過來，做壺，烤冰——」

二子答應一聲，把話筒遞給小五，忙過來接過李順手裡的小袋子，坐到一邊，找了一個礦泉水瓶，拿過幾

根吸管，掏出一把小彈簧刀，啪——打開，低頭弄起來。

我不明就裡，看著二子操作。

一會兒，二子在瓶蓋處挖了一個小洞，把吸管插進去，又在礦泉水瓶的中部用煙頭燙了下，然後把另一根吸管插了進去.....

「好了，老闆！」二子說著，把礦泉水瓶拿到李順跟前，李順低下頭含住瓶嘴處的吸管，開始吸氣。二子則半跪在李順跟前，把打火機點著.....

礦泉水瓶裡發出陣陣「咕嚕咕嚕」的聲音，然後，李順抬起頭，閉上眼，嘴裡緩緩吐出一團濃煙。

空氣裡一股香臭味道。

接著，李順又低下頭，二子繼續烤.....

隨著房間裡香臭味道的愈加濃郁，我猛然醒悟過來，李順在吸毒，在吸食冰毒。

我從網上看過，冰毒發源於日本，是二戰時日軍用

來提神刺激用的。難道，李順是在日本期間學會這個的？

李順吸了大約接近 10 口之後，然後看著我：「易克，你要不要來兩口？這玩意兒很好，吸了之後，特別提神，你很快就有升天的感覺了。」

我忙搖搖頭：「謝謝老闆，我不會，我不吸這個……」

李順看著我，詭笑了下，不再勉強，對二子小五說：「行了，我這些就夠了，剩下的你們來吧。」

二子和小五迫不及待地湊過去，輪流吸起來。

我這時覺得肺裡陣陣窒息，胃裡陣陣翻滾，有想嘔吐的感覺。我知道，我呼吸進了冰毒的殘煙。

李順看我的樣子，站起來：「易克，跟我來！」

我忙站起來，李順走到沙發拐角處的一個小門，推開門直接進去。

我忙跟了進去，原來裡面是一間內室，裝飾同樣豪華，有一張大辦公桌，還有一張大床。

我隨手關門，阻止外面的空氣進來。

李順在辦公桌前坐下，看著我，眼神有些迷幻：「易克，我剛才在幹嘛，你知道不？」

我說：「溜冰！」

「哈——你倒是很明白，哈哈……」李順大笑起來：「你怎麼知道的？」

「聽人家說的，我沒溜過，也不想溜。」

「嗯，行，你不溜，我也不勉強你，這玩意兒容易上癮，精神上癮，一旦溜上了就戒不掉，我還是在日本的時候學會的這個……不過，確實感覺好。」李順收斂了笑容，正色說：「不過，我溜冰的事情，你不准和任何人說，包括秋桐，知道不？」

我點點頭：「知道！」

「不光這事，今後我的任何事情，你都要嚴格保密，不得告訴任何人。」李順說。

「嗯.....明白！」我又點頭。

「當然，我喜歡女人，這事就無需保密了，地球人都知道！」李順又誇張地笑了一下，似乎想極力渲染此事一般。

我沒有做聲。

「我是很相信你的，易克，你知道我為什麼這麼相信你嗎？」李順說。

「不知道！」

「第一，因為你不是本地人，在本地沒有複雜的社會背景；第二，因為你這個人不愛財，還講義氣，這點最重要；第三，因為你腦瓜子靈活，反應敏銳！」李順說。

果然和我以前分析的一樣，我默不作聲地點點頭。

「對了，我今天給你安排個任務：「李順又說：「你注意留意打聽著一個人，一有消息，就告訴我.....」

「誰？」我看著李順。

「張小天！」李順說：「這狗日的沒影了，手機也打不通，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我心裡一震，說：「是不是那天你揍了他，他害怕再見你，不敢來了？說不定回家了，或者到別處去了。」

「要真是那樣，倒好了。」李順說：「就怕是他跑到我的對頭那裡去了，我這裡的事，他知道不少，要是他真敢到我對頭那裡去出賣我，哼——我叫他死都沒地方去死——」

李順的聲音充滿殺氣，我心裡一個寒噤。

「這事你記住了，給我盯緊了！」李順說。

「好！」我點點頭。

「還有，我今天給你的那個袋子裡，是一整套工具，是各種警用器具，包括大小刀子，還有一個很高級的望遠鏡，是紅外夜視的，很小，很精緻，這些東西你要保

存好，就我和你一人一套，以後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能用上。」

「好的！」

「對了，還有一件事，明天你跟我出一趟遠門，機票我已經安排人買好了！」李順說。

我有些意外，我都不知道李順是怎麼知道我的身份證號碼的。

李順沒有告訴我要去哪裡，我不能問，於是我點點頭。

李順點點頭：「好了，沒事了，走，出去玩去！」

在夜總會折騰到 12 點多，李順才甘休。

臨走之前，李順把媽咪叫來：「最近有沒有新貨？」

「有啊，老闆，今天剛來了一個小妞，還是大學生呢，在校的，還沒出過台，長得可水靈了，要不要讓她過來你看看，驗驗貨，今晚讓她陪你？」媽咪賠笑著。

「不用看，讓她到我車裡等我就行了！今晚就歸我用了。」李順說。

我奇怪李順竟然不驗貨。

「對了，你再給這三個兄弟每人找一個過夜的.....要漂亮的，南方的小妞。」李順指指我和二子小五。

二子小五喜笑顏開：「嘻嘻.....謝謝老闆！」

「靠，你倆剛溜完冰，不做那事能憋死你們！」李順笑著說。

我這時忙說：「不用，我不要！」

李順有些意外，眼神直勾勾地看了看我，我又說：「謝謝老闆，我真的不用！」

李順點點頭：「那好吧，就不給你找了！」

這會兒，李順和二子還有小五的眼神都有些迷幻。

「哟——易哥，怎麼了？你是不是擔心小妹不漂亮啊？」媽咪嬌滴滴地說著，身體往我身邊湊：「你放心，

易哥，姐姐一定給你找個最漂亮的.....要是你都不滿意，姐今晚親自陪你，行不行啊？」

我低頭往後退開，沒說話。

小五賊膩膩地笑了，半開玩笑地說：「易哥，你該不會是不喜歡女人，喜歡男人吧，哈哈，那可是哦，我最噁心的就是那個了！」

我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李順突然變了神色，一個巴掌沖著小五的嘴巴直接打了上去：「瑪律戈壁的，就你話多，怎麼和易哥說話的，沒大沒小！」

小五被打暈了，半天才回過神，忙低頭道歉：「老闆，對不起，我該死，易哥，對不起。」

我覺得李順這一巴掌有些過分有些蹊蹺，小五隨意一句玩笑話，至於發這麼大火氣嗎？

然後，李順瞪眼看著這倆：「趕緊給我帶上女人滾蛋！」

「是——」小二和小五趕緊出去了。媽咪這會兒也不敢調笑我了，急忙出去找小姐。

這時，李順呼了口氣，對我說：「走，上車，一起走，讓他倆自己想辦法回去！」

我跟著李順出了夜總會，上了李順的車，果然，一個打扮時髦相貌秀麗的披肩髮女孩正低頭坐在車後座，似乎有些膽怯。

我不由有些歎息，多好的女孩子，還是大學生，幹嘛要出來幹這個！父母要是知道了，還不得氣死。這麼水靈的一個女孩子，今晚就要被李順糟蹋了。

李順上了車，對司機說：「去萬達廣場！」

我一聽，忙轉頭對李順說：「老闆，不用，先送你回去！」

其實，我是想去醫院陪雲朵。

李順沖我翻了翻白眼：「你住 B 座，我去 D 座！」

我住了口，原來李順在萬達廣場不止一套房子！今晚他是要帶這個女孩子去那裡過夜了。

車子先開到 B 座，李順說：「你先回去休息吧，明天 8 點找我，一起去機場！」

「老闆，再見！」我提著那個帆布袋子下了車。

回到宿舍，我打開那個袋子，裡面果然是嶄新的一整套警用刀具，還有一個很小的精緻的望遠鏡。

我不由來了興趣，拿起望遠鏡走到前面陽臺，往前方看。

前方是 D 座，也就是李順今晚要下榻的地方。此刻，李順應該帶著女孩上樓了。當然，我不知道李順住在幾樓幾單元。

我拿起望遠鏡往外看，我靠，夜視望遠鏡果然牛逼，外面的景物車輛行人看的很清楚。

我低頭看著 D 座樓前，看不到李順的悍馬，估計司

機已經走了。

正看著，過了大約不到 10 分鐘，突然從一個樓道裡出來一個女孩，我一看，咦，這不是那今晚要陪李順過夜的坐台女大學生嗎？她怎麼出來了？

我拿著望遠鏡追蹤那女孩，看到那女孩出了門，上了大街，打了一輛計程車，徑直走了。

我很疑惑，李順不可能這麼快就結束，難道是早謝了？不可能吧！

我半天也想不明白，搖搖頭，又轉到客廳裡窗前往後看，那裡是 C 座。

夜深了，還有不少人正亮著燈，有幾戶沒有拉窗簾，我從望遠鏡裡清楚地能看到屋裡的人在幹嘛，甚至能看清楚客廳裡茶几上的水杯和香煙盒。

以前玩過望遠鏡，從來沒玩過這麼牛逼的，服了！

把玩了一會兒望遠鏡，我放下，然後急忙去了醫院

雲朵的病房，和值班護士交代好，因為我明天要隨李順出遠門，不知道去哪裡，也不知道要去幾天。

第二天，我和李順會合，李順似乎有些疲倦，在去機場的路上和我說：「哎——昨晚那女大學生不錯，老子整整忙了一宿，天亮才打了個盹，哎——我得眯會眼了。」

「老闆好功夫，真的好厲害！」司機奉承地說著。

「哎——累啊，媽的，我這輩子，看來要死在女人身上了。」說著，李順似乎真的是累了，接著就靠著後座呼呼睡起來。

我沒有說話，心裡卻疑竇大生，操，怎麼回事？那女孩明明走了，李順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到了機場，李順醒了，讓我去換登機牌，我這時才知道，李順和我要去的地方竟然是浙江寧州！

我靠，寧州！這是我的大本營啊，是我發跡而又落魄完蛋之後狼狽出走的地方，是我和冬兒熱戀而又分離的地方！

在我離開寧州 4 個多月後，我竟然要回去了，和我的老闆李順一起！

我不知道此次重返寧州，會發生什麼事情！

坐在飛機的一等艙裡，李順問我：「易克，你是不是坐過飛機？」

我知道李順為何問這話，裝作不知，說：「沒有啊，我第一次乘飛機！我一個窮打工的，哪裡有錢坐飛機呢。」

「是嗎？」李順的眼神有些捉摸不定：「我怎麼看你很老練啊，從辦登機牌到安檢到去候機口，我看你好像一點都不陌生哦……」

我呵呵笑起來：「我以前經常送朋友或者老闆去機場，機場登機前的手續程式我經常聽他們講，自然就不陌生

了，怎麼？李老闆對我的話不相信？懷疑我在撒謊？」

「呵呵.....哪裡，我怎麼會懷疑你呢，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了。」李順打個哈哈，扭頭看看機窗外，一會兒又看著我：「易克，你是雲南人騰沖人，那裡離邊境不遠了吧？」

我一愣，李順果然對我的底細有所瞭解。

我父母當年師範畢業後支邊去了雲南騰沖，我就出生生長在那裡，因為爸爸的老家就在寧州這個小鎮，前幾年為了照顧年邁患病的爺爺，作為獨子的爸爸費了好大的氣力托人找關係費盡周折，才好不容易調回來在鎮上的中學任教。

我身份證上的住址還是原來住在騰沖的地址，因為沒有到期，也就一直懶得換。李順剛才說出此話，必然是根據這個來說的。

我說：「我身份證上的地址是騰沖，其實我老家在寧

州鄉下的小鎮，父母以前在雲南支邊，後來調回到寧州老家的鎮上教書了。」

「哦.....是這樣啊。」李順點點頭：「那你對寧州熟悉不？」

「我以前在寧州城裡打過幾年工，對甯州的路況和街道還是比較熟悉的。」

「嗯.....那就好，那這回回寧州，不就等於你胡漢三又殺回來了？哈哈.....」李順笑著：「等辦完正事，你就給我做嚮導，咱們逛遊逛遊，還有，順便我陪你回去看看你父母。」

我一聽，有些慌了，忙說：「謝謝老闆的關心，不用去看，我前段時間剛回家看過父母，他們一切都很好，這次回來，就不用去看了。」

李順有些不悅地看著我：「兄弟，都到家門口了，怎麼能不去看看父母呢，我給你說，我這個人你別看我整

天晃晃悠悠吊兒郎的，但是，孝順父母還是必須的，我從來認為，社會上，人最重要的就是義氣，還有，一個不孝順的人是絕對不可交的，你既然回來了，就必須要回家看看父母.....正好我也去你家認認門。」

李順的口氣沒有再爭辯的餘地，我不能再拒絕了，於是也就默認，心裡不由有些忐忑，怕在父母面和李順面前穿幫，暗地琢磨起來。

我猜不透李順堅持要去我家認門的真實意圖，但我知道他絕對不會是為了單純成全我的孝道。

飛機降落在寧州機場，我的心裡波瀾起伏，看著這周圍熟悉的景物，曾經，我多少次從這裡坐飛機去廣州去深圳去廈門去南寧參加外貿交易會洽談業務，我對寧州機場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了寧州火車站汽車站。

可是，此刻，我又回到這裡，不是衣錦還鄉，而是一個出走的破落戶跟在人家後面當保鏢回來，是人家的

跟屁蟲。

看起來，李順對寧州機場也不陌生，看都不看那些指示標誌，大步流星直奔出口。我提著行李緊跟在李順後面。

本以為出口處應該有人迎接，李順出動，那是喜歡前呼後擁講究排場的，寧州這裡一定有他的老關係，不是美女就是老黑。不曾想卻沒有，李順徑直出了出口，直奔打計程車的地方。

我和李順上了車，李順說了一句：「開元大酒店！」看來他已經安排好人訂好住宿的地方了。

寧州開元大酒店，是寧州屈指可數的五星級酒店，曾幾何時，那裡也是我宴請客人吃喝玩樂的地方。

計程車司機答應了一聲，開車直奔市區。

車子進入市區，我貪婪地看著車窗外久違的寧州市區，天一廣場、城隍廟、江邊小外灘.....

這是我曾經是多麼熟悉的地方啊，這裡曾留下我和冬兒多少的花前月下甜言蜜語海盟山誓，而今，這一切都成為了浮雲.....

我看著這熟悉的街道和高樓，默不作聲，心裡有些悲涼。

李順坐在我後面，不出聲，但我憑感覺知道李順在觀察我的一舉一動。

「易克，重回故里，有什麼感受？」過了半天，李順問我。

「哦.....」我從窗外收回目光，淡淡地說：「呵呵.....哪裡能有什麼感受，從前在這裡打過工，不過是這裡的底層小人物，現在回來了，看寧州也還是那樣，街道還不如星海乾淨，高樓還不如星海多。」

「嗯.....」李順點點頭說：「甯州他媽的經濟很發達，和星海同樣都是沿海城市，級別也一樣，但是看大街可

就比星海差遠了，起碼一點，你看著滿大街流竄的電動自行車，像鑽地的老鼠，你看看星海，大街上很少有摩托車電動車自行車，顯得多乾淨，當然，除了你們那些盲流騎的送報紙的電動車以外。」

李順說話的時候動不動就要打擊一下我的曾經和過去，我沒有做聲。

「以前你是這裡的小人物，沒人把你放在眼裡，沒人搭理你，這回可就不同嘍，」李順說：「這回你是跟我來的，是我的高級私人助理，哈哈，不管誰見了你，都得畢恭畢敬，誰也不敢小瞧你，媽的，誰敢小瞧你，老子拿錢砸死他.....小子，這回你回來，可以好好揚眉吐氣啦。」

我笑笑：「這都是李老闆的面子，沾了老闆的光！」

「哈哈.....」李順開心地大笑，然後說：「其實呢，也不能光這樣說，我向來認可一句話：小弟是大哥罩著

的，大哥是小弟抬起來的。我們這個行業，大哥和小弟的關係，基本就是這個性質，二者是相依相成的。」

李順這話我比較贊同，我點點頭：「嗯.....」

「所以，小弟要對大哥忠心耿耿，全心全意維護大哥的利益，大哥要關心愛護小弟，小弟有難，大哥出手，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小弟不聽話，犯了錯，大哥教育大屁股也是責無旁貸的.....哈哈.....」李順又笑起來。

我也附和著笑笑，心裡開始琢磨李順此行的內容。到目前，李順沒有和我說過一句關於此行內容的話。

「寧州有個 D8DJ 酒吧，你知道不？」李順突然問我話。

我點點頭：「知道，在城隍廟附近.....離天一廣場也不遠！是寧州最高檔最火爆的酒吧！」

「進去玩過沒有？」李順問我。

「沒有，從門前經過倒是經常！」我說。其實，D8

酒吧是我和冬兒以及以前的狐朋狗友經常打發夜生活的地方，酒足飯飽之後，我們經常去那裡喝酒唱歌蹦迪。我倒不是很熱衷於玩這個，主要是冬兒喜歡那環境，喜歡唱歌蹦迪。冬兒的喜歡就是我的愛好，我於是就經常帶冬兒來這裡。

「嗯.....你知道不，這個甯州最牛逼的酒吧現在已經關門了，哈哈，停業整頓！」李順打個哈哈.....

「哦，為什麼？」我有些意外地回頭看著李順。

「還能為什麼，出了事事唄，裡面出現了社會治安事件，就是上個月出的事，現在被勒令停業整頓呢，真不知道他們老闆怎麼和公安處理關係的，這點事都擺不平.....你看我在星海那邊，我們那夜總會，多太平。」李順說。

「嗯.....那說明老闆協調關係好！」我點點頭。

「這年頭，娛樂場所成敗的關鍵不是看你錢多少，

也不是看你人多少，而是看你和公安關係好不好，把公安搞定，保證什麼事都沒有.....這個 D8 的老闆，我估計這方面是個窩囊廢，要麼是個鐵公雞，要麼就是死板過頭了。」李順接著說：「我們這次來，就是沖這個 D8 來的——」

我一愣，回頭看著李順：「沖 D8 來的？」

「是滴。」李順得意地看著我，得瑟著小腿：「他們弄不好，經營不善，那我來啊，我來接手啊，哈哈.....」

「那.....老闆。」我剛要繼續問李順，李順突然看了一眼計程車司機，沖我使了個眼色，說：「到酒店之後再說！」

於是，我們不再說話了。

很快到了開元大酒店，我和李順順妥入住，李順住的是一個套間，我住在他隔壁，是一個標間。

我在房間安頓好行李，掏出我的筆記型電腦，插上

網線，還沒開機，李順就叫我過去。

「易克，我這次來的主要目的是想收購 D8 酒吧，我給中間人說的是明天到，專門提前一天過來，想提前打探一下關於 D8 的情況，免得到了談判的時候被動，」李順說：「這樣，我們這就下去，到 D8 附近去轉悠轉悠，你是當地人，熟悉路況，又懂當地方言，也是我們的一大便利.....晚上，我有安排的一個酒場，要宴請一個重要人物，你一起作陪。」

原來沒人迎接的原因在這裡，我點點頭：「好——」

我和李順下樓出去，12 月下旬的寧州，氣候不冷，冬日的暖陽照過來，很舒服。

走在寧州熟悉的街道上，看著周圍的車水馬龍，這一切，曾經讓我無比熟悉，可是，今天，我在這裡，只不過是一個陌生的過客。

看著身邊走過的一個個豔麗女子，我不由心蕩起來，

我會不會在寧州遇到冬兒呢？冬兒是不是此刻還在寧州呢？

我和李順到了 D8 酒吧，這裡果然已經關門，昔日那金碧輝煌的霓虹燈還在，只是顯得很是落寞，門前只有一個拾荒的老漢躺在那裡睡大覺。

我和李順圍著酒吧轉了幾圈。

「老闆，要不，我們找找附近的人問問，進去看看？」

我對李順說。

李順托著下巴凝神看著酒吧外觀，又打量著周圍的環境，一會兒說：「不用，反正裡面的設施都要重新換，重新裝飾，我主要是想看看這個位置好不好，做酒吧能不能招來客人。」

我說：「這裡是寧州最熱鬧的繁華市區，商業區，白天晚上都很熱鬧！」

李順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嗯，是的，不錯.....這個

地方就是缺個停車場。」

我說：「黃金地段，寸土寸金呢，這個位置不可能有露天停車場的，這個酒吧的停車場在地下，有地下停車場，面積還不小。」

「哦，你怎麼知道的？」李順看著我。

「我……」我停頓了下，當然不能說我以前經常在這裡停車，靈機一動，說：「以前這個停車場建的時候，我那時在一家建築公司幹小工，在這裡幹過一段時間的活，主要負責端灰送沙。」

「哦……」李順看著我，點點頭：「原來是這樣……你還幹過不少賤活啊……行了，等我把這個酒吧收購了，你再來這裡，就不是小工了，是大爺是主人了，哈哈……」

我和李順又觀察了半天，然後離去。

回到酒店，我們各自回房。我這時惦記著雲朵，就摸出手機給秋桐發短信：「秋總，我現在跟老闆外出了，

估計要出來幾天，雲朵那邊麻煩你抽空多去看看。」

很快，秋桐就回短信了：「你和李順外出了，到哪裡了？」

原來秋桐不知道李順到了哪裡，看來李順沒有告訴秋桐。既然秋桐不知道，既然李順沒有告訴秋桐，我當然不能和她說，就回復說：「對不起，秋總，我不能告訴你！」

「你——」秋桐說：「你這個死疙瘩.....你告訴我.....」

「真的不能告訴你，你要是真好奇，你可以直接問李老闆！」我回復。

「好了，既然你不說，我也不問了，懶得知道。」秋桐說：「雲朵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我自然會照顧好的。」

「謝謝秋總。」

「謝.....哼，謝個空氣.....我不問你們在哪裡，那麼，

你告訴我你們是如何出行的，行不行？是飛機還是火車還是汽車？」

「秋總，對不起，我還是不能告訴你，哎——我這會兒有些難受了，不知怎麼，有些頭暈目眩，可能是我恐高的原因.....這半天了，還沒好。」我巧妙地做了回答。

「哦，好，好，你恐高.....我明白了。」

「秋總明白什麼了？」

「我明白什麼了.....你說呢？你就給我裝憨賣傻吧。」

我心裡暗暗笑了下，覺得那邊的秋桐似乎也在笑。

很快到了晚上吃飯的時間，李順今晚宴請了一個客人，宴請地點就在開元大酒店的餐廳小包間。我不知道此客人是何方人物，李順似乎帶點炫耀地告訴我說這客人是甯州警界的一位重量級人物，至於什麼職務，李順沒說。

我此時覺得李順真的有些牛逼，遠在星海，竟然能

和寧州警界的人物掛上鉤，而且還是重量級人物。

很快，客人到了，一位 40 多歲的中年男子，穿著便裝，看起來很隨和的樣子。

李順熱情邀請客人入座，一口一個「當家子大哥！」無疑，這位客人也姓李。

客人對我的在場顯得有些戒備，和我禮節性握了握手，然後看了一眼李順。

李順忙說：「李哥，這是自己兄弟，不是外人！」

客人點了點頭，沒有再和我說話，轉向李順：「兄弟，老爺子最近身體還好嗎？」

「托李哥的福，好啊，很好，結實著呢！」李順說。

「嗯.....自從上次在青島開全國沿海開放城市本系統負責人經驗交流研討會遇見他，差不多有一年不見了，回頭你告訴他，有空來我這裡玩啊.....」客人說。客人似乎對我還有些戒備，沒有說是什麼系統，而是用了「本

系統」來代替。

但是因為有之前李順的炫耀，我立刻就明白了。

我心裡猛地一震，操，這客人是公安系統的，那「本系統」無疑就是公安系統，那「負責人」，無疑就意味著這客人是甯州公安系統的某一個負責人，那李順的老爹，自然就是星海公安系統的負責人了，負責人意味著什麼，就是局長啊。

操——老李原來是星海市公安局局長，牛逼大了！怪不得李順這麼猖獗這麼肆無忌憚涉黑開夜總會搞房地產，原來是有這麼一個老爹啊！

今天這個偶然的發現讓我心裡吃驚不已。

「謝謝李哥好意，回頭我一定轉告老爺子！」李順說。

「呵呵，好，來。菜上齊了，我們吃吧，喝酒。」客人主動說，又看了我一眼。

然後大家開始喝酒吃菜，酒過三巡，李順開始入正題了：「當家子大哥，我這次來，就是要落實前幾天和你電話上說的那事。」

「咳——」客人突然咳嗽了一聲，接著又看了我一眼。

李順明白客人的意思，說：「這是我的私人助理，貼身護衛，可以信任！」

客人面無表情，繼續吃菜。

「易克，你先回房間等我！」李順見客人這副神態，就沖我微微點了點頭，我即刻會意，站起來走了出去，隨後將門帶好。

我此時斷定，這位客人應該是甯州市公安局的局長，至少也是個副局長。這人辦事情看起來似乎很謹慎很小心，自我保護意識很強。

我知道李順要和這位客人談重要的機密事情了，內

容當然是和酒吧的收購以及運作有關，依照李順辦事的性格，他是絕對不會虧待了這位客人的。

回到酒店房間，我站在視窗，看著夜色裡燈火璀璨的城市，腦海裡不由浮現出我在寧州的幾年打拼生涯，那些艱辛，那些榮耀，那些友情，那些愛情，那些收穫，那些失落.....

在這個城市，我落魄過，窘迫過，輕狂過，揮霍過，深愛過，幸福過，放縱過，悔恨過，失落過，如今，這一切，都如過眼雲煙，一去不返了，連同我過去的榮光和刻骨銘心的愛.....

我輕輕歎息一聲，拉上窗簾，坐到寫字臺前，打開電腦，登陸上網，和我的若夢幽會。

她線上。

「若夢，你在幹嘛呢？」我問她。

「我啊，剛從醫院看完一個病人回來，剛剛打開電

腦呢！」浮生若夢說。

正在這時，我的手機收到了一個短信，我打開一看，是秋桐發來的。」雲朵一切照常，我剛從醫院出來，勿念！」

「謝謝秋總！」我回復，邊收起手機。

「你在幹嘛呢，怎麼不說話？」浮生若夢問。

「哦，我在弄手機。」我隨口說道。

「哈.....是嗎，真巧，我剛才也在擺弄手機呢。」

「我是在打電話的。」

「哦，我是在發短信的。」

我定定神：「你的事情處理好了嗎？」

「哪裡能這麼快啊？心急吃不到熱豆腐哦.....」

「嗯.....要抓住時機啊，不要耽誤了。」

「我會的，你放心吧，我心裡有數，呵呵.....機會，總是稍縱即逝的，這個道理我還是知道的哦.....」浮生若

夢說。

「嗯.....」我心不在焉地回復了一句。

「怎麼了，客客，你此刻心情不好嗎？」浮生若夢問我。

「沒.....沒什麼。唉.....」我不由自主歎了口氣。

「你瞞不過我的，客客.....雖然我看不到你聽不到你，但是，我能感覺到你，你現在心情不好，我感覺到了.....告訴姐姐，為什麼心情不好啊？呵呵.....」浮生若夢在逗我開心。

「真的沒什麼啊.....」

「什麼真的假的，我說是真的就是真的，我看你心情這會就是不好，告訴我，是不是工作上出什麼紕漏，被老闆罵了？」

「不是！」

「那就是.....想起過去了，想起過去的那些事情以及

人了？」

我默然。

「不說話就代表你承認了，我說對了，是不是？」

「嗯……」

「客客，我和你說過，不能活在過去裡……記住一句話：失去的永不再來！抓住現在，才是最重要的！」

我說：「若夢，你說失去的永不再來，是真的嗎，真的永遠也找不回來了嗎？」

浮生若夢沉默了一會，說：「客客，你有聽過時光能夠倒流的嗎？四季雖然可以輪回，可每年的風景多少也有不同……你有聽過‘廟宇屋簷下那只蜘蛛’的故事嗎？」

我說：「沒有！」

浮生若夢說：「那好，洒家我就講與你聽聽，話說從前，一隻蜘蛛住在廟宇裡的屋簷下，廟宇裡住著一位佛。

這天，蜘蛛邊織網邊和佛開始聊天，也就是網聊哈.....

「佛問蜘蛛：蜘蛛網友，對你來說什麼才是最珍貴的？」蜘蛛說：是失去的和得不到的。佛不認可，蜘蛛不服氣，二者爭執許久沒有結果，佛於是給了蜘蛛做人的機會讓他去驗證他的話是不是對。蜘蛛在人間經歷了許多生活和愛情的磨練，才終於明白了，什麼才是最珍貴的。」

我說：「蜘蛛怎麼說？」

浮生若夢說：「蜘蛛說：世間最珍貴的，不是已失去的或得不到的，而是現在所擁有的，這才是最珍貴的！客客大神，明白了嗎？」

我說：「嗯.....」

浮生若夢說：「客客大神，聽我說呀，其實我們往往會後悔過去，而忘了現在的才是最重要的；其實我們只有過好今天，才能展望未來，過的才快樂.....嫩說呢？」

我說：「嗯.....嫩說的有道理！」

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開心的表情：「那你現在想通了沒有？還不開心嗎？」

我說：「呵呵.....」

「笑了不是？那就好啊，要不要謝謝我？」浮生若夢說。

「好，謝謝你！」我說。

「光賣嘴皮子怎麼行，要來點實際的。」浮生若夢說。

「你要什麼實際的？」我說。

「嗯.....你得叫我一聲姐姐，好不好？」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帶辮子的小丫頭表情。

「呵呵.....」我笑起來：「不叫！」

「為什麼捏？」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小錘敲擊腦袋的表情：「你是不是想找打？」

「因為.....因為我老是覺得你沒有我大，你叫我哥哥還差不多！」我回答說。

「哈！想欺負我，占我便宜啊.....我繼續打你，打你.....」浮生若夢發過來一連串的小錘表情。

我心裡的憂鬱和傷感不知不覺消失了，和浮生若夢愉快地聊著。

正聊得帶勁，房間的門突然被推開了，李順站在門口，我一看，忙打出一句話：「我這裡來客人了，再見！」然後不等若夢回話，就急忙下了扣扣。李順要是知道我正在和他未婚妻聊天，不瘋了才怪。

李順搖搖晃晃走進來，看著我：「咦，你小子還會用電腦啊，不簡單，看不出.....這電腦是你房間配備的？我房間怎麼沒有？」

我說：「這是我自己帶來的筆記本，二手貨，買了玩遊戲用的.....不是酒店配的。」

「哦，我說酒店怎麼會配筆記型電腦呢。」李順一屁股坐在一張床頭，打個飽嗝看著我說：「你是不是沒吃飽？」

我說：「吃飽了，不餓的！」

李順點點頭，又說：「那傢伙防人之心特別強，對陌生人警戒心很高，操——多大個筆事，連我的人都信不過，還想和我合作。」

我說：「你那邊忙完了？」

「嗯.....基本談妥了：「李順掏出一顆香煙遞給我，又自己掏出一支，我忙拿出打火機給他點著，李順吸了兩口，說：「這個傢伙別看看起來溫而文雅的，可不是個簡單的角色，在寧州，那可是個牛逼閃閃的主兒，草娘的，我給他一個 100 萬的卡，滿指望他能收下給我今後在這裡幹開綠燈，沒想到這狗日的本家胃口更大，不要這卡，說要入股，用他一個親戚的名義入股.....娘的，還

口口聲聲說和老爺子是好朋友，狗屁好朋友，眼裡就看著錢了。」

我說：「入股也不錯啊，我們還能少投錢。」

「你以為他真能出錢啊，牛毛，他是入幹股，砸幹棒呢，一分錢都不會出的.....是想從我這裡幹賺錢呢.....操——」

「哦.....原來是這樣！」我點點頭：「那你答應了？」

李順又吸了兩口煙：「當然得答應，今後在這裡幹這個，要想順順當當不出事，必須要答應他，出血必須的.....不過，我也不會讓他清閒了，和那邊談判的事情，我讓他安排人出面，必須把價格壓下來，這股不能讓他白入了。」

我又點點頭：「哦.....」

李順又說：「明天他那邊去談價格，我們先不出面，等談妥了，我再出面.....明天正好沒事，你回家去看看老

爹老娘吧，我也沒事，和你一起去，認認你家門！」

我心裡一緊，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說：「好，歡迎老闆到我家作客！」

李順拍拍我的肩膀：「你出來混了這麼久，一直沒混出個名堂，這回回家要排排場場的，抓抓面子，讓老爹老娘高興一下，我明天從酒店租個賓士，讓你風風光光回去，哈哈……」

我說：「這……不用了，老闆！」

「嗨——這事你就不用擔心了，按我說的辦！」李順大手一揮，接著又說：「怎麼？兄弟，看你心事重重的，難道有什麼顧慮？」

我裝作猶猶豫豫的樣子，磨磨蹭蹭地說：「我……我不想讓爸媽知道我在外面混得不好，一直騙他們說我自己在外做老闆有自己的外貿公司的……這次回去。」

「哦……哈！」李順怪叫了一聲，哈哈笑著看我：「你

小子還真鬼，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怕回家露餡掉架，是不是？」

我裝作為難的樣子點點頭：「是——」

「這好辦，很簡單！」李順又是一揮手：「這樣，明天回去，你呢，坐賓士車後座，我坐前面副駕駛位置，你就做老闆，我呢，就做你的副手，這不就行了嗎？」

我忙擺手：「這哪裡行，這可不行，我怎麼敢這麼屈就老闆，使不得！絕對不行！」

「操——你怎麼這麼娘們，有什麼不行的，不就是做個樣子給老人看看嗎，又不是真的，我都不在乎，你鳥人在乎什麼？」李順搖晃著腦袋說。

「這絕對不行：「我繼續堅持：「這樣做，我心裡會過意不去的.....我怎麼敢折殺老闆呢。」

「那.....」李順發了下呆，眼珠子轉了轉：「要不，這樣，你就說你從星海飛過來，剛下飛機，我接你回來

的，我呢，不是你的副手了，我是甯州的老闆，也是做外貿的，是你的老客戶，當然，你也是我的客戶，我陪我的客戶回鄉省親，這總可以吧？」

李順這主意不錯，我點了點頭：「那就謝謝老闆了，難為你了。」

「日——什麼難為的，我倒是覺得很有趣！哈哈，事情就這麼定了，明天咱們就一起出發！」李順直接拍板，然後站起來：「今天折騰了一天，你也累了，休息吧，我回房間去！」

我站起來：「老闆慢走！」

李順剛要走，突然又停住腳步，看著我：「對了，我剛才從樓下夜總會要了 2 個妞，要不要分一個給你？」

我忙搖頭：「我不要！」

「哈.....那我只好打雙飛了。」李順淫邪地說著，看著我：「兄弟，怎麼？你對女人不感興趣？莫非昨晚小五

說的。」

李順的眼睛緊緊盯住我不動。

我又忙搖搖頭：「不是，不是那個意思，我當然對女人感興趣，只是我不想幹這個而已。」

「哦……」李順點點頭：「我明白了，你是喜歡和有感情的女人做那事，是不是？不想為了單純那事而那事，是不是？哎——兄弟，到底你還年輕啊，這年頭，談感情多累啊，單純玩，多輕鬆，無牽無掛，沒責任和牽絆，還是這樣好……好了，既然你不願意，那我就不客氣勉強你了，我今晚可要再度發揮昨晚的餘威，我估計這倆小妞再有幾分鐘就好來我房間了。」

李順哈哈說著，出門走了。

李順一走，我立刻關好房門，眼睛貼近貓眼，看著走廊。

李順的房間在我的裡面，再往裡有兩個房間就是走

廊的盡頭，是個死胡同，如果小姐過來，必須要經過我房間門口。

我站在那裡看了足足一個小時，站得腿都麻了，別說女人沒看到經過，就連男人也只過去了一個，是一個面貌英俊的下夥子，估計是住在裡面那個房間的客人。

我滿腦子疑問，活動了下腿腳，回到床前，摸起電話打給了夜總會的服務台。

「你好，請問您需要什麼服務嗎？」電話裡傳來嬌滴滴的女人聲音。

「嗯，我想問下，剛才是不是有 2308 房間的客人要了兩名小姐做按摩服務呢？」我說。2308 是李順的房間。

「哦，沒有啊，一直沒有啊.....先生是不是 2308 房間客人的朋友，想給那位元客人安排服務呢？沒問題啊，我們馬上就可以安排，保證讓您的朋友滿意。」電話那

端的聲音很有禮貌，依舊嬌滴滴的。

「謝謝，不用了！」我掛了電話，靠在床頭琢磨起來，操，什麼鳥事，玩什麼空城計，明明沒要小姐，非要吹牛逼說要了，還要了兩個，顯擺什麼啊！有必要嗎？

我突然想起一個問題，那就是我以前看到過的介紹，說經常吸毒溜冰的人，開始階段，性裕會比較旺盛，但是，時間久了，溜冰溜大了，那方面的能力就下降。

這個李順，是個癮君子，是不是昨晚溜冰過大，和那女學生做那事早謝了，所以那女學生才會早早離去.....

還有，是不是今天還沒排出去毒，造成暫時萎縮，不能起來了呢？但是李順又害怕外人知道自己這方面因為溜冰過大不行了，就故意大張旗鼓張揚找女人，在車上吹噓給我和司機聽，現在又牛逼給我看，讓我知道他是多麼威猛。

我分析了半天，覺得很有道理，不由心裡笑了起來：

我靠，這個李順，神經病，也太愛面子了！

我又為李順感到惋惜，好好的一個人，幹嘛要吸毒呢，把身體糟蹋了，最終就是不歸路。秋桐嫁給這樣一個人，豈不是太慘了！

我不由心裡又開始心疼起秋桐.....

第二天，我和李順坐著酒店的大奔帶著一大包禮物回我家，我家在離寧州大約 80 公里的一個小鎮中學裡。

爸媽對我的突然回來很驚喜，媽媽拉著我的手歡喜地掉下了眼淚。

我給爸媽介紹李順：「爸，媽，這是李老闆——」

「叔，阿姨，你們好，我是易總的老客戶，在甯州開公司，今天聽說易總回家，我專門去機場接著他，一起來看望你們.....易老闆以前在甯州我們關係就很好，現在到星海了，還是大老闆，我們一直保持著生意往來。」

李順彬彬有禮煞有介事地說著，像真事一般。

爸媽熱情地接待李順，招呼李順和駕駛員進屋喝茶，駕駛員很有心數，藉口要擦車沒進來，李順大大咧咧進了屋，一屁股坐在沙發上，和老爸聊起來。

我本來還擔心李順會說漏嘴，沒想到李順愣是說的有鼻子有眼的，侃侃談起了生意經，聽得教了幾十年書的老爸頻頻點頭。

媽媽忙著去廚房做飯，我進了廚房幫忙，邊和媽媽聊天。

這時，媽媽說：「小克，前段時間我接到一個女孩子的電話，說是你的好朋友，找你的呢。」

我心裡一愣：「誰？」

「她沒說自己叫什麼，就說要找你，正好那時你給家裡打電話時間不長，我就告訴她你到星海開公司去了，順便把公司名字和地址告訴了她。」

我一聽，腦門一陣發熱，懵了！

「媽，你再說一遍，到底是什麼情況？」我睜大眼睛看著媽媽，大腦有些慌亂，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

於是，媽又將剛才的話重複了一遍，末了又補充了一句：「對了，小克，這個女孩子講話雖然很清脆，但是還是有些軟綿，很甜呢，聽起來像是唱歌。」

我在寧州認識的女孩子有誰會有這種唱歌一般說話的聲音呢？除了冬兒，還會有誰呢？冬兒一定是經過很多周折才打聽到我爸媽家的電話的。

我的心劇烈跳動起來，強自鎮靜地說：「媽，你記下那電話號碼了嗎？」

媽媽看了我一眼，若無其事地說：「沒有啊！」

我一下子急了：「媽，你怎麼這麼疏忽，你怎麼不把那電話號碼記下來呢？」

看我著急的樣子，媽「噗嗤」笑出來，伸手在我後腦勺輕輕打了一下，親昵地說：「小子，看你這猴急的副

樣子，為了一個女孩子，就要和媽急眼哦.....媽是那麼沒心數的人嗎？媽辦事向來是很仔細的，也就是上次你給我打電話，火急火燎掛了，媽沒來得及問你的電話號碼.....一個女孩子打電話找你，媽自然是上心的了.....媽當然把那號碼記下來了，別急，等媽洗完菜，到臥室去給你拿。」

「哎——」我嘿嘿笑笑，在媽身邊轉悠著，耐心地等媽媽洗完菜，然後去臥室拿出來一個小本子，遞給我：

「呶——這是媽的電話記錄本，有什麼事接了電話，都記在上面呢，你自己看吧。」

我急忙打開，幾下子就找到了那電話號碼，是一個陌生的手機號。

我摸出手機就按號碼，邊出了院門，走到家門口附近的一個小竹林裡。

按完了號碼，我的心忐忑著，猶豫著要不要按撥出

鍵。

我有些緊張，撥過去，極大可能就是冬兒，我擦思夜想的冬兒。

可是，撥通之後，會是什麼後果呢？冬兒已經和我不辭而別，說不定早就身邊有了別人，接到我的電話，會不會立刻就掛死呢？

可是，如果冬兒真的徹底對我變心了，那麼，又為何打電話到我家來找我呢？

斟酌了半天，我咬咬牙，按了撥出鍵，然後懷著激動的心情將電話靠近耳朵。

「對不起，您撥打的電話已經欠費停機。」電話裡傳來一個溫柔的女人聲音。

操——白浪費半天感情，號碼作廢了！我氣惱地差點想把手機摔倒地上，狠狠踩了一下腳，帶著極其失望的心情回到家裡，無精打采地又進了廚房。

客廳裡，李順正在眉飛色舞地和我老爸神侃生意經，老爸沒有插嘴的空，安靜地坐在旁邊聽。

媽媽看我進來，邊炒菜邊問我：「小克，電話打完了？那個女孩子是誰啊，告訴媽。」

我垂頭喪氣地站在媽媽身後：「沒打通，我怎麼知道是誰？電話欠費停機了。」

「哦……」媽扭頭看了我一眼，蓋上鍋蓋，撩起圍裙擦了擦手，然後說：「真不巧，電話停機了，哎——小克，你估計是誰啊？這號碼你不熟悉？」

我搖搖頭：「不知道，不熟悉這號碼，媽，那天她打電話來，你有沒有問她其他問題呢。」

媽說：「沒有，我倒是想和那女孩多聊幾句啊，可是，她似乎很性急，問清你的地址和公司名稱，急急就和我再見，掛了電話。」

「哦……」我皺皺眉頭，冬兒向來就是急脾氣。

媽看著我：「小克，看來你對這個女孩子挺上心在意的，莫非她是你的。」

「媽——你不要再說了，不要亂猜好不好。」我有些焦躁地說。

「媽怎麼是亂猜呢，媽真是察顏觀色在判斷呢。」

媽媽嗔怪地說：「誰讓你不趕緊給媽帶個兒媳婦回來.....你已經不小了，過了今年，就 29 歲了，這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該成家了，兒子.....你在外闖世界，做生意媽媽和爸爸不懂，不干涉你，但是，這成家娶媳婦，媽必須得管，爸媽就你這一個兒子，媽還想著早一天抱孫子呢，等我和你爸退休了，就進城去看孫子。」

我不由苦笑起來：「好了，媽，你放心，我到時候一定會給你帶個漂漂亮亮的兒媳婦回來，保准又好看又孝順。」

「這話你和媽說了不下幾十次了，光聽你說，就是

不見兌現，媽這頭髮都急白了。」媽媽伸手打了我的屁股一下：「小克，告訴媽實話，那打電話的姑娘是不是你女朋友？」

「是.....」我說了一聲，又搖搖頭：「哦，不是，不是.....」

「到底是還是不是？」媽媽急了。

「我.....我不知道.....也許是.....也許不是.....曾經是，現在.....不知道是不是.....」我吞吞吐吐地說。

「哦.....」媽似乎明白了，點點頭：「傻小子，你欺負人家了，你們鬧彆扭了，是不是？兒子，媽可告訴你，你可不許在外欺負女孩子，兩人做朋友，成與不成，都要保持做人做事的禮節和氣節，可千萬不能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來，記住了沒？」

我點點頭：「知道了，媽，您放心，我這回是說真的，明年一定把兒媳婦給您帶回家來。」

「哎——兒子喲——明年複明年，明年何其多哦……」

媽媽歎了口氣，搖搖頭，又繼續忙乎炒菜，邊說：「不過，小克，雖然你不斷給媽新的承諾，不斷讓媽一次次失望，但是，媽對你還是有信心的，媽就不信我這麼帥的兒子找不到合適的物件，媽媽堅信，我的小克是一支績優股。」

我站在旁邊，心不在焉地點點頭，心裡還在想著冬兒，想著剛才那個電話號碼。

弄好飯菜，準備吃飯，大家入座，李順也停止了大侃，那兩片子暫時停歇了下來。

媽媽要出去叫駕駛員進來吃飯，李順不讓，說：「孀子，甬管他，他剛才開車出去辦事去了，不會來吃午飯。」

我知道，那駕駛員一定是自己出去找地方吃飯去了。

然後，大家一起坐下，倒酒開席。

這時，爸爸問我：「小克，這次你回來準備住幾天？」

「這次回來是有重要業務要洽談，順便回家來看看，吃完飯，就要走的，要急著回甯州談生意呢。」我說。

「哦……」爸爸有些不甘心：「那等你生意談完了，再回家來住幾天，不行嗎？咱爺倆可是很久沒一起聊天了。」

我說：「爸，不行啊，談完生意我緊接著就要回星海。」

李順這時也附和著說：「是的，易總這次回來，行程很緊張，公務繁忙啊……哎——生意人，就是這樣，總是很忙的！」

爸媽臉上露出失望的神色，一會兒，媽媽說：「生意上的事情爸媽不懂，但是，媽還是覺得有些想不通，你在寧州的公司不是開得好好的嗎，怎麼突然跑到星海去了呢？那星海那麼遠，爸媽想見你一次都不容易。」

我心裡有些緊張，怕李順聽出什麼破綻，於是說：「媽，你想不明白的多了，你要問那麼多好不好？」

爸爸也對媽媽說：「孩子在外面闖，到哪裡開公司，自然有自己的主意，你不要多干涉。」

媽媽反駁說：「什麼叫多干涉，我的兒子我能不想嗎，走那麼遠的地方，這反正都是做生意，星海能開，寧州就能開，幹嘛非要跑那麼遠，這會兒子在跟前，你學會做好人了，那兒子不在的時候，是誰深更半夜做夢都喊兒子小名呢。」

說著，媽的眼圈紅了，爸也不做聲了。

我的心裡有些酸酸的味道。

李順在旁邊呆呆地看著，眼裡突然露出一絲感動和羨慕的神色，一會說：「叔，嬖子，哎——這今兒個易.....易總回家了，你們該高興才是啊，呵呵.....來，我敬你們家一杯酒，幹了它——」

爸媽和我都舉起杯來.....

我知道，剛才媽媽說的話不會引起李順的懷疑，因

為我已經提前打了鋪墊，李順頂多認為我一直在騙爸媽說我是老闆而已，頂多對我的虛榮心再加深一層印象而已。

放下酒杯，爸爸看著李順說：「李總，我看你也是個爽快磊落之人，小克在外面做事情，能交到你這樣的朋友，也是他的福氣.....小克和你打交道，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李總你還要多海涵，你們做朋友，最重要的就是要互相理解，互相幫助，共同進步。」

李順點點頭：「叔，你放心，我和易總，是鐵哥們，我們一起在社會上混，圖的就是義氣二字，我給他說過，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一口喝的，你放心，他絕對吃不了虧，我絕對不會虧待他，誰也不敢欺負他的。」

李順講話一時又有些原形畢露。

爸媽聽了李順的話，微微皺起了眉頭，我咳嗽了一聲。李順頓悟，忙住了嘴。

爸爸這時扶了扶眼鏡，正色看著我說道：「小克，這次回家，爸爸想叮囑你幾句話。」

我忙坐正身體，看著爸爸。

爸爸說：「我和你媽都是教書的，一輩子幹的工作就是一件事：教書育人。這教書就是做學問，育人就是教會學生做人，換句話說，這做人就是做學問，而且是大學問，是人生的必修課.....

「人生的經歷就是做人的學歷，人類進步是無止境的，社會發展是無止境的，學習做人也是無止境的。有生之年拿不到做人的結業證，即或是大師也有學不完的東西，是需要人們用窮盡一生的時間來面對的問題。」

我認真地聽著爸爸的話，以往每次回家，爸爸都要給我一番類似的教導，從小到大，記不得有多少次了。

爸爸繼續說：「小克，今天，我想告訴你，人生是需要約束的.....自我約束是一種能力，既是自我保護，又是

自我培養和自我發展，是關係人生，甚至是決定人生的重要能力。連把握自己都辦不到的人，永遠成不了大事。人有七情六欲，加上現實生活中誘人的東西很多，令人眼花繚亂，難免想入非非。沒有約束就是放縱。欲不可縱，縱必成災；樂不可極，樂極生悲。

「所以，小克，要學會睜大眼睛，提高警惕，明辨是非，用理智控制私欲，用約束克服放縱。學會放棄，學會舍去，自然進退，不失其正。樹立正確理念，養成良好習慣，保持高雅風格，豁達而不失節制，恬淡而不失執著，寧靜而不失勤謹。不看小個人生活情趣，不看淡個人生活情趣，不看輕個人生活情趣。懂得約束，學會約束，自我規避風險，牢牢把握人生。」

我凝神看著老爸，點點頭：「嗯.....」

李順睜大眼睛看著老爸，臉上露出很新鮮的表情，似乎他老爹老娘從來沒給他說過這些似的。

老爸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繼續正色說道：「小克，出門在外，有句話說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這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但是，出門在外，做人切記要保持自己的品格。品格是為人之本，處事之要。讓別人心服口服，要靠品格魅力。

「人生有多種成功，小成功靠機遇，中成功靠能力，大成功靠品格。真正的美麗不在於人的外表，而在於人的品格和氣質，優良的品格會讓你的身世到處體現著美，這種美能不斷地改寫人生.....

「我贊成你外出闖蕩，但是，我和你媽並不指望你能賺多少錢，我們也不需要你賺的錢，即使你不是老闆，即使你現在是個打工仔，但是，只要你為了自己的理想和事業努力過，奮鬥過，付出過，嘗試過，那就足夠了，不留什麼遺憾，人生的奮鬥，結果不重要，重要的是過程，是自己不斷提升和錘煉的過程，是自己不斷加強修

養和培育良好人品的過程。」

我有點點頭：「嗯，我記住了！」

「說得好，老爺子說得好！」李順突然大聲說道，頻頻點頭：「叔，你說地真好，太好了.....從小到大，我老爹老娘就沒有和我過這樣的話，哎——我現在倒是很羨慕易總。」

爸爸笑起來：「李老闆過獎了，客氣了，我們都是普通的小老百姓，我們對小克的教育，只是基於最基本的做人做事原則，李老闆的父母，相比是有著更高更深的教育層次和做人準則，對你的教育自然也就更加有品位了。」

這時，媽媽對李順說：「李老闆成家了嗎？」

「我.....我還沒成家啊，不過，有未婚妻了。」李順說。

「哦.....那真不錯，我們家小克還沒女朋友呢，

哎——」媽媽看著李順：「你們都是在外面一起做事情的朋友，李老闆記得多幫小克物色著啊，有合適的女朋友給他介紹介紹，我和你叔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這個了，不指望他在外發財，只要能給我帶回一個兒媳婦，我就心滿意足了。」

李順看著我，嘿嘿地笑了，然後沖著我媽一拍胸脯：「孀子，這事沒有問題，包在我身上。」

我這時心裡暗暗笑老媽糊塗，讓李順給我介紹女朋友，真是找對人了。李順這個大淫蟲，好女孩還能介紹給我？即使是他介紹的，我也不能要，絕對是被他先幹過的，我吃二道菜。

在家裡吃過飯，李順坐不住，自己出門到附近竹林裡溜達，我在家和父母嘮家常。

不知道李順今天什麼地方讓老爸看出了不妥，老爸嚴肅告誡我在外交友要謹慎，做事不可違背原則，做人

要講求品德和修養。我心中暗暗歉疚，不住點頭答應著，卻又不敢將實情告訴他們。

我此時又有些心神不定，因為不時想起那個欠費停機的電話號碼，還有冬兒。

我此時認定，那個打電話找我的女孩應該就是冬兒，可能性極大。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那天我在市區廣場發現冬兒，也不是偶然的，極有可能是冬兒去星海找我的。她以前和我失去聯繫，杳無消息，一定是有什麼隱情，現在，她在到處打聽我找我.....

我一廂情願地想著。

一想到這裡，我就熱血沸騰，我想到，冬兒此刻說不定還在星海，還在到處找我，打聽我，我那天給媽媽隨便編造的地址和公司名稱，她自然是無法找到我的.....

那麼，這些日子以來，冬兒在星海幹嘛呢？在哪兒

呢？北方的氣候這麼冷，她能受得了嗎？

我有些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步飛回星海，尋找冬兒。

在家裡呆到下午 4 點多，我辭別爸媽，和李順一起回寧州。

回去的路上，李順哈哈笑著對我說：「易克，怎麼樣，今天我在你家表現還不錯吧？」

「嗯，很好，謝謝老闆！」我說。

「別客氣，兄弟，我今天表演地好，你表演地更好啊，我只不過是表演這一會兒，你可是表演了好久了吧，我聽你家老爺子說，你做老闆好幾年了，哈哈，那就是說，你小子哄老爺子老媽也好幾年了.....看不出，你還真能，竟然就能把老爹老娘哄得團團轉。」

我笑笑，沒說話。

這時，我瞥了一眼駕駛員，看到他臉上露出了不屑和鄙夷之色。

「哎——易克，說實話，我今天倒是挺羨慕你這個家，特別吃飯的時候，老爺子說的那番話，別說是你，我聽了都覺得很新鮮，很有味道哦……」李順說：「這也就奇怪了，這同樣是做爹娘的，我爹娘怎麼就沒有跟我說過這些話呢？」

我說：「可能是你父母更注重身教吧，用實際行動來培育你……」

「身教？哼，言傳都沒有，還談何身教……狗屁。」李順說：「我從小記事開始，就知道我們家什麼都不缺，我餓不著凍不著，想要什麼就有什麼，到後來，我發現我老爹老娘最喜歡談的就是錢和權，二人整天忙著官場那些鳥事，經常把我自己扔在家裡，哪裡會有空給我言傳什麼，倒是身教了我不少，我現在最喜歡的事情就是撈錢，哎……他娘的，我現在最大的興趣也就是撈錢了。」

我聽著李順的話，不知怎的，突然覺得李順有些可

憐，還有些悲哀。

回到酒店，李順和我分別回了各自房間，一會兒，李順打過來酒店內部電話：「易克，晚上我約了人談事情，你自己自由活動，不用管我.....有事我會找你的。」

「好，那晚飯。」我說。

「晚飯也不一起吃了，你自己找地方去吃吧，對了，你不要在酒店吃，出去吃。」李順說。

「好的！」我答應著。我知道李順如此安排，一定是不想讓我在酒店看到他和什麼人在一起吃飯。我自然也樂得清閒自在。

我出了酒店，沿著馬路往前走著，邊掏出手機給秋桐發了個短信：「秋總，雲朵今日好嗎？」

「一切正常，勿念！」秋桐簡單回了這麼一句，似乎不想和我多說什麼。

「好的，謝謝！」我回復，然後收起了手機。

過了好一會兒，秋桐又來短信了：「你們在幹什麼？」

我回復：「報告秋總，沒幹什麼！吃飯，睡覺。」

「哼.....」秋桐不搭理我了，似乎她也知道從我這裡是不可能問出什麼的。

夜幕慢慢降臨，城市的霓虹燈亮了起來，璀璨的燈光打扮著這座長三角地區生機勃勃的沿海開放城市。我不知不覺竟然走到了我的老公司附近，站在了老公司對過的馬路人行道上。

我原來的公司是一座臨街的三層小樓，位於鬧市區繁華地段。此刻，鬼使神差，我竟然不由自主來到了這裡。

我站在馬路人行道的大樹陰影裡，看著霓虹燈下的小樓，看著那無比熟悉的大門和視窗，還有那正亮著燈光的內部門廳，以及門廳裡的接待總台。那接待總台和背景，都是我當時親自設計好找人裝飾的。

這一切，以前都是我的，可是，現在，什麼都和我無關了。我呆呆地看著門口進進出出的人，沒有一個是我認識的。

這個小樓的新東家，不知是誰？我想努力看清楚那門口的門牌，燈光太暗，老半天也沒看清。而我又 unwilling 走近去看，萬一遇到熟人，那豈不是很難看？

這時，我看到小樓裡的人開始關燈，陸續往外走，看來是要下班了。

我站在對過馬路邊的樹影裡，默不作聲地看著他們。

最後離開的人走出來，關燈關門後走向停在門口的一輛寶馬車，我突然覺得此人身影有些熟悉，伸長脖子定睛一看，操，是段祥龍，竟然是他！

段祥龍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畢業後和我一樣，自己打拼，做起了外貿公司，經營的內容和我相同，同在

寧州，自然而然不知不覺就成了最大的競爭對手。

雖然我們倆一直保持著面子上的客客氣氣和和氣氣，甚至見了面還會親熱擁抱招呼，彼此儘量明著井水不犯河水，但是暗地裡的競爭和爭鬥，卻是一直沒有停止的。當時，我的公司經營狀況明顯超出他的祥龍外貿公司一大截。

還有一點，那就是當時我和段祥龍同是冬兒的追求者，但是，冬兒最後選擇的是我。

雖然我們 3 個在一起吃飯喝茶的時候他表現地很落落大方依舊談笑風生，但是我心裡有數，我知道，按照他的陰奉陽違性格，依照我對他的為人做事風格瞭解，即使他什麼都不說，他心裡一定是會有那種不可遏制的嫉妒和難受。

我那時就斷定：因為事業和愛情，他會嫉恨我，因為冬兒選擇了我，他會記恨冬兒。

沒想到，風水輪流轉，我竟然破產成了破落戶，而段祥龍卻依然過得有滋有味，不但生意依舊紅火，而且竟然還佔據了我的大本營，這裡竟然成了他的公司所在地。

我看著段祥龍的寶馬開走了，然後穿過馬路，走到小樓前面，看著樓前掛的牌子：甯州祥龍外貿實業有限責任公司。

我默默地注視了許久這座孤寂的小樓，懷想著那過去的難忘打拼時光，感慨萬千，媽的，鵲巢鳩佔，只是朱顏改啊.....

我又深深地想著冬兒，想著冬兒和我在這座小樓裡的歡樂往昔歲月.....

我不知道，此刻的冬兒，會不會回頭望一望過去的歲月，會不會想著兩人最初夢想的起點慨歎情深緣淺。

我只知道，現在的我和冬兒，也許已經不再是同一

片燈火闌珊，我們在不同的江湖中演繹各自的角色，不知道還有沒有再相交的可能。

我想，或許，我應該明白一個道理，一切人一切事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不然，滄海亦永遠變不成桑田。

年華似水，往事如煙，歲月的長河會掩埋掉所有遺憾，沉澱下來的，依然會是我們每個人心中的人間四月天，還有心海中那永遠不會退色的經典.....

我感懷良久，終於黯然轉身離去。

我在大街上獨自溜達著，借著夜幕的掩護，在這個曾經無比熟悉而又現在卻又陌生傷感的地方繼續灰溜溜徘徊了很久，直到李順打電話叫我回去。

「事情有了重大進展，開始談實質性的內容了。」李順眉飛色舞地告訴我：「我剛才給家裡打電話了，明天星海飛過來一幫人，開始對口做相關的策劃，開始做造價核算經濟效益，為具體談判準備材料。」

「好啊，祝賀你，老闆！」我說。

「易克，談判業務的事情你也不懂，也就不需要參與了，我這邊哪，最近幾天暫時不需要你，明天你先回星海，機票家裡那邊已經給你訂好了，過會兒會把航班號發到你手機裡！」李順說。

「哦.....」我覺得有些突然，又有些高興，我巴不得趕緊回星海，雲朵的病情，秋桐的工作，冬兒的蹤跡，都讓我在寧州坐立不安，李順讓我回去，豈不是太好了。

「你回去是有重要任務，主要給我做兩件事。」李順說：「第一：沒事帶著二子和小五多到夜總會去轉悠著，維持好那裡的秩序，防止我不在家有人給我砸場子搗亂。」

「好的，沒問題！」我答應著。

「還有，第二件事——」李順頓了頓，看著我，壓低嗓門：「你回去給我抓張小天抓起來——」

聞聽李順此言，我吃了一驚。

「什麼？抓張小天？」我看著李順：「老闆，你.....你找到張小天的下落了？為什麼要抓他呢？」

李順兩天前才剛安排我打聽張小天的下落，我還沒來得及行動，這李順竟然就已經有張小天的消息了，而且還要把他抓起來。

「廢話，沒找到他怎麼抓他.....」李順搖晃了一個腦殼，臉色一沉，說：「為什麼要抓他.....你哪裡來那麼多廢話？我讓你幹嘛你就幹嘛，至於為什麼，不需要你問的，不該你問的，不要亂打聽！」

我低頭不語。

「你回去後，會有人告訴你張小天在哪裡，你要立刻去把他給我抓起來，關起來，等我回來發落。」李順看著我：「記住，別給我弄死了，也不要揍他，我要活的完整的人，還有，抓張小天，要用計，不要魯莽，一定不能驚動他周圍的任何人，這一點一定記牢——」

我又點點頭：「嗯.....記住了！」

我此刻不知道李順究竟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但是我不能多問。

回到房間，我很快收到了李順的手下給我發過來的明天的航班資訊。

我看了下，邊打開電腦上網邊摸出手機給秋桐發了個短信：「秋總，明天中午之後就不用麻煩你照顧雲朵了。」

我知道聰明的秋桐一定會明白我話裡的意思。

我發完短信，登陸扣扣，浮生若夢線上。

「晚上好，若夢！」我先給她打招呼。

「哎——客客大神晚上好！」她給我發過來一個拜大神的表情。

「在幹嗎呢？」我說。

「等下哈，我在發一個手機短信。」她說。

這時，我的手機收到了秋桐的短信：「哦.....易克，

你能確定你明天中午之後可以照顧雲朵？」

我知道秋桐問這話的意思是要知道李順是不是和我一起回來的，他如果是和我一起回來，我自然是沒空看雲朵的，如果我能去看雲朵，那麼就說明我自己回來的。

「確定！」我用手機給秋桐回復，邊同時在電腦上對浮生若夢說：「給誰發短信啊？」

「易克——」浮生若夢回答說。

這時，秋桐回復的手機短信到了：「哦.....那裡的大巴很少，計程車很貴，黑車太多，老是宰客，要不要。」

「謝謝秋總，不用，已經有安排！」我回復給秋桐。
其實，沒人去機場接我。

手機回復完，我又忙著在電腦打字：「易克？你給那小子發什麼短信？你不好好和我專心聊天，還發手機短信.....那好吧，不和你說話了，你忙吧。」

「哎——看你，別這樣啊，我和他說正事呢！」浮

生若夢回復道。

「哦.....這麼說，你和我說的就不是正事嘍.....那我更不敢打擾你嘍。」我心裡暗暗樂著。

這時，我的手機收到了秋桐的短信：「哦.....那好吧，祝平安。」

「嗯.....謝謝！」我忙著用手機回復完，這時浮生若夢的電腦扣扣回復到了：「哎——小客客，別這樣啊，好了，我不和他發短信了，我專心陪你.....」

我樂了：「剛才你是不是很忙啊？」

「是啊，是啊.....手機電腦同時開動，你說能不忙嗎？那邊的手機短信要發，有事情要談，你這邊呢，小客客大神可是不能得罪，不能惹你不高興，哎.....做人真累哦.....」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擦汗的表情。

我呵呵笑了：「辛苦了！」

「嘻嘻.....不辛苦，只要小客客不生氣，俺就滿足了。」

我說：「我怎麼會生你氣呢？」

「俺就知道你不會生氣的，故意這麼說呢.....哎，天氣越來越冷了，要到元旦了，新的一年又要到了。」

她這麼一說，我頓時有了一種緊迫感，問她：「你那事今天還沒有動靜？」

「木有啊！咋了？」

「你真沉得住氣，穩坐釣魚臺啊！」

「呵呵，那倒不是，該做的我已經做了，剩下的，就不是我能左右的了，要由人家定奪了。」

「你怎麼做的？」我十分好奇。

「現在不告訴你，等成了我再告訴你，如果不成，你就永遠也不知道了！」

「哦，我覺得會成！」我說。

「你覺得.....你倒是挺會覺得，我怎麼就不覺得呢？」她說。

「因為你反應遲鈍，我反應靈敏！」我說。

「是嗎，你反應靈敏嗎？那你把耳朵伸過來，讓我拉一拉，看你疼不疼？」她笑哈哈地說。

「好啊，那你拉吧。」我發過去一個擰耳朵的表情。

「嘎——好啊，那我就擰客客耳朵啦。」

「哎喲——好疼啊——」我發過去一個呲牙咧嘴的表情。

「哈哈.....」浮生若夢開心地笑起來。

第二天上午，我直接去了寧州機場，乘坐直達星海的飛機，中午 11 點多，按時降落在星海機場。

此次回來，我不但要完成李順安排的看場子和抓張小天的任務，還要看護雲朵病情，關注秋桐複職，尋找冬兒蹤跡。

出了機場，我沒有停留，直接去了醫院，去看望雲朵。

離開星海短短幾日，我卻感到了別樣的一種眷戀和牽掛，我隱隱覺得自己似乎要離不開這個城市了。一發現這個想法，我被自己嚇了一跳。

到了雲朵病房門口，我伸頭往裡看去，秋桐正坐在雲朵床頭，握著雲朵的手，和沉睡的雲朵在說話。

我沒有立刻進去，站在門口，透過門縫往裡看，看著秋桐和雲朵，聽著秋桐的低語。

「雲朵，你的易克大哥就要回來了，很快就要下飛機來陪你了，你一定很著急了很想他了，是嗎？」秋桐輕聲對雲朵說著，邊伸手撫摸著雲朵的臉龐：「我的小雲朵，你可知道，你的易克大哥是多麼關心你牽掛你，在外出差，每天都要問詢你的情況，他是多麼渴望你早一天醒過來.....不光是他，我也懷著同樣的期望.....」

「我不知道你對易克是怎樣的一種情懷，也不知道你和易克之間到底曾經是怎樣的關係，可是，我分明看

到，易克對你，卻是充滿著那樣醇厚的親情和關愛，丫頭，世間這樣有情有義的男人不多了，你是不是應該感到幸福和感動呢.....

「易克是一個好男人，一個善良的好人，雖然他現在混得不咋地，沒學歷沒社會地位沒經濟基礎沒家庭背景，但是，我總是覺得，好人應該會有好報的，他最終也應該有好報的.....

「我以前對他有很多偏見，現在，我才知道，自己以前是那麼深地誤解了他，看錯了他，他不但對你那麼好，那麼疼憐，還救了我，為了救我，差點就搭上自己的生命.....

「丫頭，不知怎麼，我突然好羨慕你，嫉妒你，能有這麼好的一個男人如此對你，你知足了，唉.....你看姐姐我，這一輩子也就只能這樣了，我的經歷和身世還有我的性格已經決定了我的下半生，人都是命啊，我的命，

只能是如此了。」

說著，秋桐發出深深的一聲歎息，那歎息裡充滿了憂鬱和無奈，還有對命運的屈從和順受。

我站在門口，默默地聽著，心裡感到了幾分酸楚，不忍再聽下去，就往後退了幾步，然後咳嗽一聲，接著慢慢往前走，推開病房的門。

秋桐的聲音立刻停止了，站起來看著我：「易克，你回來了。」

我努力笑了下：「是啊，秋總，我回來了，原來你在這裡！」

秋桐笑笑：「反正我也沒事，就過來陪雲朵了，哎——過來看看雲朵吧。」

我放下包，站到床前，看了一會兒雲朵。

「不知雲朵何時能醒過來。」我歎了口氣。

「有時候，糊塗的人比清醒的人還幸福呢，」秋桐

說：「易克，我問你，要是哪一天，雲朵醒過來，你還會這般陪著她嗎？」

「我.....」我一時語塞。

秋桐看著我，說：「對不起，易克，我這話讓你為難了，是不是？」

「我.....」我呼了一口氣：「我不知道。」

我說的是實話，我真的沒有想過假如雲朵醒來之後，我該怎麼做！

我沉默了半晌，看著秋桐：「秋總，你還好嗎？」

「我很好呀，一直就這樣！」秋桐笑笑說。

「那.....你複職的事情？咋樣了？」我說。

「沒動靜，一切聽從領導定奪！」秋桐淡淡地說，似乎不願意和我就此事說更多。

我於是不再問，我知道，這個問題，我這個易克是問不出來的，只能寄希望於那個亦客，或許他比我本事

大。

「李順呢？他怎麼沒回來？你們到底去哪裡了？去幹什麼了？」秋桐看著我，發出一連串疑問。

我低頭不語。

「哼，看你這樣，就估計你們沒幹好事。」秋桐鼻子裡哼了一聲。

我還是不做聲。

「我發現你其實是個很聰明的人，不好回答的時候就裝憨賣傻，你說，是不是？」秋桐說。

「我.....我不知道啊。」我抬頭看著秋桐，半張嘴巴。

「說你裝傻，你還真裝開了，好了，不問你了，不讓你這位大保鏢為難了。」秋桐似乎有些忍俊不住，又強行忍住。

秋桐此時的神態很可愛，我怔怔地看著秋桐俊俏的面容，想起了我的若夢，目光不禁有些發癡。

秋桐看到我的這副眼神，努了努嘴巴：「喂——易克，我就奇怪了，你怎麼經常會用這副眼神看著我，你知不知道，這樣看一個女人，是很不禮貌的？你自己覺察沒有？我不想再把你當成一個色男人，但是，你自己得爭氣啊，你看看你此刻的這副眼神.....我拿手機給你拍下來，你自己看！」

說著，秋桐真的要摸手機，我忙回過神來，忙對秋桐說：「對不起，別拍，我不是故意的，我剛才.....剛才，其實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沒注意自己用那種眼光看你了，假如冒犯了你，我很抱歉，我心裡真的是沒有任何壞意。」

秋桐搖了搖頭：「真搞不懂你，好了，你陪陪雲朵吧，我出去辦點事去。」

說完，秋桐告辭離去，臨走時，輕輕帶上門，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秋桐最後看我的那一眼，讓我的心一跳。

我打開包，從包裡掏出一個精緻的髮卡，那是我在寧州買的。我回身彎腰給雲朵戴在頭上，捋了捋雲朵的頭髮，輕輕拍拍雲朵的臉頰：「雲朵，這髮卡真好看，最適合你戴了，是大哥從甯州特意給你買的……哎——藍藍的天上白雲飄，哪裡的姑娘最美麗，要數草原上的小雲朵。」

雲朵靜靜地躺在哪裡，不知道有沒有聽到我的發騷抒情。

我轉身去了醫生辦公室，找到值班醫生，詢問雲朵的病情和治療情況，醫生告訴我，他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採用了最合適的治療方案，但是，至於雲朵最終能不能醒過來，誰也不敢打包票，只能盡力而為。

我的心情不禁有些憂慮。

醫生這時說：「小夥子，這種病人的治療，花銷可是

巨大和長期的。當然，我們都希望她能儘快蘇醒，但是，我們還必須要面對現實。以前我們治療過好幾個這樣的病號，最後他們的家人都絕望放棄了，你自己要有個心理準備。」

「醫生，不管治療多久，不管花多少錢，我都認了，只要雲朵還在呼吸，就說明她還有生命存在，我就絕不能放棄。」我語氣堅定地看著醫生說。

「小夥子，做事情要三思後行，光憑感情和衝動是不行的，我還是勸你慎重考慮，我可是好心啊，唉.....」醫生歎息一聲，搖搖頭。

第三章 不容樂觀

我不想和醫生多說什麼，轉身回了雲朵病房，打開電腦裡的音樂，播放那美麗的草原歌曲給雲朵聽，邊又和雲朵說了一會兒話。

過了一會兒，我摸出電話，打給了平總，詢問事情的最新情況。我心裡還是放不下秋桐。

平總給我帶來的資訊不容樂觀：趙大健弄丟了那個紅鷹家電的一萬份報紙，給集團領導層留下了很壞的印象，集團董事長為這事很惱火。

這個時候，孫東凱總裁即使想力保力薦趙大健，也顯得不是那麼理直氣壯了。但是，趙大健卻不願意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工作異常努力敬業，還是想在集團領導面前多表現好一些，力爭把負面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

可趙大健的能力又不是那麼強，公司的征訂只保持了秋桐那時的力度，並沒有什麼新的突破，他充其量也就是繼承了秋桐的衣鉢，並沒有什麼創造性的舉措。他更多能做的是使勁巴結討好孫東凱。

而曹麗最近的活動異常緊鑼密鼓，不知採取了什麼措施，很是博得孫東凱的賞識，孫東凱不止一次在人前背後誇曹麗有能力，會辦事，懂管理，對發行工作有研究，有思路，孫東凱甚至在一次經營委內部會上說不經意地說曹麗是能夠勝任發行公司總經理這個職位的。

而趙大健對曹麗背後的這些活動似乎一無所知，仍然和曹麗保持著緊密的盟友關係，公司內部大小事，只要曹麗來詢問，均詳細告知，毫不提防。他似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如何阻止秋桐複職上，目標值對準了秋桐一個人。

眼看秋桐的停職期限將到，集團主要領導的最終態

度依然不明朗，一直鼎力支持秋桐的平總不禁心急如焚，問我是不是把他那天的意思轉告秋桐了，我說轉告了。

「秋總到底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她到底是怎麼打算的？這個檢查到底是怎麼檢查的？」平總語氣急促地說：

「我察顏觀色孫總裁，好像他依舊對秋總的檢查不滿意，說她對所犯錯誤的認識不到位，沒有什麼實際的行動。」

「我也不知道啊，我怎麼會知道這些呢！」我說。

「實在不行，過兩天，我找秋總親自談談，促使她拿出點實際行動.....這個秋總啊，也是有個強脾氣，我得努力說服她，多服軟，官場就是這樣，官大一級壓死人，進一步萬丈懸崖，退一步海闊天空啊.....我認定了，發行公司必須還得讓秋總來幹，發行工作的成敗，直接關係廣告的生存和發展，關係集團的重大經濟利益，這不是兒戲。」平總說。

平總今天和我的談話，讓我意識到了形勢的嚴峻，

我心裡一時也沒了底，我知道秋桐是不會放棄對自己熱愛事業的追求的，她一定不會將這個職位拱手讓給趙大健和曹麗，她一定已經採取了什麼舉措。

可是，她又不願意和我說到底怎麼做的，甚至，和那個虛擬世界的亦客都不說。看秋桐今天一副不急不火的樣子，我覺得有些發暈，她到底在搞什麼洋動靜？

至於平總對秋桐的關心，我相信，他更多是出於對自己廣告工作的擔憂，因為秋桐的事情牽扯到了他的利益，不然，他不會如此熱衷於這事，甚至要勸告秋桐服軟，拿出點實際行動給孫東凱。

當然，我更願意相信平總的出發點是基於和秋桐純潔的戰友和同事之革命友情。

和平總打完電話，我呆呆地站在溫暖的病房窗口，看著窗外寒風裡瑟瑟的光禿禿的樹枝，心裡感到陣陣寒意。

此時，我又想起了冬兒，冬兒此刻應該還在星海，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她當初離開了我，但是，她來星海，一定是來找我的。對這一點，我越來越確信無疑。

想到這裡，我的心裡劇烈顫抖起來，冬兒現在在哪裡呢？茫茫人海，在這個幾百萬人口的城市裡，我又該到哪裡去尋覓她呢？社會上這麼多壞人，一個孤身女子，又會遇到怎麼樣的不測呢？

想到這裡，我不由感到了巨大的茫然和焦慮，焚心似火卻又很無力無奈。

正坐立不安間，我的電話響了，是李順打來的。

「易克，你在哪裡？」

「我……」我支吾了一下，接著說：「我在萬達廣場的宿舍裡！」

「那好，你過 20 分鐘下樓，二子和小五待會到你樓下等你，然後，他們會給你一個位址，張小天此刻就

在那裡，你去把他給我抓——不，叫請，請來，明白嗎？要不流血不驚動任何人地請來，安置到你的宿舍裡，你帶著二子和小五全天候輪流看著他，好吃好喝好招待。」李順說。

「哦.....那要看多久？」我說。

「一直等到我回來！」李順說。

「那.....老闆，你多久回來？」我說。

「這個不用你操心，或許很快，或許很慢，不該問的，你少問！」李順的口氣有些不耐煩，接著就掛了電話。

我不能在雲朵這裡再耽擱，交代了一下護士，出門打車，火速往萬達廣場趕，剛到樓下不到 2 分鐘，二子和小五開著一輛吉普車到了。

「易哥，老闆吩咐我們倆跟著你去抓張小天，讓我們倆一切聽你吩咐.....呶，到這裡。」二子說著遞給我一

張紙條，這是位址。

我看了下紙條，然後上車：「走，去佳華房地產公司。」

路上，我問二子：「這個佳華房地產公司是誰的？」

「白老三的！」二子回答。

我心裡一驚，白老三，這不是李順要準備去找算帳的黑老大嗎？他手下的五隻虎不就是那晚要凌辱秋桐和我搏鬥的5個流氓嗎？張小天怎麼投奔他了？

「白老三是什麼背景？」我又問。

「什麼背景還不清楚，這個白老三是最近才崛起的一個傢伙，手下人不少，開辦的項目也不少，也有夜總會，還有建築工地和賭場，聽說最近開始涉足房地產項目，張小天投奔他之後，被委任為那新開發的房地產公司的總經理，還挺牛逼！」二子說。

「嗨——管他什麼鳥背景，在星海，他再牛逼，還能牛過咱們李老闆？這白老三狗日的自己也沒個鳥數，

竟然還敢時不時和我們爭生意，爭工地的活.....也就是老闆最近事情多，沒來得及修理他，讓他多蹦躑幾天。」

小五神氣活現地說：「張小天是瞎了狗眼了，就因為被李哥揍了一頓，就敢懷恨在心背叛李哥，投奔我們的對頭，我看，他是活膩了，當初李老闆待他不薄.....等李老闆回來，非廢了他不可。」

「是啊，在星海，但凡是道上混的，誰敢得罪李老闆，這個白老三，我看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和李老闆鬥，只能是自己找死。」二子附和著說。

我沒有說話，反復尋思著李順叮囑我的話，琢磨著李順讓我「請」張小天的用意。我覺得事情不會像二子和小五說的那麼簡單。

很快到了佳華房地產公司門前，二子停車，小五突然從包裡摸出一把烏黑錚亮的手槍，嚇了我一跳。

「易哥，帶著這個，以防不測：」小五把槍遞給我，

然後說：「我和二子都帶好傢伙了。」

我接過來掂了掂：「這是真傢伙吧？」

「呵呵，易哥，當然是真傢伙，子彈都壓進去了。」

小五笑著說。

我看了看二子和小五：「你們身上的槍都發揮過用場？打過人？」

二子笑著搖搖頭：「沒打過人，不過，發揮過不少用場，這玩意兒誰不怕？拿出來一比劃，就都嚇趴了.....不過，也要以防萬一，真遇到不怕事的，那就真打，我和小五都是專門在射擊場練過手的。」

我說：「這槍都是哪兒來的？」

小五看了二子一眼，二子不說話，小五笑了下：「易哥，你怎麼這麼好奇哈，我們只管用就是，管他哪裡來的呢，這年頭，只要有錢，什麼買不到啊，別說手槍了，就是微型衝鋒槍，也一樣能買到啊.....」

我不再問了，把槍裝進口袋：「好吧，你們倆都呆在車上，我自己過去。」

「這.....小五和二子一愣神。

我說：「你倆聽不聽我的？」

二子和小五忙點頭：「聽，當然聽易哥的，老闆吩咐過了。」

「那就好，你倆在車上等著吧！沒有我的話，不准胡亂行動！」說完，我下了車，直接進了房地產公司的大門，直接上樓，去了總經理辦公室。

敲門進去，看見了張小天，此刻正坐在寬大的老闆桌後喝茶，寬敞明亮的辦公室內，還有兩個小夥子坐在沙發上玩撲克，一看就知道是白老三給張小天配的保鏢。

張小天看見我，一下子愣了。

那兩個小夥子也用戒備的眼神看著我。

「張總，你好啊，呵呵……幾天不見，你發達了：」我笑著沖張小天伸出右手。

我斷定張小天此時應該不知道我跟李順幹的事情。

「哦，呵呵，小易啊！」張小天勉強笑笑，站起了和我握手，同時請我坐到他對面的椅子上。

我一屁股坐下，看著張小天：「張老兄，你可真不仗義，找到發財的地方了，也不通知兄弟一聲，我找的你好苦啊！」

張小天臉色微微一變，繼續強笑著：「易克，你還真能打聽，我來這裡才剛上班一天，你就知道了。怎麼，找我有事嗎？」

我說：「是啊，無事不登三寶殿，呵呵，還不是關於雲朵。」

我說到這裡住了嘴。

張小天臉上露出緊張的神情，沖那兩個小夥子擺擺

手：「你倆先出去一下，我要和客人談工作。」

兩個小夥子站起來，看了看我，然後出去了，同時把門帶上。

張小天深呼吸了一口，看著我，臉上露出厭惡的神情，冷冷地說：「易克，你是為了雲朵的事來找我的，是沒錢了，找我要錢的吧？」

我微微笑著看著張小天，不說話。

張小天咬了咬牙：「雲朵那事，我該花的錢都花了，我幾年的積蓄花得一乾二淨了，你還要怎麼樣？我這剛找到一個職位想賺錢，你就像個蒼蠅一樣叮過來，你有完沒完？我給你說過，那是個無底洞，再多的錢投進去都白搭，你既然想攬，那你就自己去想辦法掙錢做活雷鋒啊，你找我幹啥，你煩不煩？」

我繼續不說話，順手摸起張小天辦公桌上的煙，抽了一顆出來，點燃，慢悠悠地吸起來。

「媽的，該我倒楣，遇見窮鬼了。」張小天嘟囔著，伸手從辦公桌抽屜裡拿出一還錢，往我跟前一扔：「這是5000塊，老闆剛給我發的生活費，趕緊拿著走人，以後不許再糾纏我，我告訴你，雲朵那事，以後和我沒關係了，你要是再敢來找我麻煩，我讓你易克吃不了兜著走。別因為你會兩下子就沒人怎麼著你，我這裡的人也不是吃素的，我現在跟的老闆也是道上混的，我要是和他說了，我叫你站著走不出星海去，你信不信？」

我站起來，拿起那還錢，在手裡抖了抖，審視著。

「趕緊走人，走——」張小天不耐煩地說：「你再不給我滾蛋，我就叫人了！」

我突然捏著那還錢沖張小天腦袋就狠狠摔了過去，錢灑落一地。

「靠——你找死啊，媽的！」張小天怒罵一聲，猛地站起來：「易克，你是不是活夠了，你再鬧，我就喊人

了！來——」

張小天還沒喊出聲，我的左手瞬即已經伸過去，捏住了張小天的下巴，張小天嘴巴一下子張不開了，哼哼唧唧地掙扎著。

我的右手接著就掏出了手槍，黑洞洞的槍口頂住了張小天的腦門。張小天的臉色一下子變得煞白，渾身哆嗦起來。

「張總，你還打算喊人嗎？」我輕笑著說，邊用槍口點了點張小天的腦門：「你要是敢叫，我立刻就叫你腦袋開花，你信不信？我給你說，這可是真傢伙，你要不要試試？」

「呃——不，不——」張小天嘴裡含糊地叫著，一個勁兒搖頭，接著又點頭。

我左手鬆開張小天的下巴，槍口依舊指著他的腦門：「張總，還趕我走不？」

「不了，不了：」「張小天戰戰兢兢地說：「易克，好兄弟，你坐，你坐，咱們有事好商量。」

「怎麼個好商量法呢？」我收起槍，坐下看著張小天。

「我.....我再給你一些錢！」張小天又拉開抽屜，拿出厚厚一捆錢，足足有 5 萬，推到我跟前：「易克，這是 5 萬塊，你都拿走，我.....我現在手裡只有這麼多了，這是財務今天提了準備出去送禮用的。」

「還有那些呢？」我指了指地上散落的老人頭。

「好，那些也都給你！」張小天忙彎腰撿錢。

我看著張小天把錢撿完，整整齊齊放到我跟前，歎了口氣：「張總，你怎麼就知道錢呢？你以為我今天來，一定是找你要錢的？」

「那.....你不要錢，你是什麼意思？」張小天不解地看著我。

「你把錢收起來，放好！這錢，我一分不要！」我說。

「這……」張小天不敢動錢。

我站起來，拿起錢，拉開張小天的抽屜，把錢放進去，關上抽屜，然後摟住張小天的肩膀，親熱地拍拍他的肩膀：「張總，我說不要錢，就是不要錢。」

「那……你要什麼？」

「我們哥倆這麼久不見面了，我想約你出去好好聊聊，不知老兄給不給這個面子？」我說。

「你……你想幹什麼？」張小天神色緊張地說。

「我不是說了，約你出去聊聊呢，你這麼緊張幹嗎？」我說。

「我不出去，我就在這裡，你想聊什麼，就在這裡聊！」

「張小天——你必須得跟我走！」我收斂了笑容，

看著張小天。

「為什麼？你到底要幹什麼？」張小天說。

「不要問那麼多為什麼，我要你現在就跟我走！」

我鬆開張小天的肩膀：「張兄，你也是聰明人，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別讓我為難，好不好？」

「易克，你想帶我走，你走得出去嗎？」張小天看著我說：「我這裡除了那兩個小夥子，門外還有不少保安，出了門，我只要喊一聲，你就插翅難飛，我勸你還是不要冒險的好！」說這話時，張小天似乎又增加了幾分底氣。

我將右手伸進口袋，握住手槍，槍口指向張小天的方向：「張總，你說我走得出去不？我實話告訴你，我今天既然敢來，就是有準備的，門口還有我的兩個兄弟，可都是帶了傢伙的，你要是不想讓吃飯的傢伙搬家，我勸你還是識相一點的好.....到時候，你挨上一槍，不知死

活，死了去見閻王爺，不死受罪一輩子，而我照樣能脫身，你信不信？不信，出了門，你喊一聲試試？」

張小天臉色慘白，低頭不語，一會說：「好，我跟你走！」

「哎——這就對了，聽話是好孩子！」我攬過張小天的肩膀，熱乎乎地說：「張大哥，咱們走吧，車在門口等著呢！」

於是，我和張小天勾肩搭背出了門，門口的兩個小夥子看著我們發呆，我沖他們笑了下：「兩位兄弟，辛苦了，我約張總出去喝茶去了，你們歇著吧。」

說著，我親熱地摟著張小天的肩膀下樓，門口的保安見張小天來了，都恭敬地打招呼，張小天表情木然地點點頭，不做聲，跟我上了車，然後二子發動車，疾駛而去。

車剛一發動，小五就拿出一個黑色的面罩，套在張

小天頭上。

車子很快開到了萬達廣場，此時已經是晚上了，周圍黑乎乎的。

二子和張小天趁著夜幕將張小天架到我的宿舍，一進門，小五解開張小天的頭罩。

張小天揉著眼睛，半天才適應了室內的燈光，看到二子和小五，大吃一驚，又看著我：「易克，你——你和他們——」

「瑪律戈壁的張小天，你敢叫易哥名字，是不是想挨揍了：「小五舉起拳頭就要打張小天。

「住手——」我大喝一聲制止了小五，然後對張小天說：「張兄，我現在跟著李老闆打工。」

張小天立刻就明白了什麼，臉色劇變：「你.....你.....原來不是你約我，是.....是李.....李老闆要找我.....」

我點了點頭：「是的，我吃李老闆的飯，拿李老闆的

錢，就得替他辦事，對不起了，讓你受委屈了，李老闆想見見你，所以，我就把你請來了。」

「李老闆在哪裡？」張小天聲音哆哆嗦著說。

「李老闆正在外面忙，忙完了，會專門來這裡看望你，」我說：「在李老闆來之前，你就現在這裡委屈住著，兄弟們會好好陪著你.....」

「張小天，你狗日的竟然敢背叛老闆，到我們的對頭那裡去幹活，和我們搞競爭。怎麼著，總經理比總經理助理高一等？錢多不少，是不是？我看你是明擺著不把李老闆放在眼裡，跟李老闆作對，你等著，等老闆來了，非抽了你的筋不可！」二子兇狠地嚇唬張小天。

小五也虛張聲勢地說：「張小天，我告訴你，要不是剛才易哥攔著，不是看易哥的面子，我這會早把你腿砸斷了。我們現在對你客客氣氣，好生陪著你，等老闆來了，哼——你就等著吧！」

張小天聞聽雙腿一軟，一下子癱倒在地。

雖然二子和小五一個勁兒嚇唬張小天，但是，我的直覺，李順最終不會把張小天怎麼樣，他不會要了張小天的命，這年頭，畢竟是法制社會，出了人命，是要償命的，並不是真的可以無法無天胡來的。他一定是有另外的更深層次的打算。

當然，李順到底怎麼想的，我此刻不可能知道。

我把張小天扶起來，讓他坐下，給他倒了一杯熱水，然後遞給他一支煙，點著。

張小天抽了兩口煙，有點鎮定了，說：「你們把我非法拘禁在這裡，白老闆要是找不到我，會出麻煩的。」

我說：「你不是有手機嗎，到時候白老闆給你打電話，我相信你一定會應付好的，你張總還能連這點能力都沒有？」

張小天不吭聲了。

張小天剛才說的非法拘禁，卻讓我心頭一竦，我靠，我確實是違法了，非法限制他人自由，換句話說，這就是綁架啊，這是要觸犯刑律，被抓住要坐牢的。

我不由心裡一陣悲哀，我自覺不自覺已經開始往泥潭裡滑了，卻又不能停住。

晚上，四個人一起吃完飯，小五和二子在宿舍裡陪著張小天看電視，我藉口有事出去。

臨走前，我再次警告二子和小五不得毆打虐待張小天，兩人點頭答應。

我去醫院陪雲朵，同時給李順打了電話，告知張小天已經被我順利請來，沒有驚動對方任何人。

「哈哈，易克，幹得不錯，我就知道你能辦好這事：

「李順滿意地說：「把人給我看好了，好好招待客人，我會很快會見他的！」

我答應著。

「秋桐有沒有給你聯繫，問我們出來的事情？」李順又問。

「沒有！」我回答。

「嗯，好，記住，如果她問，不管問什麼，你都要一問三不知！」李順說。

「嗯.....」

「我這邊的事情，什麼都不想讓她知道，省的她嘮叨個沒完沒了，女人啊，就是麻煩.....只要有錢花就行了唄，操這麼多心幹嗎啊！」李順似乎自言自語地在電話中說。

我沒有做聲。

晚上，我在雲朵病床前上網，浮生若夢不在。

我突然想起了李順的爸爸，於是百度搜索了一下星海市公安局局長，很快出來一大堆資訊還有圖片，果然，李順的老爹老李是星海市公安局局長，同時兼星海市副

市長。

這年頭，公安局長都是高掛，兼職副市長，不稀奇。

我隨意流覽了一下老李就任副市長的簡歷和簡介公示內容，發現他竟然還下過鄉，插過隊，上世紀 70 年代在丹東靠近鴨綠江的一個村莊當過幾年知青，于 70 年代末返城參加招幹，開始步入仕途。

看來，老李的經歷也蠻豐富的，還在鴨綠江邊奉獻過大好青春年華。

因為秋桐的緣故，我此刻對鴨綠江有一種特殊的情結，此時不由對李副市長兼李局長增加了幾分好感，這個老李，不知道當年有木有在鴨綠江邊弄出點豔遇，來個「村裡有個姑娘叫小芳。」什麼的。

擺弄了一會兒電腦，我不由又想起了秋桐，她此刻沒有上網，幹嗎去了？會不會在辦公室裡獨自發呆呢？

我在病房裡有些坐立不安，突然想去久違的發行公

司看看。

我輕輕關上病房的門，出了醫院，打車直奔發行公司。

到了集團經營辦公區，發行公司只有一個房間亮著燈，那就是趙大健主持的辦公室。我悄悄過去往裡看，屋裡煙霧繚繞，趙大健正在看著天花板翻白眼，邊不停的抽煙，不知道在琢磨什麼事。

我輕手輕腳離開，下了樓，正要轉身離去，不經意間掃描了一下其他經營部門的辦公室，廣告公司很多辦公室都亮著燈，看來都在加班做廣告版。我又看到，經管辦也亮著燈，不是外間，而是里間。我靠，曹麗也在加班？

我看看四周沒有人注意我，就緩緩走了過去，經管辦的門關著，我進不去。

我繞到樓後，到了曹麗辦公室的後窗，透過沒有關

嚴實的窗簾，看到了曹麗。

她此刻正靠在沙發上，帶著妖媚的笑容在打電話。

我將耳朵貼近窗戶，媽的，聽不清楚，窗戶隔音太強，曹麗說話的聲音太小。

我正無奈間，猛然聽見曹麗的聲音大了起來。

「嘻嘻，你這個饞蟲，昨晚剛吃了，今天就又餓了，昨晚我都讓你折騰死了，還沒緩過勁來呢，你今天又要，奴家可是真的吃不消哦……」

我靠，曹麗在發騷啊，不知和誰在膩歪，我將耳朵使勁貼近窗縫，曹麗斷斷續續的聲音微弱地傳來。

「哎——好吧，那人家今晚只有答應你了，誰讓你
是集團領導，我是你的辦公室主任呢，給領導搞好服務，
就是講政治啊……」曹麗嬌滴滴地說著。

我擦，曹麗在和孫東凱打電話。

「冤家，你答應我的事情可要記得哦……」曹麗繼續

說著：「我知道趙大健是你的黨校同學，你們關係不錯，可是，你看看他，哪裡會當什麼總經理嘛，那麼大的一個訂單都丟了，1 萬份報紙啊，這不是明擺著給你臉上抹黑嗎？都是你不會用人.....要是你早建議由我來主持發行公司，哪裡會有這事發生呢。」

我凝神聽著。

「她不好好檢查，這不僅僅是對工作的態度問題，更重要是對你的態度問題，擺明瞭是不尊重你這個新來的總裁，目無領導。」曹麗繼續說著：「她這個人，你剛來公司，不瞭解，她一向自傲清高，孤芳自賞，目中無人，唯我獨尊，自命正經，自私自利，那天你剛來到發行公司視察工作的時候也看到了，你不過隨意好心地誇獎了一句那個部門女經理，說發行公司美女多，她就擺出一副不快和鄙視的態度對你，這說明了什麼？你自己心裡難道不知道。」

曹麗開始在孫東凱面前敗壞秋桐了。

「嗯.....你知道就好，那我就不多說了.....那我的事情你可不要掉以輕心啊，我的進步可就指望你了。」曹麗這時又換上一副酸酸嫵媚的表情，柔柔地說：「好了，冤家，我的領導大人，我這就回去.....哼，壞哥哥，壞死了.....好了，親愛的，今晚奴家一切都隨你了.....咱們還是去老地方吧.....嗯.....對，就是萬達廣場。」

曹麗的聲音逐漸低了下來，我沒有聽清楚最後的聲音，不知道那老地方在萬達廣場哪個樓座哪個樓道哪個單元。

打完電話，曹麗站起來開始關燈、出門。

我在暗處看著曹麗出了院門，攔了一輛計程車離去。我隨後急忙也出來，攔了一輛車，跟上了曹麗的車。

曹麗果然是奔萬達廣場而去，也就是我住的地方。

曹麗的車子徑直開進萬達廣場，直奔 C 座樓前停下，

我的車保持著不遠的距離跟著也停下。

曹麗然後下了車，走進一個樓道，我在不遠處看著她上了電梯，然後直奔電梯口，看著電梯口的數字往上漲，最後在 8 樓停下。

原來曹麗在這裡 8 樓有一套房子，不知道是她自己買的還是什麼男人友情饋贈的。

我轉身出去，剛出來，就看見不遠處走過來一個身影，急忙往暗處一閃，看著來人。來人走到燈影下，我看清楚了，正是孫東凱總裁。

等孫東凱走過去，看著他進了電梯，我才出來，回了我的 B 座 9 樓宿舍。

回去後，二子和小五正在客廳的沙發上玩撲克，不見張小天。我問他們，二子告訴我，張小天看了一會電視，說困了，安排他到客房睡了。我問張小天的手機呢，小五摸出來給我：「在這裡，我給他提前收繳了，代他保

管，沒關機。」

我接過來，看了看，然後裝起來，對小五和二子說：

「你倆也累了，去臥室休息吧，臥室一張大床，你倆將就一下吧，我在客廳值班。」

「易哥，這哪行，還是你去臥室睡，我倆在客廳值班！」小五打著哈欠說。

「二位兄弟不必客氣，我習慣熬夜，晚上反正也不困，你們好好去睡就是！」我堅持讓他們去睡。

於是，二子和小五不再堅持，簡單洗涮了一下，都去臥室睡了。不一會兒，臥室裡就傳出他們的呼嚕聲。

我這時找出李順送我的高級夜視望遠鏡，站到客廳的後窗，開始觀察 C 座。很快，我就找到了那個樓道 8 樓亮燈的單元。陽臺和客廳還有臥室都亮著燈，都沒有拉窗簾，果然看到了曹麗和孫東凱正在客廳裡坐著。

這個距離如果沒有望遠鏡，肉眼是絕對看不到室內

的情景的，因為距離實在是不近。

我凝神仔細看著他倆。此刻，兩人正坐在沙發裡摟抱在一起親嘴，孫東凱的兩隻手正在曹麗身上到處遊走。曹麗身體不停地扭動著，摟著孫東凱的脖子。

一會兒，孫東凱似乎忍不住了，一用力將曹麗按倒在沙發上，曹麗這時媚笑著伸出胳膊推擋孫東凱，邊說了些什麼。然後孫東凱點點頭，站起來。

曹麗也站起來，捋了捋頭髮，和孫東凱相擁著一起去了臥室。進了臥室，曹麗徑直就脫衣服。我看的真切，曹麗的皮膚很白，身材很苗條，胸部很大，臀部很豐滿，怪不得孫東凱對她如此著迷。

曹麗轉身去了衛生間，這時孫東凱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東西，又扭頭看了下衛生間，似乎在確認曹麗會不會看見，然後將那東西迅速放進嘴裡，端起床頭的水杯喝了一口，吞咽了下去。

我斷定，孫東凱在吃壯陽的東西，他怕曹麗看見會笑話他不行了。老男人就這毛病，和年輕的女人在一起，最擔心的就是女人笑話他性功能衰退，既想縱欲，還想雄風不倒，還想不讓女人發現自己吃藥了，確實也不容易。

孫東凱然後也開始脫衣服。孫東凱的身體看起來有些發福，小腹部隆起，像女人 7 個月的肚子。

雖然外面冰天雪地寒風料峭，但是，在室內，卻是很溫暖的。北方的冬天和南方比，這是最大的幸福，外面很冷，室內很暖和。

孫東凱卻不急著進去，而是坐在床頭開始吸煙，似乎在考慮著什麼。

一會兒，曹麗穿著一件白色的睡衣出來了，頭髮還沒幹。

孫東凱站起來，直接去了衛生間，開始洗澡。曹麗

則坐到梳粧檯前開始吹頭髮。不到 5 分鐘，孫東凱就穿著睡衣出來了，站到正在吹頭髮的曹麗身後.....

曹麗放下手裡的吹風，臉上露出享受的表情。

我靠，一副活生生的春宮表演，比日本電影還刺激。我看地血脈噴張。

我正看得上癮，突然身後傳來一聲輕微的咳嗽。我渾身一個激靈，忙收起望遠鏡，順便放進口袋，同時轉過身來，原來是張小天正站在我身後。

張小天沒睡著，起來了。

我不自然地沖張小天笑了下：「張兄，怎麼不睡覺呢？」

張小天過來，往窗外看了下，我知道他什麼也看不到的。

「老弟，你在看什麼呢？」張小天問我。

「看夜景啊！」我支吾了一句，心裡暗罵張小天醒

的不是時候，同時拉上窗簾，招呼張小天坐到沙發上。

張小天此時不經意看了我的身體下部一眼，我的心裡一陣發虛，媽的，此時我的下部正硬著，他一定能看到。

張小天似乎沒有心情關注我的身體異常，坐在沙發上，摸起一顆煙抽起來，心事重重。我坐到他對面，也點燃一顆煙，抽起來。

張小天不說話，我也不說話，我們都沉默著抽煙。

「易克，你什麼時候到李老闆這邊來幹的？」終於，張小天先說話了。

「剛幾天！」我說。

「為什麼到這裡來？這似乎不符合你的性格？」張小天看著我。

「我什麼性格？我為什麼不能來這裡幹呢？」我看著張小天。

「這裡，不是適合你這樣的人來的地方！你難道不明白？」張小天反問我。

「不適合我來，難道就適合你來？你和我不是一樣的人嗎？」我反問張小天。

張小天苦笑了下：「他給了你很多錢吧？」

我點點頭：「月薪不低！」

「你.....你難道就是為了錢才來這裡的？」

我又點點頭：「是！這年頭，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我也不例外！」

張小天沉默了片刻，說：「你.....你是不是為了掙錢給雲朵治病才來這裡幹的？你是為了雲朵，是嗎？」

我說：「這個，好像和你沒有什麼關係吧。」

張小天看著我：「易克，咱倆是好兄弟，你聽我說，只要你放我走，我會想辦法給你一筆錢，這筆錢，足夠給雲朵繼續治療一段時間的。」

「這不可能！」我搖搖頭：「在李老闆見到你之前，你哪裡也去不了，一切等你見了李老闆再說。」

張小天臉上又露出緊張的神色：「易克，你告訴我，李老闆為什麼要把我弄到這裡來？」

「不知道！到時候你問李老闆好了！」我說。

「李老闆會把我怎麼樣？」張小天又問我。

「這個，我還是不知道！」我吸了一口煙，看著張小天：「張兄，你為什麼要到那邊去幹呢？」

「我.....當然是為了錢，那邊給我的錢多，職位也高，我自然是要去的，」張小天說：「還有，李老闆這個人，性情喜怒無常，手下的人，不管是誰，說打就打，說罵就罵，根本就不把手下當人看，我就因為出了那車禍，他就差點把我打死，還當著醫院那麼多人和手下人的面，我臉上如何掛得住，我如何還能再回到他這裡來幹呢？」

我說：「那麼，你知不知道白老三和李老闆的關係？」

張小天說：「這個.....我只知道白老闆也是做大生意的，道上也是有人的，至於他和李老闆生意上和個人有什麼恩怨，我不十分清楚。當然，我也聽說過白老闆的手下五隻虎差點凌辱了秋總，還差點要了你的命，但是，我覺得白老闆不是故意針對李老闆的，他手下的事情，他未必會知道，再說，當時那天晚上，那五隻虎也不知道秋總是李老闆的人。」

我說：「那兩人的生意方面，有什麼衝突嗎？」

張小天說：「生意方面，兩人經營的專案有很多相同的內容，房地產、工地、夜總會.....既然項目相同，那競爭也是在所難免吧.....但是，我還真沒從白老闆口裡聽說和李老闆有什麼矛盾，或許，是我剛去的原因吧。」

我說：「你曾經給李老闆幹，現在又跑到競爭對手那裡去幹，關鍵這兩個主兒還都是道上的人，你說，你能幹舒坦了？你難道不知道李老闆是有一定社會背景的

人？」

張小天低頭沉思了一會，抬起頭說：「我知道，李老闆有政府高官後臺背景，但是，白老闆也不是吃素的，他的後臺背景也未必就比李老闆差。」

我心裡一震，看著張小天：「白老三是什麼後臺背景？」

張小天看了我一下，然後緩緩搖搖頭：「我剛去，不知道！只是隱約聽說有背景而已.....這年頭，能在道上站住腳的，哪個沒有官方後臺背景？」

我看張小天似乎是不想和我多談這個問題，也就不再問，倒了一杯水遞給他。

張小天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然後看著我：「老弟，你救了秋總，還有一身好功夫，現在在李老闆眼裡，應該是大紅人了吧？」

我說：「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給我錢，我替他工作，

別的我不管！」

張小天說：「李老闆這個人，我雖然跟他時間不長，但是，我知道，他做事情心狠手辣，翻臉就不認人，這次，他不知道會把我怎麼樣。」說到這裡，張小天臉上露出了些許的驚恐。

我看著張小天的樣子，覺得他有些可憐，安慰他說：「不要想多了，張兄，不管怎麼說，你還是李老闆曾經的手下，他對你還是會留一分情面的。」

「你怎麼知道？」張小天仿佛遇到了救星一般看著我。

我說：「我估計的！」

張小天洩氣了，眼裡的光亮黯淡下去，有些心神不定地狠狠抽煙。

沉默了許久，我問張小天：「張兄，我問你個問題！」

張小天抬頭看著我：「你說？」

「你愛雲朵嗎？」我頓了頓，接著又補充一句：「或者說，你愛過雲朵嗎？」

「愛——我愛雲朵，我真的是愛雲朵！我曾經是那麼愛她！」張小天說。

「那麼，你現在呢？」我盯著張小天的目光。

「現在。」張小天支吾起來：「現在。」

「既然你愛她，那麼，你為何要放棄她，放棄救治她呢？」我追問張小天。

張小天沉默半晌，歎了口氣：「老弟，我知道因為這個事情，你打心眼裡瞧不起我，我知道，你現在一定在照顧雲朵.....的確，我曾經是愛她，超級喜歡她，可是，現在，她這個樣子，我又能怎麼辦？我該盡力的都盡力了，錢也都花光了.....

「雖然愛情是偉大的，是聖潔的，可是，我總得面對現實啊，我的人生之路還很長很長，我總得有新的生

活，有新的幸福和愛情，我不能總這樣下去.....我想，愛情，總是要符合現實的，我必須得面對現實，我不能就這樣把自己一輩子毀了。」

「老兄，你說的有道理，可是，難道你就不想想，因為你，可能會毀了雲朵一輩子嗎？」我說：「你記住，你是造成雲朵這一切的全部原因，沒有你，雲朵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我知道，我有罪，我有責任，我經常深深地自責，可是，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又能怎麼辦呢？」張小天做痛悔狀：「如果雲朵家人要起訴我，告我，我都認了。」

我沒有說話，看著張小天。

張小天看看我：「老弟，雲朵現在的病情還沒有好轉，是嗎？」

我點點頭。

「那.....等李老闆這事過去了，我專門去醫院去看看

雲朵，我再想辦法弄一筆錢過去，再盡一份心意。」張小天說。

「張小天，不許你再去看雲朵，也不需要你的那錢，那所謂的心意，你要敢去，我就砸斷你的腿！」我盯住張小天，毫不客氣地說。

「為什麼？」張小天看著我。

我咬咬牙，一字一頓地說：「因為，你——不——配！」

我的聲音不大，但很有力。

張小天低頭不語，半晌，又歎了口氣，說：「老弟，我敬佩你的為人，我知道，和你比起來，我是個小人，你很高大，我很渺小。」

我說：「這不是高大和渺小的問題，這是一個人做人的良心和道德的問題，每個人，既然生活在這個社會上，就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是必須的，而你，張小天，

你缺乏最基本的責任和道德！就這一點，我鄙視你！」

張小天不說話。

我繼續說：「為了追求雲朵，你三番五次找我，算計我，利誘我，我都忍了，拒絕了，我一心想成全你和雲朵，我曾經一度看好你，覺得你和雲朵是最合適的，最搭配的，我曾經無數次祝願著你和雲朵的幸福，沒想到.....我現在才知道，當初我是瞎了眼，看錯了人！」

張小天腦袋低垂，臉色通紅。

我繼續說：「張兄，人生的道理都是自己走的，不管對錯，都是自己選的，或許你有你的人生觀，愛情觀，價值觀，但是，我想提醒你一句，不管今後你做什麼事，都要記住一點，做人要正，所謂身正不怕影子歪，只有堂堂正正做人，才會讓人活得痛快，活得自由。這是做人的第一要訣.....

「關於雲朵，我不會再讓你接觸她，你現在即使想

去照顧她，我都不會答應，就你這心態，這思想，我不會相信能照顧好她.....雲朵是一個多麼單純善良的女孩子，她現在遭此大難，我絕對不會撇下她不管，不管我愛不愛她，我要一直照顧雲朵，直到她醒來.....

「你不要因為你花了錢就算盡心了，出點錢就可以買到良心的安慰，我告訴你，這世間，還有很多金錢買不到的東西，還有很多比金錢更珍貴的東西.....假如雲朵真的.....你將永遠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譴責。」

正說著，小五出來上衛生間，我停住了話語。

當晚，我沒有睡覺，陪著同樣失眠的張小天看了一晚電視，沒有再交談。

當然，我也沒有機會再去看孫東凱和曹麗的活人小電影。

孫東凱和曹麗的關係以及我聽到的曹麗打給孫東凱電話裡說的話，讓我對秋桐的複職之事憂心忡忡，卻又

感到有心無力。

第二天，小五和二子繼續在宿舍陪著張小天，我到醫院病房陪雲朵。

在醫生來查房的時候，我和醫生在醫院走廊裡交談了半天。

「大夫，雲朵這種情況，是否就確定是植物人了？」
我問醫生。

醫生搖了搖頭：「目前我們還在積極救治中，還不能就肯定是植物人，關於植物人的定義，目前國際學術界尚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持續昏迷 3 個月以上，也有人認為要持續昏迷 6 個月以上。

「大多數觀點堅持認為，當持續昏迷超過 12 個月以上，才能被定義為植物人。由此看來，這位元女孩的情況還不完全符合植物人的定義標準。

「這個姑娘表現出的有自主呼吸，脈搏、血壓、體

溫都很正常，但無任何言語、意識、思維能力，她的這種植物狀態，其實是一種特殊的昏迷狀態，只能說是半個植物人。」

「哦.....」我點點頭：「那如何才能更加快速地將她從昏迷狀態救過來呢？有沒有什麼新的好的藥物和辦法？」

醫生說：「目前，我們已經給她使用了我們醫院裡最好的藥物，除了藥物治療，還可以通過大腦接受外界資訊的 5 個感覺通路來進行治療.....這個治療，患者親屬必須積極配合。」

「哪 5 個通路？」我急切地說：「我經常給她播放熟悉的音樂，和她說話聊天，這是不是其中之一？」

「是的，這是聽覺通路，你這麼做，是可行的，很有必要，與患者交談感興趣的話題，播放熟悉的音樂，可以完成聽覺催醒和刺激記憶力，」醫生點點頭：「還有

一個就是視覺刺激，通過在非常接近患者的環境中，放置明亮的圖片、招貼畫和熟悉的照片、視頻等，進行視覺和記憶力催醒治療。

「再就是味覺和嗅覺刺激，目前患者的情況，不建議使用。最後一個，就是觸覺刺激，觸覺催醒可以通過許多種方法完成，比如清洗頭髮和洗澡等可用來改善和增進觸覺刺激。」

我點點頭：「哦，好，我會努力去做的！」

醫生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夥子，真情可以憾動天地，親情喚醒植物人的情況國內外不乏先例，蒼天是不會負有心人的。」

醫生的鼓勵讓我信心倍增，我感激地點點頭：「謝謝你，大夫！」

醫生剛要轉身走，又停住腳步，看著我：「對了，小夥子，我給你說一個觸覺喚醒植物人的事例。」

我說：「你說——」

「最近醫學雜誌刊登了一個患例，南京一位植物人丈夫被妻子通過觸覺刺激喚醒，這位妻子採取的辦法是反復觸摸植物人丈夫的敏感部位，堅持不懈，最終將丈夫喚醒。」醫生說：「觸摸敏感部位，從醫學角度來說，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你不妨試試。」

我一時沒明白過來，說：「敏感部位？是哪些部位？」

醫生笑了笑：「小夥子，自己去琢磨吧，她身上哪些部位敏感，你應該知道吧？」

說完，醫生離去。我頓時醒悟過來，不由感到很棘手和躊躇。我知道，醫生是在暗示我撫摸雲朵身體的敏感部位，通過觸覺刺激來喚醒她。雲朵身上哪裡最敏感，自然就是那幾個部位。

可是，我又覺得有巨大的心理障礙，畢竟，這有違于傳統的世俗和道德理念。

雖然我和雲朵有過那種關係，可是，那時我處於高度亢奮迷醉狀態，對於中間的過程根本毫無記憶，完全記不得當時的情景。在我的感覺裡，我似乎仍然和雲朵是那種純潔的關係。

我不由躊躇著，拿不定主意。

邊尋思我邊打開電腦，下載了一部分視頻，都是美麗的大草原的，搭配著優美的音樂和歌曲，放在雲朵床頭，螢幕面向雲朵，反復迴圈播放。

弄完這一切，我坐在雲朵床頭，看著沉睡的雲朵，反復想著醫生剛才的話，終於鼓足勇氣，輕輕伸出手，開始撫摸雲朵的耳垂。

撫摸了半天，沒有任何反應。我又開始將手慢慢往下撫摸雲朵的嘴唇和脖頸，仍舊沒有反應。

我咬咬牙，將手慢慢滑向雲朵的胸部，慢慢遊動著撫向她的.....

就在這時，門突然被推開了，秋桐站在門口。

我的心一慌，手甚至還來不及從雲朵的胸口拿出來。

「易克——你——你在幹什麼？」秋桐睜大眼睛看著我，臉上的神情很奇異，看不出是氣憤還是不可思議。

我忙將手抽出來，看著秋桐：「我.....我.....我沒幹什麼？」

「你你你——你什麼你！」秋桐的臉色有些漲紅，走進來看著我，眼神有些怒氣：「你怎麼能幹這樣的事？你怎麼能這樣對待雲朵？你太讓我失望了。」

「我.....我不是在幹什麼醜事，我是想替雲朵治療，通過觸覺喚醒她。」接著，我將剛才醫生的話和秋桐說了一遍。

秋桐聽我說完，將信將疑：「你說的是真的？我怎麼沒聽說這事？」

「我也是醫生剛才說了才知道的！」我說。

「哦，好，你等著，我這就去找醫生問問：「秋桐伸手點點我，嘴巴翹著：「易克，我給你說，要是沒有這回事，我回來打你！你等著——」

說完，秋桐轉身就去了醫生辦公室。

秋桐剛才的樣子讓我忍不住想笑，我覺得秋桐有時候帶著一股孩子氣，剛才說要打我的話，不由讓我想起那晚和我若夢聊天時，她也是說：「打你，打你……」二者的感覺竟然是如此相同。

過了一會兒，秋桐回來了，臉上的神情變了，帶著微微的一絲笑意。進門之後說：「好了，我問了，是有那麼回事！」

我擦擦額頭的汗：「那就好，我可以避免一頓揍了！」

「噗嗤——」秋桐笑起來：「我嚇唬你的，你以為我真會打你？我敢嗎，哪裡能打得過你呢！」

我也笑了下，心裡突然覺得很受用。

「哎——易克，你出去一下，我來試試這個觸覺刺激治療法，管用的話，以後就由我來代勞，儘量不讓你出手！」秋桐自作主張地說。

我於是出去，在樓前的草坪裡隨意散步。一會兒，我突然想起了平總，於是摸出電話打了過去。

平總在電話裡告訴我，集團正在召開黨委會，研究發行公司總經理人選的問題。

我一聽，心裡急了，我靠，那邊在研究關係秋桐的大事，秋桐卻沒事一般跑到這裡。

「結果出來了嗎？」我問平總。

「沒有.....我這會兒不方便，回頭再聊。」平總說完匆匆掛了電話，似乎他不是很方便說話。

我一圈圈在草坪上疾走，心亂起來。

過了好大一會兒，秋桐出來了，擦擦額頭的汗，沖

我喊道：「易克，你過來！」

我忙跑過去：「秋總，怎麼樣？有效果嗎？」

秋桐邊往病房裡走邊說：「哎——我按照醫生說的幾個部位都試了，都沒有任何反應啊.....」說話間，我們一起進了病房。

我一聽，不由有些愁眉苦展，說：「看來，這事要慢慢來，不能急了！」

秋桐不說話，看著雲朵似乎在思考著什麼。

我這時說：「秋總，剛才我聽到一個消息，集團黨委在召開黨委會，研究發行公司總經理的人選問題！」

秋桐仿佛沒聽見一樣，照舊在沉思著。

「秋總——」我提高嗓門叫了一聲。

「哎——什麼？你剛才說什麼？」秋桐回過神來，看著我。

「我說，傳媒集團黨委在召開黨委會，研究發行公

司總經理的人選問題！我剛打聽到的消息！」我又重複了一遍。

秋桐歪了歪腦袋，看著我：「易克，你消息倒是很靈通，這事我已經知道了，研究就研究唄，怎麼了？」

「你——你怎麼這麼滿不在乎？」我急了。

「我暈——你還要我怎麼在乎？我能怎麼在乎？」

秋桐漫不經心地說：「我能做的都做了，下一步就不是我能左右的了，我在乎又能管什麼用？哎——我是黨員，凡事要服從組織決定，要服從黨的分配，黨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我要相信黨委，相信上級，相信組織。」

說完，秋桐自己先忍不住笑起來。我則哭笑不得。

這時，秋桐卻直勾勾地盯住我，看得我有些發毛。

「喂——易克，你過來給雲朵進行觸覺治療！」秋桐說：「我剛才弄了半天沒反應，我在想啊，是不是因為我是女的，雲朵這小妮子不喜歡，就故意沒反應呢，呵

呵.....要是換個男的，比如你，雲朵對你很好，你又對雲朵那麼好，你來進行觸覺刺激，說不定會有效果。」

我說：「你這個話沒道理，不合邏輯，雲朵現在處於昏迷狀態，沒知覺，她哪裡知道是男的還是女的觸摸她啊，你不行，我怕也不會有效果！」

「那不一定，試試唄，萬一能有效果呢？你不試，怎麼就知道不行？」秋桐用半是命令的語氣對我說：「好了，你休得多言，過來，開始進行——」

其實我心裡也帶著一絲希望，但是，秋桐在這裡看著，我怎麼下得了手。

我吭哧吭哧地看著秋桐：「秋總，你.....你能不能回避一下！」

秋桐的臉色一紅，扭身就出去了，輕輕帶好門，留下一句話：「我等著你的好消息.....」

秋桐出去後，我輕輕揭開雲朵的被子，看著雲朵雪

白的胸，不由心跳加速，有些目眩。

雲朵的身體很乾淨，因為特護人員每天都會定時給她洗澡擦身，處理大小便，定時換被褥和床單。當然，這些都是我付了費用的。

我深呼吸一口氣，開始伸出右手輕輕撫摸雲朵的其中一個小兔子邊緣，邊凝神注意著周邊肌肉和皮膚的反應.....

撫摸了半天，看不到任何反應。我又去撫摸雲朵的另一個，半天之後，仍舊沒有反應。

半個多小時過去了，我帶著焦慮的心情繼續著我的動作。

突然，我感覺到雲朵那部位的肌肉似乎顫了一下。

我的心裡一震，睜大眼睛看著，手指又稍微加大了一點力氣。

果然，奇跡出現了。

雲朵有反應了！我的心裡一陣劇烈的狂喜，大聲叫起來：「啊——太好了——」

叫完之後，我給雲朵蓋上被子，拉開門就往外沖，要把這個好消息告訴秋桐。

剛拉開門往外沖，正好和往裡沖的秋桐撞了個滿懷。

「哎喲——」秋桐被我撞得往後就倒，我眼疾手快，一把伸出胳膊攔住秋桐的腰，往我跟前一帶，秋桐直接被拉進了懷裡，秋桐豐滿的胸脯正壓在我的胸口，身體和我貼地緊緊的，瞬間我感覺到了秋桐身體的芬芳和溫熱。

我和秋桐的臉都紅了，我忙鬆開秋桐，說：「秋總，對.....對不起。」

秋桐迅速整理了一下衣服，捋了捋頭髮，急急地說：「好了，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了，不說這個.....快說，快說，

你剛才說什麼太好了？」

我用力將拳頭往空中一揮，興奮地對秋桐說：「雲朵.....雲朵身體有反應啦！剛才她的肌肉顫了一下。」

「吽——呀——真的？太棒了！太棒了！」秋桐面露喜色，情不自禁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跳起來歡叫著。

我和秋桐一起歡呼著，心裡充滿著激動和喜悅，眼角不由都迸出了淚花。

好半天，我們才平靜下來，然後秋桐看著我，微笑著說：「哎——易克，我今天真的好高興啊，為雲朵，也為你.....蒼天終於有眼了啊.....繼續加油努力啊.....」

我緊緊咬住嘴唇，使勁點點頭：「嗯.....」

此刻，我的心裡喜欲狂，幸福的熱淚在心裡滾滾流淌，為雲朵，為秋桐。

「易克，今天是雙喜臨門啊！你帶給我一個好消息，那麼，我也告訴你一個剛剛得知的好消息。」秋桐笑嘻嘻

嘻地看著我。

我一聽，愈發興奮了，用期待的目光看著秋桐，壓抑不住發自內心的喜悅，說：「快說，快說！」

此時，我已經猜到了幾分。

「你猜猜——」秋桐腦袋一歪，很可愛的神態，抿嘴笑著看我。

我強行壓住內心的激動，故作迷惘地看著秋桐：

「我.....我猜不到啊.....」

「切——你就給我裝吧，裝糊塗吧你是——」秋桐說：「哼——我看你其實沒那麼笨吧，少給我來了——」

我實在忍不住了，呵呵笑起來：「哦.....那我猜猜，我猜啊，你是複職了，剛才集團黨委的會議決定你複職了，一定是這個好消息，對不對？」

「哈，你這不是蠻聰明的嘛，」秋桐笑咪咪地說：「是哦.....剛才得到消息，集團黨委會議決定我複職，集團董

事長親自作出的決定。」

我心裡一怔，集團老大親自做出了決定，那麼，自然，孫東凱自然是不能也對抗不了的了。他剛到集團不久，應該在集團黨委裡還沒有什麼根基，何況，董事長是黨委書記，集團黨委的核心，自然要服從核心的決定了。

可是，秋桐是用了什麼策略讓集團老大作出這個決定的呢？

我看著秋桐，笑呵呵地說：「秋總，祝賀你，熱烈祝賀。可是，你採取了什麼辦法才順利複職的呢？」

秋桐狡猾地轉轉眼珠，說：「這個，天機不可洩露哦.....這個，說明組織的決策是英明的哦.....說明領導還是對我寄予期望的嘍。」

我看著秋桐狡猾的神態，覺得她愈發可愛，心裡一陣暖意和溫馨。

我知道秋桐是不會告訴我的，雖然我是她的救命恩人，但是，我和她的私人關係畢竟還不到無話不談的程度，這種事，牽扯人事程式，她自然是不會和外人說的。

不過，我相信，秋桐不告訴易克，但是，浮生若夢會告訴亦客的。看來，我要到那個虛擬的世界裡去知道真相了。

我暗自沉思著。

秋桐看著我的眼珠子滴溜溜轉悠，說：「喂——易克，你在尋思什麼呢？」

我忙回過神，看著秋桐說：「我.....沒想什麼啊，在為你高興呢，哎.....你什麼時候回去上班啊？」

秋桐說：「元月 1 日。」

我說：「哦.....那這就快了，馬上就上班了！」

秋桐點點頭，眼裡卻又閃出幾絲憂慮。

我知道秋桐為什麼憂慮，一定是在擔心元旦前的日

子裡，趙大健弄不好投遞的統計和準備工作，到時候元月 1 日開始投遞 09 年的報紙，會出現大亂子。

還有，趙大健要是知道今天集團黨委會的結果，說不定就會撿挑子，或者故意設置障礙。那秋桐複職後面對的事情就多了。

想到這裡，我又說：「秋總，我覺得你不應該到元月 1 日回去上班。」

秋桐不動聲色地看著我：「你的意思是？」

「我認為，你今天就應該回去上班，回公司接手工作，既然集團黨委會已經決議了，那你還等什麼？」

秋桐聽了我的話，眼裡露出幾分贊許，但是，隨即搖搖頭：「這是不可以的，這是不可能的，我必須要等到元月 1 日回去上班！」

「為什麼？」我看著秋桐，有些不解。

那一年，我對官場的規則一竅不通，我考慮問題的

出發點還是從我對私營企業的理解來出發的。

秋桐臉上露出幾許無奈的神情，又苦笑了下：「這個屬於官場的規矩，我停職一個月，黨委通知我元月 1 日回去上班，我就只能在這個時間回去，正好滿期限，不能提前。這裡面有很複雜的人際關係，官場，從來都是講究程式的，誰都不能打破。其實，我何嘗不想馬上就回去接手工作呢，我比誰都著急。但是，規則必須要遵守，這都是沒辦法的事情！」

聽了秋桐的話，我有幾分沮喪，說：「怎麼這麼多臭規矩，既然是集團，就是個企業，一切決策的出發點就應該是從工作實際考慮，怎麼是個集團，還又是官場呢，搞不明白！」

秋桐笑笑：「這就是中國特色，呵呵，不明白你就慢慢想吧。哎，不說這個了，說說俺的小雲朵，嘿，你真厲害，我觸摸她就不行，你竟然就行，看來，這個小妮

子認人哦，對你比我親哦.....」

秋桐開心地笑起來。

我也笑起來。

「易克，你剛才觸摸的雲朵什麼地方，你再觸摸下我看看，我要親自看看！」秋桐俯身到雲朵床前，撫摸著雲朵的臉。

「我.....」我剛要說，突然覺得難以出口，不由臉色一紅，卡住了。

「哎——站在那裡發愣幹嘛，過來啊，觸摸下我看看，你剛才到底觸摸的什麼地方嘛？說啊——」秋桐看著我。

「我剛才觸摸的是她的小兔子腦袋！」我脫口而出。

秋桐臉一下子紅了，紅到脖子根，低下頭去，猶豫了片刻，低聲說：「哦.....是.....是這裡啊.....」

「那你還要不要看？」我問秋桐。

秋桐沉吟了一下，咬了咬嘴唇，呼了口氣，抬起頭，說：「看——我必須要親眼看到雲朵有反應！」

於是，我坐到雲朵床前，揭開雲朵的被子，心怦怦直跳，不敢看秋桐的臉，鼓足勇氣伸出手去.....

秋桐瞪大眼睛看著，神情很專注，似乎她也有些緊張。

我用大拇指和食指輕輕開始撚雲朵的那個部位.....

可是，沒有反應了。

秋桐看著我手指撚雲朵小兔子腦袋的動作，臉色更加紅了，緊緊抵住嘴唇，身體微微顫抖。

仍舊沒有反應。秋桐這時忍不住看了我一眼，雖然沒有說話，我卻感覺到了她的懷疑。

我有些心慌，擔心背上欺騙秋桐的罪名，不由慢慢加大了力度。

剛一用力，效果出現了，雲朵那部位周圍的肌肉微

微顫抖了一下。

「秋總，你.....你看.....你看。」我又激動起來，結結巴巴地說。

「吽——真的啊，真的啊！」秋桐連聲叫著，喜形於色，邊說：「哎呀，這個丫頭，我剛才也是這麼弄的，她就沒反應，你一弄，就有反應，看來，同性相斥哦.....看來，以後這工作就得你負責嘍。」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停住手，脫離開雲朵的小兔子，給雲朵蓋好被子，對秋桐說：「秋總，你別開玩笑了，雲朵是沒有知覺的人，她哪裡知道什麼同性異性，只不過是我巧了罷了。」

秋桐呵呵笑了下：「這可難說，有些事情，是無法用道理說清楚的，這丫頭冥冥之中說不定就會認人，就會有感覺。哎——太好了，終於有了重大突破了，我這就告訴醫生去！」

說著，秋桐出去了，一會兒，醫生和她一起進來了。

醫生聽我說了下具體的情況，然後又讓我再次重複了一遍，仔細觀察了半天，點點頭，對我說：「不錯，是個重大的突破，病情有了重大轉機，好兆頭，小夥子，加油，繼續努力，除了這裡，其他的敏感點，你都可以試試，有反應的部位越多，病人恢復知覺就越快。」

「還有那些是敏感點呢？大夫！」秋桐問醫生。

「這個不好說，每個人身上的敏感點都不一樣，不過，總起來說，大多數人都會在以下幾個部位敏感，」醫生認真地說：「比如：耳垂、小兔子、小兔子腦袋、腋窩、足底腳心，還有，就是大腿內側。」

醫生講得一板正經，秋桐卻聽得面紅耳赤，我也覺得很不自在。

醫生似乎渾然不覺我們的不自在，繼續正兒八經地說：「病人的知覺恢復是有一個過程的，觸摸刺激產生反

應的部位會越來越多，一般來說，越是刺激相對來說比較敏感的部位，產生的反應就會越明顯，也就會引發更多的部位產生反應，病人恢復的速度就會越快。」

秋桐認真地聽著，點點頭，臉色仍然紅紅的。

我也聽得很專注，邊思考著。

醫生離開後，我看了一眼秋桐，她正好也瞟了我一眼，四目相對，我的心不由顫抖了一下，秋桐變得愈發不自然，扭了扭身體，低聲說了一句：「我出去一下。」

說完，秋桐就出去了，也沒說去哪裡，去幹什麼。

我站在門口看著秋桐走到了樓前的草坪上，摸出手機擺弄著，不知道是在發短信還是在用手機上網。

我看著秋桐在草坪上喜滋滋的樣子，心裡突然一動，回到床前，打開電腦，登陸扣扣。

剛登陸，就看到了秋桐的留言：

「客客，嘻嘻，我今天好高興啊.....」浮生若夢發過

來一串激動和喜悅的表情。

看時間，就是今天，就是現在這個時刻。秋桐果然在用手機登陸扣扣，她在第一時間找我，讓我和她一起分享這份巨大的喜悅。

我的心裡熱乎乎的，沒有打字，安靜地坐在那裡，繼續看她的留言：

「哎——客客，知道嗎，今天發生了一件大事吶，嘎——我的那個被車禍弄成半植物人的小姐妹今天竟然有反應了哈——我太高興了，趕緊來給你報告這個好消息啊，讓你和我一起分享這份歡樂。可惜，你不在哦，不過，不要緊，我就當你在，等你回來，看到我的留言，你一定很高興的，是不是呀——」浮生若夢繼續說著。

「哎——那個易克真神哦，我觸摸我那小姐妹敏感部位沒反應，他去觸摸就有反應呢，好奇怪，難道植物

人還知道分辨男女啊，嘻嘻.....不過，沒關係，只要我那小妹妹有反應就好啊，哎——我今天真高興，你快來呀，和我說話啊，分享我的開心啊.....」

我的心一動，差點就要忍不住伸手打字，手指動了一下，又放了回去，繼續看著浮生若夢說話，心裡感到很開心和欣慰。雲朵有這麼一位好領導好姐姐，也算是值了。

「知道客客不在，在外面奔忙哦.....知道嗎，客客，我還有一件好事要告訴你呢，你一定會好奇是什麼事情吧？呵呵.....先急急你，現在先不告訴你，等什麼時候你上線了，我再和你說哦，你聽了一定會很高興的。好了，不說了，就這樣啦啦啦。」

接著，我看到浮生若夢的頭像變成了灰白，於是忙關了扣扣，打開音樂，播放起歌曲來，邊不時瞟著門口。

果然，隨即，秋桐就出現在門口，進來了。

秋桐的神色已經變得正常，大大的眼睛格外有神，進來看見我在播放音樂，笑著說：「這草原歌曲真好聽啊，雲朵一定在聽呢，她一定很喜歡呢，這妮子，明明聽見了，就是故意不說話，讓我們著急呢。」

說著，秋桐親昵地伸手捏了捏雲朵的小鼻子，又低頭用臉頰碰了碰雲朵的臉頰。

我看著我的曾經的高高在上神聖不可侵犯的美女上司，此刻如此的母性和溫存，還有孩子氣的可愛和嬌柔，心裡不由覺得暖暖的，真想將她攬過來，擁進我的懷抱。

當然，我知道，我是在做白日夢。秋桐是屬於李順的，是屬於我的老闆的，我只不過是她未婚夫的保鏢，是個下人。

這個世界，人是分三六九等的。現實世界裡，我是永遠無法靠近她的，我只能在虛擬世界裡和另一個她意淫。

想到狂傲墮落霸道的李順要佔有擁有秋桐，我的心裡不由感到了酸澀和疼痛。

正在這時，我的手機響了，是二子打來的。

「易哥，你回來一下，老闆打電話過來，讓我們帶張小天去一個地方！」二子說。

「哦.....老闆回來了？要去哪裡？」我問二子，邊看了一眼秋桐，秋桐這時看著我。

「別問那麼多了，你先回來再說！來了再告訴你！」二子說完掛了電話。

秋桐這時站起來，看著我：「李順回來了？」

「不知道！」我回答秋桐，邊說：「我要出去一趟，辦點事！」

秋桐努了努嘴巴，沒有再說話，我接著就走了。

臨走前，我順手將無線上網卡裝進了口袋。我得提防秋桐在我不在的時候弄什麼洋動靜。

回到萬達廣場我的宿舍，二子和小五都在，見了我，二子說：「走，帶著人去個地方。」

我看了看張小天，問二子：「去哪裡？老闆回來了？」

「去郊外的一個點，老闆的一個活動據點！」二子說，卻不回答我李順回來沒回來的問題，我於是又問了一遍：「老闆回了沒有？」

二子看看心神不定而又神情沮喪的張小天，又看著我，說：「易哥，這個問題，我沒法回答你，因為老闆是給我打的電話，吩咐我們帶人到那裡，至於回來沒回來，我也不知道。還有，有些事情，不該問的不要問。」

二子說話的口氣似乎是在避諱張小天，又似乎是在提醒我警告我。

我不再問了。

於是，二子和小五一邊一個挽著張小天的胳膊，三人貌似親兄弟一般出了門，我跟在後面，大家一起下樓，

上車，二子開車，出發了。

車子剛一開，小五就取出頭罩，罩住了張小天的腦袋：「哎——夥計，又要委屈你一會兒了！忍著吧！」

車子很快出了城，沿著濱海大道一直往前開，進入一片茂密的樹林，拐了好幾個彎，最後在一座外表看起來很不起眼的二層小樓跟前停了下來。小樓左側是一個類似於倉庫的大房子。周圍都是樹林，沒有什麼建築物，更看不到一個人影。

我猜不透李順讓我們把張小天帶到這裡來的意圖，但是我知道二子和小五肯定得到了什麼比我更具體的指示。

「到了，下車吧！」二子停車開門。小五拉著張小天下車，我也下車。

頭罩仍然沒有取下，小五推著張小天往前走，不是奔小樓，而是去旁邊的那大房子。二子則從車後備箱提

出一個塑膠桶，裡面裝滿了液體，跟在我們後面。

進了大房子，果然是個空曠的大倉庫，裡面幾乎什麼都沒有，灰塵滿地，好似很久沒有人進來的樣子。

二子在後面關上了倉庫的門，裡面光線變得有些昏暗。

這時，小五才把張小天的頭罩取下來。張小天低頭揉揉眼睛，很快適應了室內的光線，看看周圍，看看我們，有些疑惑地說：「這.....這是哪裡？你們把我帶到這裡來幹嘛？」

「幹嘛？馬上你就知道了！」小五陰沉沉地一笑，接著從身上掏出一副精緻的不銹鋼手銬：「哐啷——」把張小天的雙手銬住了。

「啊——你們幹什麼？」張小天驚叫一聲，想掙扎一下，沒想到越掙扎手銬越緊，不敢再動了。

二子放下塑膠桶，從身上摸出一根麻繩，走到張小

天跟前，蹲下，利索地困住了張小天的腳脖子，張小天站立不穩，一下子躺倒在地上。

我心裡吃了一驚，不動聲色地看著。

「啊——你們要幹嘛，要幹嘛？」張小天臉上露出驚懼的神色，喊叫著。

「瑪律戈壁，叫吧，這裡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你喊破嗓子也沒人聽到！」小五兇相畢露，彎腰提起塑膠桶，打開蓋子，邊說著邊往張小天身上倒出液體。

頓時，一股汽油味道散佈開來，原來裡面是汽油。

我頓時大吃一驚，他倆這是要燒死張小天啊！

張小天幾乎就要嚇暈了，驚恐地看著我：「你們不能這樣，不能啊.....易克，你救救我！」

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大喝一聲：「住手——不許胡來！」說完，我就要邁步過去制止小五。

還沒邁開步子，突然一個冰涼的東西抵住了我的太

陽穴，不知什麼時候二子已經站在我的身後，一把手槍正頂住我的腦袋。

「易哥，對不起，你不能管這事，否則——」二子口氣加重了一下：「那就對不起了！」

我不敢動了，我知道，這一定是李順的意思，二子和小五都是有奶便是娘的主兒，亡命之徒，我要是真敢阻止，二子真敢開槍，那我就要在張小天之前去見閻王爺了。

「有話好好說，幹嘛要這麼幹！」我身體不動，嘴裡說著，看著小五將一桶汽油將張小天渾身上下澆了一個透涼。

「住嘴，不准再說話！」二子的槍口又沖我腦袋頂了頂。

這時，小五將塑膠桶扔到一邊，隨手摸出一個打火機，做欲打著狀，喃喃地對張小天說：「張老兄，明年的

今天，就是你的祭日，今兒個兄弟三個一起給你送行，你就好走吧！」

「啊——」張小天發出絕望的嚎叫，身體劇烈扭動著，哀求著：「兄弟，饒了我，饒了我，救救我，求你們了.....我家裡還有老父老母啊，我不能就這麼死了，你們放了我，我回頭給你們一大筆錢。」

小五面無表情，不吭氣，將打火機點好，慢慢靠近張小天。

我的心裡一陣巨大的驚恐，要出人命了，張小天要在我面前被燒死了。我不能見死不救，張小天再有過錯，也不至於死。

我打定主意，暗暗運氣，決定瞬間出擊我身後的二子，同時接著擊倒小五，救出張小天。

此時，我已經不能去考慮李順會對我怎麼樣了。

正要出手，倉庫門口突然傳來一聲斷喝：「住手——」

接著，倉庫的大門被推開，李順赫然站在門口。

小五一見，忙關死打火機。

二子的槍口卻依然指著我的腦袋。

李順慢慢走進來，穿著一件黑色的風衣，戴著許文強禮帽，看起來很像《上海灘》裡的許文強。

「李老闆——救救我，饒了我——」張小天一見李順，聲嘶力竭地喊叫起來。

李順慢慢走過來，不看張小天，卻看著我，目光很冷漠，盯住我看了幾秒鐘，接著沖我身後的二子示意了一下，二子將槍收了起來。

「李老闆，我——」我剛要說話，李順卻伸出食指放到嘴邊：「你給我住嘴——」聲音不大，但是似乎很高興。李順和我說話的時候，嘴裡發出一股怪怪的香臭味，我知道，那是溜冰後的味道，他一定是剛溜完冰毒。

我不說話了，站在那裡。

接著，李順轉向了張小天，臉色突然就變了：

「哎——這是怎麼回事？怎麼搞的？這不是張總嗎？怎麼會在這裡呢？怎麼會成了這個樣子？嘖嘖。」

「李老闆，是我啊，是他們把我帶過來的，把我拷起來捆起來的。」張小天帶著哀求的口氣：「李老闆，我錯了，你饒了我，饒了我……」

「嘖嘖……怎麼能這樣對待貴客呢，張總是我請來的貴客，你們怎麼能這樣做呢，太不禮貌了，我們都是文明人，怎麼能幹這種不文明的事情呢？」李順不陰不陽地說著，指指二子和小五，臉色一陰：「你們兩個狗東西，給我過來——」

二子和小五站到李順跟前，還沒站穩，李順突然起腳，一人一腳，將他們踹到地上，接著大喝一聲：「還不趕緊給張總鬆開，混蛋——」

「是——老闆！」二子和小五暈頭轉向地忙爬起來去給張小天鬆開繩子，打開手銬，扶著張小天站起來。

「哎——張總，下麵的人不懂事，不會做事，慢待你了，真不好意思：」李順的聲音又溫和起來，對張小天說：「你看，渾身都是汽油味.....哎——趕緊去洗下，換身乾淨衣服——」

接著，李順沖二子和小五使了個眼色，二子和小五忙攙扶著渾身打冷戰的張小天出去。

李順這時又冷冷看了我一眼，接著轉身跟著出去。我也跟著出去。

出了倉庫，進了那座小樓，原來裡面是裝飾豪華的一座別墅，暖意融融。

二子直接帶著張小天去了樓上洗澡間，我和小五在樓下客廳裡坐下。客廳的沙發茶几上放著一個冰壺，李順不理我們，自顧坐在那裡，自己點著打火機開始烤冰，

咕嚕咕嚕地吸起來，吸一會兒，就仰臉帶著迷醉的表情突出一團白色的濃煙。室內很快就充滿了那種香臭味。我的胃裡陣陣作嘔，卻又不能去開窗，也不能出去。

客廳內很靜，只有李順溜冰的聲音，我和小五坐在那裡默不作聲。

好一會兒之後，李順溜夠了，停止了吞雲吐霧，接著就坐在那裡，眼睛直勾勾地看著窗外，眼神有些虛幻和迷惘，一句話不說。

又過了一會兒，二子下樓，沖李順點了點頭：「老闆，他洗完澡了，換上新衣服了，在那房間裡。」

李順點點頭，接著站起來，身體搖擺了一下，轉身上樓。

李順剛上樓，二子和小五就迫不及待地撲到李順剛才坐的沙發前，爭前恐後吸起來。客廳裡的香臭味道更加濃郁了。我站起來，走到窗前，打開一扇窗戶，使勁

呼了幾口氣，胃裡的感覺才算好點。

二子和小五溜完冰，二人滿足地點著煙，坐在沙發上發呆。一會兒二子對我說：「易哥，剛才的事情多有冒犯，還望易哥多多理解，沒辦法，這都是老闆的吩咐，我們只能照做。哎——你不該阻攔我們的，幸虧老闆早有預料，不然啊……」

我這時知道剛才倉庫那一幕是李順精心安排的一場戲，給張小天來一個先兵後禮，打一巴掌給個甜棗，於是扭頭二子說：「兄弟不必放在心上，我理解！」

這時，樓梯上傳來腳步聲，接著，李順和張小天一起下樓，李順滿面笑容地攬著張小天的肩膀，那神情似乎他們比親兄弟還親。

張小天一身嶄新的休閒棉衣，手裡提著一個鼓囊囊的紙袋，不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

「兄弟，你走好，當哥哥的我就不遠送了，出門往

前走 300 米，往右拐走 200 米，在交叉路口，有一輛吉普車停在那裡，你直接過去，上車後有人專門送你回去！」李順笑呵呵地說，邊和張小天走到門口。

張小天驚魂未定，看了看我們，又看了看李順，說：「李老闆，謝謝你，那.....我走了？」

「呵呵.....走吧，走吧，走好啊，我不送了。我今天給你說的話要記住哈.....」李順說。

「請李老闆放心！我一定照辦！」張小天點點頭，接著轉身離去。

李順站在門口，看著張小天走遠。我和二子和小五都站在客廳裡，透過窗戶目送張小天的背影消失在樹林中。

接著，李順轉過身來，臉色突然又陰冷起來，關上門，沖我走來。

我站在那裡沒有動，靜等李順過來，走到我跟前。

李順二話不說，突然抬手沖我的臉就是狠狠一巴掌：

「啪——」聲音又響又脆。

我本來是可以躲避過他的這一巴掌的，但是，我知道，此時，我不能閃避，我只能挨著。

「操——王八羔子——」李順的眼睛幾乎就要噴火，咆哮起來：「混蛋——你差點就壞了我的全部計畫，幸虧我早有預見，不然——不然我將你裝進麻袋扔進大海去喂魚——」

我一動不動，心裡湧起巨大的屈辱感，從小到大沒有受過的屈辱。

二子和小五站在那裡，大氣也不敢出。

李呼哧呼哧喘了一會兒，看著我：「易克，我揍你，你服不服？」

「服——」我嘴裡蹦出一個字。

「服？是不是真服？」李順又問。

「真服！」

「不覺得委屈？」

「不委屈！」

「為什麼？」李順說。

「不為什麼，沒有原因，我是老闆的下屬，老闆什麼時候都是對的！」我乾脆利索地說。

「嗯……」李順似乎消氣了，說：「這還差不多！好了，這事過去就不提了，今後要注意不得再犯！」

「是——」我說。

「嗯……」李順轉身走到沙發上坐下，對二子說：「上去把剩下的拿來！」

二子急忙上樓，一會兒提著一個黑色的袋子下來，遞給李順。

李順接過來在茶几上一倒，一大摞整捆的錢出現在茶几桌面上。

李順指指茶几上的錢，對我們說：「呶——一共 30 個，出去 15 個，還剩下 15。你們 3 個人，每人 5 個，自己拿！」

原來剛才張小天手裡的大紙袋裡裝的是 15 萬元錢，李順送給他的。雖然我不知道剛才李順和張小天在樓上談了些什麼，但是，我知道，他們之間一定達成了某種交易。

至此，我明白了李順讓我「請」張小天的真正原因，大致弄懂了李順的整個安排，怪不得李順剛才對我如此發火，我還真差點破壞了他的計畫。

同時，我也不由暗暗佩服李順有頭腦，很精明。

見到錢，二子和小五喜形於色，急忙過去拿起來，裝進自己口袋，邊說：「謝謝老闆賞賜！」

李順看我站在那裡不動，說：「易克，你怎麼回事？過來拿著啊，怎麼？對我剛才打你有情緒，惱氣？」

我搖搖頭，然後過去拿了錢，裝進口袋。

「這錢，是我獎勵你們的，你們這次做的不錯，給我立了一功，有功自然是要獎勵的，當然，有過也是要懲罰的，我這叫獎罰分明，你們知道不！」李順口氣溫和地說。

我們都點點頭。

今天這不大一會兒，李順的情緒變化極大，真的是喜怒無常。我這時猜到，李順的這種情緒變化，應該是和他溜冰有關。

李順這時看看表，站起來，說：「好了，我要走了，送我去機場！」

於是，我們一起出來，上車，我開車送李順去機場。

我不知道李順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只知道他過一會兒就要走。雖然李順沒說去哪裡，但我估計應該是寧州。

路上，李順對我說：「易克，這幾天你在家裡看家，

帶著二子和小五把夜總會看好，防止有人搗亂，我那邊有事會叫你去的，你等我通知好了！」

「嗯……」我邊開車邊點點頭。

「就剩這幾天了，一定要安全過度好，」李順自言自語了一句，然後對二子和小五說：「記住，我不在家，你們必須給我聽易克的，聽見了沒？」

「聽見了！」二子和小五齊聲說。

我知道李順這話是說給我聽的，李順玩人，確實是有一套。

「關於張小天的事情，你們三個給我記住了，任何人不准說，知道不？」李順的聲音突然很嚴厲：「否則，家法處置！」

李順的話讓我想起了軍統老大戴笠。

「知道了！」我們一起回答。

把李順送走，回來的路上二子開車，回到市區，天

色已經黑了。路上，我接到秋桐的手機短信：「你在哪裡？」

我回復：「在從機場回市區的路上，馬上到市區了！」

我知道秋桐一定知道我話裡的意思。

接著秋桐回復：「哦.....明白了。」

我問她：「你在哪裡？」

她回答：「和雲朵在一起。」

我說：「辛苦了，謝謝你！」

她說：「謝我？為什麼謝我？好像我是外人。」

我忙說：「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她反問。

我無語了。不知不覺間，我的確把自己當作了雲朵的親人，而把秋桐當成了雲朵的外人。

「說話啊，回答我！」秋桐繼續問。

「我.....我不知道！」我說。

「哼，不理你了！」秋桐說完後就沒再回復，我也

沒有回復。

我知道秋桐是不會真生氣的，她似乎在逗我。

在市區，我們三個一起找了家小飯館吃飯，吃飯時，剛得到 5 萬元獎勵的二子和小五心情很好，眉飛色舞地回憶起今天嚇唬張小天的過程，不時哈哈笑著。

我沒有多說話，埋頭吃飯，腦子裡邊將「請」張小天來的整個過程回憶了一遍，每個細節都過濾了下，揣摩著李順的思路和用意.....

飯後，我帶著二子和小五去了北國之春夜總會，去巡視兼看場子。

夜總會的經理見我們來了，很熱情地招呼我：「易哥來了，來，裡面坐，喝茶還是喝酒？」

這時客人還不多，我擺擺手：「經理，不要客氣，都是自家人，我們隨便轉轉就是了。」

二子和小五到一邊和小姐調笑，經理陪著我參觀夜

總會，邊介紹夜總會的情況。這時，一個工作人員過來找經理：「經理，8 號大包間的音響壞了，修理人員說設備老化了，需要更換新的音響。」

「好知道了！這房間今晚先不要安排客人就是！」經理說。

工作人員走後，經理自言自語說了句：「看來是換不成了。」

「為什麼？」我問經理。

「我也不知道原因，老闆說夜總會今後不再投資搞建設了，先暫停！」經理說。

我點了點頭，也捉摸不透李順的意圖。

一會兒，客人越來越多，經理過去忙碌，我和二子還有小五又轉了一圈，就找了一個小房間在那裡喝茶看電視。

我有些心神不定，不時牽掛著醫院裡的雲朵。

過了大約有半個小時，經理突然神色緊張地推門進來，對我說：「易哥，不好了，出事了——」

我看著經理驚慌的神色，沖他擺了擺手：「經理，別慌，什麼事？慢慢說！」

二子和小五也看著經理：「是啊，慌什麼，不是有易哥和我們在嗎？說吧，什麼事？」

經理稍微喘息了下，說：「剛才來了四個光頭彪悍的客人，非要到 8 號大包間去，服務員告訴他們 8 號包間音響壞了，安排他們去小包，他們不去，指定必須要在 8 號大包，正在外面走廊裡吵吵嚷嚷，態度很凶，似乎要動手的樣子。」

「操——4 個人，再一人要個小姐，8 個人，你安排小包能行嗎？安排個中包啊！」小五說。

「今晚客人很多，中包都預定滿了，大包除了 8 號也都滿了，小包也只有一間了。」經理說：「工作人員反

復給他們解釋說明，他們就是不聽，我剛才也去和他們解釋，結果他們反而更凶了，其中一個光頭抬手就打了我一巴掌。」經理繼續說。

我們這時才注意到，經理的左側臉頰紅腫著。

「瑪律戈壁，什麼鳥人這麼牛逼，敢在這裡撒野！」

二子火了，騰地站起來：「狗日的，老子去會會他們！」

說著，二子就要出去。

「等等——二子，站住！」我喊住二子。

二子看著我：「易哥，你說，怎麼辦？」

我說：「先不要衝動，此事不易魯莽，我先考慮一下！」

「考慮？有什麼好考慮的？」二子不滿地看了我一眼：「怎麼？易哥，莫非你怕了？你怕了沒關係，在這裡喝茶好了，我和小五出去，帶著那幫保安把他們收拾了，李老闆養我們不是白養的，關鍵時候看真心——走，小五，我們不怕死，我們去！」

二子說著，又要往外走。小五也跟著站起來。

「站住——」我抬高嗓門，站起來，擋在他倆前面，看著二子和小五：「怎麼？你倆不服？不聽我的話？」

二子腦袋一歪：「你做得對就聽，不對就不聽，今兒個你膽小怕死，我們就不聽，不但不聽，回頭我還得給李老闆彙報！」

小五沒有說話，但似乎也不反對二子的話。

我瞪視著二子，緩緩伸出手，搭在他的肩膀，按住他的肩胛骨部位，突然發力，二子「哎喲」一下子癱軟下來，疼得額頭立刻開始冒汗。

我必須先制服二子，同時壓住小五。

小五一下子慌了神，一時不知所措。

我開始說話：「混帳，沒腦子，這時候出去大打一場，整個夜總會還營業不？客人還不都跑光了，以後還考慮聲譽不？不等於自己砸了自己的場子？你以為光靠你那

點膽子就能解決問題？李老闆臨走前說過，你倆必須聽我的，我告訴你們兩個，如果敢不聽我的，我先廢了你倆，信不信？」

我說話的時候，手一直捏住二子的肩膀，二子疼得不敢動。

經理慌了：「哎——這——咱這外患還沒清除，怎麼內部先鬧起來了？別這樣。」

「攘外必先安內，必須的！」我扭頭對經理說了一句，然後看著小五：「小五，你說呢？」

小五忙點頭：「易哥，我聽你的，你說咋辦就咋辦！」

我鬆開二子，看著他：「你呢？」

「哎——易哥，沒想到你手力氣這麼大：「二子呲牙咧嘴站起來，臉上的表情露出了欽佩，說：「我也聽你的！」

「那好——」我接著對經理說：「保安還沒靠近吧？」

「沒有，在周圍保持距離，沒有發生肢體衝突！」
經理說。

「經理，這樣，既然他們非要堅持去 8 號，那好，
你就安排他們進去。」我對經理說。

「啊——可是，8 號包間的音響壞了啊.....只能出圖像，沒有聲音出來，修了一下午都沒有修好，這個包間的音響是專門採購的新產品型號，其他房間的都無法匹配。」經理說：「讓他們進去.....豈不是更要出亂子.....

「你聽我的，先把他們弄進包間裡再說，在外面吵吵嚷嚷像什麼樣子，這生意還做不做了？」我對經理說：

「進了包間，起碼不會擾亂正常經營秩序了，不會嚇著其他客人，等他們進去後，剩下的事情我來安排.....好了，
去吧，不過，如果他們要小姐，先答應著，先不要安排進去。」

經理看著我不容置疑的表情，點了點頭：「好——」

接著，經理出去了。

我扭頭對小五說：「你馬上出去給我找一件男服務員的外套給我，快——」

「哎——」小五答應著出去，迅疾回來，拿了一件服務員的外套給我，我穿上後，有點小，還湊合。

然後，我對小五和二子說：「走，跟我出去！」

我帶著二子和小五來到走廊，走到 8 號包間門前，四個光頭不在，經理站在門口，小聲對我說：「都進去了，服務員已經給他們點了酒水，馬上就送進去！」

我點了點頭，對經理說：「你先去忙你的，這裡先不要管了，保安也不要過來，等我通知！」

經理答應著走開，我又對小五和二子說：「你倆在門口守住，我不叫你們，你們不要進來！」

二子和小五點點頭，又有些擔心，二子說：「易哥，我現在知道你手上功夫不錯，但是，那裡面可是 4 個大

漢，你能行？我看，要不，還是哥仨一起進去收拾了他們吧，在房間裡打，外面也聽不見，不會驚動客人！」

兒子和小五從來沒當面見識過我的手腳，不服氣和懷疑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笑笑：「咱們是做生意的，不是專門打架的，能不打還是不打，和平解決最好，如果實在需要動手，我打不過的時候，會叫你們的！」

二子問我：「傢伙帶了嗎？」

我上次「請」張小天的時候用的槍沒有帶，藏到宿舍床底下去了，這東西帶在身上可是有危險的，非法持有槍支，是要坐牢的。

我說：「沒有！」

二子伸手就往懷裡摸，邊說：「給你，帶著進去——」

我一把摠住二子的手：「別——這樣的場合，千萬別動用這玩意兒，不然，會惹大麻煩！不到萬不得已，

絕對不能用槍，知道不？」

二子不情願地點點頭：「好吧！聽你的——」

小五也點了點頭：「聽易哥的！」

這時，服務端著酒杯和啤酒過來了，我攔住服務員，接過他手裡的東西，然後推門進去。

大包間裝飾很豪華，空場也很大，4 個光腦袋的彪形大漢正坐在沙發上邊抽煙邊神侃，對我的進來毫不以為意，因為我就是個服務員。

我半蹲下，將酒杯放好，打開啤酒，開始緩緩倒酒，邊聽他們說話。

「操他馬兒個巴子，這房間多好，又大又寬敞，那狗日的服務員和經理看來是故意不想讓咱們哥們快活，瞧不起咱們四大金剛。」一個聲音說。

另一個接過來：「媽逼的，剛到星海就吃了這麼一口窩囊氣，真他媽晦氣，這事要是明天讓白老闆手下的其

他兄弟們知道了，還不恥笑咱啊？咱以後怎麼在白老闆下面立足？咱們才不過跟了白老闆不到一周，白老闆對咱們不錯，咱們剛來必須要樹立威信。」

我聽了心裡一震，這四個光頭是白老三的人，還號稱什麼四大金剛。顯然，他們剛來星海，不知道這是李順的夜總會，甚至都不會知道李順是誰。

「嗯.....說得對，是這樣的，白老闆剛損失了五隻虎，我們四大金剛從牡丹江投奔過來，剛一開始怎麼說也得露露臉，弄點漂亮活給白老闆看看，不然，以後他也會小瞧了咱們兄弟四個。我看，今晚這氣不能白吃了。」

「咳咳——」又一個聲音咳嗽了兩聲，似乎是提醒他們注意到我的存在，接著說：「好了，哥們，不談這個了，今晚咱們只圖快活，待會要幾個女人來，好好樂一樂，咱們兄弟們來星海一周了，還沒玩過女人呢，今晚乾脆就開葷吧，等唱完歌，玩喝酒，就把小姐帶走出台

算了。」

「哎——你有沒有聽說那進去的五隻虎，聽說是因為女人進去的，在海邊遇到了一個美女，美得驚人啊，這幾個哥們打算地挺好，想帶回去輪了，沒想到她身邊一個傻小子身手不凡，硬是和他們打了個熱火朝天，放倒了 4 個，最後員警來了，剩下的那個也沒跑了，一窩端，都進去了，現在還在沒出來。」

「嗨——那說明那五隻虎徒有虛名，要是遇上我們兄弟，那傻小子早就上西天了，那美女.....哈哈.....」

「哈哈.....」4 個人一起不懷好意地狂笑起來。

他們在侮辱秋桐，瑪律戈壁，我心中怒氣陡升，怒火開始積聚，有點惡向膽邊伸。

我知道，今晚這四大金剛是肯定要在這邊找茬惹事了，不管如何伺候他們，他們是要為剛才的事情挽回面子的。

「喂——小子，抓緊去把音響給我打開，老子要唱歌！」一個光頭沖我說。

「對不起，先生，這個包間的音響壞了，暫時不能使用，剛才已經和您解釋過了。」我做禮貌狀說。

「靠——壞了抓緊去修，聽見沒？不能修，就給我換，把別的房间的音響給我換過來，老子們就在這裡喝酒等著，去——告訴你們經理，按我說的辦.....還有，給我叫 20 個小姐過來，老子要挑選 4 個漂亮妞陪酒。」另一個光頭沖我臉上噴了一口煙，蠻橫地說。

「今晚要是不讓老子們玩的開心，就砸了這個場子！滾出去，把我的話轉告給那狗日的經理，讓他爬進來見我！」最後一名半天沒說話的光頭也說話了。

我站在那裡沒動，看著四大金剛，不說話。

「咦——兔崽子，你是聾子？沒聽見老子和你說話？瑪律戈壁，敢這樣看著老子，老子先廢了你個小狗日

的——」一個光頭火了，站起來，摸起酒瓶沖我腦袋就砸過來。

我心中剛剛積鬱的怒火瞬間開始爆發，不假思索就開始出手了——

眼看那酒瓶就要砸到我的頭上，我的右手迎過去，迅疾一把抓住光頭拿酒瓶的手腕，接著一個翻轉，用力一扭，猛地往後一拉：「曄啦——」光頭的身體被我硬生生越過茶几拽了過來，砸在茶几上，緊接著，我的右膝蓋猛地頂在了他的襠部：「啊——」隨著一聲慘叫，我一鬆手，光頭捂著襠部倒在了地上。

第一個金剛被我放倒了。

我很明白，對付這樣的 4 個人，只能快速出手，主動出手，爭取一招放倒，不然，我又會吃上次在海灘對付五隻虎的虧。不過這次沒有秋桐，我沒有顧忌。

放倒第一個光頭後，剩餘的三大金剛似乎被我的突

然出擊弄懵了，猛地站起來，瞪著我，似乎還沒回過神來。

我毫不停歇，緊接著摸起一個啤酒瓶，對著離我最近的一個金剛的腦袋，狠狠砸了下去。「啊——」一聲慘叫過後，光亮的腦袋開始冒血，那金剛捂著腦袋歪歪斜斜就倒在了沙發上。

剩下的兩個金剛明白過來，怒吼一聲，齊齊摸起桌上的酒瓶，沖我打過來。

我在給第二個光頭開花的同時，並沒有停止動作，在兩個剩下的金剛向我沖來的時候，我的右腳已經快速飛出，狠狠踢在左邊光頭的襠部，左邊光頭悶叫一聲，搖搖晃晃就倒了下去，身體彎成了大蝦米。

還剩下最後一個金剛，我從容了，彎腰快速閃避過他揮舞過來的酒瓶子，接著一個急轉身，揮拳對準他的面部狠狠擊了過去：「噗嗤——」隨著光頭一聲怪叫，

面部盡開顏，成了大花臉，隨即，我用肘部對著他的胸部用力猛擊一下，最後一個金剛應聲而倒。

不到 2 分鐘，四個金剛被我盡數快速放躺，乾淨利索。

我搓搓手，整理了一下衣服，對自己這次的表現表示滿意。

然後，我拉開門，二子和小五正站在門口，接著沖進來，一看這情景，呆了。

「哎呀——易哥，真有你的，你自己收拾了 4 個，你太厲害了！」二子叫了一聲，帶著無比佩服的表情對我說。

「易哥，你是怎麼放到這四隻狗熊的？」小五帶著同樣敬佩的眼光看著我。

我淡淡笑了下，說：「很簡單啊，這是四頭笨熊，我一出手他們就倒了，他們今晚要惹事，不教訓下不行了，

好了，出去叫保安來，把他們拖出去，叫服務員把房間收拾乾淨，還有，打 110 報警，就說有人尋釁滋事。」

我知道，就憑老李的位置，李順和轄區公安必定關係很好。

小五和二子又狠狠踢了倒地的兩個金剛一腳，然後出去了，很快叫來了幾個保安，兩人拖一個，像拖死豬一樣把他們往外拖，經理也過來了，帶著幾個服務員開始打掃戰場。

四個金剛被拖到了夜總會門外，不一會兒，來了兩輛麵包警車，下來 2 個員警，還有 4 個聯防隊員。

為首的員警是一個瘦瘦的精幹漢子，二子和小五見了他，迎上前去，說：「曹所長，今晚你值班啊，哈哈，4 個痞子在夜總會滋事，被制服了，現在人交給你了。」

邊說，二子邊遞給曹所長一顆煙。

曹所長接過煙，點著，吸了兩口，看著躺在地上的

4 個光頭，說：「哦.....哪裡來的混混，敢到李哥的地盤來撒野，擾亂社會治安，來人，把他們帶上車，帶回所裡審問。」

幾個聯防隊員開始往車上拖人，曹所長看著二子：「哎——二子，是你和小五兩個幹倒這 4 個人的？不簡單，呵呵.....」

「哈哈，我們兄弟倆哪有這身手，是易哥出手幹掉他們的，」說著，二子指指我，又對我說：「易哥，這是咱們轄區派出所的曹所長。」

我沖曹所長點點頭：「曹所長好！」

曹所長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然後說：「哦.....易哥好身手，以前好像沒見過啊.....」

「易哥是剛來的，是李老闆的私人助理！李老闆不在家，安排易哥帶著我們在這裡看場子！」小五搶先說：

「上次李老闆的未婚妻秋姐遇事，也是易哥出手救的，

那次是五隻虎。」

「哦……」曹所長沖我贊許地點點頭：「嗯……易哥好厲害，不錯！」

「曹所長過獎了，別叫我易哥，叫我小易好了！」我說。

「哈哈，小易，好，小易！」曹所長笑起來，對我說：「事情是怎麼發生的？簡單說下，我心裡好有個數！」

於是，我把經過簡單說了一遍，但是我沒提他們是白老三的人。

曹所長聽完，說：「我有數了，這四個狗東西撞到我手裡了，我今晚得好好款待他們，得在李哥面前長長臉！好了，不打擾你們營業了，走了——」

說完，曹所長帶人離去。

一場風波就此平息，大家回到房間，二子和小五興高采烈地談論著這四大金剛的狼狽。我走到另一個無人

的房間，摸出電話打給了李順，把情況詳細和李順說了一遍。

李順聽完，沉吟了一會：「又是白老三的人，媽的，這個白老三，上次秋桐的事情我還沒來得及找他算帳，他倒是主動上門來找死。待會我給曹所長打個電話，非得讓白老三出出血不行！」

我說：「老闆，我當時來不及給你彙報，就先出手了。」

「日——你給我裝什麼逼！」李順哈哈大笑：「當時那個情況你怎麼給我彙報？操——幹得好，幹的漂亮，有勇有謀，既維護了經營秩序，又教訓了幾個混蛋，很好，我對你提出重重表揚！看家護院有功。」

不知為何，李順這話我聽起來感覺自己好像是一直看家狗，在得到主人的嘉許。我心裡高興不起來，反而覺得很鬱悶。

我現在似乎是不折不扣的一個打手了，快成職業打

手了！心裡不由又感到了陣陣悲哀。

同時，我心裡又隱隱覺得，此事不會這麼輕易了結，白老三不會這麼輕易放過。

和李順打完電話，在夜總會又坐了一會兒，換了衣服，我回到了醫院病房。

輕輕推開病房的門，一陣優美的旋律和動人場景迎面撲來，秋桐正坐在窗前，握著雲朵的手，隨著電腦裡播放的音樂在輕輕哼唱，目光裡充滿了溫情和柔和。

「藍天下的相思，是這彎彎的路，我的夢都裝在行囊中.....一切等待，不再是等待，我的一生就選擇了你.....遇上你是我的緣。」

歌聲宛轉悠揚，情意切切。

我第一次聽到秋桐唱歌，聲音竟然是如此好聽動人。

我呆呆地看著唱歌的秋桐和沉睡的雲朵，看著我來

星海後認識的這兩個女人，想著和她們的一幕一幕，百感交集，不由又想起了不知在星海何處的冬兒，心裡既溫馨又惆悵.....

秋桐偶爾一抬眼皮，看到了我，歌聲隨即戛然而止。

秋桐的臉色微微紅了下，接著對我說：「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怎麼沒發現呢？」

我走進來，說：「剛回來，正好聽到你唱歌，秋總，你唱歌真好聽！」

秋桐不好意思地笑笑，站起來說：「瞎唱的唄.....好了，我困了，雲朵剛洗完澡，我要回去睡覺了。」

說完，秋桐告辭離去。

我知道，秋桐今晚回去，必定要上網，去虛擬世界找她的客客。

離秋桐回家到上網還有一段時間，我坐到雲朵窗前，又開始給雲朵進行觸覺治療。

我按照醫生說的幾個部位，先輕輕刺激雲朵的腋窩，又自己腳心，都沒有任何反應。

我不由有些焦躁，深呼吸一口，鼓足勇氣，揭開被子，將手輕輕觸摸她的大腿內側.....

半天過去，仍舊沒有任何反應。

我最後下了決心，決定試試觸摸雲朵最敏感的那個部位。

我吞咽了一下喉嚨，然後慢慢伸出手.....

手指按住那部位，我輕輕地揉搓了一下，睜大眼睛仔細地看著——

雲朵那部位周圍的肌肉突然就顫了一下！

我的心猛烈跳動起來，湊近，手指又揉搓了一下，果然，那肌肉又顫動了一下！

我的心裡一陣狂喜，老天，原來這裡有反應，醫生說的沒錯！

太棒了！

我又將手伸到那部位邊緣，輕輕揉捏，周圍的肌肉同樣也顫動了一下！

靠，這裡的觸覺最敏感啊！我心裡陣陣激動，腦子裡沒有了任何雜念，輕輕用手指輪流揉搓著雲朵的這兩個部位，附近的肌肉不斷出現顫動，越來越明顯.....

我長出了一口氣，思考著，是不是雲朵的這個部位刺激激發了觸覺中心的神經，從而帶動了其他部位的觸覺敏感度呢？

我再次用手觸摸雲朵的大腿內側，這次這裡竟然也開始有了輕微的顫動。

我肯定了自己的判斷，又開始觸摸雲朵的腳心和腋窩，這裡同樣也開始出現肌肉顫動現象。

我的心裡高度興奮，恨不得立刻就告訴秋桐這個驚人的好消息，可是，想了下，我決定先不告訴她，因為

我不知道如何和她說我觸摸了雲朵的那個部位。

還有，告訴了她，她肯定會今夜興奮地失眠，那可不好。還是等明天吧，到時候就避開觸摸那部位的事情，直接說觸摸了腳心和腋窩。

打定主意，我給雲朵蓋好被子，看著沉睡的雲朵那美麗潔淨的面孔，心裡湧起一陣疼憐，不由輕輕低頭吻了雲朵的嘴唇一下。

嘴唇接觸的一剎那，我突然感覺到了雲朵的嘴唇微微顫抖了一下。

我幾乎要狂叫起來，媽呀，雲朵的嘴唇也有觸覺了。

我極度興奮地在屋裡蹦了起來，用力揮舞了幾下拳頭，無聲地狠狠的狂笑了幾下。

好半天，我才安靜下來，心情非常愉快地打開了電腦，插上上網卡，登陸扣扣。

浮生若夢線上。

我直接和她說話：「小夢夢，小夢夢，我是你客客大哥哥哦.....」

「哈！小客客，小客客，我是你夢夢大姐姐哦.....」
浮生若夢高興地回復我。

「哈哈.....」我開心地笑起來：「看到你的留言了，真為你那位小妹妹高興，也為你對你那小姐妹的感情所感動，若夢，你是好人啊，你那位小妹妹也是好人.....
這個世界上，不管有多少苦難，多少波折，好人終歸還是要有好報的。」

「嗯哪.....是啊，嘻嘻.....」浮生若夢說：「哎——客客，我今天好高興啊，這麼多年，沒有這麼高興過.....
今兒個可是雙喜臨門啊.....」

我開心地敲擊鍵盤：「呵呵.....看到你的開心，我也好開心啊.....雙喜臨門，還有一喜是什麼呢？你給我留言就賣了一個關子，這會兒不許賣關子，老老實實坦白出

來。」

「哎呀——人家想讓你猜猜呢！不告訴你，你猜猜——」浮生若夢貌似帶著撒嬌的語氣，我看了不由心裡一動，要是秋桐能在現實裡也這麼和我撒嬌，那會將我融化的。

我沉吟了一會兒，說：「我猜啊，我猜——我開動腦筋猜——哎——猜不出啊！」

「笨笨客客——笨笨客客——不好玩，你猜不出，我就不告訴你！」秋桐發過來一個小錘敲擊腦袋的表情。

我在電腦這邊傻呵呵地笑起來，笑夠了，才開始回復：「哎呀——我突然想起來了，該不會是你複職了吧？是不是啊？一定是的，我想，絕對是！」

「哇嘻嘻——你猜到了哇！好聰明的客客哦……」浮生若夢開心地大笑起來，我這邊也忍不住繼續大笑起

來，當然是無聲的笑。

過了一會兒，我安靜下來，問她：「若夢，告訴我，你是怎麼順利複職的呢？」

「呵呵，這個事情，我周圍的人誰都沒告訴，但是，我當然要告訴你哦.....讓你分享一下我的智慧，嘻嘻.....」浮生若夢說：「客客，你看，我是不是很不謙虛啊，我只在你面前這樣驕傲呢！」

我心裡湧起一陣感動，說：「我喜歡你這樣，你在我面前越活潑越真實，我越喜歡！好了，不許給我賣關子，從實招來——」

「是——得令！俺這就給客客彙報！」浮生若夢發來一個調皮的表情，接著說：「其實很簡單啊，我的直接領導因為某些原因對我不滿，在我複職這個事情上設置障礙，我呢，當然不能束手就擒束手無策坐以待斃，我琢磨了一下，重新寫了一個檢查。」

「這個檢查說是檢查，倒不如說是工作和思想彙報，我先對自己的工作失誤進行了檢討，對領導給我的處分表示了接受和感謝，從組織角度來說，挨處分也是領導的關心啊，是要感謝的。」

「然後呢，我重點談我到發行公司以來的工作，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特別是我對黨委關於發行工作指示的認識和領悟，以及我自己結合實踐的看法，還有我關於下一步工作的打算和思路.....

「總之，寫的很詳細，很具體，認識很到位，措施很得力，寫完後，我列印了好幾份，然後，我給黨委成員每個領導都送了一份，包括我們老大，也包括我的直接領導.....

「然後，我就不管了，就等著黨委裁判了。這不，今天上午黨委成員開會，單位老大做出了英明決定，恢復我的職務，元旦那天正式回去上班.....完了，客客，彙

報完了，就這些！」

原來事情是如此簡單，比我想像的簡單多了，我一度以為秋桐是走了上層路線，找了李順的父母，他們出面說的話，不過，我又一直覺得不大可能，因為這不符合秋桐的性格。

我不由為秋桐的聰慧感到自豪，快速回復：「有時候，看起來很複雜的事情，操作起來竟然是如此簡單，這說明，領導的眼睛還是雪亮的嘛！」

她說：「是啊，主要領導用人，其實很多時候還是要考慮工作的，單位的老大尤其如此，因為他需要有能力的人給他出政績啊，你幹不好，對他的仕途自然也會有不好的影響，你出了成績，那出彩的是的老大，他在給市里的領導彙報時，自然是有風光的.....

「所以，我根據這一點，採取了這個辦法，不但給老大送了一份檢查，其他黨委黨委成員都發了一份，這

樣，老大拍板的時候，其他人也會心服口服。這樣，俺複職就是眾望所歸嘍——」

我由衷地稱讚她：「若夢，你好聰慧！看來，今天真是個好日子，難得見到你如此高興啊.....」

浮生若夢說：「是啊，其實我今天最高興的還是我的妹妹病情有了重大好轉跡象，我的工作複職，當然也值得高興，但是不是主要的，因為我決定採取這個措施的時候，我就對自己複職滿懷信心了。」

「我之所以沒有一開始就採取這個措施，是考慮到我直接領導的看法，我不想和他弄得太僵，但是，到後來，他逼得我沒辦法了，我只能如此，我唯有如此。」

我說：「你這樣做，是對的，他估計也說不出什麼來！」

「是的，這年頭，好人誰都會做啊，你知道嗎，我複製的消息最先就是從我的這位直接領導那裡知道的，會議還沒結束，他就跑出來打電話給我了，說他在黨委

會上是如何力排眾議，做了大量工作，堅持要我複職的，最後說服了老大和其他黨委成員，大家才一致通過。」

「哦.....那你剛才說是老大直接拍板的？」

「因為，會議結束後，我又分別接到了其他幾位黨委成員還有辦公室主任的電話啊，綜合他們說的情況，我做出了這個判斷啊，呵呵.....笨笨客客，這個都想不到！」

「呵呵.....」我笑起來：「官場還真複雜，領導真會送人情！」

「一個電話，一句話的人情誰不會送啊，呵呵.....很多時候，領導都會給下屬送這種人情的。官場裡比這複雜的事情多了，這算什麼？我工作這麼多年，見到的比這複雜的多了，這只不過是皮毛而已！」

「混這個不倫不類的官場真累，國企不是國企，機關不是機關，整個夾生飯，我看，你還不如自己出來開

公司，自己做老大，多舒服，自己說了算！」

「哎——咱沒那本事啊，我是不行的，不過，我知道你是可以的，你一定行，假以時日，抓住機遇，你一定還會東山再起的，等你做了大老闆，等俺吃不上飯了，到時候就投靠你去，跟著客客老闆打雜！」

「呵呵，你是在諷刺我吧？」我心裡有些不是滋味，我現在都成了人家的保鏢兼打手了，還談什麼東山再起，談什麼大老闆呢！

「不是啊，客客，我是很認真的話哦，我覺得，你絕對具備做大老闆的素質，或者說是潛質，雖然你曾經失敗過，但是，失敗一次並不代表永遠不能崛起，人生有無數次機會再等待著善於發現機遇並能抓住機遇的人，只要你認真總結以前失敗的原因和教訓，主觀上認真反省自己，勇敢面對客觀現實，你會重新站立起的，我認定這一點！」

我沉默半晌，說：「呵呵.....今天不談這個，這麼高興的時刻，談這個掃興，哎——我好希望你天天都這麼開心，這麼高興！」

「呵呵，有生以來，打我記事以來，我這麼開心的日子還真是不多，寥寥可數：「浮生若夢說：「哎——人生啊，就是這樣，歡樂的時光總是那麼短暫，轉瞬即逝，特別對於我來說。」

浮生若夢的話讓我的心隱隱作痛，我說：「若夢，你從小到大，一定受了很多苦吧？」

浮生若夢沉默了，一會兒說：「嗯.....其實，物質上的苦我不怕，我能受，再苦我也能熬過來，最痛苦的莫過於精神，知道嗎，這麼多年來，我最痛苦的就是兩個時刻，一是逢年過節萬家團圓而我孤零零獨處的時候，二是上學時周圍的小朋友同學圍著我起哄欺負我，叫我野孩子野種的時候.....

「過去的那一幕一幕，讓我不堪回首，不敢回想，每每想起，心如刀絞.....唉.....不過想想也不應該那麼痛苦，畢竟，這些年，都過來了。」

看到這些話，我的眼睛頓時就濕了，緊緊地咬住嘴唇，抬起手狠狠擦了一把眼睛。

半晌，我回復浮生若夢：「若夢，你很苦，我仿佛看到了你的生活生長經歷，看到了你孤獨無助的哭泣，看到了你心裡的淒涼和酸楚，此刻，我多麼想代替你去承受這一切，如果時光倒流，我願意去為你承受這一切。」

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感動的表情：「客客，時光不會倒流，過去不會再來，你能有這句話，就足夠了，我明白你的心.....你說你願意代替我去承受，可是，我不能答應，我知道那種痛苦的滋味，我絕對不允許讓你去承受那份痛苦。」

我說：「我是男人，男人受苦是應該的，你是女人，

你不該去承受這些.....這些，不該屬於你！」

「客客，你是一個真正的男子漢，知道保護女人，知道承擔責任.....可是，不管怎麼說，這一切都是發生了，都是我經歷了，這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每個人的命運，都是與生俱來的，都是不可更改的，上帝是公平的，給每個人都安排好了歸宿，不要試圖去抗爭，只能去接受。」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幽幽的表情。

我沉默了，浮生若夢也沉默了。

好大一會兒，浮生若夢說話了：「客客——」

「在——」我回答。

「你在想什麼呢？」她說。

「想你.....」我說：「你呢。」

「我也是.....」她說：「你最近工作和生活都順利嗎？」

「很順利！」我回答。

「不要騙我！說實話！」她說。

「真的很順利！沒騙你！」我說。

「要是你經濟上有什麼苦難，我不想你瞞著我，我不想讓你生活上受什麼委屈：「她說：「不管怎麼說，我現在境況比你好，我不能看著你受苦。」

我心裡感動不已，明白她的意思，忙說：「我經濟上很好啊，雖然不能說是小康，卻也餓不著凍不著，有肉吃有酒喝有煙抽.....呵呵.....」

「哦.....少抽煙少喝酒啊，自己在外，身體是自己的，要學會照顧自己，別讓我擔心，好嗎？」浮生若夢說。

「嗯，我聽你的！」我言不由衷地說著。

「嗯，這才是乖客客，聽話的客客。」她說。

「你也要照顧好自己，工作不要太拼命，工作是公家的，身體也是自己的！」我說。

「嗯，我聽你的！」她說。

「嗯，這才是乖夢夢哦.....」我說。

「你叫我夢夢，這個名字真好聽啊，我好喜歡這個稱呼。」浮生若夢說。

「呵呵.....客客這個稱呼也是你給我開發出來的啊，呵呵.....」我笑起來。

「我在現實裡從來都是個大人，在這裡，卻感覺像個小孩子了，呵呵.....」她說。

「你本來就是個小屁孩嘛！小屁孩夢夢。」我調侃道。

「呸——你才是小屁孩，客客小屁孩——小屁孩客客——」她開心地叫著。

夜深了，在這萬籟俱寂的時候，我和浮生若夢在看不見的空間裡，愉快而又開心地交談著。

第二天，我還沒來及等到秋桐來雲朵病房告訴秋桐雲朵的好消息，就接到了李順的電話，讓我馬上去機場，飛往寧州，機票已經安排人給我訂好，航班號也告訴了

我。

李順給我打電話的時候。離起飛時間還有1個小時，我急匆匆給值班護士交代了一下，打車直奔機場。

路上，我給秋桐發了一個手機短信：「秋總，我在去機場的路上，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昨晚你走了之後，我繼續給雲朵做觸覺治療，雲朵的嘴唇、腳心和腋窩都有反應了。」

很快，秋桐回復：「啊——太好了，太棒了，易克，你真厲害，辛苦了！我過會兒就去醫院。」

「好的！」

「你要去機場，要坐飛機出去，是不是？」秋桐問我。

「是的！」

「還是不能告訴我飛往哪裡嗎？」

「對不起，秋總，不能！」我回復說：「飛機 10 點

25 分起飛，我正抓緊往機場趕，不和你多說了！」

我知道，聰明的秋桐根據航班時刻，一定會知道我要去哪裡。

「哦，好的，祝你一路平安！再見！」秋桐回復。

很快，我坐在了飛往寧州的飛機上，座位在最後一排。

飛機平穩後，我突然有了便意，剛才一路緊趕慢趕，沒覺得多尿急，這會兒忍不住了。

我急匆匆站起來去衛生間，狹窄的走道裡，一位漂亮的空姐正推著小車在給乘客發放飲料。

擦肩而過的時候，我動作過於大，正好碰到了端著飲料的那位空姐的胳膊。空姐躲閃不及，紙杯裡的飲料灑了出來，濺到了我的身上。

「哎呀——」空姐驚叫一聲，忙抬頭看著我對我說：

「對不起，先生，實在對不起。」

「沒事，沒事，應該對不起的是我……」我應付著，尿急陣陣，沒停腳步，沒再理會那空姐，直接去了衛生間。

回來的時候，我剛坐下，那位空姐過來了，我以為她又是來道歉的，忙說：「小姐不要客氣，我沒事的，剛才只是我不小心碰了你，不怪你的。」

「易哥——你是不是易克大哥啊？」那位空姐沒有理會我的話，卻帶著美麗的笑容，大大的眼睛看著我，眼珠子都不帶轉的。

「啊——我是易克啊，你是——」我呆呆地看著這位身穿制服窈窕迷人的空中小姐，腦子裡卻怎麼也想不起她是誰？

這位美麗的空姐看我一副驚愕的神態，莞爾一笑，剛要說話，一抬眼皮看了下前方，忙低聲對我說：「易克大哥，我還在工作時間，不能和你多說了，等到了寧州

機場，你在出口處等我，我和你再說.....好了，我先去忙了。」

說完，這位空姐急忙往前走了。

我坐在那裡，傻乎乎地看著她苗條的背影，挖空心思也沒想出她是誰。

雖然以前我在寧州認識的女孩子不少，追求我的女孩子也很多，但是，我確實想不起我見過她，更沒有想起自己會認識哪一位元是做空姐的。

絞盡腦汁，一直想到飛機降落，我也沒想起她是誰。

下機後，我在出口處等了一會兒，果然，那位空中小姐輕盈地沖我走來，臉上帶著動人的笑容，一直走到我跟前才停住腳步。

我愣愣地看著她。

「嘻嘻.....易克大哥，你是不是很迷惑呀，在想我為什麼認識你你不認識我呢？」她開心地笑著問我。

「嗯，是啊，請問你是——」我看著她俊美的臉龐，還有一笑就露出的兩排潔白整齊的牙齒。

「我叫海珠，嘻嘻.....」她大大的眼睛看著我，臉上帶著調皮的笑。

「海珠？」我重複了一遍。

「是啊，我叫海珠！」她說。

「可是，我沒想到我認識你啊，你是——」我看著海珠。

「嘻嘻，你當然不認識我，可是我認識你呢，我經常在我哥哥的房間看你的照片，還看過你們同學聚會時候你們喝酒唱歌的視頻呢.....這回，易克大哥，你該想起來了吧？」海珠抿嘴笑著。

「哦.....原來.....原來你是海峰的妹妹啊？」我恍然大悟，長出了一口氣，說：「怪不得我不認識你，原來是這樣，早就聽海峰說她有個可愛漂亮的妹妹，沒想到今

天在這兒遇到了。」

海峰是我大學時候睡在我上鋪的兄弟，和我關係特鐵，我們和段祥龍是一個班的，但不是一個宿舍。

大學畢業後，海峰獨自去闖深圳，在一家跨國公司發展，哥兒們難得見一次面，只有中間同學聚會時見過幾次，最近的一次是我破產前幾個月，我還風光的時候。

那次是我做東在開元大酒店請客，帶著冬兒一起參加的，段祥龍和其他幾個在寧州發展的同學也參加了，酒足飯飽之後，大家一起找了一家歌廳狂歌亂舞到凌晨2點。

那次我和海峰都喝醉了，海峰還專門為我和冬兒獻了一支歌。

哥倆私聊的時候，海峰還帶著巨大的遺憾狠狠揍了我一拳，說我找女朋友的速度也太快了，他還想這次回來介紹他妹妹給我認識，想讓我做他妹夫的。

當時我只知道傻乎乎地笑，海峰還搖頭晃腦地自豪地誇耀他妹妹是如何地漂亮溫柔。

沒想到幾個月之後，我就成了破落戶，公司沒了，冬兒也沒了。黯然離開寧州的時候，我誰都沒有告訴，包括遠在深圳的海峰。

不曾想，今天在這裡遇到了他的漂亮妹妹。

「易哥，你是到星海出差回來的？」海珠邊和我一起往外走邊問我。

「哦.....這個.....不是.....」我說：「你哥哥沒告訴你？我寧州的公司垮了.....我現在在星海做事，這次回寧州是來辦事的。」

我知道，我公司破產的消息很快就會在同學和朋友的圈子裡傳開，海峰很快就能知道，他現在肯定是知道的，只不過，我原來的手機號碼不用了，他找不到我。

「啊？你寧州的公司垮了？怎麼回事啊？」海珠驚

訝地看著我：「我哥沒和我說過啊？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海珠一直不知道，那就是海峰一直沒告訴她了。
我淡淡地笑了下：「這年頭像我這樣的小公司破產的不計其數，很正常啊，呵呵.....至於怎麼回事，一言難盡，不說了。」

「哦.....」海珠帶著同情的目光看著我：「那.....易哥，你在星海還好嗎？工作還算如意嗎？」

我笑了下：「很好，一切都很好，怎麼？你經常去星海？」

「是啊，我經常飛星海和寧州，來回天上飛。」海珠說：「易哥，我哥經常在我面前誇你有能力，敢幹敢闖，這次公司垮了，你可要挺住啊，不要氣餒。」

我看著海珠點點頭：「嗯，好，我不氣餒，呵呵.....多大個事啊，沒事的，你看，我這不是還很好嗎？謝謝你的關心和鼓勵啊，海珠！哎——海珠，多好聽的名字

啊，你和你哥哥名字加起來就是珠峰，珠穆朗瑪峰哦.....
那可是世界最高點。」

聽我這麼說，海珠不由捂著小嘴巴笑了起來，一會兒說：「易哥，你這次回來，恐怕不單是做公事，還附帶著有私事吧？」

我說：「沒有啊，都是公事，沒有私事！」

「呵呵.....騙誰呢，我可知道你是有個漂亮的女朋友哦，我看過你倆和我哥的合影，還有視頻時你們一起唱歌跳舞的視頻，你女朋友真的很漂亮哦.....」海珠笑著點點頭，又自言自語地說：「這麼說，那我那兩次在飛機上見到的就是她了，應該就是她嘍.....沒錯的，哎——我當時還不敢十分確定，愣是沒過去和她招呼，怕認錯了人，早知道，我該去叫聲嫂子啊.....」

我心裡一震，看著海珠：「海珠，你說什麼？你說的是誰？飛機上見到的是誰？」

海珠吃吃地笑著：「還能是誰啊，是你女朋友唄，呵呵.....」

我睜大眼睛看著海珠：「什麼意思？你什麼時候見到她的？在哪兒見到的？」

「哎——易哥，你看你這話問的，我整天飛來飛去，當然是在飛機上見到的了，當然是在寧州到星海，星海到寧州的飛機上才能遇見她了。」海珠快人快語地說：「當時我還覺得有些疑惑，現在明白了，她一定是去星海看望你的，然後又坐飛機回來寧州，哎——你怎麼不帶女朋友一起去星海發展啊，兩人相距這麼遠，飛來飛去的，多受罪啊？」

「啊——」我驚呆了，停住腳步，一把拉住海珠的胳膊，看著海珠：「海珠，慢點說，你具體和我說說，到底是怎麼回事？慢慢說。」

海珠看著我的神態，不覺有些奇怪：「易哥，你怎麼

了？」

我心裡很著急，對海珠說：「海珠，先別問，你先告訴我具體情況。」

海珠歪著腦袋看了看我，然後說：「第一次大約是在上個月中旬，我從寧州飛星海，在飛機上看到一個漂亮的女孩，當時就覺得面熟，想了半天，看了半天，才想起這女孩特像我在照片和視頻上看到的你女朋友，當時想和她說說話的，可見她表情有些悶悶不樂，又怕認錯人了人不好意思，就沒過去搭訕。」

「哦.....」我的心劇烈跳動著，那時間和我在星海市區購物廣場見到冬兒的時間基本一致，這麼說，冬兒真的是從寧州飛往星海的。

「那.....第二次呢？快說！」我看著海珠催促著。

「第二次，就是大約一周前了，我從星海飛寧州，又見到了她，穿著一件紅色的羽絨服，神情沮喪地靠窗

坐著，獨自沉思，我還是擔心認錯人，又看她神情不對頭，沒敢過去打擾她。」海珠說。

「啊！」我不由發出了一聲，渾身都麻木了。這麼說，這段時間，冬兒一直在星海的，她一定是獨自去的星海，一定是去找我的，找不到我，呆了這麼久，最後絕望而歸。這麼說，冬兒現在應該在寧州了。

我的頭皮濛濛的，陣陣發麻，呆立在原地不動。

「易哥，你怎麼了？我說的那女孩是不是就是你女朋友啊？她為什麼悶悶不樂呢，是不是你們吵架了？還是你欺負她了？」海珠搖晃著我的胳膊。

我抬頭看著寧州上空那灰濛濛陰沉沉的天空，半晌沒有說話，最後長長地出了口氣，看著海珠說：「我們早就分手了.....我破產後，她就離開了我.....」

「啊？」海珠用意外的眼神看著我：「你們分手了哇.....那.....那.....她去星海，不是去找你的？」

我沒有做聲，心裡極其鬱悶。

「那.....也許，她是後悔了，又去找你和好的了，她飛到星海沒有找到你，然後又獨自飛回來了，是嗎？」
海珠很聰明，似乎猜到了什麼。

我歎了口氣，對海珠說：「走吧.....別問了。」說完，我抬腳就走。

海珠緊跟上來，對我說：「哎.....易哥，你別難受了，這個事.....這個事情.....唉.....我沒經歷過這樣的事，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你了，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我又停住腳步，看著海珠，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努力笑了下：「海珠，謝謝你，事情已經過去了，你不用安慰我，我沒事的。」

海珠不說話了，跟在我後面，一起出了機場，然後互相留下了聯繫電話，分別打車離去。

臨分手時，海珠看著我，想說什麼，卻欲言又止。

我直接去了開元大酒店，找到了李順。

李順早就安排給我好了房間，還是上次我住的那間，李順也還是住在原來的房間。

「哈哈，我的易哥來了，哈哈，時隔一天，我們又見面了！」李順見了我，張開雙臂，親熱地和我擁抱起來。

不知怎麼，李順一擁抱我，我就渾身起雞皮疙瘩，總覺得和普通男人間的擁抱不同。

可是，我又不能推開他，他是我的老闆啊，操——

好不容易承受完李順的擁抱，我和李順一起共進午餐。

飯後，李順對我說：「夜總會已經順利接手了，我們的人正在進行整理，大部分設備都很好，換一小部分就可以，裡面的裝飾都是嶄新的，直接不用動，這樣，我就省心了，很快，我們在寧州的夜總會就要開業了，營

業手續已經辦好，夜總會的名字叫——2046！」

「2046？」我說。

「是的，這個名字不錯吧？哈哈！」李順說。

「嗯，不錯，挺有特點的，讓人想起那部電影。」
我說。

「是啊，哈哈，我就是沖那部電影才起的這麼名字，
以後，2046 酒吧，就是寧州最高檔的豪華 dj 酒吧，我
們要麼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近期，我們就會開業！」
李順大手一揮。

「可是，管理人員，還有服務人員，行政後勤人員，
都需要招募和培訓吧？」我說。

「這個.....」李順神秘地笑了一下：「這個就無須你
操心了，我自然會有安排！」

我點點頭：「哦.....」

我開始猜測李順讓我今天來的目的。

這時，李順說：「我這次讓你來，是要帶你出個遠門。」

「哦……」我點點頭，知道李順如果不告訴我目的地，我是不能問去哪裡，就說：「今天就走？」

李順搖搖頭：「今天不走，具體什麼時間走，不好說，或許明天，或許後天，或許大後天，你就等著好了！」

「嗯，好！」

「今天下午，我給你放個假，你自由活動，不用跟著我，我要出去見個人。」李順說：「我估計你在寧州也還有不少以前打工時候的窮鬼朋友，這次回來，你也算是衣錦還鄉了，去看看他們，讓他們看看你現在混得如何！呶——這個，是給你的！」

說著，李順從包裡摸出整齊的一還錢扔到我跟前的茶几上：「這是你今天下午的活動經費，昨晚你看場子有功，獎勵你的，一萬元，看望那幫窮鬼我估計是足夠了！」

「不用，我不用，我身上有錢！」我想退還給李順，

李順一口一個「窮鬼」讓我聽了心裡很不舒服。

「給你你就拿著，哪來那麼多廢話，我最厭惡的就是跟我客氣！」李順有些不悅地說。

我於是不再推辭，將錢裝進口袋：「謝謝李老闆！」

「嗯，這還差不多，這是你應得的……我跟你說，易克，跟著我，不許給我裝逼弄景，給我客氣，我會煩的！」李順說完，搖晃了一下腦袋：「哎——昨晚你幹的漂亮啊，哈哈，乾淨利索，不拖泥帶水，白老三這狗日的，秋桐那事我還沒騰出手找他算帳，他的人倒是主動找上門來，我看他是活膩歪了。」

「昨晚我給曹所長打了招呼，曹所長把那什麼四大金剛倒掛著吊了一夜，天亮後，每人罰了 1 萬元錢，才放回去，我估計來交錢的肯定是白老三的人，哈哈，這也算是稍微讓我出了口氣，曹所長那邊也不錯，又進賬 4 萬塊，這傢伙還一個勁兒感謝我呢。」

我對李順說：「李老闆，白老三是什麼來路？」

李順皺皺眉頭，搖搖頭：「這個狗日的是最近半年突然冒出來的主兒，以前在星海的道上，沒聽說過有這個人，不過這表子養的崛起很快，黑白兩道都做，我做的專案，他基本都有，就差開個夜總會了，至於他什麼來路，我他媽還真沒去摸底，聽張小天那天說好像他也有點什麼官場背景做後臺，媽的，官場背景我才不怕，他再牛逼，還能。」

說到這裡，李順突然停住了嘴，看著我咧嘴一笑：「兄弟，我給你說，咱不光在星海黑白通吃，就是在寧州，咱照樣能在黑道和白道之間混的很滋潤，你放心，跟著我幹，絕對吃不了虧，怎麼樣？不說工資，光這段時間我獎勵你的，就頂的上你過去 2 年的工資了吧？哈哈，其實呢，老弟，這都是小意思，以後，大魚還在後面呢！」說完，李順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默默地聽著，感覺李順就像是個釣魚的，我是被他釣上鉤的一條魚，沒有了自主的方向和自由，只能跟著他魚鉤一步步往前走。而吸引我上鉤的魚餌，就是曾經擁有過而又失去了的錢。我必須要有大量的錢，因為雲朵治病需要錢。

「好了，你自由活動去吧，我要回房間睡會了，昨晚整了一個少婦，操他媽的，累死我了，那娘們還不滿足，我這回可是知道少婦的厲害了！」李順搖搖晃晃站起來，出去了。

李順走後，我靠在床頭發了半天楞，我他媽自由活動，上哪裡去活動？我不願意見到這裡的任何一個熟人。

這時，我的手機來了短信，是秋桐的。

「到目的地了吧，一切還順利嗎？」

我回復：「順利到達，謝謝秋總關心，雲朵還好吧？」

「好啊，我這會正在她跟前呢，正在給她撓癢癢呢，
哎——也真奇怪，我撓她那些敏感部位，都沒反應呢！」

我說：「不要著急，說不定慢慢就會有的。」

「我說的一點都沒錯，她就是認人，別看她睡那裡
裝糊塗，我看啊，她還是有數的，呵呵.....」秋桐回復。

我忍不住笑起來：「秋總別開玩笑了，說不定再過一
會兒，她就有反應了呢！」

過了大約 3 分鐘，秋桐回短信了：「啊哈——啊
哈——易克，你是大仙啊，你會算啊！我剛才觸摸雲朵
的腋窩，她有反應了吖——哈哈.....」

我高興地笑起來，「我說嘛，你看，這不就是了.....
太好了！」

「是啊，嘻嘻.....這丫頭終於給我面子了。」秋桐說：

「我上午問醫生了，醫生說只要堅持不懈，以後會有越
來越多的身體部位出現反應的，我們加油啊！」

我說：「可惜，我出差在外，就要多辛苦你了！」

「你看，你又說外話了，好像我和雲朵的關係就不如你和她親似的，你說，是不是？」秋桐說。

「我.....」

「呵呵，好了，不要我我我的了，不和你說了，我得專心幹我的事情！」秋桐說。

和秋桐發完短信，我的心裡又愉快起來。雲朵啊雲朵，我是多麼想看到昔日那般活潑可愛的你啊！

想著雲朵，又想起了那美麗的科爾沁大草原，想起了那縱馬賓士的情景，想起了雲朵那悠揚婉轉的喉嚨.....

我起身拿出筆記型電腦，打開，播放起那優美的草原音樂。

正聽得入迷，手機突然來電話了，我以為是李順打來的，看都不看，摸起就接：「老闆——」

「狗日的易克，你怎麼知道我是老闆？」電話裡傳

來咬牙切齒的聲音，卻不是李順的，這聲音我再熟悉不過，是我的死黨，海珠的哥哥，海峰的。

「海峰，是你？」許久沒有聽到自己哥們的聲音，我的心裡不由一陣激動。

「不是我還是誰？操——你沒死啊，你還活著啊！」海峰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激動，還帶著火氣。

「呵呵.....日——你個鳥人，我當然沒死，我當然活著！你在哪兒呢？在深圳？」我說。此時，我已經斷定是海珠給海峰打了電話，告訴了我的電話號碼以及我來寧州的消息。

「你他媽的管我在哪裡幹嘛？你在寧州哪裡？」海峰的口氣不依不饒。

「我剛到寧州啊，住在開元大酒店，是海珠告訴你的消息的吧？」我說。

「廢話，她不告訴我，我怎麼能找到你，幸虧今天

她遇到了你，不然，我還以為你狗日的從人間蒸發了！」海峰火氣十足地說：「丫的，看來混得還不錯嘛，住上五星級酒店了，你等著，老子這就去找你，老子現在在寧州，告訴我房間號。」

我一聽，靠，海峰在寧州啊，忙說：「別，海峰，我老闆也在甯州，你別來找我，來了說話不方便，還是我去找你！」

「你也別來找我了，咱倆到你酒店附近的星巴克見面！我 20 分鐘之後到，不見不散！你等著，見了面，我非收拾你不可！」說完，海峰掛了電話。

20 分鐘後，我和海峰在星巴克的一個單間裡會面了。

海峰戴一副眼睛，小白臉，文質彬彬，看起來就是一副書生樣子，但是，性格卻很直爽。

見面後，我還沒來得及說話，就挨了海峰重重的一

拳，接著就是他的破口大罵：「娘希匹，你怎麼不死呢？你幹嘛還活著呢？你有種啊，招呼都不打，說走就走地不見影了，老子到處打聽你，沒有任何人知道你的消息，你知道老子想你想地多苦嗎？混帳王八蛋，阿拉今天要和你算帳——」

海峰憤怒地罵著揍著我，眼圈卻越來越紅，聲音越來越哽咽。

什麼叫兄弟，這就叫兄弟！

我的心裡湧起一陣巨大的感動，眼睛潮潮的，一把抱住了海峰，和海峰擁抱在一起.....

好半天，我們倆才平靜下來，要了兩杯咖啡，還有一些零食，邊喝咖啡邊開始聊天。

我先簡要說了下自己的情況，我告訴海峰我破產後就離開了寧州，直接去了星海，在一家實業公司應聘做老闆助理。這次是來甯州陪老闆談業務。

我說的很模糊，很簡單。

然後，我問海峰：「你這次來甯州談業務？」

「談狗屁，」海峰說：「老子現在在寧州工作，總部那邊在寧州設了個辦事處，我在這裡負責。」

「哦，不錯，好啊，在寧州好，離家近，照顧家人也方便！」我說：「你現在是越混越好了，跨國公司的辦事處主任，我現在可是淪落了，由老闆成了人家的打工仔！」

「操——少諷刺挖苦我，我也不同樣是個打工的？只是幹的內容不同而已。」海峰說：「你剛離開寧州不久，我就被總部委派到寧州來了，想找你報導的，卻找不到你了，後來聽段祥龍說了你的事情.....然後我就一直想辦法聯繫你，卻怎麼也找不到.....日，你狗日的做事真絕，竟然連我都不告訴。」

我歎了口氣，說：「混到這個地步，我還有臉見誰呢？」

還不如悄悄失蹤的好.....唉——媽的，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啊，現在的易克已經不是昔日的易克了。」

「少給我說這些沒出息的話，我就不信你個鳥人從此就不行了，你個狗屎別的不行，做生意絕對有一套，比我強多了，」海峰說：「你要是敢再說這種喪氣的話，我就廢了你個囊包！」

我不說這個了，換個話題，說：「今天真巧，飛機上遇到了你妹妹，我不認識她，她倒是認識我.....」

「廢話，我在家裡的房間裡有好幾張我倆的大幅偉人照呢，我經常和她提起你，她對你當然是有深刻印象的了。」海峰說：「我房間裡還有你和冬兒和我的合影呢，唉.....早知道你和冬兒到這一步，當初還真不如把我妹妹阿珠介紹給你，你小子委屈下給我當妹夫。」

提起冬兒，我的眼神黯淡下來，吐了一口氣，然後看著海峰：「海峰，你有沒有在寧州見到過冬兒？」

海峰沒有立刻回答我的問題，卻問我：「易克，告訴我，你們當初為什麼要分手？」

我搖搖頭：「我不知道.....一覺醒來，公司沒了，冬兒也沒了.....我至今也不知道冬兒為何就突然失蹤了。」

海峰沉默了半晌，伸手向我：「給我一顆煙！」

我摸出煙，遞給海峰，給他點著，自己也點著一顆，深深地吸了兩口。

海峰平時是不抽煙的，剛吸了兩口，就被嗆得咳嗽起來。

等海峰平靜下來，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然後看著我，沉聲道：「易克，你忘記冬兒好不好？徹底忘掉和冬兒的過去，好不好？」

我瞪眼看著海峰：「為什麼？怎麼了？你見到過冬兒了？」

「先別問，我問你的話你回答我，忘記她，好不好？」

海峰盯住我。

我歎了口氣，不說話。

「好吧，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心不死，既然你這副囊包樣子，那我就告訴你：「海峰咬咬牙，又吸了一口煙，說：「冬兒現在已經有人了，你走後她就跟了別的人，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段——祥——龍！」

我大吃一驚，抬頭看著海峰，目瞪口呆：「你——你說什麼？」

「我說什麼你不明白？你沒聽懂？還問，操你大爺的！」海峰粗暴地說了一句。

我的腦門頓時轟地一下，陣陣發懵，覺得天已經塌了下來，冬兒竟然跟我的大學同學兼商場最激烈的競爭對手段祥龍好了，跟了段祥龍，怎麼會是這樣？冬兒怎麼會跟了他？

段祥龍一直垂涎冬兒，只是一直沒有得手，現在我完蛋了，他竟然就得到了冬兒！

我的心裡陣陣刀絞一般的痛，還有說不出的酸楚。

我狠狠地用手抓住頭髮瘋狂地撕扯著，面部肌肉劇烈抽搐著，緊緊咬住牙根，不讓自己狂叫出來.....

我曾經和冬兒是那麼如膠似漆，那麼耳鬢廝磨，那麼海誓山盟，那麼花前月下，那麼甜蜜幸福，那麼深深愛慕，難道，就因為我破產了，冬兒就立刻變心投入到我商戰對手兼情敵的懷抱了？

冬兒怎麼會如此狠心？怎麼會如此見異思遷？怎麼會如此忘情？這不可能，一定不可能，冬兒離我而去，一定是有別的原因，一定是！不然，冬兒不會坐飛機去星海！

「這絕對不可能，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絕對不是真的。」我猛地抬起頭，看著海峰，嘶聲說道：「海峰，

你告訴我，這不是真的，這都是假的，你告訴我，告訴我.....」

我帶著絕望而又期望的眼神看著海峰。

「很可惜，兄弟，我不能欺騙你，這是真的，你就死了這個心吧！」海峰冷靜而殘忍地說：「你失蹤後，我曾經好幾次親眼看到他們倆親熱地勾肩搭背神態親昵有說有笑地出入商場和酒店，這都是我親眼看到的.....難道非要我給你提供活人床上小電影，你才會死心？」

我的心又是被沉重地一擊，怔怔地看著海峰。

「兄弟，直面現實吧，不要自己欺騙自己，不要做白日夢，該來的早晚會來，或許，冬兒本來就不是屬於你的，不是你的就不要去奢望——」海峰繼續說：「阿珠今天和我說了，她在飛機上見到過 2 次冬兒，不要自作多情以為冬兒是去找你的，中國這麼大，地方這麼多，她到哪兒都是正常的，她能去北京，能去南京，能去上

海，自然也能去星海.....醒過來吧，我知道你小子重感情，是個情種，但是，你必須得面對現實，雖然現實很無情而殘酷。」

海峰平靜的話語陣陣刺痛著我痛苦而冰冷的心，我的身體內部五臟六腑都感到了極度深寒，陣陣痙攣起來.....

有些傷痕，劃在手上，癒合後就成了往事。有些傷痕，劃在心上，哪怕劃得很輕，也會留駐於心。有些人，近在咫尺，卻是一生無緣。有些遺憾，註定了要背負一輩子。

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雖然從前冬兒的離去讓我痛苦，但是，我心裡始終還帶著一絲僥倖，存著一抹不死的火苗，總覺得冬兒離去得太蹊蹺，總不願意相信冬兒會背棄昔日的海誓山盟，今天海峰的話，將我心底那最微弱的一絲光亮徹底撲滅，我徹底絕望了。

我木木地坐在那裡，煙頭燒到了手指，發出一陣燒烤皮膚的味道，我都沒有覺察。

海峰忙伸手將我的煙頭拿出，放進煙灰缸，然後沉默地看著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煙。

良久，我重重地吐出一口濁氣.....

海峰緩緩地說：「易克，聽兄弟我一句話，忘掉過去，忘掉所有的

不快和鬱悶，從頭再來，你還年輕，我們都還年輕，我們有的是拼搏的資本，有的是美好的青春年華。

「這操蛋的人生就是一列開往生命終點的列車，路途上，會有很多站口，沒有一個人可以至始至終陪著你走完，你會看到來來往往、上上下下的人。

「如果幸運，會有人陪你走過一段，當這個人要下車的時候，即使不舍，也該心存感激，然後揮手道別，因為，說不定下一站會有另外一個人會陪你走的更遠.....

一切好聚好散.....自己想開最重要。」

我看著海峰，摸起一顆煙，點燃，狠狠地吸著。

「不要為了所謂的愛情，肆意地折磨著自己，愛情不在於你改變

了多少，而是在於你堅守了多久；不要為了所謂的愛情，讓情感變成一種煎熬，你奢望的越多，它回饋你的可能越少；不要為了所謂的愛情，寧願受傷也不回頭，熄滅的火焰已經無法燃燒，最終只能用你的血與淚，慢慢地融解當初所有的痛。」

海峰繼續說著：「有句話說得好，愛情就像兩個拉著橡皮筋的人，受傷的總是不願意放手的那一個，你個傻蛋，想明白點好不好？你看看你現在這個熊樣子，還是個男人嗎？還是昔日那灑脫豪放的易克嗎？我看你現在，就是一個窩囊廢！

「你這樣子，最讓我瞧不起，多大個鳥事，不就是

一個女人嗎？為了一個不愛你了在你最困難的時候離你而去的女人，值得這麼失魂落魄嗎？兔崽子，你給我振作起來，你早就該死心了，還抱他媽的什麼僥倖心理。」

說完，海峰重重地拍了我的肩膀一下。

我的身體一顫，眼神直勾勾地看著海峰。

「這麼看著我幹嘛？說話，別一個屁不放！」海峰被我看的神情有些發毛。

我突然就止不住放聲大笑起來，狂笑不止，在房間裡那憂傷而窒息的空氣中，那笑聲裡充滿了淒涼和悲酸.....

從星巴克出來，我和海峰找了一家酒館，要了幾個菜，海峰不喝酒，我要了一瓶二鍋頭，獨自喝了個一乾二淨。

借酒澆愁愁更愁，沒有醉，卻越喝心裡越鬱悶。

快吃飯時，我接到了李順的電話，讓我陪他去酒吧

玩，於是我和海峰告別，回到酒店，和李順一起到了開元大酒店的酒吧裡。

李順要我陪他喝芝華士，我沒有拒絕，毫不客氣地和李順碰杯。

李順要了兩個坐台小姐，分給我一個，我沒有拒絕，和坐台小姐相依相偎著喝起來。

看著我今晚的表現，李順起初帶著一絲意外的表情，隨後就適應了，甚至顯得很開心。

一直玩到 12 點，李順帶著兩個坐台小姐回房間，讓我一起進來。

我悶不作聲，一屁股坐在套房的客廳沙發上，對面沙發前的茶几上，擺放著一個溜冰壺。

李順醉意熏熏，坐到冰壺跟前的沙發上，對我說：「哈哈，易克，今晚你喝酒很痛快，不錯，出來混，就得這樣，要學會放開，這人生，不就是好吃好喝好玩嗎，今

晚這兩個妞都是出冰台的，你挑一個帶回房間，我再要1個來。」

我眼睛直勾勾地看著李順，沒有說話。

說完，李順就低頭含住了吸管，一個小姐半跪在李順前面開始點火烤冰，李順咕嚕咕嚕地吸起來，不停仰臉閉眼迷醉地噴吐著白色的濃煙.....

另一個穿超短裙的小姐這時坐到我旁邊，豐滿的身體在我身上蹭著，又將我的手拿起放到她的大腿上來回撫摸著.....

我像一具植物人，任其挑逗，身體和心裡卻沒有任何反應。

空氣中又開始瀰漫著濃濃的香臭味。

李順噴完最後一口濃煙，閉上眼睛搖晃了幾下腦袋，很沉醉的樣子，接著睜開眼，帶著迷惘的眼神看著我，招招手：「兄弟，來，吸幾口，很爽的——」

那個烤冰的小姐依然半跪在那裡，手裡拿著打火機，看著我。

我腦子昏沉沉的，二話不說，站起來，走到李順旁邊坐下，伸手就摸過吸管.....

不知不覺，我陷入了墮落的邊緣。

之前我因為企業破產和冬兒離去心灰意冷，自暴自棄，自虐自傷，那是一種墮落，之後，我跟隨黑社會，打打殺殺，舞槍弄棒，那是一種墮落，而今，我借酒澆愁，馬上就要涉毒，這又是一種墮落，而且還是深深的墮落。

我不知道跟隨李順，我的人生，我的肉體，我的靈魂，將要墮落到何處。

我的大腦此時一片混沌，不假思索就要張口含住那吸管——

正在這時，我的手機突然響了，在這個時刻，這手

機鈴聲分外刺耳。

我的心一顫，掏出手機一看，是秋桐打來的。

一看到秋桐的號碼，我不由渾身一震，心跳速度劇增。

這一刻，我突然猛地警醒，我這是在幹什麼？我這是要他媽的吸毒？

一想到我要吸毒，我就被自己嚇了一大跳，我已經身不由己進入了黑社會，在步入墮落的深淵，如果再沾上吸毒的習慣，那我就徹底完了！

我拿著手機看了一下，正猶豫要不要接電話，李順這時看著我：「誰來的電話？」

我的心裡有些慌亂，掩飾住，隨口說道：「我媽——」

「趕快接啊——」李順催促我。

「哦.....接——」我邊按了接聽鍵邊開始說話：

「媽——這麼晚了，你打電話有事嗎？」

「啊——什麼？媽？」秋桐在那邊懵了，說：「易克，你看錯了號碼吧，是我啊，秋桐啊——」

「哦.....媽，什麼事，你說！」我邊說邊沖李順打了個出去接電話的手勢，李順笑著點點頭，我於是忙開門出去，到了走廊裡。

「易克，你怎麼了？我是秋桐啊，你管我叫媽幹嘛？我還沒你媽那麼老吧？難道我說話的聲音和口氣和你媽很像？」秋桐在電話那端忍不住笑起來。

我這時已經走到了走廊，於是趕緊改口：「秋總，不好意思，剛才和李老闆在一起，我怕讓他知道是你給我打的電話，就.....不好意思啊.....」

「哦.....這麼晚了你還和李順在一起？你們在幹嘛？」秋桐說。

「嗯，這個，沒幹嘛。」我有些語無倫次：「沒幹嘛。」

「沒幹嘛那在一起幹嘛？」秋桐追問。

「真的沒幹嘛，就是.....就是在一起說說話，聊天。」

我說。

「聊天？說話？這麼晚了兩個大男人在一起聊天？」

秋桐的聲音顯然充滿了懷疑。

「真的，是真的！」我一口咬定。

秋桐在電話那端沉默了半晌，一會兒說：「那好吧，既然你一定要這麼說，那我就只有相信你了。」

「嗯.....」

「易克，我想再次提醒你：「秋桐繼續說：「一個人，不管什麼時候，不管多麼難，多麼落魄，都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清醒頭腦，都不能墮落。你和李順在一起，我不知道你們都在幹什麼，當然，你也不會告訴我，李順更不會告訴我，那好，我就不問，但是，我提醒你的話一定要記住，一個人變好很難，變壞，卻很容易。」

「嗯.....謝謝你，秋總，我記住了！」我說著，額頭

開始冒汗。

「以前，我對你有很深的誤解，但是，後來，通過一系列事實，我感覺你應該是個好人，起碼是個有良心的人，我希望我的眼光沒有看錯。」秋桐繼續說：「或許，換了別人，我不會去管去問，但是，畢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看著你步入未知的什麼深淵不管你，雖然我不用對你負責，但是，我還是想和你說這.....」

秋桐的話讓我心裡感到了溫暖，秋桐這是為我好啊，我說：「嗯，我知道了，秋總，再次感謝你！」

「你不用感謝我，我也不是什麼高尚的人，我只不過是因為你對我有救命之恩才會說說你，別的人，我不會管，當然，也無權管：」秋桐淡淡地說：「每個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來的，方向都是自己掌控的，你自己心裡有數就好了。」

「嗯.....」我答應著，然後問秋桐：「秋總，這麼晚

你打我電話，有事嗎？」

秋桐的聲音在電話裡突然高興起來：「我打電話是要告訴你一件好事情，我都等不及發短信了，直接就撥了你的電話，告訴你呀，剛才我觸摸雲朵的腳心，那地方也開始有反應了，還有.....還有那個.....那個地方，也.....也有反應了呢。」秋桐後面的話突然吞吞吐吐起來。

我心裡很高興，暫時忘卻了心裡的不快和憂鬱，又大約猜到了秋桐話裡的意思，突然想逗逗她，就故意做不明白的樣子：「什麼地方啊？那個地方是哪裡啊？」

「是.....是.....」秋桐的聲音吭哧吭哧的。」就是.....就是上面那個地方。」

「上面哪個地方啊？額頭？鼻子？眼睛？」我裝傻。

「不是.....不是，就是.....就是.....小兔子哪兒。」

秋桐的聲音很低，我甚至都能猜到她此刻臉一定紅了。

「哦.....是那裡啊，嗯，不錯，很好！」我說：「你

幹的很出色啊.....再接再厲，爭取更大的進步！」

「呵呵，我怎麼聽你說話像是老闆在表揚員工啊.....」

秋桐笑著說。

我頓時醒悟過來，我剛才一得意忘形，又擺出了以前和員工講話的架勢，忙說：「秋總，你真會開玩笑，你才是老闆，我才是員工啊，我哪裡敢對你那麼說話呢！」

「不過，聽你剛才說話的氣勢，還真有點那麼個味道，呵呵.....」秋桐笑著說：「哎——現在看來，雲朵的病情會越來越好了，真希望她明天就能睜開眼睛，坐起來，站起來，和我一起出去散步玩。」

「我也是同樣的希望，我現在和李老闆在一起，不知何時能回去，就要讓你多辛苦了。」

「你們還要過幾天再回來？」

「嗯.....過幾天，還要到更遠的地方去，去哪裡，不知道，什麼時候去，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不知道，

去幹什麼，不知道！」我乾淨利索地說。

「哦，我明白了.....雲朵這裡，我會悉心照料的，你就放心好了！」秋桐說：「你對我照顧好你的小妹妹放心不？」

「呵呵，當然放心了，」我說：「雲朵是我的小妹妹，也是你的小妹妹啊，對了，你可以繼續擴大觸摸的範圍，醫生說的話你還記得吧？」

「記得啊，我觸摸了雲朵的很多地方呢，就只有一個地方還沒。」秋桐說到這裡，住了嘴。

「還有一個地方？哪裡啊？」我說。

「就是.....就是.....那裡！」秋桐的聲音又變得吞吐起來。

「哎——急死人，到底是哪裡啊，你說話怎麼這麼不利索啊。」我做著急狀說：「醫生說的那幾個地方，可都是很重要的地方，這是大事啊！說啊，哪裡啊？」

「就是.....就是.....雲朵下面那.....那地方。」秋桐斷斷續續地說著，我猜這時她的臉一定又紅了。

我忍住笑，說：「那地方你還顧忌什麼啊？」我心裡沒說出的話是那地方你也有，你又不陌生，有什麼不好意思觸摸的。

「我.....我不是顧忌，我.....我是不知道該怎麼觸摸？」秋桐繼續吭哧著。

「哎——這個容易啊，我給你說，用你的無名指，輕輕按住，輕輕來回揉搓.....下麵那兩片子呢，你用手指頭捏住，輕輕揉捏.....這樣就行！」我大大咧咧地說。

「你——你——你——」秋桐連說了三個「你」，她大概沒想到我說的這麼直觀，頓時被噎住了。

「我——我——我——我怎了啊？秋總？」我故作糊塗地問她。

秋桐沉默了一會兒，似乎在壓抑住自己的心跳，接

著平靜地說：「沒怎麼，沒怎麼？你這人講話怎麼就不能委婉一點.....你是不是觸摸過那個地方了？」

「嗯，是的，」我老老實實地回答：「我是在觸摸了那地方之後，腳心和腋窩才開始有反射顫動的，醫生說的沒錯，那兒確實是觸覺的最敏感部位，那裡能激發帶動其他部位的觸覺恢復。你就按我說的做，肯定會收到很好的效果的。」

「知道了——」秋桐短促地說：「好了，時間不早了，我要睡了，明天，哦，不，今天就是元旦，天亮我就要回去上班了.....你也早休息吧！問候你一句，新年好，祝你新年愉快，新的一年心想事成！」

我這才想起，不知不覺，已經到了元旦，我已經步入了 2009 年。

多災多難而又讓人深刻銘記的 2008 終於過去了，這一年，發生了汶川大地震，發生了膠濟鐵路動車大事

故，舉辦了奧運會，還有，易克破產失戀，易克鴨綠江邂逅美女秋桐，秋桐深夜遇流氓，易克救美負重傷，以及雲朵遭遇車禍.....

這些，都是天災人禍啊！

2009 年，我又將會遇到一些什麼，又會發生什麼呢？

「新年好，祝秋總新年愉快，天天開心！」我發自內心地說著，然後和秋桐掛了電話。

打完電話，我剛要將手機裝進回李順房間，走到房間門口，突然又想起了什麼，摸出手機，將手機裡的秋桐來電號碼還有短信全部刪除了，然後我定定神，進了房間。

李順此刻正和兩個小姐在圍著茶几鬥地主，見我進來，李順說：「我擦，易克，你打個電話可真長啊，這不是前幾天剛見了老媽嗎？這麼說了這麼久啊！」

「呵呵，我媽打起電話來就是這樣，喜歡囉嗦，這不，睡到半夜了，睡不著了，就給我打電話了，她經常這樣！」我若無其事地說。

「嗯，老太太想兒子了！不錯，你媽可真是個好母親！」李順說著，口氣裡似乎帶著一絲羨慕。

我過去坐在他們旁邊，剛要說告辭，李順指了指那冰壺：「還有最後一點，給你留的，你初次弄這個，不能太多，吸上幾口就行。」

我忙說：「不，不用，我不弄這個.....我受不了這個，剛才還沒事，這會兒出去透了透氣，一進來，聞到這個味道就要頭暈噁心.....你們繼續玩牌吧，我回去休息。」

「怎麼？給你準備的這個小妞你不要了？」李順說：「不想溜冰就不溜，難道你不需要女人晚上陪你？」

「不了，我不需要這個，都留給你吧！」我說。

「呵呵，那好吧，我不勉強你了！」李順笑笑。

我轉身剛要出去，背後李順突然又說：「對了，易克，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需要打個電話，我的電話正好沒電了，還沒充電，那就借用你的手機打吧，你先過來替我打兩把鬥地主，我出去打個電話。」

李順要用我的手機打電話，我心裡明白，他絕對不是因為手機沒電了才打電話的，他是懷疑我剛才接電話的物件。

我不由暗自慶倖剛才的明智之舉，我的破諾基亞雖然可以查看來電顯示，但是，是看不到來電時間和日期的，刪除了秋桐來電號碼，顯示的最後一個來電就是晚上和李順在酒吧喝酒時海峰打來的，李順自然是不認識海峰的電話的。

我坦然地將手機遞給了李順，然後接過李順手裡的撲克牌，坐到李順剛才的位置，繼續和 2 個小姐鬥地主。李順則拿著手機出了門口，去了走廊。

一把鬥地主還沒結束，李順就回來了，有些無精打采地將手機還給我，邊說：「你這個手機，真破，怎麼還用這麼破的手機呢？功能太差了！」

我邊站起來接過手機邊將撲克牌遞給李順說：「可是，李老闆，你沒覺得這種手機的通話品質特別好嗎？功能越多的手機其實通話功能越受影響。」

李順一怔，接著說：「哦，對，對，通話品質確實不錯，音質很清晰，聲音也不小。」

從李順的話裡，我明白了他剛才的作為，沒有再說話，回了房間。

2009 年的第一天來到了，今天是秋桐複職的日子。雖然單位要放假 3 天，但是不是長假，報紙是不停報的，作為投遞部門的發行公司，是絕對不會放假的，所以，秋桐必定會去上班。

不知怎麼，我對秋桐今天的複職隱隱帶有幾分憂慮，

卻又希望這不會是真的。

從剛才秋桐的電話裡，我猜測秋桐今晚此時不會再上網了，她應該是睡了。

洗過一個澡，我還是打開了筆記型電腦，插上網線，我想浮生若夢一定會給我留言祝福新年的。

果然，一登陸扣扣就看到了浮生若夢的留言，上來就是一簇盛開的禮花：「客客，新年快樂，看，這禮花多漂亮啊.....我想說一句新年祝辭送給你：客客，在這新年的時刻，隨著這怒放的禮花，我用滿腔的純情和凝重的渴望，為你升起幸福的晨曦。」

她不線上，卻給了我滿腔的純情祝福。我的心裡熱乎乎的。

正打算給她回復，她卻上線了。

我立即敲擊鍵盤：「若夢，謝謝你的新年祝福，帶著同樣的心情祝福你.....祝你幸福快樂。」

「客客在啊，我剛回到家呢，剛才是用手機上線給你發的留言，呵呵.....」浮生若夢說話了。

「哦，我也是剛上線，剛給你回復呢！」我說。

「我是在醫院看我小妹妹的，和她一起共度新年，你咋也這麼晚上線啊？」她說。

「因為.....因為我剛回到宿舍啊，所以.....」我說。

「哦.....明白了，一定是你們單位今晚組織新年聯歡了，是不是？嘻嘻.....玩地很開心吧？」她說。

「嗯，是的，很開心。」我順水推舟地說，隨口又冒出一句：「你不是困了，要睡覺嗎？怎麼還上線啊？」

「我是困了啊，可是，我沒和你說要困了睡覺啊，你咋知道的呢？」浮生若夢說。

我不由出了汗，操，我只想到剛才秋桐打電話說的話了，忘記這是在和浮生若夢交談，忙說：「我當然知道啊，這麼晚了，不困是假的，是不是？你雖然不告訴我，

但是，我心裡知道的，我剛才打了個盹，迷迷糊糊夢見了你，夢見你告訴我說你困了，要睡覺了。」

「你真逗！其實啊，剛才我還真困了，真的想睡覺，天亮就要去複職上班了，不過，一看到你，一下子又不困了呢，想和你聊會哦.....行不行啊，客大神？」浮生若夢似乎很有精神頭，心情很好。而我此時卻心裡鬱鬱寡歡。

「行啊.....」我說。

「怎麼？客客，看你說話好像有些無精打采啊，怎麼，是不是今天很累了，要是累了，就早休息吧。」浮生若夢說。

「不累，說會話吧！」我說。

「行，說什麼話題呢？」她說。

我沉默了半晌，想著今晚的事情，突地冒出一句：「若夢，你說，人什麼時候最容易墮落？」

「哦，你怎麼想起這個問題了？」浮生若夢說：「真巧啊，我今晚剛才那陣子，也在琢磨這個問題，正巧你就提出來了，看來啊，咱倆真的是心有靈犀，你說是不是？」

「嗯.....或許是吧！」我說：「我是剛才看了一個電視劇有感而發的。」

「我是剛才和一個朋友打電話有感而發的，呵呵.....都是有感而發啊！」她說。

我又開始冒汗，說：「嗯.....確實是巧！」

她說：「說到這個問題啊，我剛才就琢磨，哎——我覺得吧，這人的墮落是相對的，對每個人而言，墮落的含義都是不同的，但是，也有大眾普遍公認的墮落標準.....

「我以為，墮落表面上是一種人的消極對待生活的行為，但其實它是一種態度，一種逃避現實的錯誤想法。」

真正的墮落是你明明知道自己是在墮落而仍然放任自己去墮落。這就好像自由一樣，並不在乎身體是否自由，而在乎心靈是否自由。」

「嗯.....公眾普遍意義上的墮落，是不是就是沒有了道德底線？」我說。

她說：「我覺得是，在中國，東方文化很深淵深邃，自古以來，道德就比能力和知識重要，真正墮落的人，腦子裡是沒有對錯的概念的，行屍走肉一般地茫茫然活著，沒有理想，沒有目標，對什麼都不在乎.....

「不過，相對來說，每個人都有墮落的時候，比如，在學校學習成績不好，可是家人對你期望值很高，你自己就會覺得對不起父母，每每發狠想去好好學習，可是，又每每失敗，成績不能提高，最後你自暴自棄，任其發展，隨遇而安，當驀然回首的時候，發現自己一事無成，開始擔心自己的未來，這個時候就帶有墮落感，這其實

是社會壓力帶來的現實問題！」

「嗯……」

她繼續說：「哎——客客，我可不建議你多想這些啊，我知道，你是不能墮落的，雖然你遇到過挫折和失敗，但是，你的基本素質是優秀的，這就決定了，你任何時候都不會墮落……」

「雖然你現在有不開心的時候，會不停在記憶裡自責痛悔，但是，我還是建議你不要去思考這個東西，你現在應該好好地去做自己應該去做的事情。歲月無情，光陰如梭，很快，我們都會老的，珍惜現在，就是把握未來，記住，生活不可能讓一個人永遠笑下去，失敗和挫折在所難免。」

「你說的對！」我說。

「嘻嘻……姐給你說啊，客客老弟，其實啊，墮落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只有那些悲觀的人，那些受不了挫折

的人才會墮落，因為人在脆弱的時候，會無所事事，總想找點事。這是最危險的時候，很多人，一般錯誤都是這時候犯的。很多年輕的男女，在失戀的時候，都極其容易墮落。」

我說：「嗯.....若夢，你說，為什麼人在失戀的時候最容易墮落？」

浮生若夢說：「這個.....我也說不好，我覺得，或許應該是因為失戀的人，不會再相信愛情，相信生活，會尋找一種方式解脫或者發洩心中的悲傷，在那些解脫和發洩的方式中墮落.....

「其實，這是一種感覺，是對對方產生了所謂的‘恨’，是報復的一種方法，只能說感情上還不成熟.....不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一個人的成長是好事，也算是成長的必經之路.....

「還有一種就是放縱，只為讓自己過得好一點，認

為墮落後，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讓自己麻木不仁著，這其實只是一種逃避人生的消極方式。」

浮生若夢說的很好，我心裡暗暗贊同，不由為今晚的差點極度墮落而冒汗，幸虧那個時刻，秋桐給我打來了電話，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挽救了偉大的易克事業。

想到這裡，我又想起了秋桐剛才電話上說的話，心裡很溫馨，不由摸出手機，給秋桐發了一個短信：「秋總，早安！」

然後，我敲擊鍵盤：「若夢，你說的真好，你這腦瓜子裡東西還挺多的，我比較讚賞你！」

「哟——俺家客客表揚俺了啊！還比較讚賞，你為什麼不熱烈讚賞嚴重讚賞呢？嘻嘻……」浮生若夢顯得很開心。

「我怕你驕傲啊……」我打過去一行字。

半天，浮生若夢沒有回答，我又打過去一行字：「說

話啊，幹嘛不說話？」

其實，我知道她為什麼不說話，一定在回復我的手機短信。

果然，接著我的手機短信到了：「咦——易克，你還沒睡啊？」

接著，浮生若夢在扣扣裡回復：「我剛才倒水喝了，嘻嘻.....」

這丫頭在撒謊啊，我接著給秋桐回復手機短信：「我剛看了會電視，正要睡的，又忍不住給你發了條短信，不好意思，打擾你了吧？」

接著，我給浮生若夢回復扣扣：「哦.....那就好，我還以為你在分心幹別的呢！最不喜歡你和我說話不專心了！」

「哪能啊，我和客客大神說話，哪裡敢不專心哦，我最專心了！」浮生若夢說。

接著，我就收到了秋桐的手機短信回復：「哎——我睡了，都睡著了呢.....好了，早安，易克，我睡了啊！不用回復！」

秋桐這邊也開始撒謊了，生怕耽誤和亦客的聊天，急忙發了這句話，還不讓我回復了。我心裡不覺想笑，心情慢慢有些好了，就沒給她回復手機短信。

「專心就好，乖——」我對浮生若夢說。

「我最乖了——嘻嘻.....」浮生若夢說：「我乖，你也要乖哦，你剛才問我什麼墮落的問題，我可不想你墮落啊，我給你說，你任何時候都不能墮落，你要是真的墮落了，我就再也不理你了.....我最看不起自甘墮落的男人，不管他是誰。」

我聽了心裡一緊，忙說：「我不會的，你放心，我絕不辜負你的期望！你就是我的太陽，我的月亮，我的領導。」

「哈哈，嘴巴真甜啊，我才不是什麼你的領導呢，我看啊，你應該是我的領導，我願意讓你領導我呢。」浮生若夢說。

我想著現實裡聖神不可侵犯氣質高貴儒雅的秋桐，看著她說的這番話，一種強烈的對比讓我心裡不由產生一種異樣的感覺，這種感覺是什麼滋味，說不出。

和浮生若夢又聊了一會兒，我催促她抓緊睡覺，然後我也下了扣扣，睡去。

這一覺，睡得很不安寧，很淺，不停做夢，一會兒夢見冬兒和段祥龍在一起的場面，一會兒又夢見今晚差點吸毒的場景，一會兒又出現了浮生若夢說的那些話.....

一直到天快亮時，才昏沉沉睡了過去。

我是被床頭的電話驚醒的，迷迷糊糊摸過來，一接，是李順打來的。

「易克，過來下！」李順說。

我看看時間，上午 10 點了，忙起床，簡單擦了把臉，去李順的房間。昨晚我估計李順一定又是讓那兩個女人回去了，別的原因邊說，單憑他吸毒這麼厲害，肯定是不能行了。

進了李順房間，看到李順正穿著睡衣坐在沙發上自己玩撲克，衛生間裡傳來嘩嘩的水聲，還有女人說話的聲音。

我一怔，那兩個小姐沒走，看來李順還行啊！

李順看見我，說：「哎——我靠，昨晚一夜沒睡，累壞了，這會兒才有困意，不過肚子也咕咕叫了，你去弄點早飯來.....我吃完睡覺！」

房間裡有電話，酒店有送餐服務，為什麼專門叫我來呢？我有些迷惑，但是什麼也沒說，就出去了。

出去買了早飯，我回房間，正好遇到那兩個小姐下樓，我閃了一下，不讓她們看見我，只聽她們邊走邊說

話。

「哎——這台出的好，收入不錯啊，玩了一夜，我進賬 8000 多叻——」一個小姐說。

「我也還行，進賬 7000 多：「另一個小姐說：「咱倆這一夜陪得值，這樣的好事，要是天天有就行了！」

「你做夢去吧，這樣的有錢大老闆，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也就這次咱倆巧了，遇上一個喜歡玩牌的，又有錢，出手還大方，他輸了給咱們，咱輸了不用掏錢。」

二人說著，走了。

我此時恍然大悟，我靠，這兩個小姐原來是陪李順鬥地主玩了一夜，李順輸了錢，這倆贏了。

我搖搖頭，去了李順房間，李順正坐在那裡發呆，眼神充滿了迷幻和悵惘，甚至還有憂鬱。

見我進來，李順迅速回復了神采，邊吃早飯邊給我吹噓自己的床上神功，我默默地聽著，沒有說話。

吃完早飯，李順打個哈欠，說：「好了，我睡覺，今天你繼續自由活動.....對了，今天是元旦，祝你新年快樂！」

「老闆新年快樂！」我忙說，站起來出去了，回了房間。

快到中午的時候，我接到了海珠的電話。

「易哥，我是海珠啊，嘻嘻.....今天忙嗎？」海珠在電話裡說。

「哦，不忙啊，海珠，新年快樂！」我說。

「新年快樂，你今天不忙就好了，我待會兒開我哥的車到你酒店樓下，很快就到，你 10 分鐘之後下樓啊！」海珠說。

「哦.....有什麼事嗎？」我說。

「別問這麼多啊，下來就是，我可是奉我哥之命給你打電話的哦！」海珠在電話那端神秘兮兮的。

「好吧！」我答應了海珠，10 分鐘之後，下樓，站在酒店門口的馬路邊。

一會兒，一輛白色的雅閣開過來，在我跟前停下，車窗搖下，露出了海珠可愛燦爛的笑容。

「易哥，上車啦——」海珠沖我笑著說。

我上車，坐在海珠旁邊的副駕駛位置，邊說：「搞什麼啊，這麼神秘兮兮的。」

「哈哈，請你到阿拉家裡吃飯飯哦……」海珠開心地說著，邊發動車子。

「哦……是吃飯啊！」我說。

「是的啊，我哥在家裡忙乎炒年糕呢，他說你最喜歡吃炒年糕了，哎——可惜，我炒的不如和我哥炒地好吃，只好開車來接你了。」海珠說。

我平時最喜歡吃的寧州飯就是炒年糕，一聽有這個，頓時來了胃口。

「海珠，你今天不上班？」我問海珠。

「易哥，你叫我阿珠就好了，我們家裡都這麼叫的呢！」海珠調皮地說：「你再重新問一遍！」

「呵呵，好，阿珠，儂今天咋不去上班呢？」

「阿拉今天下午上班嘍.....中午在家裡陪易哥吃新年第一頓午餐呢！」海珠開心地說，邊扭頭用水靈靈的眼睛看了我一眼。

海珠今天沒穿空姐制服，穿了一身休閒衣，米黃色的寬鬆羊毛衫，下麵石磨藍的緊身牛仔褲，白色的旅遊鞋，和昨天見到的海珠相比，又別有一番風情。

我不由深深看了海珠一眼，海珠似乎覺察到了，白皙的臉龐微微一紅，接著又抿嘴開心地笑著。

到了海珠家，海珠的父母不在，只有海珠和海峰兄妹倆在家。

「叔叔阿姨呢？」我問海峰。

「到鄉下我爺爺奶奶家去了，家裡只有我和阿珠：「海峰圍著圍裙，搓搓手：「看，夥計，我的手藝，炒年糕，還有典型的寧州風味菜！我今天可是親自下廚給你做的，你有面子吧？今天不喝酒，昨晚你喝得太多，只吃飯！來——哥們，入座！阿珠，給你易哥盛飯，我去拿筷子——」

「哎——好咧——」阿珠甜甜地答應著，雙手給我端過來一碗炒年糕，火熱的眼睛看著我：「易哥，吃吧，嘗嘗我哥的手藝，可惜，我手藝不行，要是行的話，我就親自做給你吃了——」

「謝謝阿珠！」我不敢看阿珠的眼睛，忙接過來。

「阿珠，不要緊啊，以後你還有機會啊，只要你學好了手藝，還愁沒機會炒年糕給你易哥吃嗎？」海峰過來坐下，邊沖海珠擠了擠眼神，聲音裡帶著曖昧。

阿珠臉色微微一紅，看了我一眼，吐吐舌頭，坐到

我旁邊，拿起筷子給我夾菜。

「易哥，這是咱寧州的特產，泥螺，很好吃，來——吃——」阿珠忙乎著招呼我。

「怎麼搞的？」海峰坐在我和阿珠對面，做嗔怒狀看著海珠：「阿珠，你朝思暮想的易哥來了，只顧著照顧易哥，眼裡就沒有你這個親哥了？」

「好，我的親哥哥，妹妹也給你夾菜！」海珠喜不自禁地給海峰夾菜。

新年第一頓飯，我是在海峰家和他們兄妹倆一起吃的，這頓飯，是我自從離開寧州後，吃得最香的一次，不僅僅是因為有炒年糕，還因為有我的親兄弟海峰，當然，也有海珠的因素。

空姐特有的高貴儒雅親和氣質和海珠對我的別樣熱情，讓我心裡暖暖的，不覺心裡有些後悔，要是在認識冬兒之間認識海珠多好，也不會發生讓我痛徹心扉的悲

劇了。

但是，現在，我很糾葛，我的心裡仍斷不了和冬兒的情絲，雖然知道她已經跟了別人，同時，我又想著浮生若夢，還有現實裡的秋桐，雖然秋桐註定是和我不可能的，但是，精神虛擬世界裡的情感卻讓我深深糾結。

還有，我的腦海裡又閃出了雲朵，和我有過那種關係、被我摸過身體特殊部位的雲朵，從做人的良心出發考慮，我是否應該要對雲朵負責呢？

飯後，海珠和我們告別，去機場了。我坐在海峰家的沙發上，神情有些恍惚，胡思亂想著。

海峰坐在我旁邊，遞給我一支煙，我點著，吸了兩口。

「兄弟，昨晚喝了不少啊，酒量還是那麼牛逼：「海峰慢悠悠地說：「怎麼？想通了沒？」

我努力笑笑，看著海峰：「什麼想通了沒有？」

「操——給我裝什麼逼，你懂的！」海峰笑罵著輕輕打了我一拳。

「哥倆這麼多年，你看我有什麼想不開的事情嗎？」我反問海峰。

「呵呵，這就好！」海峰點點頭，說：「哎——有句話說的好，忘掉一場戀情的最好辦法，是開始另一場戀情，哥們，你說是不是？你現在又找到女朋友了沒有？」

我沒有立刻回答。我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海峰，說實話，海珠的美麗讓我動心，哪個男人不喜歡漂亮高雅有教養有氣質的女孩子呢？

但是，我的心裡卻不時冒出浮生若夢的影子，雖然她是虛擬世界裡的空氣，可是，卻又在現實裡無比真實地存在著，而且，現實裡的浮生若夢，是我永遠也不可企及的。

我的心裡深深地糾葛著.....

「說話啊，回答我！」海峰催促找我：「哥們，找到女朋友了沒有？快說，別娘娘們們的。」

現實中的人總是矛盾的，我想點頭，實際上卻又搖了搖頭。

「好，很好，太好了！」海峰高興地說著。

「好什麼好？你什麼意思？」我看著海峰。

「沒什麼意思！我就是想讓你給我當妹夫！」海峰直奔主題：「易克，怎麼樣，你看我妹妹好不好？我做主，把我妹妹介紹給你做女朋友，你們倆談戀愛，好不好？」

我的心裡一顫，緩緩轉過頭，看著海峰，沒有說話。

「說話啊，別一個屁不放！」海峰期待地看著我。

我還是沒有說話。

「操——你剛才是不是騙我的？這段時間你是不是已經有了女朋友了？」海峰的臉色微微一變，目光緊緊盯住我的眼睛。

「我說我有了嗎？」我看著海峰說。

「那你幹嘛不說話？」海峰說：「回答我的話！既然沒有女朋友，那就和阿珠談戀愛，好不好？」

「可我也沒說沒有啊……」我有些煩惱地搖晃了下腦袋。

「我靠——易克，你到底啥意思啊？到底是什麼個意思？」海峰急了。

「你問我，我也不知道！」我悶悶地說。

海峰怔怔地看著我，半天，說：「日——你給我玩什麼？搞貓膩？別玩我啊，我告訴你，把我玩煩了，我整死你！」說著，海峰伸手做要掐我脖子的模樣。

我出了口氣，對海峰說：「這麼給你說吧，目前，在現實生活裡，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女朋友，但是，在虛幻的精神世界裡。」

「靠——明白了！」海峰打斷我的話，武斷地說：

「現實生活裡沒有女朋友，那就等於是你沒有女朋友，至於什麼虛幻的精神世界，那不過都是意淫，要麼你小子還在意淫著冬兒，要麼就是你在搞什麼狗屁網戀，那都是虛幻的，空無的，彌補精神空虛打發無聊而已，千萬別當真.....這個沒事的，弄了半天你小子磨磨唧唧，我還以為你怎麼回事呢。好了，既如此，那我們就說定了，你不要再找別的女朋友了，就找我們家阿珠好了。」

「這.....」我看著海峰：「我怎麼感覺這好像是指令性命令呢，這東西能勉強嗎？」

「阿珠對你早就仰慕已久，我以前經常沒事就在她面前誇你，她對你一直印象就很好，」海峰說：「現在，就看你了，你要是覺得阿珠不錯，喜歡和她交往，那你們就談，我不會強行讓你接受她，凡事順其自然，這個道理我還是懂的，不管你倆成與不成，都不會影響咱哥倆的關係。」

我看著海峰，沉思著。

我心裡裝著浮生若夢和秋桐，還有冬兒，以及雲朵，但是對雲朵，我更多的是一種親情，那種兄妹般的親情。冬兒似乎已經徹底和我無緣，投入別人的懷抱。

秋桐，是我現實裡永遠也不可能得到的女神，她是屬於恩人的，屬於李順的，我只能在那個虛幻的世界裡和浮生若夢來進行一場精神戀愛，永遠都不能見光，見光就死。

我還年輕，雖然我是那麼依戀浮生若夢，但是，我不可能今後永遠沉湎於那個虛無的世界，不可能在現實裡打一輩子光棍，我終歸是要成家的。

目前來說，現實裡，冬兒、雲朵、秋桐、海珠，這四個女人，都在和我發生著直接或者間接的關係，從客觀實際情況和我內心的真實想法來說，我覺得，我或許應該選擇海珠。

腦子裡一有了這個想法，我突然覺得自己很卑劣，冬兒姑且可以不去考慮，我怎麼能對得起雲朵，她已經將身子給了我，我如何能撇下她不管？在她沒有恢復健康之前，我必須要保護好她。

我又怎麼對得住浮生若夢，雖然是在一個無聲無息的世界裡的精神戀愛，但是，她對我是那般的鍾情和關愛，我如果真的選擇了海珠，又有何顏面去電腦裡見浮生若夢。

我懵懂地想著雲朵和浮生若夢，卻沒有想到對不住冬兒和秋桐。

越想越糾葛，我最後對海峰說：「海峰，阿珠是個好姑娘，我和阿珠的事情，你不要多操心了，我相信一句話，凡事皆緣，你剛才也說了，凡事順其自然，那就順其自然吧。」

海峰點點頭，說：「呵呵，好，今天我直接揭開這個

話題，就是單刀直入，挑明這層紙，今後，你和阿珠就好好交往吧，阿珠經常飛星海，沒事她或許會去星海找你玩的，你心裡有個數哦.....要盡好一個大哥哥的本分嘅。」

我笑著點點頭：「自然了，小妹來了，我自當好好接待！」

說話間，我又想起了秋桐，今天是新年第一天，她剛剛複職，不知道今天的工作順利否？整個 09 年的報紙投遞今天開始啟動，不知她面對的是一幅大好局面還是一堆亂攤子。

想到這裡，我在海峰家呆不住了，匆匆告辭回到酒店，打開電腦就登陸扣扣，想看看浮生若夢在不在。

浮生若夢不在。秋桐今天一定很忙，沒有空上網。

我摸出手機想給秋桐打電話，又一想，她那麼忙，我還是別添亂了。

但是，不曉得秋桐的情況，我卻又坐臥不安。

我想了想，摸出手機，打給平總。

平總今天也沒放假，正在廣告公司的辦公室裡，接到我的電話，平總上來就是一句：「爆炸了，發行公司今天爆炸了！」

「爆炸了？」我大吃一驚：「平總，怎麼了？是恐怖襲擊嗎？秋總怎麼樣了？」

平總笑起來：「小易，你真會惡搞，我說的這個爆炸不是那個爆炸，我指的是發行公司今天同時在集團爆炸了兩顆原子彈！」

「哦……」我松了口气：「平總，說說看！」

「第一顆原子彈，是今年集團報紙的征訂，無論是日報還是晚報，包括集團其他附屬生活報和雜誌，征訂量都比去年有了巨幅增長，特別是晚報，發行量翻了一番啊，大大超出集團黨委下達的任務……」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往年大征訂季節，整個集團一家人都撲上，完成任務指標都還很艱難，今年秋總一去幹發行，日月換了新天，舊貌換了新顏，別的任何部門都不摻合，只靠你們發行公司，自己竟然就幹的這麼瘋火.....

「我很佩服秋總啊，真的是個人才，不可多得的人才，雖然集團有人說最後一個月是趙大健主持的工作，成績應該是趙大健的，起碼也應該有他的一半，包括秋總今天早上遇見我也這麼謙虛地說。

「但是，我心裡有數，集團凡是有良心和正義感的人心裡都應該有數，今年發行能取得如此優異的成績，和秋總的努力付出密不可分。我可以說這麼一句話，沒有秋總，就沒有今年發行的輝煌業績，也自然就不用談今年廣告的大發展，更不用提集團的整體經濟效益增長。」

平總說話的嗓門很大，顯得有些激動和興奮，我不

得不將手機稍微離開一下耳朵，不然耳膜震得都嗡嗡響。

我聽了感到很振奮，暗自在心裡對秋桐說：好樣的，秋桐，功夫不負有心人，成績最能說明一切，你的付出終於得到了回報。實踐證明，你的管理和行銷策略是對的，經歷決定閱歷，有今年的經歷，今後你一定會做的更好，閱歷會更加豐富。要是沒有趙大健最後一個月的主持，你一定會取得更大的成績，起碼那一萬份報紙不會跑掉。

「那第二顆原子彈是什麼？」平靜下來之後，我問平總，心裡突然感到了莫名的恐慌。

我似乎能猜到是什麼，卻又不願意相信，心裡暗暗祈禱平總告訴我的會是一個好消息。

平總歎了口氣：「這第二顆原子彈，就是個負面的消息了，唉——從今天上午 10 點開始，發行公司門前就

被擠爆了，都是來投訴的憤怒的訂戶，黑壓壓幾百人，不光門前人多，發行公司.....不，應該說是包括集團老總的辦公電話，都被打爆了，全部都是投訴和斥責的電話。

「來門前投訴的是附近住的近的市民訂戶，打給發行公司投訴的是全市今天沒有收到報紙的訂戶，打給集團領導的很多是那些離退休在家沒事幹就靠報紙來做精神依託打發日子的老幹部。

「發行公司這下子炸了營，全部人馬都集中精力處理投訴，但是，投訴越來越多，處理完一個，一下子又來好幾個，越處理越多，投訴數量一直成激增狀態，這還是放假期間，很多單位都放假，要是上班後，那投訴會更多。」

「哦.....這究竟是什麼原因？」我問平總。

「當然不能是發行員的責任，我找郵局的行家打聽了下，應該是後期的統計錄入和投遞卡分發工作沒有做

好：「平總憤憤地說：「某位集團領導真有意思，發行數量上來了，就把成績歸功於趙大健，投訴問題來了，就把責任歸結於秋總.....秋總這會兒聽說被叫到集團領導那裡去挨訓去了。」

我聽了，心裡很焦慮，知道此刻秋桐心裡更著急，一方面要安排人員接待好訂戶，受理處理好投訴，另一方面要應付好上級領導的垂詢和質問，上下受難為。

我還知道，此刻，趙大健一定在竊喜，曹麗也是，但是未必孫東凱會高興，畢竟他是集團總裁，要為他自己的處境著想。

此刻，我多麼想飛回星海，和秋桐一起戰鬥，幫助她儘快戰勝困難擺脫困境，可是，我回不去，即使能回去，找不出原因，找不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又怎麼能幫助她呢？根據平總的描述，整個發行投遞現在幾乎就是一團粥，一下子很難理出個頭緒來的。

我和平總通完電話，心急如焚，在房間裡來回踱步，思考著解決問題的良策。

我不知道此刻秋桐是否已經有了解決問題的思路和辦法，或許，此刻她正焦頭爛額地應付上下，沒有心思和時間去考慮這個。那麼，此刻這個時候，這種形勢下，不管她有沒有，我都必須要有一個最佳的思路提供給秋桐，讓她以最快的速度擺脫困境。

我站在窗前，讓自己大腦冷靜下來，點燃一顆煙，開始梳理自己的頭腦，結合以前做行銷的思路，結合自己對發行工作所瞭解的情況，慢慢融合，慢慢尋找共同點.....

我又開始思考報紙的整個投遞流程和環節，從征訂到下單，從錄入電腦到確定區域，從確定區域到分站，從分站到下發投遞卡，從投遞卡到站到下發到發行員手裡開始投遞，琢磨每一個環節的細節和關鍵點.....

越琢磨我的思路越明朗越清晰，很快，我找到了問題存在的癥結，同時又開始琢磨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

冥思苦想了半天，沒有想出最佳的合理方案，我有些焦躁，又不停告誡自己不能急，一定要淡定，著急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

我打開電視機，坐在床前，邊看著電視節目，邊抽煙邊繼續思考著.....

中央電視臺正在播出一個高端經濟訪談節目，女主持正在採訪一個高端人士。

女主持人：「大家常說的一句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請問目前的經濟問題能否如此而為之呢？如果可行，自然就醫頭醫腳就好，但若是不能，我就不清楚了，沒人種田了，就出臺種糧直補？沒豬肉吃了，就出臺能繁母猪補貼呢？現在沒房住了，就出臺限價房，這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麼？白花花的銀子啊，花出去了卻不能起到

根本上的作用，那不是花錢套狼反過來還被狼咬麼。」

高端人士：「你說的很有道理，經濟問題需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是不能光靠這樣，對經濟問題要具有前瞻性 and 預防性，要挖根源，根治病根。

「不管幹什麼事我們都要提倡全盤考慮，提倡從根本的解決問題，不能疲于應付，盲目行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就是無計畫、無目的、無通盤安排治標不治本的方式方法，違背了事物是普遍聯繫的觀點，沒有做到一切以條件為轉移，犯了形而上學的錯誤。」

聽著電視裡高端人士的話，結合著我剛才的思考，我的思路突然豁然開朗，對，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要實施陣痛療法，要從病根開始治療。

雖然治療的過程是痛苦的，但是，長遠考慮，是必須的，付出這個代價是值得的。

想到這裡，我的思路一下子明晰了，腦子裡迅速形

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思路。

可是，秋桐這會兒是不可能會上網聊天的，她現在應該是在疲于應付上上下下的問題，甚至連思考的空暇都沒有，我怎麼樣才能把自己的想法轉告她呢？

我想了半天，沒有想出好主意，最後下了決心，親自給秋桐打電話，不能再顧慮洗腳師傅易克怎麼突然會成為發行專家這個問題了，現在的形勢刻不容緩，時間拖不起。

想到這裡，我摸出電話，就打給了秋桐。

秋桐的電話占線，忙音，看來，她從領導那裡被訓出來了。我繼續打，仍然是忙音。我能想像到此刻秋桐面對的忙碌景況，但是，這個電話，我必須還得打。

我一遍又一遍地按重播鍵，終於，在不知道重撥了幾十次之後，終於打進去了。

「秋總，是我！」我先說話。

「哦……易克啊，有什麼事嗎？」秋桐的聲音很焦慮，又很疲憊，還很匆忙：「有事你抓緊說，我這邊很忙很忙，不能閒聊，你快說。」

「秋總，這會你再忙，也要聽我說完我的話，磨刀不誤砍柴工，我是有要緊事才找你的！」我說。

「哦，你說！」秋桐的聲音稍微平靜下來，說：「我剛回到辦公室，今天我這裡爆了，發災了——你說吧，我聽著！」

「我剛才和平總通電話了，聽說了一些情況，公司今天投遞第一天投遞工作出了大問題，投訴堆積如山了，是不是？」我說。

「是的，上門投訴的，電話投訴的，烏壓壓的，公司的門檻都快被踏爛了，電話都快被打爆了，受理投訴的人員都快被罵死了，我也快被領導和直接打給我投訴的訂戶訓死了，罵死了……唉……上班之前，我估計會有

不少投訴，但是，做夢也沒想到，會有這麼多，這還是放假期間，要是等到假期結束後，那真的是不堪設想。」秋桐的聲音裡充滿了焦慮。

「你考慮處理問題的辦法了嗎？」我說。

「哪裡有空隙去考慮啊，我既要安排公司這邊，還得應付上面，整個人被支使地團團轉，從上班開始到現在，一口水都沒喝，飯也沒吃，兩隻腳都酸的不行了，唉.....」秋桐歎了口氣：「投訴越來越多，這才是開始，不知道明天後天大後天會怎麼樣，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沒收到報紙錯投漏投的，整個都亂套了.....我這腦子成了一鍋粥，想梳理一下，卻沒有時間。」

「投遞品質是個大問題，投遞品質問題解決不好，會極大影響報紙發行的信譽，進而影響報紙和集團的聲譽，沒有了投遞品質，明年報紙的發行從何談起.....今天就有很多訂戶鬧著要退報，還有的要求賠償精神損失，

甚至有的訂戶還要去網上發帖子，給報社曝光。」

「這應該歸結于趙大健最後一個月的工作，應該追究趙大健的責任，不應該怪你！」我說。

「哎——易克，你現在說這個有什麼意思？現在是追究責任的時候嗎？再說了，我現在是發行公司負責人，我必須要負起責任，追究了趙總，就能解決問題嗎？」秋桐的聲音急火火的。」你給我打電話，到底要說什麼？別繞彎子，抓緊說，我這邊確實很忙很忙。」

我說：「秋總，你別急，我給你打電話，就是要和你彙報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個辦法，我覺得能從根本上解決目前的問題！」

「你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秋桐的聲音有些疑惑，接著說：「那你說——」

我說：「當然這個辦法其實你只要有時間去想，也肯定會有，但是，你現在這麼忙碌，沒有時間想，我說下

我的思路，你看看有沒有可行性可操作性！」

秋桐說：「嗯.....你說！」

我說：「目前公司處理投訴的辦法只能是疲于應付，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等訂戶投訴上門，工作極為被動，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你自己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訂戶沒有收到報紙或者收錯了報紙，因為有些訂戶或許暫時不一定投訴。」

「嗯.....你說得對，繼續說下去！」秋桐說。

「我幹過一段時間的發行員，瞭解投遞工作的一些流程，我認為，這些大量投訴的突然暴漲出現，未必都是發行員的投遞品質問題，我瞭解我們公司的發行員，公司的發行隊伍整體素質是很高的，只要有投遞明細，大家都會認真按照位址去投遞。」

「但是，如果投遞明細位址模糊份數錯誤或者位址不屬於這個發行員的投遞區域甚至不屬於這個發行站的

投遞區域，那發行員也無能為力，訂戶明細分站如果出了差錯，那麼發往各站的報紙份數也一定會出錯，會出現有的站報紙不夠有的站反而多出很多的情況，報紙不夠的站，難為無米之炊，當然也就無法投遞。」我繼續說。

「你說的太對了，今天好多發行站都報紙不夠，有的站反而多出很多！」秋桐說：「你分析地很好，繼續說下去！」

我說：「如此看來，我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是必須要治本，從出現問題的根源挖起，一步到位解決根源問題，才能為今年以後時期的發行投遞工作打下好的基礎，長痛不如短痛，假如短暫的大量付出能換來一年的長治久安，我認為，這個代價是值得的。」

「很好，繼續說——」秋桐的聲音帶著鼓勵：「你的話正在啟發著我，繼續說——」

「我想，從現在開始，堅持兩條腿走路，兩個輪子同時轉，公司人員集中起來，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繼續受理投訴，另一部分，開始準備打大的殲滅戰。」

「殲滅戰？」秋桐的聲音有些興奮：「易克，說，快說——」

「殲滅戰的主戰場就是問題的發源地——統計室！」我說：「我敢斷言，今天投訴中的 99%問題都出現在統計室，也就是在投遞單錄入電腦到根據地址劃入相應的站這個環節，還有就是投遞明細在輸入電腦的時候使用者位址和電話沒有寫清楚或者出了差錯，這樣，就造成了投遞單劃分到錯誤的站，訂戶位址又不清楚，發行員自然就投遞不到.....

「所以，我建議，從統計室的統計環節入手，發動人員，利用元旦假期 3 天這個間隙，加班加點，對所有的投遞卡進行檢查校對，召集所有的站長來，親自當場

劃分站，重新錄入電腦，重新下發投遞明細，重新統計各站的報紙數量，然後重新給分揀室報數。」

「易克——太好了，你說的正是我還沒有來得及去想的，我正在思考問題的根源呢，你一下子說出來了，和我想的不謀而合，你說的解決問題的思路太棒了，我都還沒來及去想啊……」秋桐的聲音激動起來：「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雖然這樣做要付出大量的人力，但是，為了今後的長期投遞工作的穩定，這個付出值得，是必須的……不然，如此下去，後果不堪設想……這個思路，我再完善一下，馬上就開始實施。」

我心裡輕鬆了，說：「那好，秋總，你抓緊忙吧，我不打擾你了！」

說完，我要掛電話，那邊秋桐卻說：「哎——別忙，易克，這麼著急幹嘛啊，找到根源，有了解決辦法，我就不那麼焦慮了，呵呵，易克，真想不出，真看不出，

你竟然思考問題這麼慎密，處理問題如此有技巧，分析問題如此深刻，還這麼有點子.....我竟然以前就沒看出來。」

「呵呵，秋總，你高抬我了，我可沒你說的那麼厲害，我只不過是把人家的東西接過來轉了下手，這都是別人的東西，我剛聽到的，接著就賣給你了。」我故作輕鬆地笑著說。

「是嗎——」秋桐的聲音拖得很長。

「是的，我騙你幹嘛？」我說：「今天早上我出去練武，在公園裡遇到一個晨練的男的，也喜歡練武，和我一來二去比劃了幾下，就熟悉了，我才知道他是當地郵局快達公司的經理，專門負責報刊征訂投遞的。我當時就有些奇怪，問他今天是元旦，也是大征訂結束後正式投遞的第一天，投遞工作必定很繁忙，為什麼他這麼清閒出來鍛煉，不在投遞公司呆著，那人笑了，說他是幹

報刊投遞的老發行了，報紙投遞工作路子都已經滾瓜爛熟.....

「他這人很健談，對我很友好，臨走時還給了我一張名片.....中午午飯之後，我打電話給平總恭喜新年，聽平總說了發行公司出現的情況，我一時也束手無策，卻又想幫你，急忙打電話給那經理，說了下出現的情況，他立刻就找出了原因，還提出了解決的辦法，我聽了如獲至寶啊，趕緊給你打電話告訴你。」

為了讓秋桐能夠相信，我說的很詳細。

「哦.....原來如此啊.....」秋桐的聲音有些半信半疑：

「這麼巧，真巧。」

「怎麼？秋總，你不信？」我說：「我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噗嗤——」秋桐笑出來：「你這話說的，你自己的話，你信不信我怎麼知道，不過，我覺得，我應該相

信你.....」

「為什麼呢？」我說。

「因為.....」秋桐說：「因為我覺得，你剛才說的這番話，不像是平日裡我所瞭解的易克能說出來的，還有，你那分析，也不像是洗腳小師傅所能具有的思維和思路.....你說，是不是？易克！」

「對，對，對，秋總明察秋毫，慧眼識真人啊！」我來不及分辨秋桐這話的真假，忙附和著說。

「你這人倒是誠實，不想出風頭不想借別人抬高自己，難得啊。」秋桐的聲音似乎在感慨，說：「這年頭，像你這樣的人還真不多了。」

「有多大能耐吃多大飯，我沒那本事，幹嘛要將別人的說成自己的呢！」我說著，心裡有些沒底，我不知道此刻秋桐是不是真的相信了我的話。

「易克，你把那人的電話號碼給我好不好？」秋桐

突然冒出來一句。

「不好！」我不假思索地說，心裡有些發慌。

「為什麼呢？」秋桐反問我。

「因為.....因為我不能讓你知道我和李老闆在什麼地方，我必須要服從李老闆！」我牽強地說著。其實我知道秋桐應該知道我在那裡。

「哦，你說出了這個理由啊，似乎很充分哦.....」秋桐帶著捉摸不透的語氣說：「那好吧，我就不為難你了.....今天的事情，我很感謝你，當然，我還得感謝那個.....經理，請你代我好好謝謝他！」

「好的，我會把話帶過去的！」我邊說邊擦了擦額頭的汗。

和秋桐打完電話，我長出了一口氣，依照秋桐的能力，她一定能迅速組織起人馬快速開展工作的。

其實，我相信，即使沒有我的電話，秋桐也一定會

找出問題的根源，採取這個辦法，但是，可能不會這麼快，因為秋桐畢竟是第一年幹發行，又一直在管理層，實踐經驗少，而且又停職了一個月，對發行公司的近況不瞭解，而且現在也沒有對這個問題分析思考的時間。我今天這個電話，等於是替秋桐縮短了解決問題的時間和過程。

一個下午，直到晚上，我都在房間裡看電視，李順沒有找我，我不知道他睡醒了沒有，也不知道他是在房間裡還是出去去了哪裡，反正他不著我，我不用找他。

晚上吃過飯，洗過澡，我上了 qq，浮生若夢不在。我知道，此刻，秋桐一定還在發行公司裡忙著。

我邊聽歌曲邊看著浮生若夢的頭像發呆，想著今天中午海峰和我說的話，想著今天見到海珠的情景，又想到雲朵，想到冬兒，心裡不由悵悵起來.....

既然冬兒已經跟了別人，既然秋桐和我決無可能，

既然雲朵在我心裡更多的是親情，既然我和浮生若夢永遠也不可能走進現實，那麼，我是否應該選擇海珠，和她在現實中開始交往發展呢？我這麼做，是否對得起浮生若夢呢？假如我和海珠真的有了感情，我還會對浮生若夢有那種情感嗎？還會繼續和她在那個虛擬的空間裡談情說愛嗎？

時間在不知不覺中過去，也漸漸深了，我卻毫無困意，看著電腦螢幕上浮生若夢的頭像，茫然地不停地問著自己，糾結著.....

突然，浮生若夢的頭像變成了彩色，她上線了。

「客客，在否？」她說話了。

我一直設置的是隱身狀態，我不說話，她看不到我。

「在！」我立即回答。

「原來你在啊，穿著馬甲藏起來我看不到哦.....嘻嘻.....」浮生若夢似乎很開心。

我心裡輕鬆了，秋桐這個時間來上網，這說明她已經把工作理順安排好了。

我說：「你在家裡？」

「no，在辦公室裡！」秋桐回答。

「咦——這麼晚了你在辦公室裡幹嘛啊？」我發過去一個意外的表情。

「加班啊！整個公司都在加班哦，我剛安排弄了夜宵，大家剛吃完，正在連夜連軸轉工作呢，我今晚要在這裡陪著大家！」浮生若夢說：「哎——客客，今天我可是經歷了死去活來的過程呢，差點就完蛋了.....幸虧了這個易克，你的同名諧音夥計，及時出來挽救了我.....」

接著，浮生若夢把今天白天的事情說了一遍，末了說：「你看，我是不是該好好感謝這個易克先生啊！」

我說：「哦.....是這樣啊，今天你遇到了這麼混亂的場面，複職第一天就遭遇了這種事情.....那個易克，有什

麼了不起的，換了我，我也會幫你分析問題出主意的，這樣的思路，我也能想出來，還有，你未必也想不出來！」

「呵呵.....客客怎麼了？不高興了？哎——」浮生若夢似乎很開心，覺得我是在吃醋，說：「當時我的腦子濛濛的，成了一鍋粥，哪裡還來得及想這些啊，下面處理不了的問題找我，領導接到投訴就訓我，還有一些訂戶直接就打到我的座機和手機上來發火，我即使想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也沒空閒.....」

「當然，我知道憑咱客客的腦瓜，一定會想出辦法來的，可是，當時，我沒空上網啊，再說了，上網你也未必在啊，當時的形勢是刻不容緩啊，要不是有了易克的那主意，我現在都沒空上網和你說話呢，所以，說到底，我還是要感謝他.....」

我說：「這個易克，看不出，還真有點小能耐！」

「不過，易克說這是他從別人那裡販賣來的，不是

他自己的主意！」浮生若夢說。

「哦.....這人說話倒是挺實在！不把別人的東西占為己有！」我說：「這倒很有可能是真的，我也覺得他沒這麼大的本事！」

「呵呵.....客客，不能這麼說啊，我對他今天說的那話其實有些懷疑，我總覺得這人有些看不透！」浮生若夢說。

我的心一緊，說：「你覺得這人很有城府？」

「那倒不是，我是覺得這人不像外表表現出來的那麼簡單，似乎有些能力，但是又故意裝作什麼都不懂不會的樣子。」浮生若夢說。

我心裡有些發慌，說：「那就奇怪了，他為什麼要這樣呢？不可能，沒這必要，這年頭，誰不想發揮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呢！除非他是傻瓜！」

「為什麼我也想不透想不通，低調做人可以理解，

但是低調做事，我就不明白了，但是，我確實是有這種感覺，總覺得這人不簡單，但是不簡單在哪裡，卻又說不出：「浮生若夢說：「或許，這人有某些方面的潛質，只是沒有發揮過吧，甚至他自己也沒有發覺！」

「嗯.....頂多也就是這個樣子，頂多是他自己沒有發覺自己有點小能量，要是他明白自己的本事，絕對不會在那裡縮頭縮腳裝傻的，沒有人會這樣傻！」我說。

「呵呵.....客客，你是不是對他不服氣啊？」浮生若夢說。

「當然，有我在，他算老幾！」我說。

「別這麼說人家，多不好聽！」浮生若夢說：「我這才發現，你這個人好自傲，這麼瞧不起人家，這樣不好的，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說不定，這個易克真是一個隱藏于市井的高手呢！」

「哼——我不信！我看你對他很有別樣的好感，是

不是？」我說。

「哎——你看看你這個人，話說到哪裡去了，我對他印象確實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是那種普通的朋友式的感覺，絕對不是你說的那種別樣好感，你淨瞎說什麼啊！打你，客客，打壞客客。」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小錘敲擊腦袋的表情。

「這個易克是何方人士？你知道嗎？」我故意想試探下浮生若夢。

「雲南騰冲人，我剛看了地圖，好遠的地方啊，真沒想到，他竟然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打工！哎——生活真不容易啊！」浮生若夢說。

「這個你都知道啊，看來你經常和他進行個人交流吧？」我故意發過去一個酸溜溜的表情。

「什麼交流啊，我是剛知道的，以前我只知道他是南方人，我剛才突然來了興致，就查閱了他來我們公司

應聘時填寫的個人資料，才知道他原來是雲南人！」浮生若夢說：「本來覺得你那寧州就是南方了，沒想到，他還是南方的南方啊.....」

「哦.....」我心裡有些得意，秋桐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我亦客原來就是易克，這麼說，我在她心裡，是不會有什麼懷疑的了，易克安全了，亦客也保險了。

我正得意，浮生若夢又說：「哎——我給你說啊，今天我看他個人資料的時候，發現了關於他的一個秘密——」

我一怔，發過去一個不屑的表情，說：「什麼秘密？他還能有什麼秘密？」

此時，我還真的有些迷惑和好奇，秋桐發現了我什麼秘密呢？

浮生若夢說：「我看到了他的字體，他的字體和我以前看到的一個紙條的字體是一模一樣的。」

我一聽，頓時明白過來，壞了，那次為了雲朵之事，我偷偷給秋桐送紙條，是我自己寫的，這次被秋桐發現了，秋桐既然知道字體一樣，那就能知道暗中給她點撥雲朵之事的人，就是我了。那麼，秋桐很可能就要去聯想到別的一些事情。

我實在沒有想到秋桐會一直保留著那張字條，這丫頭怎麼這樣啊，看完幹嘛不扔了算了，豈有此理！

我強自鎮靜回復：「哦.....什麼紙條？」

「呵呵，不告訴你！」

「不告訴我？一定是那小子給你寫的情書，是不是？那紙條一定是這個內容，是不是？」我說。

「你淨瞎猜，呵呵，既然你這麼關心，那我就告訴你，這個紙條才不是什麼情書呢，是和工作有關係的，這張紙條，幫了我大忙呢，對我正確任命大客戶部經理，對我抓住機會調整公司人事，都起了一個導火索和催化

劑的作用。」

我說：「哦.....是這樣.....這麼說，那小子還真的幫了你了！」

「是啊，他不僅在工作上幫助了我，還——」她突然住了口。

「還什麼？」我知道浮生若夢差點就要說出還救了她，故意裝作不知問道。

「沒什麼。沒什麼。」浮生若夢似乎是不願意讓我
知道她那晚遇險的事情，怕我擔心受驚，忙開始轉移話
題：「好了，不說這個了，說說你現在做的工作吧，怎麼
樣，做旅遊業務，你覺得好做不好做？順心不？」

我說：「這個行業，我覺得還是很有前景的，畢竟，
旅遊是國家政策扶持發展的朝陽產業，現在出去旅遊的
人越來越多了，而且，我本人就比較喜歡旅遊，對這一
行，也還是比較有興趣！」

「嗯.....你做業務經理這個職位，壓力大不大？」

「大，怎麼不大？做任何工作，只要想做好，就必然要有壓力，沒有壓力，哪裡來的動力！」我像真有這麼回事一樣說著。

「是的，你說的對，井無壓力不出油，你出去承攬的單子，主要是做團隊吧？」浮生若夢說：「那些散客似乎都是直接和旅行社聯繫的！」

「你還挺懂啊，是的！」我說。

「我一個朋友就在星海開旅行社，我經常去她那裡玩，經常和她交流，多少也知道一點：「浮生若夢說：「客客，你覺得和客戶打交道，難不難？」

旅遊也是行銷，自然和我以前做的行銷具有相同的屬性，我於是說：「說難也難，說不難也不難！」

「此話怎講？」浮生若夢說。

「就看你怎麼和客戶打交道了！」我說：「這就涉及

一個行銷的技巧和策略問題！」

「說說看，我很感興趣，很喜歡聽——」浮生若夢發過來一杯熱茶：「喝口水，慢慢說——」

我定了定神，說：「市場經濟時代，基本都是買方市場，報紙是商品，旅遊同樣也是商品，只是類別不同，和客戶打交道的時候，首先需要領先客戶一步，必須要注意 3 個問題：一，我是否已經考慮到了客戶的全部需求；二，客戶的下一個需求是什麼；三，如何讓客戶滿意！」

「嗯.....具體說一下！」

我端起旁邊的水杯喝了一口，然後說：「領先客戶一步的首要當然是觀察客戶，這就要求目光敏銳，行動迅速，就拿喝茶這個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例子來說，你必須要觀察到：哪個客戶喜歡喝綠茶，哪個客戶喜歡喝紅茶，哪個客戶喜歡喝白開水，哪個客戶喝得快，哪個客

戶喝得慢.....

「觀察客戶主要是從他的年齡、穿著、談話內容、肢體語言、行為、態度這幾個方面來進行.....當然，觀察客戶的時候表情要輕鬆，不要緊張不安或者扭扭捏捏，更不能表現地太過分，像是在監視或者對他本人很感興趣一樣，除非是你別有企圖。」

「哈哈，說得好，繼續說下去，客客老師！」

「觀察客戶要感情投入，感情投入就能理解一切，你必須不停地問自己，如果我是這個客戶，我會需求什麼？如此通過客戶的眼睛去觀察和體會，才能真正瞭解客戶的需求。」我繼續說。

「嗯.....對，我以前一直做行政管理工作，對於和商業客戶打交道，還真的是缺乏經驗，我一直被一個問題所困擾，那就是對於熟悉程度不同的客戶，在和他們接觸時，互相觀察時自己的目光總是覺得把握不好，有時

候覺得看不准客戶的態度和表情。」浮生若夢說。

我不由笑了，這是我剛涉足行銷的時候經常遇到的問題，但是，後來我就很快能把握好了。我說：「我給你傳授一個秘訣：生客看大三角，熟客看倒三角，不生不熟看小三角.....大三角，就是以肩膀為底線，頭頂為頂點，倒三角，就是他面部的倒三角形，小三角，就是以下巴為底線，額頭為頂點.....把握住這三個三角，你就很快能掌控住客戶的神情和心理，在自己心理上先佔據優勢！」

「哦.....還有這個道道.....真有意思，我得記住這一點，到時候試試！」浮生若夢說：「哎——客客，你真有經驗和辦法，在那兒做個業務經理，真的是大材小用了，對比你昔日做老闆的反差，你覺得心裡平衡不？能接受現實不？」

「現實永遠是殘酷和無情的，每個人都必須要正視現實，沒有人會在乎你過去是幹什麼的，他們只看你的

現在，對我而言，過去的一頁已經成為歷史，我現在需要做的是為今天的溫飽和生存而努力，當一個人淪落到只為生存而努力的時候，那麼，這個人也就基本沒有什麼尊嚴了，更不用談何心理平衡不平衡，接受不接受了。」我說著，想著今天自己的處境，不由心裡一陣悲哀。

「我覺得你現在的淪落只是暫時的，你具備幹一番事業的素質和基礎，假以時日，你一定會擺脫今天的困境，你一定能再度奮起！你任何時候都不會簡單地為了生存而去做事情。」浮生若夢說。

我苦笑了下，沒有說話。

「你現在手裡的客戶一定不少了吧？」過了一會兒，浮生若夢又問我。

「嗯.....還行！」我含含糊糊地回答著。

「還行就代表是不少了吶，呵呵.....真為你高興.....說說你是怎麼在一個新的環境裡發展客戶的？我想聽聽，

想學學如何發展新客戶的招數——」

我沉思了下：「我是用兩種方法：一種是饑餓型掠奪客戶。做業務伊始，手頭上一家客戶都沒有，在單位也沒有地位，說話也沒有分量，此時對待客戶就是一種不加選擇的吸收，所以叫饑餓型的掠奪，以做出單子為最重要，不在乎需求的數量和利潤，只要不虧本，公司同意做的訂單都接，暫時也不去顧什麼提成了，甚至明知道它不可能做成客戶，也要去跟蹤，以此來維繫業務信心，使自己能夠堅持下去。當第一筆單子做下來以後，有了零的突破，業務就會出現量的變化，也就是所謂的破冰，從此一切都會好起來了。」

「嗯.....說的對，太好了，繼續說，第二種呢？」

我信口開河地說著：「第二就是站穩腳跟後選擇性地淘汰客戶，第一階段使客戶數量大量增加，因為客戶的品質良莠不齊，很難全部照顧到，服務一不到位，客戶

隨時就要流失了，此時就要按照客戶的綜合情況，像客戶類型，接款情況等，選擇性地進行淘汰，將服務品質按照客戶類型進行排隊，那些週期長、利潤低、數量少、付款麻煩的客戶要進行逐步淘汰，或者能兼顧就兼顧，不能就放棄.....當然，我現在還處在第一個階段.....

「這是兩種方法，也是一前一後的兩個過程，不能顛倒，只有在滿足量的前提下，才能有後來的去粗存精，如果連客戶都沒有，還去挑揀客戶，結果只能是一無所獲了。」

「嗯，是的，你說的很好，這裡面一定包含著你豐富的實踐經驗，我現在做發行，經常會覺得有無所適從的感覺，覺得做行銷真的是一門很深奧的學問.....哎——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做行銷管理的料，幸虧遇到了你這個高參，呵呵.....」浮生若夢說。

「別這麼說，我只不過是一個失敗的落魄小屁民，

我說的這些也就僅供你參考，你借鑒吸收就是！」我說。

「失敗有什麼，誰沒有失敗過呢？不管你怎麼說，我真的覺得你是個做行銷管理的人才，這可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做到的，起碼目前我就做不到！」浮生若夢說。

我笑了笑：「話不能這麼說，我始終認為，做行銷是沒有標準的，並不一定什麼樣的人能夠做行銷，什麼樣的人不能做行銷，每一個人都會有適應和欣賞自己的一個群體，正如行銷本身就是一種尋找，當你找到了欣賞你的這種客戶，你就可以成功了。

「所以每個人都要用自己的方法去開展行銷工作，也只有適合自己的工作方法才是最好的，別人的經驗可以借鑒，但不可生搬硬套，可以學個一招半式解決當前問題，但總的前提還是用自己的做法做自己的客戶，只有這樣才能最終形成自己的一套切實有效的和得心應手的方法，才能真正的使自己成熟和完善。」

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拜大神的表情：「客客，你改變了我腦子裡的想法，我贊同你的說法，讓你這麼一說，我覺得自己信心增加了不少，我其實知道，雖然我是發行公司的經理，但是，我真正做報紙行銷的經驗，其實並不比那些基層的發行人員強，他們有豐富的實踐經驗，而我，沒有.....

「要做一名合格的經營管理者，自己本身必須要懂業務，要做內行，這樣才能做好公司的管理，才能讓同事們心服口服，才能不被人恥笑。」

我說：「對，做經營管理是要這樣，這個，和官場似乎還有很大的區別吧？」

她說：「是的，官場玩的不是專業技能，是玩人，玩的是處世和做事技巧，官場的領導，都是萬能的，萬金油，做報社總編的未必懂編務，未必會寫稿，做國企老大的未必懂經營管理，做交通局長的未必懂公路建設，

做稅務局長的未必懂會計.....

「總之，官場之人，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是不行，行也不行，只要你玩好了領導，和領導搞好了關係，你就行！」

我笑了：「官場這一套，我還真不懂，沒涉足過！」

「呵呵，這個你也不需要懂，官場太累，哪裡比得上做商場好，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任意馳騁：「浮生若夢說：「哎——其實我這個單位，也算是半吊子的官場，我想想還真覺得累，還真不如下海去做生意去。」

「那你可以辭職下海啊！」我說。

「但是我沒信心啊，缺乏足夠的勇氣和膽量，因為我不懂經營哦.....這不，我在虛心向你學習呢，等我從客客那裡學到了真本領，那我還說不定真下海去做自己的一份事情，活個自由自在樂逍遙。」浮生若夢說：「當然，我現在既然在做這份工作，我就必須要努力去做得更好，

讓自己在實踐中不斷成長。」

我很欣賞她的這種心態，說：「成事在天，謀事在人，只要肯學習，會動腦，能吃苦，沒有學不會的事情！」

「嗯，我現在覺得官場和商場其實也有相同點，比如揣摩人的心理，官場要揣摩領導的心理，商場呢，也要揣摩客戶的心理。」

「是的，和客戶打交道，懂一些心理戰術很必要，」我說：「敏銳觀察對方的心態，抓住對方的心理特點，實施一些有效措施，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比如——」

「比如：欲擒故縱——難以得到的東西往往‘更好’；趨利避害——讓客戶為利益所動心，驅動客戶掏銀子；互惠互利——小恩惠帶來大利潤；物超所值——讓客戶‘划算’，客戶才會讓你更划算；以靜制動——靠品質來打動客戶，好的東西勝過千言萬語；避實就

虛——如果客戶的防禦心理很重，那就想辦法避開這堵‘牆’。」我說。

「哈哈，客客果然是個狡猾的傢伙，點子這麼多：「浮生若夢開心地笑著：「哎——今晚和客客大神一番交談，受益匪淺啊，學到了很多有用的東西，大神啊，今後你要多多給姐姐我傳授這方面的知識哦.....小女子先在這裡拜謝了.....嘻嘻.....」

我逗她：「拜謝？光說句拜謝就行了啊？來點實際行動啊！」

「額.....你要什麼實際的啊？」浮生若夢說。

「比如，來一個飛吻或者擁抱之類的。」我惡作劇地開玩笑說。

「你——你——」浮生若夢頓住了。

我知道她現在臉一定紅了，不由笑起來：「我——我——我怎麼了？」

「你是一個壞客客.....壞客客.....我打你，打你.....」

浮生若夢發過來一個小錘敲擊腦袋的表情，接著又是一個害羞的表情。

我的心裡突然湧起一陣異樣的感覺，真有了吻她擁抱她的想法，一有了這個想法，我的身體竟然也有了一絲蠢蠢欲動的感覺，不由想起了以前和秋桐的幾次非正常身體接觸。

「若夢，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可以不回答，但是，不要生氣，好嗎？」過了一會兒，我說話了。

「嗯.....你問吧，你問什麼我都不會生你氣的！」浮生若夢回答。

「除了你現在的男朋友之外，你以前有過男朋友嗎？」我小心翼翼地打出這句話。

沉默了片刻，浮生若夢回答我，「我說沒有，你相信嗎？」

「信——」我毫不猶豫地回答。

「謝謝你——我說的是真話，我真沒有過！」浮生若夢回答。

我有些意外，又有些好奇。

「我知道你一定很好奇，覺得意外：「浮生若夢不等我說話，繼續說：「其實，自我上大一開始，身邊就不乏追求者，那些同年級的高年級的同學校友，甚至包括系裡早畢業留校工作的學長，經常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向我表達純潔的或者不知企圖的愛慕之情，背後，我也被封為大家公認的校花，但是，我從來沒有和任何一個男的談過戀愛。」

「為什麼呢？」我說。

「為什麼。這個問題，很多關心我的密友問過我，我總是笑笑說還年輕，要以事業為主，不想過早談戀愛耽誤事業.....可是，我知道自己其實已經不小了，我自己

都不能用這個理由來說服自己。」浮生若夢歎息一聲：「其實，我自己內心最清楚.....因為我的身世和生長經歷，我的心裡始終帶著深深的自卑，從小到大經歷的那些苦難和恥辱，已經深深地在我心裡打上了烙印，永遠也不能泯滅，這些烙印，造就了我複雜的性格，不同于常人的性格.....

「我對現實裡的外人和外界帶著一種深深的恐慌和畏懼，害怕接觸陌生人，雖然我的外表從來都是那麼堅強、自信和謙和，那麼平易近人，但是，我心裡的東西，只有我自己知道.....

「歲月磨礪了我，苦難造就了我，恥辱警醒著我，身世跟隨著我，性格套牢著我，不知不覺我陷入了自己編制的厚厚繭殼，將自己重重包圍起來，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直到我的恩人出現，恩人向我提出了要求，我無可奈何，只能答應。」

我看著浮生若夢的話，心裡覺得很痛，回復說：「若夢，謝謝你告訴我你心裡的真實想法，現實裡的你缺乏安全感，這恐怕也是你會和網路上的我接觸交往的原因吧？」

浮生若夢說：「嗯，這個虛幻的世界讓我覺得心裡似乎更踏實，我知道我們長此以往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可是.....可是.....我卻不能阻止自己和你在這個世界裡一步步走下去.....」

「有時候我覺得我真的是瘋了，覺得自己真的太不可思議，但是，我卻像是著了魔，無法說服自己不來這裡找你.....客客，你是不是覺得我很很可笑呢？竟然像個孩子一樣沉湎於這個虛幻的世界，在這裡尋求精神的滿足和安慰。」

「不，不，你很正常，你不可笑：」我忙說：「網路是虛擬的，但是敲擊鍵盤的手是真實的，電腦前的人是

真實的，也許生活中的你，很難對外人表達出你的真實情感，但是，在網路中，你可以做到，也許螢幕面前的我和你彼此你來說只是個抽象的代碼，但是那些感覺確實活生生的存在著，誰都不能因為網路的虛幻而將這些內心的真實一筆抹消，哪怕成了沒有結果的往事，它給人的記憶還是會藏在心底。」

「嗯.....藏在心底，會很久很久，或許，是永遠。」

浮生若夢說：「客客，其實我很慶倖能在這個世界裡認識你，你帶給我很多幫助和安慰，不知不覺，這裡已經成了我不能捨棄的心靈家園，成了我的精神歸宿和寄託，雖然這無比虛幻，可是，有時候我卻又覺得這無比真實.....

「和你一起擁有的這個世界裡，沒有耍弄欺騙，沒有陰謀暗算，沒有爾虞我詐，沒有勾心鬥角，沒有歧視侮辱，沒有孤獨苦難，沒有憂愁困苦，有的只是歡樂、

開心和愉悅，現實裡從沒有的這種歡愉.....

「有時，我會想，我多想化為一縷青煙，在空氣裡自由飄散，翱翔在這個無拘無束的世界裡，忘記人世間的一切煩惱和憂愁、坎坷和磨難.....客客，和我在一起，你感覺好嗎？」

我的心一陣酸楚，說：「好，很好，和你在這裡，我很開心。」

「開心就好，你開心，我才會更開心。」

白日裡喧囂的城市此時已經安靜下來，遠處偶爾傳來火車進站的汽笛聲。

我不知疲倦地和浮生若夢在這個無聲的空間裡深切地交流著彼此的內心世界.....

第二天，我正在睡覺，李順打過來手機電話：「易克，你是在雲南騰沖生長的對不對？」

「是的！」我迷迷糊糊地回答，不知李順何意。

「騰沖有沒有機場？民用機場！」李順說。

「有啊，駝峰機場，民用的！」我說。

「你現在給我上網查一下，有沒有寧州直接飛騰沖的航班？」李順說：「過會兒給我打過來！」

說完，李順掛了電話。

我不知道李順在哪裡，但是應該不是在酒店房間，不然，他可以用酒店內部電話給我打。

我更不知道李順讓我查飛機航班何意，難道他想帶我去騰沖旅遊，順便回第二故鄉去看看？

騰沖縣隸屬保山市，保山也有一個機場，一個地級市，同時擁有兩個機場，這在全國都少見。

騰沖之所以能有機場，大概是因為歷史原因，當年抗戰時，賴以支援內地抗戰的國際大通道滇緬公路被日本人佔領，為了打通國際救援大通道，中國遠征軍出征緬甸，但是後來失利。為了開闢新的對華支援通道，美

國人資助修建了騰沖機場，開通了舉世聞名飛越世界屋脊的駝峰航線，從印度源源不斷運送援華物資，絕大部分將落地就是這個駝峰機場。

解放後此機場基本沒用，廢棄了，前幾年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又重新修建了駝峰機場，開通了幾個航班，大部分是飛昆明的，有沒有到寧州的，我還真不知道。

我不及多想，趕緊起床，打開電腦上網百度搜索，沒有找到寧州去騰沖的航班。但是甯州有飛昆明的航班，每天都有。

我於是給李順打電話：「老闆，甯州去騰沖沒有直達飛機，需要先飛昆明然後再從昆明轉飛。」

「哦.....知道了！」李順說：「我在外面有事，今天你繼續自由活動。」

「我們準備去騰沖是嗎？需要我提前預定機票嗎？」我多了一句話。

「我問你有沒有航班，我說我要去騰沖了嗎？」李順反問我一句，接著說：「不該問的不要問，不該操心的不要操心，需要你做的事情，我自然會吩咐你，好了，你玩去吧，有事我會給你打電話！」

說完，李順又掛了電話。

雖然李順沒有回答我的話，但是，我的直覺，李順要去騰沖。騰沖是個邊境縣，和緬甸相鄰，距離不遠，不知道李順要去那裡要幹什麼？

一想到我要跟隨李順回到生我養我的第二故鄉，我的心裡不由感到一陣激動。

我看了下時間，已經是上午 11 點了。

我此時又牽掛著雲朵，就給秋桐打了個電話，很快打通了。

「秋總，雲朵現在怎麼樣了？」我上來就問秋桐。

「繼續恢復好轉中，我剛從醫院回來，剛到辦公室

呢，呵呵……」秋桐笑著。

昨晚我和她聊到凌晨 3 點多，而且我估計她昨晚可能就是一宿未眠，但是，秋桐的聲音裡聽不出絲毫疲倦：

「我今天找醫生談了半天，醫生也說這是個很好的兆頭，我今天要忙單位的事，就委託特護幫忙繼續按摩雲朵的手和腳，還有腿部……你放心好了。」

「嗯……那就好！」我稍微感到了放心。

「對了，易克，昨天我們公司按照你說的辦法開始操作了，徹底從根子開始查起，斷絕產生投訴的根源，公司上下都動員起來了，正幹地熱火朝天呢，受理投訴和徹查明細同時進行，兩手抓，邊糾錯邊投遞，估計到明天晚上，能結束這項工作，到 1 月 4 日上班後，就能保證按照正確的投遞明細發行報紙了。」秋桐說：

「哎——不過，今天，發行公司還是壓力巨大，投訴蜂擁而來，受理投訴的地方熱鬧地像在打架……代價巨大，

教訓深刻啊.....」

我說：「這恐怕有什麼人為的因素吧.....此事應該進行追究，查清責任人。」

「呵呵.....」電話裡傳來秋桐的苦笑：「說起來容易，辦起來難啊.....好了，不和你說了，我辦公室電話響了，今天，我還是要艱苦鏖戰哦.....」

說完，秋桐掛了電話。我今天本來還擔心秋桐問我那紙條的事情，但是，她沒提。

和秋桐打完電話，我在房間裡轉悠了一圈，有些無所事事，決定出去走走，順便吃點東西。

我不想遇到甯州的熟人，為了以防萬一，我到一樓大堂商品部買了一副墨鏡，外加一頂鴨舌帽和一副圍巾，全副武裝之後，我出了酒店。

剛走到馬路邊，我接到了海峰的電話：「小子，在哪裡？」

「在酒店門口的馬路邊！」我說。

「咦——我剛開車到你酒店門口，怎麼沒看到你呢？」海峰說。

我這時往周圍一看，海峰的白色雅閣正停在我身後，就沖他走過去，拉開車門上車。

「我靠，你怎麼這副打扮，我剛才看到有個人站在那裡，愣是沒認出你來！」海峰說。

「一來保暖，二來不想遇到熟人！」我說。

「嗯，可以理解。」海峰邊發動車子邊說：「今天不忙？」

「不忙！你呢？」

「我也不忙，放假中呢，」海峰說：「吃早飯了沒有？」

「剛起床！」

「哈哈，我也是剛起床，放假這幾天，難得睡個懶覺：」海峰笑著說：「走，咱倆找個地方吃早飯兼午飯去，

想吃什麼？」

「隨便！」

「靠，寧州沒有隨便這道飯和菜，我看，不如我們去喝甲魚湯吧，我知道東湖花園門口有一家甲魚館，甲魚湯做的很地道。」海峰說。

我的心中一動，破產前，我買的那套房子就是在東湖花園，那是準備用來作為我和冬兒的愛巢的，現在，隨著我的完蛋，那房子也已經灰飛煙滅了。

想到這裡，我的心裡有些酸澀，沒有說話。

海峰看我不說話，沒有再問我，自作主張開車直奔東湖花園。

離東湖花園越近，我的心就越沉重，甚至有些窒息。

很快到了東湖花園門口，我和海峰下車，海峰進了甲魚館去點菜，我暫時沒有進去，依舊戴著鴨舌帽和墨鏡，圍著圍巾，特意將嘴巴遮住，站在東湖花園門口往

裡張望。

裡面的其中一座小高層就是我當時買房子的那棟樓，曾經我多次帶著冬兒出入這裡，如今，雕闌玉砌猶在，卻是朱顏改，我站在這裡，成了一名過客。

我默默地往裡面注視了良久，輕輕地歎了口氣，然後轉過身——

這時，一輛計程車正好停在大門口，接著從車上下來一個穿著毛領大衣長筒靴的女子。

看到那女子的一剎那，我渾身的血液都停止了流動，這不是冬兒嗎？

雖然戴著墨鏡，我依然清晰地看到了冬兒，因為此刻她距離我只有不到 10 米的距離。

我的身體不由顫動起來，兩股戰戰，幾欲而不能立，身體幾乎僵直，眼睜睜看著冬兒付完錢後背著小坤包沖我的方向走過來——

我直挺挺地站在那裡，死死地盯住越來越近的冬兒，我甚至已經看清楚了冬兒那張我曾經無比熟悉的面孔。

冬兒的身材依然還是那麼苗條，面容依然還是那麼俏麗，只是此刻精神顯得有些倦怠，似乎沒有休息好。

看著冬兒的樣子，我的心裡湧起強烈的衝動和疼憐，無數個日夜的思念和懷想，一直盼望的心上人就在眼前，正向我走來，這是多麼讓人激動的時刻。

此刻，我多想張開臂膀，將冬兒擁進懷裡，訴說著離別後的苦痛和思念。

我死死地盯住冬兒，看著她耷拉著眼皮，無精打采地走到我跟前，就要和我擦肩而過——

我和冬兒的距離是如此之近，近地我幾乎能感覺到她的呼吸，聞到她身上那熟悉的香水味道，近地我甚至能看到她那長長的眼睫毛，還有那性感而動人的五官。

冬兒的面容顯得有些憔悴，不知是剛起床還是缺少

睡眠，似乎又在想什麼心事。

我極其渴望冬兒能抬起眼皮看我一眼，我想了，只要冬兒看我一眼，我就一把抱住冬兒，不管她現在屬於誰。

可是，冬兒始終沒有抬眼皮，漫不經心神情倦怠懶洋洋地和我擦肩而過，根本就不看我一眼，似乎站在這裡的我根本就不存在一樣，甚至沒有進入她眼神的餘光。

冬兒就這樣從我身邊錯身而過，繼續往前走。

我呆立在原地，木然淒然悲涼地聽著冬兒的腳步聲離我而去。

那一刻，我的心徹底碎了，我猛地轉身，看著正往大門口裡面走去的冬兒，渾身顫抖著。

我不知道冬兒此刻來到這裡，是在這裡住還是來這裡找人。不管她是來這裡幹什麼的，我終於見到了她。

看著冬兒離我漸漸遠去，我終於遏制不住自己心裡的衝動和激動，我一定要喊住冬兒，一定要和她親口說話，一定要親耳聽到她說她不再愛我。

我往前邁出一步，想去追趕她，同時拉開圍巾，深呼吸一口，張開嘴巴就要喊冬兒。

「冬——」剛邁出半步，剛吐出「冬」字的前音，身體突然被人死死抱住，嘴巴突然緊緊被捂住——

接著，我的耳邊傳來海峰低沉極速的聲音：「你想幹什麼？她已經跟了別人，你嫌窩囊地不夠，想自己找難看，自己找不利索嗎？」

海峰抱得我很緊，嘴巴捂得也很緊，我沒有掙扎，我要是想反抗掙扎，海峰立馬能被我摔出去。

可是，我沒有，海峰的話霎時提醒了我，是的，冬兒已經屬於了別人，我再這麼做，有什麼作用呢？不但於事無補，反而弄得大家都很難看！

海峰告訴我冬兒和段祥龍的事情，我是深信不疑的，我絕對不會相信海峰會為了讓我和海珠好而對我撒謊，他從來就不是這樣的人。既如此，我再和冬兒糾纏，有什麼意義呢？

我無力地看著冬兒遠去，背影消失在東湖花園園林的深處，眼淚突然就迸出來，流過我的臉頰，流在海峰的手上。

海峰漸漸鬆開我，攬著我的肩膀，和我一起默默地看著前方，半晌，歎了口氣：「兄弟，一切都是命中註定，不屬於你的，終歸不是你的，早晚不是你的。或許，早來了也未必是壞事，事物終究是矛盾的，對立的，凡事有好有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說不定，你失去的會是枷鎖，獲得的，將是一個全新的幸福。不必為過去的昨天而悲戚，不要再回首過去，往前看吧，明天的太陽依舊會升起，每一個明天都是燦爛的。」

說完，海峰拍了拍我的肩膀，轉身進了甲魚館。

我站在原地，琢磨著海峰的話，鬱鬱半晌，也進了甲魚館。

喝甲魚湯時，海峰沒有讓我再喝酒，兩人悶不作聲吃飯。

一會兒，海峰冒出一句：「3 個月前，我就在這兒遇見過他們 2 次。」

我沒有做聲，這麼說，段祥龍或者冬兒是住在這裡了？冬兒來這裡，是找段祥龍的？

想到這裡，我的心裡隱痛難當，刀絞一般，一頓甲魚湯沒有喝出味道。

我的冬兒就這樣徹底不再屬於我了，埋頭喝著甲魚湯，我的腦子裡反復重複著這個念頭，心裡悲涼難當。

假如不是李順的原因，我是絕對不會再踏進這個城市一步的，可是，鬼使神差，我竟然又來到這裡，竟然

又看到了冬兒。難道，這是造物主的安排？

吃過飯，我沒有讓海峰送我回酒店，獨自去了甬江邊，坐在江邊公園的石凳上，看著渾濁的江水滾滾東去，沉思了良久.....

直到天色已晚，夜幕降臨，我才踱回了酒店，買了一瓶白酒，一口氣喝光，然後關燈，一頭栽倒在床上，拉上被子，蒙頭就睡，或許，讓自己的大腦在麻木昏沉中睡去，不讓自己去想任何事情，是最好的解脫辦法。

不知昏沉沉睡了多久，我醒了，窗外漆黑一片，遠處城市的霓虹在閃爍。

打開房燈，摸過手機看時間，晚上 10 點了。

同時看到有好幾個未接電話，一看，全部都是李順的。

我急忙給李順打過去，剛一接通，裡面就傳來李順火氣十足的聲音：「你死到哪裡去了？我的電話竟然也不

接！」

「對不起，李老闆，我晚上和朋友喝酒喝多了，睡著了，沒聽見手機響。」我忙解釋。

「嗯……」李順聽我這麼一說，火氣似乎小了一些：「這幸虧飛機還不是今晚起飛，要不然，你就誤了事，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對不起。」我再一次道歉。

「好了，不用給我道歉，要是真誤了事，道歉有個屁用？」李順粗魯地打斷我的話：「我現在在杭州，明天上午 11 點前，你趕到蕭山機場和我會合，不得延誤！」

我一怔，李順不在寧州，去杭州了，什麼時候去的，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李順讓我到蕭山機場和他會合，無疑是要坐飛機外出，那麼，根據我的判斷，去昆明的可能性極大，然後轉飛騰沖。

我真的要跟著李順回到生我養我的騰沖了。

來不及多想，我忙答應著李順：「好，保證不耽誤事！」

李順一句話不再說，直接就掛了電話。

杭州我很熟悉，我在那裡的浙江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度過了四年美好學習時光。蕭山機場更不陌生，以前經常去那裡接送客戶。

寧州到杭州的高速大巴很多，20 分鐘一班，幾乎就是隨到隨走，早上 6 點就發車，11 點前趕到蕭山機場是絕對不成問題的。

我此時仍然猜不透李順去騰冲究竟是何意圖，更不會想到李順在杭州幹了些什麼，以及和我是否有關。

我摸起酒店電話打到總台一問，才知道原來昨天李順就已經退房走了，把我放在寧州，他去了杭州。

李順為什麼要瞞著我獨自去杭州呢，我有些不解。不過想想李順做事的詭秘和性格的多疑，也不以為意。

我聽人家說過，經常溜冰的人，精神受到藥物毒害，

性格會變得越來越多疑，做事方式經常會超出常人的思維。李順現在喜怒無常以及詭異多疑的性格，極有可能和吸毒有關係。

好好的一個人，為什麼要吸毒呢？我有些不解，突然又想到那晚自己差點就涉毒，不由感到了幾分後怕，要是真的沾上了毒品，可就一輩子就完了，這玩意兒是戒不掉的。

我不禁又暗暗慶倖秋桐的那個及時雨電話，心裡感激著秋桐。

可是，我又想，要是秋桐不在那個時候給我來電話，我是否就真的要開始步入墮落的深淵了呢？人生的道路是如此漫長，路上的險惡還會不斷，總不能每一次危機的關口都指望有人來挽救吧？

人最終都還是要靠自己，還是要靠自己有一個堅定的人生觀信念，不管是在順境還是在逆境，都決不能墮

落。

我不由又想起了浮生若夢的告誡：「任何時候，你都不能墮落。」

我心裡暗暗覺得慚愧，狠狠打了自己一巴掌，覺得有必要深刻反省自己。

簡單吃了點東西，無聊地看了會電視，腦子裡又開始浮現出秋桐來。

打開電腦去找浮生若夢，上線後看到她的頭像呈忙碌狀態，看來，這會兒她還在帶領發行公司的同事們夜戰，正在忙碌。

我沒有打擾她，靜靜地看著她，點燃一顆煙，吸著.....

這時，我的電話又響了，一看，是海珠打來的。

「阿珠，這麼晚了你還不睡啊？」我說著，腦海裡不由又浮現出海珠身穿空姐制服時那儒雅氣質的形象。

「哥——」海珠叫著，顯得很開心。

海珠不叫我易哥，叫我哥。

我的心中一動，說：「海珠，怎麼改稱呼了？」

「呵呵，我樂意，我喜歡，還是覺得叫哥親切，你喜歡嗎？哥——」海珠又叫了一聲。

「呵呵……」我笑起來：「喜歡！」

「喜歡就好，我也喜歡啊……哥——我現在在星海呢，你還在寧州嗎？」海珠說。

「是啊，我還在寧州，事情還沒辦完呢，你今晚在星海住了？」我說。

海珠說：「是啊，飛的夜航，剛忙完呢……這會兒正躺在機場賓館房間裡的床上看書呢，睡不著，就給你打電話了，沒打擾你休息吧？」

「沒，我在看電視！」我說：「沒出去玩玩？」

「太晚了，這裡外面太冷了，再說，自己一個人出去玩，多沒意思啊，你要是在星海啊，我就找你了，讓

你帶我出去玩，呵呵……」海珠說：「哥——你大概要多久回星海呢？」

「我最近幾天都比較忙，回不去，暫時不能帶你玩了！」我說。

「沒關係，你忙正事要緊，反正我經常來星海，機會有的是！」海珠很善解人意地說：「哥——我聽我海峰哥說你酒量很大，經常喝酒，以後，你可不要老是這麼喝啊，要注意身體，還有，煙也要少抽，抽煙有害健康，自己一個人在外，要學會照顧自己。」

我的心裡一陣暖流，說：「嗯，好，謝謝你！」

「哥——和我不要這麼客氣，好嗎？」海珠說：「儂和阿拉家海峰哥是親兄弟一般的好朋友，我沒見過你之前就不把你當外人了，見了你，就更把你當自己人了，總覺得儂和阿拉親哥哥是一樣的親近。」

「呵呵……嗯……」我笑了笑。

「哥，我在看路遙《平凡的世界》呢，你喜歡看書嗎？」海珠說。

「喜歡啊，我最喜歡看的小說就是《平凡的世界》：

「我聽海珠這麼一說，來了興趣：『這本書我看了好幾遍了，每看一遍，都能有新的領悟。』

「是嗎，呵呵.....原來你也喜歡這本書，這本書我是第一次看呢，看了一大半了。」海珠說。

「哦，呵呵，有什麼感觸嗎？」我說。

「嗯.....感觸頗多，最深的感觸就是，一個內心強大的人，才是真正有思想的人，不管是書裡的人物還是作者，我覺得都是有思想的人，書裡的人物有思想，但是，那是作者創造的，所以，我覺得，路遙才真的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人.....你說是不是？哥！」海珠說。

「是的，你領悟地很對，讀書讓人進步，一個內心強大的人，才是真正有思想的人。內心強大，表明他對

這個世界，對社會，對人生，已經有了一整套比較完整的看法。」我說。

海珠說：「嗯.....你說的意思在佛教那裡就是‘無漏’之說，已然成熟於胸。內心強大的人，不必要色厲內荏，外強中乾，甚至可能外表懦弱，但是，內心堅強。內心強大的人，一定是有自己堅定信念的人，這種信念不是口頭上的，而是發自內心深處的。也不僅僅是在知識上的，而且是帶有深厚情感，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以及廣闊的視野。」

海珠繼續說：「哥，在我一直的印象裡，我覺得你就是這樣有思想內心強大的人。」

海珠還挺有頭腦的，我笑了下：「海珠，別把我看得太高，你的這些印象其實更多是來自於海峰的誇張與鼓吹，我的內心沒有你想像地那麼強大，我也沒有那麼有思想，一個內心真正強大的人，即使身處世俗世界裡的

所謂逆境，他的內心也是平和的，自信的，且是充滿快樂的。

「因為，他的世界不再只是世俗世界，他還有自己獨有的完美的內心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他有自己的幸福標準與快樂標準，在這個王國裡，他享受著別人無法享受，也無法理解的幸福與快樂.....而這一點，我做不到。」

海珠沉默了片刻：「或許，你現在是在路上，在走向內心成熟強大的路上。」

我說：「或許，我們都在路上。」

「呵呵.....」海珠笑起來：「我喜歡和有思想的人打交道，一個有思想的人，才是有深度有自己人生觀和世界觀的人，才是有責任感的人，不僅僅對自己有責任，更對社會和他人有責任，我從來認為，一個男人，如果對他人和社會沒有責任感，那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男人。」

海珠挺有個性的，我聽了她的話很有興趣，問她：「既

然你那麼看男人，那麼，你認為，什麼樣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呢？」

「呵呵，這個問題應該是我問你啊，哥——」海珠笑起來：「我自己是女人，只緣身在此山中了，領悟不透，不過，我覺得，最起碼，作為女人，必須要有自己的魅力，有魅力的女人，必定是成熟的女人，而一個成熟女人的魅力，只有思想深刻的男人才能領悟和發現。」

我對海珠此話大為讚賞：「嗯.....說得對，成熟的女人最有魅力，大街上讓人眼睛一亮的女人到處都是，但可求而難遇的是端莊大方，修養成熟的女性。」

「哎，可惜，阿拉不是嘍——阿拉總覺得自己不成熟，沒有魅力哦.....」海珠半真半假地歎息一聲。

「呵呵，你還年輕，只要你把握住方向，不斷加強自己的修養，終究，你會是一個成熟的女人，再說，你現在就很有魅力呢，你的氣質真的是很棒的！」我說。

「真的嗎？哥，你真的這麼看我嗎？」海珠開心地說。

「是的，我說的是心裡話！」我由衷地說著。

「嘻嘻……哥，我好開心哦……」海珠笑起來：「哥，你再說說你對成熟女人的理解和看法，我好好聽聽，好有個方向！」

我說：「我自己都不成熟，我說不出來！」

「哥——不嘛，你說啊，我要你說呢，我要聽！」海珠開始撒嬌：「你隨便說啊，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我就是要聽嘛——好哥哥，說啊！」

我沉吟了一下，說：「我覺得吧，這個成熟的女人，首先一定是會善解人意，也就是說善良、溫柔、具有同情心和正義感，能夠在人群中感受愛，接受愛，也能給予他人愛，能接納自己，也使別人接受自己。」

「嗯……」

我又想了下，說：「還有，成熟的女人必定知書達禮，能適度表達和控制自己的情緒，不在大庭廣眾下失態。她是一個好聽眾，可以敏銳地感受對方的情緒，體察對方的苦惱。她有雅量讚美別人，同時也能寬容別人的缺點，喜不狂，憂不絕，勝不驕，敗不餒，謙而不卑。」

「嗯嗯.....還有呢？」

「沒了！」我說。

「不行，還得有，哥——繼續說！」阿珠說。

我笑著搖搖頭，又想了下，說：「我覺得成熟的女人應該是現實的，能面對和接受現實，並主動去適應環境，對自己和周圍的事物能做出客觀的認識和評價。她們也有高於現實的理想，但決不會沉緬於不切實際的幻想和奢望之中。」

說到這裡，我不由想起了冬兒，又想起了秋桐.....

「嗯，哥，說得好！」海珠說：「聽你這麼說，我心

裡就有數了，嘻嘻，我現在明白了，在男人眼裡，成熟的女人是一道風景線，是天高氣爽的秋，是雨後躍出的彩虹，是點染春天的綠草原，是上帝安排女人賜予生活的一束鮮花，讓人心曠神怡，讓生活充滿色彩。」

「呵呵，你說的很對，不過，剛才我說的只不過是一家之言，沒有代表性，你不要都信啊！」我說。

「我要的就是你的一家之言，別人怎麼看，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的看法，你心中好女人的形象，對我才是最重要的！」海珠熱辣辣地說。

我心裡聽了很受用，一會兒對海珠說：「阿珠，談過幾個男朋友了？」

「零個！」海珠乾脆地說。

「哦，怎麼？沒找到合適的？」

「嗯哪！沒有看中的，跟在我屁股後面的男人倒是一堆，但是，沒有我看得上眼的，有的是鬍子都還沒刮

過的小屁孩，連最起碼的照顧女人保護女人意識都不懂；有的是紈袴子弟富二代，只懂吃喝玩樂揮霍金錢炫富，淺薄得很；還有的是開豪車住豪宅的大款，仗著手裡有幾個臭錢，專門玩弄女性，專門勾搭空姐，這樣的人最噁心.....

「我周圍好幾個空姐都經不住名車豪宅的誘惑，做了人家的二奶或者三奶或者什麼 N 奶.....哎——哥，我心目的好男人，其實呢，一直就有一個標準，當然，我這個標準，也是得益於俺家海峰哥的助推。」

我沒有問海珠是什麼標準，我知道海珠會怎麼回答我，於是我只笑了笑：「哦，呵呵.....」

「哥，你怎麼不問問我這個標準是什麼呢？」海珠說。

「幹嘛非要問呢，你自己心裡知道就行了啊！」我說。

「我不，我要你問問嘛——哥，你問我，問啊——」
海珠催促著我。

我忍不住笑起來，說：「不用問，不客氣不謙虛地說，我知道你的那個標準就是我！」

「嘎——哈哈——答對了，加十分！」海珠開心而又帶著羞澀地笑著：「哥，你好聰明，我就喜歡和聰明的男人交往！」

「呵呵，你也很聰明，鬼丫頭！」我說。

「嘻嘻……」海珠又開心地笑著：「哥，和你聊天真開心，雖然我和你認識時間很短，可是，我仿佛覺得是已經交往了很久很熟悉的老朋友了。」

其實我見了海珠也有這樣的感覺，或許是因為海峰的關係以及我對海珠形象和氣質的好感吧！

正在這時，我看到浮生若夢的頭像狀態開始顯示正常線上，不是忙碌狀態了，忙對海珠說：「好了，阿珠，

時間不早了，我要休息了.....你也早睡吧！」

「嗯，好的。」海珠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戀戀不捨，卻還是痛快地答應了：「哥，好夢哦.....再見。」

「阿珠再見，好夢！」我和海珠掛了電話，眼睛盯著扣扣對話視窗，看到正在顯示輸入狀態，浮生若夢正在打字和我說話。

片刻之後，她的話發過來了：「客神，在不在？」

我立刻敲擊鍵盤：「若夢，我在！」

「討厭，老是隱身，我還以為你不在呢，改過來！」浮生若夢說。

「是——」我忙將設置改成了線上狀態。

「嗯.....聽話是好孩子！哈！」她說。

「呵呵，你才是孩子呢！」我不覺心裡快樂起來：「早就來了，看你在忙，一直沒敢打擾你，這會兒忙完了？」

「剛忙完一個事情，稍微喘過氣來了.....我的兄弟姊

妹們都在熬夜加班呢，今天進程過了三分之二啦，呵呵.....明天完成這項工作沒問題！」她說。

我看了，松了口氣，說：「太好了，熬過明天，就好了，就步入正軌了。」

「是啊，總算噩夢快過去了。」她說：「我現在體會到，要想管理好一個公司，還真是不容易，以前做行政管理的時候，沒覺得這事有多難，這做了幾個月，才發現這經營管理，實在是不簡單.....想想你自己以前做一個公司，也是不容易。」

「呵呵.....做了這段時間，有切身體會了吧，做企業管理不難，但是，要做好，很難，不僅僅要有管理能力，還得具備優秀的人品和處事決斷能力，只有具備了這些，才能突破困境。」我說。

「對，你說的對，要有決斷能力，這是我的一個弱點，雖然外人看不出來，但是，我在面對一些事情的時

候，有時候心裡還是猶豫不決：「浮生若夢說：「我現在明白，很多人之所以一事無成，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敢於決斷的手段，總是左顧右盼、思前想後，從而錯失成功的最佳時機，成大事者在看到事情的成功可能性到來時，敢於做出重大決斷，因此取得先機。」

浮生若夢的話激起了我的共鳴，雖然我會這樣說，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我何嘗不也是經常會猶豫不決呢。

我說：「是的，其實，我很多時候也是這樣，有些事，心裡反復琢磨尋思了，卻總是遲遲不願意去行動，患得患失的。」

浮生若夢說：「呵呵.....客客，反復成熟考慮當然是好事，但是，一次行動，勝過百遍心想，可不要做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啊，只說不做，徒勞無益，我們的人生和事業計畫，都是需要用行動來落實的.....

「其實你說的患得患失，是很多人都有的弱點，包

括我，但是，既然我們發現了自己的這個弱點，那麼，就要努力去糾正，要敢於挑戰自己的弱點，徹底改變自己的缺陷，我認為，人人都有弱點，不能成大事者總是固守自己的弱點，一生都不會發生重大轉變；能成大事者總是善於從自己的弱點上開刀，去把自己變成一個能力超強的人。一個連自己的缺陷都不能糾正的人，只能是失敗者。」

浮生若夢一席話，深深打動了我的心，我不由想起了自己以前的公司.....

我半天沒有說話，一會兒浮生若夢問我：「客客，你為什麼不說話？」

我回過神，說：「我在思考你剛才說的話。」

浮生若夢沉默了一會兒，說：「客客，其實，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結合我所對你的瞭解，思考一個問題！」

「思考我的企業為什麼完蛋的問題，是不是？」我說。

「嗯.....目前正是金融危機肆虐的時候，大江南北，破產的中小企業不計其數，這其中也包括了你的企業，或許，這可以作為你企業破產的一個客觀原因，畢竟，在這場金融風暴面前，中小企業的承受能力是極其有限的.....可是，我在想，為什麼還有企業能挺住呢？同樣的金融風暴，為什麼他們就能挺過來呢？客客，你有沒有從主觀上認真分析一下呢？」浮生若夢說。

浮生若夢說的這個問題，我還真沒有認真去思考過，我極少讓自己去回憶過去，偶爾回憶起來，也總是歸結於這場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導致我的資金鏈斷掉，從沒有從主觀上去思考企業破產的真正原因。

「沒有！」我說。

「為什麼？」

「不為什麼，就是不想去想過去的事情！」我說。

「嗯.....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客，有些事情是不能回避也無法回避的，即使你現在可以回避，但是，終歸你還是要去面對，早晚是回避不了的，除非你願意一直就這麼下去，不想東山再起，否則，你必須要正視這個問題。」浮生若夢說：「當然，我說的未必就正確，或許，除了主觀和客觀的原因，也還有一些外來因素，畢竟，商場如戰場，你在商場肯定是要有對手的。」

浮生若夢的話讓我的心一顫，我不由想起了段祥龍.....

浮生若夢繼續說：「客，或許你現在的心情還沒有調整過來，不願意去回憶過去，但是，我還是建議你，在心態平息恢復了之後，認真琢磨失敗的原因，只有你找到了失敗的根源，才能真正理清頭緒，才能真正有一個好的心態去做事情，你說，是不是？」

「嗯……」我說。

「客，我期待著你困境中的再度崛起，我始終看好你，我不停心裡默默地祝福你，我堅信你會突破心靈和現實的困境：「浮生若夢說：「我從來認為，突破困境，就是從失敗中撮成功的資本，人生總要面臨各種困境的挑戰，甚至可以說困境就是鬼門關。一般人會在困境面前渾身發抖，而成大事者則能把困境變為成功的有力跳板，在我的眼裡，你不是一般人，你是能成大事者。」

我認真看著她的話，說：「謝謝你的鼓勵，我在看你的話。」

「我讓你感到壓力了嗎？」浮生若夢說。

「嗯，是的！」我說。

「呵呵，有壓力才有動力啊，壓力未必是壞事，只是，你不要有太大的壓力哦，不管做什麼事，開心最重要，我不希望你去做任何讓你不開心的事情。」浮生若

夢說：「畢竟，奮鬥的目的不是為了讓自己壓抑，生活的目的不是一味為了奮鬥而奮鬥，奮鬥的終極目的，還是要讓自己開心，活得更快樂.....客，我一直在默默地看著你，不管做什麼事，都一定要開心啊.....」

我不由點點頭：「嗯.....」

「今天小客客很乖啊，開心不？來，笑一個給姐姐看看！嘻嘻.....」

我打過去一個笑容：「開心！見到你，每次都很開心！」

「真的嗎？」

「真的！」

「那就 ok 了，我就放心了.....來，叫一聲姐姐！」

「不，你叫我哥——」

「嘻嘻.....壞客客，占我便宜.....我才不叫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趕到了杭州蕭山機場，

到機場的時候，不到 10 點半。

在機場安檢大廳等了半個多小時，李順才到。

李順今天的打扮很奇特，戴了一頂禮帽，穿了一身老式的大褂子，類似于唐裝，腳上穿了一雙黑色的老漢布鞋，看起來不倫不類，像是個現代古董。

「你去辦登機牌，我們 12 點的飛機，去昆明，然後飛騰沖！」李順對我說：「南航的班機！」

果然李順要帶我去騰沖，到底是何目的和意圖呢？我仍然捉摸不透，但是，我心裡突然有一個直覺，李順絕對不是專門去旅遊觀光的，更不是為了我帶我回去懷舊的，他一定有別的目的。

辦完登機牌，我和李順經過安檢進入候機大廳，在登機口處坐下，等候登機。

這時，李順從包裡摸出一張地圖，掏出一支圓珠筆，認真研磨起來。

我坐在李順身邊，斜眼掃視著那地圖，看著李順在地圖上劃了一根線，那根線從杭州到昆明，昆明到騰沖，然後，又延伸到了國境線，直奔緬甸，在一個叫邁紮央的地名處停下。

緬甸邁紮央經濟特區，我在騰沖時就知道這個地方，那是中緬邊境上最大的賭窩！我的心一顫，猛跳起來，李順要和我去邁紮央，要出境！

李順去邁紮央幹什麼？去那裡還能幹什麼？無疑，是賭博！看來李順在國內還玩得不過癮，要出境去豪賭了！

不過，那裡屬於金三角地區，他去那裡，也有可能販毒！

一想到販毒，我的頭就大了，我靠，我要跟著李順成毒販子了！這可是要掉腦袋的！

李順越玩越大了，要作死了！

不行，我一定要阻止李順去找死！不光是救他，也是救我自己，首先是救我自己！

我主意打定，裝作若無其事地站起來，李順一抬頭，看著我：「幹嘛去？」

「上衛生間，鬧肚子！」我捂住肚子說。

「快去吧！」李順揮揮手。

我快速跑到了衛生間，找了一個隔斷，關好門，蹲下，摸出手機就給秋桐打電話，很快就接通了。

「秋總，我們現在在杭州蕭山機場，目的地是雲南騰沖，然後，要出境到緬甸。」我一上來就急促地將嗓門壓至最低對著話筒說著，眼睛一直盯住隔斷門下方的空隙處。

剛說完這句話，隔斷門下方不遠處突然出現了一雙穿著黑色老漢布鞋的腳。

我的心裡猛地一驚，這是李順的腳，李順一定是對

我不放心，來監視我了。

我冒出一身冷汗，李順早來幾秒鐘，就有可能會聽見我打電話的聲音。

「什麼？要到緬甸，去那裡幹什麼？」電話裡傳來秋桐吃驚的聲音。

這個時候，我自然不能再說了，急忙將電話按死。

這時，那雙腳一直在隔斷門口處站著，一動不動。我的心裡很緊張。

剛按死不到幾秒，秋桐的電話打過來了，鈴聲此時聽起來讓我心驚肉跳。

我迅速想了下，按了接聽鍵，上來就說：「秋總，你好！有事嗎？」

「剛才你電話掉線了是不是？」電話裡秋桐急火火地說：「快告訴我，你們到緬甸去幹嗎？」

「對不起，秋總，我不能告訴你我和李老闆在哪裡，

更不能說我們要去哪裡。」我鎮靜地放開嗓門說：「我現在吃的是李老闆的飯，我必須要忠於李老闆，絕對服從李老闆，我們內部都是有紀律的，我必須要服從，不然，我對不住李老闆對我的厚愛。」

「啊——你說什麼？」秋桐在電話那端似乎一愣，接著迅速反應過來，說：「是不是你現在說話不方便？」

「嗯.....秋總，你知道就好，明白就好！」我說：「我跟你做下屬的時候，自然是要服從你的，但是，現在，對不起，實在對不起，我不是你的下屬了.....其實，你有事可以直接找李老闆。」

「哦，我明白了，好的，謝謝你，易克，你要注意保護自己，注意安全，掛了！」說完，秋桐急促地掛了電話。

「哎——秋總，你別生氣，也別罵我，我可實在擔當不起，希望你能理解我的難處，也請你以後不要給我

打電話，不然，李老闆知道了，會生氣的.....其實，我和李老闆一直都在忙正經生意，李老闆每天都在奔波忙碌著見客戶商談業務，很辛勞的。」我邊繼續喃喃地自言自語裝逼，邊迅速擺弄手機，把撥出電話記錄裡秋桐的電話號碼刪除。

做完這些，我又無聲地蹲在那裡，看著門外那雙老漢布鞋發呆。少頃，我站起來，開始放水，接著就看見那雙老漢布鞋迅速消失了。

我打開門，看不到李順的蹤影。長出了一口氣，我洗洗手，然後出了衛生間，看到李順正坐在那裡看地圖。李順動作也夠快的。

見我過來，李順抬頭看了看我：「肚子好了？」

「嗯，好了！」我點點頭，坐在李順旁邊，做欲言又止狀。

「怎麼了？你想說什麼？說吧，少婆婆媽媽的！」

李順一副不耐煩的樣子，做什麼都不知狀。

「嗯，是這樣，李老闆。」我咳嗽了一聲，然後又猶豫了下，吞吞吐吐地說：「我想給你彙報一個事情.....我想，這個事情我必須得給你彙報！」

「哦.....是嗎？什麼事這麼重要，還必須得彙報！」

李順看著我：「說——」

「這個.....剛才，剛才秋總給我打電話了。」我開口說了。

我他媽在裝逼，李順比我還能裝，聽我這麼一說，李順立刻就做緊張狀，看著我說：「她打電話找你幹嘛？有事怎麼不給我打呢？她找你何事？」

「她找我其實也沒什麼事，就是問我和你在哪裡，我沒有告訴她，她在電話裡生氣了，罵了我一頓。」我做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說：「這事，我想得先和你彙報一下，不然，以後秋總要是在你面前說什麼。」

「哦.....是這事啊。」李順做出剛聽明白的樣子，點點頭，拍拍我的肩膀：「這事你給我彙報地很好，很及時，你做的很對.....你放心，沒事的，她不會在我面前告你黑狀給你小鞋穿的，秋桐這人我知道，別的我不敢誇口，人品沒得說！」

我如釋重負：「謝謝李老闆！」

我之所以一回來就要和李順談這事，不僅僅是為了打消李順對我的懷疑，還是要為秋桐解決困難。

此刻，秋桐一定知道剛才我接電話的時候李順在我旁邊，那麼，李順就有可能會懷疑我告訴了她什麼，如果她立馬打過電話來找李順，極有可能會暴露出我來。

依照秋桐的聰明，她肯定會考慮到這一點，為了保護我，她不會主動給李順打電話。但是，如此一來，我給秋桐的電話就白打了，李順很快和我就要起飛了。

因此，我在從衛生間到李順這裡的幾步路上，就迅

速盤算好了，我要讓李順主動給秋桐打電話。

果然，李順接著說：「既然她打電話找你問我的行蹤了，看來，我得爭取個主動，坦白從寬。」

說著，李順就摸起電話打給了秋桐，很快就接通了：

「喂——秋桐，是我！」

李順的聲音依舊是那麼霸氣。我坐在椅子上，豎起耳朵聽李順說話。

「我出來這些日子太忙了，一直沒來得及給你打電話彙報。」李順大大咧咧地說：「我現在在杭州機場，和易克準備飛昆明.....去昆明幹嘛？自然是正事，目的地不是那裡，是騰沖，然後直接去緬甸邁紮央，準備收購玉石。」

李順一般正經地說著，主動說出了自己的目的地。

(未完結)